密战



王雁 梁振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由刘佳 李幼斌 侯耀华 祖峰 主演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震撼上演

潜伏就在身边　密战攸关你我



事　以　密　成　　语　以　泄　败


ISBN 978-7-02-007363-4
9 787020 073634 >
定价：33.00元

中国当代首部窃密与反窃密谍战长篇小说

密战

王雁　梁振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战/王雁,梁振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363-4

Ⅰ.密… Ⅱ.①王…②梁…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1537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张文芳

密　战

王　雁　梁振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60千字　开本680×1000毫米1/16　印张25　插页2
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978-7-02-007363-4　定价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韩非子·说难》

目　录

第 一 章

暗　　涌

猎豹，栖息在有丛林或疏林的干燥地区，喜独处，陆地上奔跑得最快的动物，奔跑时速超过 110 公里。

但这并不能保证猎豹在捕猎中万无一失。上帝非常公平，虽然赐予了猎豹无与伦比的速度，却没有赐予它足够的耐力。猎豹如果不能在短距离内捕捉到猎物，就会放弃，等待下一次出击。

申奥成功后的北京，整座城市沉浸在幸福的期待里。

繁忙的北京市民在喜庆中迎来了国庆黄金周。东三环国贸桥一带的 CBD 商圈，流动着北京的魅力和朝气。

坐落在 CBD 的凯帝大酒店，比平时又热闹了许多，酒店大厅前的旋转大门不知疲倦地一圈一圈转着，各色人等往来穿梭。

酒店门前的马路上，来往车辆络绎不绝。马路对面，一辆普通的依维柯安静地停靠着。从依维柯的驾驶室里望出去，正好能看见酒店的大门，连门童那张毕恭毕敬的笑脸，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辆经过改装的最先进的电子侦察车，此时，它通过无线连接已接通了这座酒店内部各个角落里的监视探头，不仅可以在车内随时观察酒店内的动静，连被锁定的手机通话也可以随时监听。

有这么一辆先进的侦察车作后盾，目标只要进出酒店，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

国家安全局侦查队队长刘志军心里这么想着。此时的他正蜷缩在这辆车里，他那双眼睛冷漠地停在监视器的屏幕上，脑子里却在转悠着一个人的身影。刘志军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他的长相、体征、代号等信息就像刀刻一样留在了脑海里。上一次因为证据不足而不得不停止行动，让这家伙从指缝里溜走了。这回，老子要逮你个现行！

他心里恨恨地念叨着，脑子里再次闪出此人的资料记录：李成天，1964年出生，代号猎豹。美籍华人。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系。1999年以CGG保险公司外方管理人员身份入境。同年，某市东郊国家导弹研究基地发生重大泄密案件。重要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李成天，在拘捕过程中逃脱。

"刘队！"年轻干警轻轻叫了一声，打断了刘志军的思绪。

"目标出现！"

刘志军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立刻弹了起来，他伸长脖子紧紧地盯住屏幕。

不一会儿，监视器里一个中年男子拖着行李穿过走廊，走进电梯间。他的表情漠然，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他用游离的目光打量着几名同乘电梯的游客，手指在自己的行李拉杆上有节奏地敲打着。电梯缓缓下降，由于客人多，几乎每层都停。中年男子看了看表，但脸上并没有一丝不耐烦的神情。

"刘队，要不要……"年轻的干警有些兴奋。

刘志军专注地盯着监视器里的那个男人，摇了摇头。

叮的一声，电梯停在了一层。人群从电梯里杂乱拥出。猎豹随着人流快步地走到大堂前台。服务员微笑着迎了上来："先生您好，需要帮助吗？"猎豹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张卡，面无表情地递过去："谢谢。"

服务员走进前台内间的保险柜室，看了看卡，取出一个黑色皮包，回到前台，又抽出一张单子和一支笔，递给等待中的猎豹，微笑着说："先生，请确认一下您的物品。如果没问题，就在这儿签个字。"猎豹匆匆扫过眼前的单子，提笔签下：李成天。

监视器里，猎豹那张并不起眼的脸被定格、放大，甚至连脸上的毛孔都可以看到。猎豹签完自己名字的一刹那，刘志军挥了一下手，声音

不大，却低沉有力："行动！"

猎豹将黑色皮包装入手提旅行袋，转身向大门走去。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商务车稳稳地停在酒店门前，从车上钻出两个戴墨镜的男人，迎面走向酒店。大堂咖啡厅里，几名刚才还在看报纸的客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悄声走向大门。此时的猎豹依旧面无表情地走着。忽然，他停下脚步，从衣兜里摸出手机，摁下了接听键，凑到耳边。替他推行李车的服务生也跟着停了下来，站在一旁等候。

刘志军面前的监视器里传来电话那端压低的声音："两小时后到M2 取货。"

然后，他迅速地转过脸瞪着技术员，仿佛要立刻得到答案。技术员无奈地撇了一下嘴，他的神情已经表明：仅凭这几秒钟的对话，无法在短时间内查出电话来源。刘志军当机立断，小声下令："停止行动！停止行动！"

酒店大堂里的猎豹，收起电话后若无其事地从大堂旋转门走了出去。从咖啡厅里出来的客人也一起出了大堂，拐弯向酒店外的小商店走去。戴墨镜的两名男子穿过大门，走向了大堂前台。这几个人都是刘志军的手下，他们同时接到了队长启动 2 号预案的指令。门外的那辆黑色商务车，不知何时已悄悄开走了。

酒店门外排队候客的出租车有好几辆，一见猎豹出来，门童便利索地招呼最前面的一辆，车到跟前停稳，他职业性地打开出租车门："先生，请您上车。"猎豹点了点头，弯腰先放好手提旅行袋，正要侧步上车，只听得身后传来"哎哟"一声。他诧异地回过身来，只见一个年轻姑娘跌坐在地上，脚上的高跟鞋鞋跟已脱落在地。一个小伙子连忙上前搀扶。

姑娘把手里的提包往小伙子怀里一扔，嗔怪道："你怎么不扶着我点！这下好了，还怎么走啊？"小伙子面色尴尬，搀起姑娘，抬头见猎豹还未上车，立即堆出笑容："真不好意思。"猎豹关心地问道："摔坏了吗？""没事没事。"小伙子一边说着一边搀扶着姑娘往一旁走。姑娘瘸着腿，边走边责怪着小伙子。猎豹咧嘴一笑，转身上了出租车。

这是 2 号预案中的一个小环节。就在那个年轻姑娘摔倒的一瞬

间，她已将一颗微型定位器粘在了猎豹乘坐的出租车的后挡泥板下面。这样，不管这辆车走到哪里都能被准确定位。

侦察车里，刘志军和几名干警相视一笑，随即说道："接通指挥中心。"

此时，国家安全局指挥中心里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身材敦实的李局长望着面前的大屏幕，一个小红点正在一幅北京城市地图上慢慢移动。他的目光里掠过了几分诧异，他知道刘志军已经改变行动方案了，这个时候他应该来个电话，报告一下那边的情况。出现问题随时报告，这是老规矩了。他回过头，下意识地盯着桌上的电话。果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接线员接通了电话，递给李局长。

话筒里传来刘志军的声音："李局，我是刘志军。"李局长握着话筒，面无表情地问道："什么情况？""已经改为2号预案，估计是奔机场。需要交通部门和机场安保的配合。""好，我来安排。"李局长挂掉电话，转身对身边的秘书嘱咐："马上联系公安部的信息中心，让他们派个电脑高手过来，越快越好。"秘书正要拨通电话，李局长又补充了一句："就要上次参加429小组的那个小伙子，庞，庞什么来着？""庞剑？"秘书脱口而出。李局长点点头："没错，就是他。"

猎豹乘坐的出租车，在三环主路上顺畅地行驶。他斜靠在后座上，表情淡漠地望着窗外。收音机里播放着郭德纲的相声，肥胖的的士司机沉浸其中，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前方路牌出现了"知新桥出口100米"的字样，猎豹冷不防说道："从这个出口出去。"司机一听，赶忙煞车并线，往辅路上拐去，嘴里嘟囔道："这一路好几个探头，您这不是坑我吗？"出租车后方，几辆正常行驶的车被打乱了节奏，喇叭声响成一片。

司机被扰乱了心情，没好气地问："您这是要奔哪儿？"猎豹仰靠在后座上，漫不经心甩出一句："你往前开就是。"司机啪一声重重地关掉了收音机，不再言语。

侦察车并没有打乱追踪的步骤，依然和出租车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驾驶员看上去有些担心，看了一眼坐在副驾位置上的刘志军，问道："这小子在跟我们绕圈儿呢。是不是咱们被他发现了？"刘志军微微一笑："让他绕吧，反正咱们跟着就是了。一会儿他自己就该着急了。"

看着车窗外一幕幕熟悉的建筑和景色，刘志军自言自语着："这一带咱们都不知道转过多少次了，每次都有新变化呵。"话音刚落，监听器里传来猎豹的声音——"掉头，去机场。"刘志军斜眼看了一眼驾驶员："我说什么来着，急啦。"

刘志军随即拨通了车载电话："李局，目标开始奔机场，还有三分钟进入机场高速。"

"路况如何？"李局长问道。

"正常。"

必须想办法把目标拖住，才有时间在机场完成布控。想到这里，李局长对电话那头的刘志军说道："我可以帮你争取五到十分钟，你们马上行动！"

刘志军放下电话，心里却嘀咕了起来：他这就去机场？刚才那个电话里说的 M2 又是哪里？他抬手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 11 点 35 分，各组到位大约需要二十五分钟。不管那么多了，先做好守株待兔的准备。他迅速调换频道开始呼叫："各组注意！各组注意！12 点整，机场准时会合！"话音刚落，身后的技术员报告："刘队，有人给李成天订了两班航班的机票。泰航 12 点 45 分起飞，美国西北航空 13 点 50 分起飞，订购时间是 11 点 33 分。都是通过网络预定的，正在进一步查找网络ID……"

刘志军问："确定？"

"确定。"

前方就是机场高速收费站。来往车辆正井然有序地排队等候通过。交管部门遵照安全局的指示，在这里迅速做好了相应的部署。此时，一名交警正挥手示意，让路过的车辆往旁边排了长队的通道靠拢，猎豹乘坐的出租车也被赶进了这行车队。的士司机的大脑袋探出窗外张望，嘴里嘀咕着："这是干吗呢？"猎豹也伸长了脖子往外看。

车到跟前，一名交警举手敬礼，上前来问道："喝酒了吗？""大白天儿，我连饭都没吃呢，上哪儿喝酒去呀。"大脑袋司机不耐烦地搭着腔。那交警也不搭话，递过一个酒精测试仪："吹一口。"

原来是酒后驾车的例行检查，猎豹心里松了口气。大脑袋司机对

着交警手中的测试仪狠狠地吹了一口气。交警瞪他一眼，煞有介事地看看显示的数字，摆摆手："走吧。"司机踩下油门扬长而去。猎豹挽起衣袖，看了看表。

大约一刻钟后，猎豹拖着行李箱出现在三号航站楼。华丽透明的大厅穹顶，洒下一地明晃晃的阳光，阳光反射的玻璃窗后，刘志军的身影晃动了一下。

时间还很充裕，猎豹心里算计着。他信步来到国际出发大厅东端的洗手间，径直走进左数第二间隔断，反手锁上了插销。

刘志军紧随其后，也摸进了洗手间，他站在了牌号是"2"的隔断外，屏住呼吸，仔细聆听隔断内的动静。里面先是传出短短的手机关机音乐，沉默良久，又传来抽水马桶冲水的声响。刘志军迅速站到水池边，装作洗手。猎豹走出隔断，站在他身边低头拧开水龙头。刘志军从镜子里瞥过猎豹低垂的面孔，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打量这个缉查了好几年的疑犯——这是一张很普通的脸，皮肤有点儿粗糙，面容消瘦，略显疲惫的神情下面，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漠然。

猎豹若无其事地走出了洗手间。过了片刻，刘志军转过身来，定定地看着牌号是"2"的隔断。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快速地推开门走了进去，他上下打量着，没发现什么。他又打开马桶盖，清亮透明的水面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将手探进水里，顺着下水管道尽量把手往里伸，他的手指在管道壁拐弯的地方好像触到了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地夹住那个东西，慢慢地往外拽。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被拽了出来。刘志军用拇指和食指捏起这个塑料袋，甩掉表面的水滴，然后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夹出一张手机SIM卡。这时，耳麦中传来技术员的报告："刘队，目标手机已经关机，关机时间为12:18。"刘志军低声回话："知道了。M，man，男厕所；2，第二间隔断。"

机场总控室里，监视器正在播放传回的安检通道图像。屏幕上的猎豹正在办理登机手续，安检人员将他的行李贴上标签，放上了传送带。刘志军疾步走进门来，喝了一口水，目不转睛地盯着猎豹的动静。这时猎豹已走到旅客随身物品安检处，把手表、钥匙、手机等金属物品

放进了安检人员手中的小筐，走向安检门。刘志军凑近话筒，小声说："6号注意！我们正在取证，尽可能拖住目标。"屏幕里，安检人员朝摄像头的位置点了点头。刘志军身后，两名侦查员正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箱子，这正是猎豹刚才托运的行李。

这时，一个警服笔挺的小伙子推开总控室的门走了进来。刘志军无意中回了一下头，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站在面前。"庞剑！"刘志军怔了一下，一掌拍在来人肩上，"我正念叨着你呢。说曹操曹操就到，来得正好。"庞剑假装叹了口气，开玩笑道："你好了，我可惨了。放假也给拎来了。""哈哈，别说了，先办正事。"刘志军正色道。"嗯，有什么情况？"庞剑一本正经地问道。这时，身穿安检制服的侦查员走进屋来，把小筐往桌上一倒，噼里啪啦掉出几样东西，手表、钥匙、MP3、手机。

监视器显示，猎豹在安检人员的指示下一次次穿过安检门，警报却不断响起。猎豹耐着性子，按照要求，先是卸下皮带，又取下了戒指，渐渐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刘志军从桌上拾起猎豹的手机，翻来覆去端详了一遍，按下了开机键。短暂的音乐过后，手机屏幕现出了色彩亮丽的主菜单画面，奇怪的是，没有任何通讯信号。"卡有问题！"庞剑脱口而出。刘志军会意地点点头，打开手机后盖，取出里面的SIM卡。他把这张卡轻轻放在手心里，仔细端详着，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在这儿呢，这就是他取的货。"阳光透过玻璃窗直射进来，照在刘志军手里平托的SIM卡上，折射出一道耀眼的光线——这是一张超大容量的微型硬盘。

庞剑脸上已没有了刚才的轻松，他麻利地将那个微型硬盘插入一个读卡器的接口，然后又与手提电脑连接起来。下一步的关键是解密，就看他的了。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端坐下来。众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都捏着一把汗。

电脑屏幕上跳出了密码框，密码框下一条15分钟的倒计时开始读秒。刘志军问："这是什么？"庞剑手下一刻不停，头也不回地答道："计时器，必须在这个时间内输入密码。超过时间，文件就会自动被低格。"刘志军不吭声了。屋子里格外安静，只听见庞剑敲打键盘的声响。一系列数字在屏幕上飞快地变换，逐渐慢了下来，最后停在一个闪动的光

标上，蹦出一组密密麻麻的英文单词。

庞剑停止了手中的工作，表情愈加严肃。刘志军眉头一皱："怎么回事儿？"

"硬件加密了。这么多密码，说明这东西够重要的。"

庞剑盯着屏幕，一边思考着一边用一个指头轻轻敲打着桌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应该还有个外接设备，比如一个 U 盘什么的。"刘志军连忙问一旁的侦查员："有没有看见什么 U 盘之类的东西？"侦查员有些紧张："检查好几遍了，没有。"刘志军扭头看了看监视器，画面上的猎豹已经和安检员争执起来。再取不到证据，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远走高飞了。刘志军的脑袋嗡的一声有点不知所措，难道就这样让猎豹溜走吗？他定了定神，低头扫了一眼桌上的物品，取过一个黑皮包，拉开拉锁，里头有一个精致的木盒，印着"纪梵希"的名牌标志。刘志军在众人注目下，轻轻开启盒子，里面是一套精美别致的饰品，耳环、戒指、项链、胸针。侦查员在一边小声地说："检查过好几遍了，没什么发现。"庞剑顺手从盒里拿起一枚胸针，一只银色的小狐狸挂在针环上，黑色的小宝石眼睛随着庞剑的手晃动，闪烁着狡黠的光泽。庞剑放下胸针，有些失望："这里肯定藏不下插口的……"

监视器里，猎豹正在怒气冲冲地指责着安检员。总控室里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一般，几个人紧张得直出虚汗。刘志军四下打量着，偶然瞥见一名侦查员不经意地把外套的拉链拉开，敞开了领口。这个微小的细节使他猛地一激灵。他一把拎过皮包，一言不发，慢慢拉动拉链，一点一点试探着。忽然，他的手停了下来，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众人屏住呼吸，都紧张地看着皮包上的拉链。只见刘志军轻轻一用力，揪下了拉链头，一个微小的移动存储器插口，显露出来。

"你们这是胡搅蛮缠，我要打电话报警了！"猎豹此时已露出愤怒的神情。安检员仍旧是一副和蔼的笑容："对不起，先生，安检门的探测器一直在报警，为了其他乘客的安全，请您配合检查。"猎豹冷笑一声："探测器？你们要让它响那还不容易吗！"这时，两名安检员走上前来，一左一右架住了猎豹的胳膊："先生，请您跟我们到办公室去一下，我们会给您一个合理的解释。"猎豹瞳孔微微一缩，声音有些发颤："干什么？你

们想干什么？”

候机大厅上方的时钟显示：北京时间中午13点55分。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大都会，已是夜色深沉，灯火辉煌。

房间里没有开灯，从摩天大厦的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见不远处的机场，起起落落的航班频繁而有序，信号灯在夜空中一闪一闪，如同星辰。站在窗边的一个高个子，鼻梁坚挺，一头棕色的鬈发。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推测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不然怎么会没有电话呢？没错，没有电话就说明猎豹出了问题，很可能是凶多吉少，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弄清事情的真相。他不耐烦地用一只手不停地拨弄着银色的ZIPPO打火机，翻盖一开一合，火光明灭。这是屋子里唯一的声响。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他不安地走过来拿起电话，摁下了接听键：“我是Peter。”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猎豹已经换了登机牌，行李也办了托运，M2的货也取走了。”他追问道：“确定吗？”“确定。”“那为什么他没打电话过来？他登机后必须马上给我回话。没有电话就说明任务失败！”电话那头的男子不知所措。Peter继续问：“飞机起飞了没有？”“准点起飞的，北京时间13点50分。”沉默良久，他冲着话筒有气无力地说：“通知322所，猎豹已暴露，立即切断和他的一切联络。还有，L先生的出访绝对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挂断电话，Peter闭上眼，深呼一口气，然后又走到窗户跟前。他用ZIPPO打火机点燃一根雪茄，心烦意乱地望向远处。

费尽心机的多重加密，并没有保住猎豹猎获的“战利品”。此刻，李局长、刘志军、庞剑聚集在安全局指挥中心，屏幕上正一行一行地显示从微型硬盘里导出的数据。

技术员向李局长汇报：“硬盘里还有一些加密文件，我们正在逐步破解。从已经打开的文件看，这些资料跟我国的卫星相关，需要请专家做进一步鉴定。”

李局长听了这些沉吟了一下，心里揣摸着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怎么跟卫星扯上了？对方胃口不小啊，真要是这样的话，问题可就大了。

想到这儿，他扭头瞥了刘志军一眼："志军，你怎么看？"刘志军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看，得尽快查明资料来源，落实它的可信度和危害程度。另外，还要想法从李成天那儿撬点儿什么出来。不过，这家伙是老手，希望可能不大。"李局长点点头："行，你去提审李成天，看会不会有什么收获。我们这边尽快核实资料来源。"转过头，他又对一旁的庞剑说："小庞，不错。关键时刻，一招制敌。你先别急着走，一起吃个饭，慰劳慰劳。"庞剑笑道："李局长客气了，用得着的时候尽管招呼，我随时待命！"刘志军连忙插嘴道："你们局太小气了，手底下那么多精兵强将，就知道捂着，也不肯匀给我们一个，每次都得借。"听了这话，李局长也借机开起了玩笑："也不知道你们公安部用的什么绝招，捂出你这样的高手。改天我得登门讨教讨教去。"庞剑嘿嘿一笑："李局，您这是挤对我们吧？国安局会没有高人？像刘队这样的高手，抵我们百十个新兵蛋子不在话下。"刘志军瞅了庞剑一眼，站起身来："没想到，你小子还会耍花腔。得了，待会儿，我得去驯一驯那头猎豹了。"庞剑不失时机地接过话茬儿，像背诵教科书一样说道："猎豹，栖息在有丛林或疏林的干燥地区，喜独处，陆地上奔跑得最快的动物，奔跑时速超过 110 公里。我没记错吧？"刘志军微微一笑："你还真研究过呀。不过，也别忘了，凡事都有两面，跑得快不一定跑得久。它要是既有速度又有耐力，老天爷也不会答应的。所以，猎豹往往是多次出击，才会有收获，它要是这次不行了，就只能等待下一次。"庞剑听出了弦外之音，问道："你是说，还有下一次出击？"刘志军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你觉得呢？"

猎豹坐在审讯桌一端，依旧面无表情。他的双眼死死地停留在桌面上，对坐在另一端的刘志军只当视而不见。沉默良久，刘志军开了口："希望你做一个明智的人。"还是沉默。刘志军顿了顿，语调平和："问你，并不代表我们不知道，只是给你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所以，希望你考虑好了。我再给你最后三分钟。"猎豹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隔了一会儿，缓缓说道："你们想知道什么？""卡是谁放在机场的？"沉默良久，猎豹迟疑着回答："我只负责把东西带出大陆，其他的我真的全都不知道。"刘志军冷冷地盯着猎豹的眼睛，没有言语。这样的心理

对峙，对于在隐秘战线磨练多年的刘志军来说，早就不陌生了。猎豹终于有了几分心虚，补充道："这次行动规格很高，全部是单线联系。我只知道，来北京以后会有人告诉我去哪里取东西。其他的，我真的是一无所知。"直觉告诉刘志军，这不像是假话。这一切，也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一名侦查员走进来对刘志军耳语了几句。刘志军站起身来，看了一眼猎豹："记住，任何机会都是有限的。"说完，走出了审讯室。

"李局，资料来源有消息了？"刘志军前脚刚跨进局长办公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庞剑神色严肃地站立一旁，同刘志军打了个招呼。李局长递给刘志军一份加密文件："有了些眉目，涉及的是研发中的星讯六号通讯卫星，国家重点项目。"刘志军没太听清："什么？什么六号？"庞剑答："星讯六号。我国现阶段正在研发的一颗通讯卫星。参与研发星讯六号卫星的院所很多，分工不同，各干各的事情，最后汇总到十九院基地进行总装。"刘志军追问："那猎豹拿到的是什么？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庞剑说："我详细咨询过了，猎豹掌握的数据跟卫星智能自主飞行控制方案有关，现在还处于研发的初级阶段。具体负责研发这套方案的，是卫星飞行控制工程研究所，对外也称 322 所。还有，关于星讯六号通讯卫星的所有实验和文件，都属于绝密，是不能随意外流的。"

听到这里，李局长感叹道："还好，这只是一个初级方案。万幸，万幸啊！对了，小庞，你问过没有，如果这一类文件流失出去，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庞剑说道："嗯，这个问题我专门请教了专家。这是一颗静止轨道通讯卫星，是我国许多科研院所通过多年研究，耗费了大量资金研发出来的，包含大量创新型技术成果。现在是信息社会，通讯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海量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中，通讯卫星的性能和安全性，对国家的信息安全来说极其重要。打个比方说，当某一地区发生突发事件，如果通讯被阻断，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刘志军问道："你是说，通讯可能会被阻断？"庞剑立即做出回答："应该有三种可能，第一，是搭顺风车，也就是掌握了你的讯道后窃取你所有的信息资源。第二，干扰堵塞阻断你这颗卫星讯道，使其丧失功能，变为一颗废星。第三，就是控制你这颗卫星，导致它变轨或脱离指定地区，也就是说，彻底拿走卫星的控制权。"

谈到这里，三人一时语塞。沉默片刻，李局长问刘志军："你那边有进展么？"刘志军摇摇头，说："估计没什么可挖的了。他五天前从香港一入境就被我们监控了，迄今为止他也就接过那个让他取货的电话。李成天说这次是单线联系，他对上线的情况一无所知。我看，他没讲假话。"庞剑颇有些不忿："我就不信了，他当真什么都不知道？"刘志军看了一眼庞剑："要不，你去试试？"庞剑不吭声了，却心有不甘。

李局长点击鼠标，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个中年男子的头像："这张相片，是从微型硬盘里导出来的。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刘志军问："谁？"庞剑摇摇头："正要去查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跟那个什么322所有关。"李局长点击打印键，随着一阵机器鸣响，打印机里输出了这张并不太清晰的头像。

这是一张方正严肃的脸孔。这个陌生男子的背后，究竟会藏着怎样的秘密呢？盯着打印纸，刘志军仿佛在自言自语："这个案子不会这么简单，我总觉得，背后可能有更大的阴谋。不然，猎豹不可能轻易出马。"李局长点头道："没错，是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志军，抓紧时间联络322所，尽快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刘志军和庞剑交换了一下眼神，异口同声地回答："是！""还有，"李局长补充道，"你马上起草一份情况报告，我看这件事，有必要跟国家保密局汇报一下。"

飞机窗外是壮丽的云海奇观。靠窗的舱位上，乖巧伶俐的婷婷靠在武梅怀里撒娇："妈，知道你有多久没带我出来玩过了吗？"武梅放下手里的《华夏地理》杂志，用手指轻柔地卷着女儿的头发，微笑着摇摇头，"我没数过。""我可数过——足足两年零三个月了！"武梅佯作一惊："真有那么久吗？"婷婷掰着手指："那当然啦。因为那次你和我爸带我去大连，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打那儿以后，我就再没出过北京。所以嘛，我记得可清楚啦。"

听到"我爸"这个词，武梅的神情似乎有些异样。婷婷撇撇嘴，握住了武梅的手掌。这双手始终都是那么温暖。身为保密局督察处处长的武梅，虽然平时总是一副干劲十足、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形象，但在女儿眼里，她永远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妈妈。"妈，你要是再这样当工作

狂，就该成老太太了。我可不喜欢我妈妈变成老太太的样子。”武梅又拿起了手中的杂志，笑了笑：“婷婷，妈真有这么老吗？”

婷婷坐直了身子，从随身的书包里摸出一副塔罗牌，递到武梅面前：“妈，你抽一张，我来给你算算，这个可准了！”

武梅微笑着，随手从牌里抽了一张。婷婷接那张牌一看，神秘地说：“你抽了一张‘星’。”婷婷见妈妈的注意力还在杂志上，于是装出神秘的小大人模样，认真地说：“这张牌非常好，预示着爱情将起死回生！”武梅果然被逗笑了：“你这都从哪儿学的啊？小丫头片子，还爱情呢！”婷婷又急又气：“妈，你认真点儿，塔罗牌真的特别准！”武梅忍住笑点头道：“行行行，我认真点儿。好，那你告诉我，我抽的这张牌说明什么？”婷婷摇头晃脑地说：“这还用我说，当然是你和我爸会破镜重圆了！”武梅忍不住噗嗤一笑：“破镜重圆？你个小破孩儿，还真会用词儿。大人的事情，小孩儿别瞎说。”说完，又接着翻起杂志。婷婷撅了撅嘴，有些失落。

不知不觉，婷婷躺在妈妈的怀里已经熟睡。武梅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发，目光已经从杂志移向了窗外，静静凝视着雪白如絮的云朵，有些出神。

一个小时以后，飞机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母女二人来到行李领取处，武梅从挎包里拿出手机，刚要开机，就被婷婷一把夺了过去。婷婷说：“从现在开始，你的手机归我保管。等回北京再还给你。”武梅说：“婷婷，这可不行。万一有事呢？”婷婷不依不饶：“我不管，你现在是在度假，唯一的事儿就是陪我。”武梅沉下脸来：“婷婷乖，别让妈生气。”婷婷把手背到身后，眼神恳切地望着武梅，委屈地说：“妈，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天都在工作，就剩下这五天给我，还不行吗？”听了女儿的话，武梅心里一颤，心疼而歉疚地搂紧了女儿。

东海大酒店是海口市离海最近的一家宾馆。酒店大门正对着蔚蓝的大海，整座建筑模仿游轮的形状，每套房间都像是一个舱位，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到海上日出日落、潮起潮升的壮观美景。“哇噻！太棒了！”婷婷几乎是小跑着奔进酒店大厅，兴高采烈。武梅看着女儿兴奋的样子，心情也变得格外开朗。

前台服务员微笑着询问："您好，请问您有预订吗？"武梅答道："对，我预订了一个房间。"服务员礼貌地问道："请问您的姓名是？"婷婷在一旁抢着回答："武梅。武林的武，梅兰竹菊的梅！"服务员低头在定单中查找起来。武梅笑吟吟盯着女儿看："啥时候变得这么有文采了？看来我得好好感谢你的语文老师啊……"婷婷得意地摇摇头，"嘿嘿，这你就猜错了，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这样介绍最好了，文武双全嘛！"

服务员抬起头问："是北京来的武梅女士吧？您订的是双人海景套房。""太酷了！"婷婷兴奋地拍起手来，"妈妈你真好！"武梅微笑着，从包里掏出身份证办登记手续。

这个时候，前台的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服务员顺手拿起电话："喂，您好！大东海酒店……什么？谁？"服务员诧异地看了看还捏在手里的身份证，又抬头看了看武梅，"对，她们正巧在这儿呢，刚办入住手续。好，您稍等……武女士，电话，找您的！"

武梅一脸的疑惑，从服务员手中接过电话："喂？"电话那头传来浑厚的嗓音："武梅吗？我是唐正刚。""哦，是唐局啊，您怎么、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才休假半天，就忘了我们是做什么的了。长话短说，现在出了紧急情况，你的假期取消，马上返回，明天一早到局里报到！"武梅还没回过神来，握着话筒，呆呆地望着一言不发的女儿，好一会儿才说："我……唐局，我想……我和婷婷刚到酒店，正在办入住……必须，必须是今天动身吗？"电话那端传来毫无商量余地的答复："对，必须！好好跟婷婷解释一下。返程机票已经订好了，立刻出发去机场吧。局里见！"

电话挂断了。武梅凝视着已经明白了一切的女儿，无言以对。婷婷什么都不说，怔怔地望着母亲。武梅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想上前去拥抱婷婷，却被一把推开。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婷婷眼中涌了出来，她嘴里呢喃着："你还是我妈吗？"说话间，她从兜里掏出武梅的手机，重重地放到武梅手里，"还给你！还给你！永远，工作永远都比我重要！"

此刻，武梅找不到安慰女儿的理由，一脸的无奈和愧疚，眼泪无声地从眼眶里溢出。

卫星飞行控制工程研究所，对外也叫322所，就坐落在北京西郊一条不知名的小街道尽头，门口没有任何标志。附近的居民只知道这是一家开发软件的IT公司的研发部。然而谁也没想到，这里其实是个“通天”的地方——负责研究卫星飞行和控制的涉密单位。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这可要归功于322所沈伟国书记。有了这位工作一丝不苟的“老保密”，十几年来，322所从未出现过泄密事故。

科研院所的绿化一般都搞得很好，树木葱郁，环境清幽。一幢楼层不高的小白楼是这里的主体建筑，少说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实验室、微机室等主要科研场所都在小白楼里。办公楼的右侧有一排矮矮的小平房，是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楼后是一栋两层的招待所。

这时，沈书记的儿子沈小涵晃晃悠悠地从办公楼的男厕所里走出来，他脖子上挂着耳机，耷拉出老长的一条黑线。刚走出厕所他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楼梯上匆匆走下来，恶作剧念头一下子闪现。他迅速地藏匿在楼梯拐角处，待那人走近，猛地跳将出来，“嘿！”的一声，那人猝不及防，吓得浑身一颤。回过神来后，他缓了口气：“小涵，是你啊……把我吓坏了……”被吓了一跳的这个人叫谷雨生，322所的年轻工程师。出身农家的谷雨生勤奋好学，又谦虚做人，所以博士毕业没几年就已经是322所科研二梯队的排头兵了。

谷雨生说：“正好，我要去找你爸呢。”沈小涵坏笑道：“找我爸？哦，对了，你今天不是要跟罗教授去国外开会么？瞧你这满头大汗的，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吧？”

在这位出了名的机灵鬼面前，谷雨生从来包不住什么秘密。谷雨生老实地笑了笑：“刚才有点儿事儿，来晚了一点儿。”沈小涵嘴里不说什么，只定定地盯着谷雨生坏笑。谷雨生被盯得发窘：“真的……我是真的有事儿……”沈小涵斜斜地瞥了他一眼，故意装作不屑：“得，不把我当朋友就算了。”谷雨生本来就不会掩饰，三两下就被逼得树起了白旗：“我不是那个意思……是这样，方瑶最近老生病，我让家里寄点特产给她补补，这不今天到了。”他扬了扬手里的油纸包，“我打她电话老不通，可我马上又得走，真急死人了。”沈小涵手一摊：“给我吧，我替你给她。”谷雨生喜出望外：“真的？”沈小涵不由分说，从谷雨生手里拎过了

包裹："什么真的假的？还真不把我当哥儿们啊？赶紧走吧，我爸那边什么保密呀制度呀，得跟你唠叨半天呢。"

按照沈书记的规定，临时出差的科研人员，在出差之前都必须接受保密教育，目的是给大家绷紧保密这根弦。不过所里的年轻人拿这并不当回事，他们把这戏称为"接受再教育"。在沈书记办公室里，沈伟国往谷雨生杯子里添满水，例行的"再教育"正在进行。谷雨生坐在沙发上，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毕恭毕敬。

沈伟国语重心长地说："和你们这些专家比，我们的工作就是老生常谈，比较枯燥。你得多理解啊，这是我的工作，不这么做我就是失职了。"谷雨生说："沈书记，您别这么说，我一直打心眼里敬重您。"沈伟国继续说道："如果说罗教授是国宝级人物，你呢，现在至少也是咱们 322 所的'所宝'。这回出去，担子不轻，要把罗教授照顾好，也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安全保密的这根弦儿也一刻不能松啊。"谷雨生赶紧点头："是，是，您放心，我一定严格按保密守则办，一条都不落下。"沈伟国欣慰地一笑，说道："那就好。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现在啊，敌人越来越隐蔽，手段也越来越高明，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就拿小涵来说吧，"他叹了口气，摇摇头，"我那电脑，密码不管怎么换，换多少次，他都能给捣鼓出来。我还真没辙，嗨！"谷雨生失笑道："您怎么比到小涵那儿去了？人家是学这一行的，那叫业务能力强。"沈伟国又摇摇头："成天就知道打游戏，有几分聪明劲儿，也不往正道儿上使……对啊，怎么扯到他身上去了。唉，不提了，提起他我就心烦。"他严肃而郑重地凝视着谷雨生，"小谷啊，这次你和罗教授出去，同人打交道一定要谨慎，多留一个心眼儿。我们平时总说，保密十年功，泄密一秒钟。警惕，一定要警惕。"谷雨生点点头："放心吧，沈书记。"

当天下午，刘志军和庞剑赶来 322 所探访。同他们接洽的人，正是分管保密工作的沈伟国。沈伟国接过刘志军递来的照片，定睛一看，露出惊讶的表情，提心吊胆地问："这个人怎么了？"庞剑问："您认识他？"沈伟国摘下老花镜，点点头："当然，他是我们所的顶梁柱，卫星飞行控制的顶级权威。"刘志军继续追问："那他从事的研究，和星讯六号有没

有关系?”沈伟国说:“星讯六号在我们所的研发任务,由他牵头。有什么问题吗?”重大线索浮出了水面,刘志军和庞剑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他叫什么?”庞剑问。“罗振华,振兴中华的振华。”

刘志军和庞剑交换了一下眼神,问道:“罗振华教授在哪儿?我们想见他一面。”沈伟国答:“出国开会了。下午刚走,参加21世纪太空论坛。”刘志军心里一沉:“几点的飞机?”沈伟国下意识回过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指针指向4点21分,“下午4点15分的航班,直达洛杉矶。刚刚起飞。”

当即,刘志军用手机拨通了机场的电话:“我是国安局,查一下西北航空下午4点15分飞洛杉矶的航班,看起飞了没有?”很快,话筒里传来了答复:“您好,该航班已于4点15分正常起飞。”刘志军心里咯噔一下,暗自叫苦。他放下电话,像是自言自语:“怎么这么巧?我们来了,他却掐着点儿走了。”

此时的沈伟国一头雾水,尴尬地站在办公桌前,不知所措。办公室里一阵静寂,石英钟指针有节奏地走着,滴滴答答,声音异常清晰。

第二章

疑云

“你们要准备迎接所有的挑战，面对各种风险，承担起必须承担的责任！”

凝重肃穆的气氛，在屋内弥漫开来。

面对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等待着他们。

夜幕垂落，华灯初上，车流滚滚，心事重重。

商务车载着从海南回来的武梅和婷婷驶下了机场高速。望着窗外熟悉的北京城，武梅心烦意乱地捋了捋额前的头发，瞥了一眼，从后视镜里发现，坐在后排的婷婷不见了。武梅转过身去，婷婷正歪倒在后座上，两眼盯着车顶一摇一晃的小狗布挂件发呆。武梅心中一酸，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车停在路边。武梅走下车，打开后车门，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微笑着说：“婷婷，妈妈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先打车回家吧。”婷婷好像什么都没听见，终于慢腾腾地起身下车。望着噘着嘴拧着头的女儿，武梅心里满是歉意：“乖女儿，别生气了，等妈妈忙完了这件事，再好好补偿你，成吗？”婷婷终于忍不住，嘟囔着问：“什么时候忙完？”武梅一愣：“这……现在还不知道。”婷婷似乎毫不意外：“那你晚上几点回来？”武梅很无奈：“妈现在真不知道，这次事情很紧急，你不也看见吗？……”婷婷不客气地打断了母亲的话，手一摊：“行了行了，你的事，

哪一次不紧急？给我打车钱。”武梅拉开钱包，刚摸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又听到女儿硬邦邦的声音：“还有饭钱！”她赶紧换成一张一百元的，连劝带哄：“自己想吃什么就去吃……哎，那边有个必胜客，你不是一直想吃海鲜至尊吗？”婷婷一把拿过钱，毫无留恋地转身招下一辆出租车：“没胃口！你去吧，甭管我！”说罢，头也不回钻进车里。出租车一溜烟儿急驶而去

望着远去的女儿，武梅愧疚地转身上车。商务车逐渐提到了八十公里的时速，平稳地行驶在环线主路上。她觉得胸口好像堵了一口气，闷着难受极了，她烦躁地摇下车窗，任凭凉爽的夜风扑面吹来。

国家保密局局长唐正刚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不管多晚总是亮着灯，远远望去就仿佛是一个信号，告诉人们这屋里的主人还在忙碌着。武梅跟着秘书向办公室走去，还没进门，就隐约听到局长用那沉稳的男低音在说：“对，专案组人选已经确定了。我们局是武梅，再加上安全部侦查处刘志军，还有公安部二处的庞剑……都在路上了，应该马上就到……”秘书走到门前轻轻敲了敲，屋里的嗓门马上高了好几度：“他们已经到了……好，就这样！”

看到武梅进来，唐局长连忙去沏茶。也够难为自己这个部下了，到了海南，屁股还没坐下，一个电话又把母女俩给折腾了回来。

上好的龙井茶浓浓地沏上一杯，唐局长赔着笑脸端给武梅：“辛苦了，坐吧。婷婷没什么意见吧？”武梅接过茶杯：“没事，就是有点儿小孩子脾气，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唐局长心里明白，又试探着赔笑道：“你没送她回去吗？都这么晚了……”武梅原本就觉得委屈，局长还专提这事，委屈中带着嗔怪：“唐局，您可真会当领导呀。大老远的，您一个电话把我从海南召回来，现在又埋怨我不管孩子。您是上下都好，我可是左右为难呀。”唐局长一听，哈哈笑了起来：“我当然希望你是工作孩子两不误了。这样，等这件事儿完了，额外多补你几天假，我说到做到！”武梅长出一口气，并没把局长的话放在心上，因为这种承诺已经不能当真了。她捧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又把杯子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唐局，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

对这位女部下，唐局长早就了如指掌，只要一投入工作，她马上就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唐正刚心疼地看着武梅，表情严肃地说道："安全部抓了一个人，涉及到一颗新研发的通讯卫星，是国家重点工程。目前泄密程度还不太清楚。中央对这起事件高度重视，要求我们协同国安部和公安部的同志迅速侦破。还是由你来牵头，这里有一些材料，你先看下。"说着递过去一份卷宗，又补充道："这次和你共事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一会儿就到。"武梅快速地翻看着卷宗，没有回话。

一辆黑色越野车驶进保密局的大院，在办公楼门口稳稳停住。刘志军熄了火，抬手看表，还好，没有迟到。他看了庞剑一眼："走吧。"两人下了车，抬头望去，偌大的保密局办公楼就剩下一个窗口亮着灯。庞剑随口冒了一句："不知道咱们的组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刘志军径直向楼里走去，扔出两个字："女人。"庞剑笑着调侃道："挺有古龙风格嘛！你已经知道了？"刘志军淡淡一笑，边走边低声道："听说她以前也在你们公安部，干过十多年的刑侦，在痕迹学方面挺有造诣的，算得上是个专家……"庞剑接口道："哎，我听说还长得挺漂亮，离婚了，有一个女儿在上初中。前夫呢，是个搞科研的。"正在上楼的刘志军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仔细地打量着身边的庞剑。庞剑被盯得莫名其妙："怎么了？"刘志军一掌拍在庞剑的肩头："你个臭小子，知道那么多还来问我。你哪儿听的这些八卦？"庞剑一拍楼梯栏杆，故作高深："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可不是一般的八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刘志军一笑："你没发烧吧？什么知己知彼，人家是咱们组长，又不是敌人！""嗨，说不定，以后也能派上用场。"

二人上到唐局长的办公楼层，只见楼梯口的墙壁上贴着醒目的标语——保守国家秘密，捍卫国家利益。走廊尽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透着亮光。两人快步走到门口，刘志军郑重地敲了两下门："报告！"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唐正刚起身迎上来指着刘志军向武梅介绍道，"安全部侦查三局侦查大队刘志军同志，"说完又转向庞剑，"这位应该就是公安部二处的庞剑吧？"庞剑敬了个礼："报告唐局长，我叫庞剑，庞大的庞，宝剑的剑！"唐正刚笑道："小伙子挺精神的嘛。"随即他侧过身来让出武梅，介绍道，"武梅，保密局督察处处长。从现在开

始，她就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

四人落座后，唐正刚正色道：“闲话不多说了。今天的会人虽少，分量可不轻。基本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我补充几点。”大家摊开早已备好的记事本。唐正刚说道：“首先一点，我们必须明确这项任务的性质。星讯六号，是国家重点规划、重点投入的高新科技项目，如果保密方面出了问题，造成机密流失，那么，我国数千名科技工作者近五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国家利益也会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是，敌人如果将民用卫星用于军事用途，后果更是难以预料。”唐正刚语调不高，却渗透着无法抗拒的威严。

“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究竟要完成什么任务？依我看，无非就是两项：第一，紧盯星讯六号研发、实验和总装发射三大环节，查漏补缺，反奸防谍，严防死守，做好保密工作；第二，以322所为突破口，彻查不久前的泄密事件，而且要穷追猛打，一查到底。一句话，我们的最高任务就是保住星讯六号的机密，为国家利益保驾护航！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天网’。现在我宣布一局两部部长联席会议的集体决定——‘天网’专案组正式成立，小组成员武梅、刘志军、庞剑，组长由武梅担任。从现在起，你们是一个坚强的、不可分割的团体。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你们要准备迎接所有的挑战，面对各种风险，承担起必须承担的责任！”

凝重肃穆的气氛，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武梅、刘志军、庞剑三人不约而同地站立了起来。面对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等待着他们。

赶在时间前面，是武梅一贯的工作信条。当天，专案组就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看着罗振华教授的照片，武梅皱起了眉头：“既然出了事，怎么还能让他出国？”刘志军回答：“昨天确定他身份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武梅沉吟了一下：“这个人的背景，了解清楚了吗？”刘志军向庞剑示意了一下，庞剑立即开始汇报：“罗振华，322所的测控部首席科学家、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77级，毕业后公派到美国留学。1987年获麻省理

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自此就一直在322所。担任过很多国家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据322所沈伟国书记介绍，罗振华属于典型的业务型学者。"武梅插话道："业务型学者？莫非，还有非业务型学者？"刘志军一笑，回答："现在有些学者只能说是社会型学者，担任一大箩筐行政职务，专擅公关、社会交际，把业务都荒疏了。沈书记的意思是，罗教授是地地道道搞科研的那种，对专业以外的事务不太关心，平常社会接触面比较窄，多是同事或同行。"庞剑补充道："他一直没有结婚，还是整个航天系统的标兵劳模。"武梅问："照片来源查了吗？"庞剑拿出笔记本电脑，演示给武梅看："看，就是这张，是从77级清华同学会网页上下载的，分辨率完全一致。"武梅转头看着刘志军问："到322所，有什么收获吗？"刘志军答道："322所分管保密工作的是沈伟国书记，他有个绰号叫'老保密'，干这一行几十年了，经验特别丰富。他的看法是：罗振华在国内外都有颇高的声望，如果有人想在他身上下手很正常。还有，'老保密'认为，可以完全排除罗振华本人的嫌疑。因为以前他经手的诸多重大研发项目，从未在保密上出过任何纰漏。"

"这次罗教授出国，还带了一个助手。"刘志军补充了一个重要信息。"哦？说说看。"武梅眼睛一亮。庞剑用电脑上显示出相应资料："他叫谷雨生，322所测控部A组组长，也是星讯六号研发组的核心成员。沈书记说了，他们带的是一台所里审核过的笔记本电脑，里头有一些学术方面的资料，但都不涉密。"武梅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记录："这个'老保密'不简单，工作做得蛮细致。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不等刘志军开口，庞剑迫不及待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对方锁定的目标是星讯六号通讯卫星。存储卡里的数据来自322所，卡里的照片是322所的罗教授，罗教授又是星讯六号项目的负责人，更巧的是，他又在昨天出国了。毫无疑问，罗教授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我看，咱们有必要也出国一趟，万一罗教授在外国泄露了星讯六号秘密呢？""沈书记说了，他们带的资料不涉密。"刘志军提醒道。庞剑嘀咕道："这个保票谁敢打？他随身带点儿东西出去，谁又能知道呢？"

一阵沉默。武梅看了看刘志军，问道："志军，你觉得呢？"刘志军答

道:“这几条线索的确都很关键,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几条线索之间的内在关系。另外,庞剑刚才说的有道理,这种事情,没有人可以打保票。为保密起见,我建议通过大使馆,设法提前召回罗振华和谷雨生。”

武梅若有所思,像是自言自语地分析着:“如果罗教授本人想窃密的话,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根本不需要跑到外国去移交研发文件。凭直觉,我相信你说的那个‘老保密’的判断,罗教授靠得住。而就算罗教授本人有嫌疑,证据又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跑去美国,又能做什么?”刘志军和庞剑相互看了一眼,听武梅继续往下说,“不管罗教授本人是否有问题,如果我们贸然把他们召回来,那么,极有可能会打草惊蛇。”庞剑忍不住插嘴问道:“我总觉得,罗教授这会儿出国,事情有些蹊跷,万一……”武梅反问:“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老保密’给罗教授再提个醒,让他多留神,包括对他的助手谷雨生。还有,更重要的是,星讯六号卫星研发工作远远没有完结,那些想窃取卫星文件的人绝不会就此罢手。换句话说,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必然有后续的动作。所以,我最关心的是……”刘志军和庞剑一齐望向武梅,等待着她的判断。

“我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后续行动是什么?会在哪里下手?谁又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武梅盯着罗教授的那张照片,“只要我们守对了株,兔子就会撞上来。”

洛杉矶某大学校园内,阳光明媚,正是课间休息的时间。幽雅宁静的林阴道间,大学生们有说有笑地来来往往,时不时有一对情侣手拉手地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接吻。不远处有一座造型别致、颇有后现代气息的建筑,里面似乎在举行什么会议,不时传出阵阵掌声。

会场上方悬挂着一条英文书写的横幅“第五届国际深空探测学术研讨会”。会议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罗振华坐在头几排醒目的位置,身边坐着他的助手谷雨生。主持人宣布:“下面,请来自中国的罗振华教授发言。”罗振华整理了一下领带,从容地走上讲台。谷雨生跟在他的身后,将笔记本电脑接上投影仪,准备操作。

掌声过后，罗振华开始演讲："深空探测，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也呼唤着勇敢的行动，是人类探索愿望最深刻的体现。过去的二十世纪，人类利用各种探测器访问过太阳系中其他八大行星和一些卫星，并对太阳周边进行了成功探测。然而，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深空探测任务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例如：如何应对探测任务固有的高风险性？由于任务周期长，深空探测任务给航天工程研制和运行管理体系、任务评价等方面也带来了冲击……"

说到这里他扫视了一眼台下，各国科研工作者济济一堂，正在凝神静听。谷雨生随着发言的节奏点开 PPT，大屏幕上显现出相关的精美投影。

大厅尽头不起眼的角落里，站着两个身穿西服的男子，仿佛在认真地倾听罗振华的发言。棕发男子 Peter 从裤兜里摸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另一名黑发黄皮肤的男子掏出了打火机。香烟点燃了，飘起一片淡淡的白雾，两人默契地相视一笑。

"很抱歉，John，我知道你的假期才刚开始六天……""是四天，Peter。"Peter 微微一笑："四天？上帝，我的罪过可真不小。本来该让你好好休息两个月的。""无所谓了。""猎豹出问题了，这次事发突然，必须派一名我绝对信得过的人出马。所以，你只能再辛苦一趟了，这也是老板的意思。"Peter 朝黄皮肤男子投去一瞥信任的目光。这个叫 John 的男子，是个华裔，在他们的组织里是个得力干将，代号"蝴蝶"，关键时刻派他出场，屡立奇功。

蝴蝶面无表情，朝讲台上的罗振华努了努嘴，低声问："是不是跟台上这个人有关？"Peter 笑了笑，又抽出一根香烟，递了过去，香烟上印着一个英文单词"BUTTERFLY"（蝴蝶）。蝴蝶接过香烟，用眼睛扫了扫，直接插进了衬衫的衣兜。

从饭店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景象呈现在眼前。天高气爽，碧空如洗，是北京很少见到的真正的蓝天。谷雨生靠在床头望着窗外出神，忽然，他把手机狠狠往床上一扔，站起来，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了进来，城市特有的喧杂声也扑面而来，这更加搅乱了他的情

绪。他又重重地把窗户关上，坐回到床前，下意识地拾起手机，屏幕上是他读了一遍又一遍的短信。他正在被爱情困扰着，他宁愿这一切不是真的，而是一场梦。

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张纯朴可爱的笑脸，好像她就站在眼前对他说话一样："雨生，请原谅我这些日子一直躲着你。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可一直鼓不起勇气。我们还是分手吧。你是堂堂的博士、工程师，而我只是一个招待所的临时工。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你现在感觉不到，但以后一定会明白。我不想耽误你，也不应该成为你以后的负担。雨生，你一定能找到条件比我优秀得多的女孩，她会给你幸福的。等你回国，我想我已经离开322所了。祝福你。瑶。"

谷雨生把手机紧紧地攥在手里，恨不得把屏幕捏碎。他使劲地摇了摇头，仿佛要驱散脑中的阴霾。二人世界的快乐记忆像放电影一样从眼前闪过，他重重地躺倒在床上，打开手机里的照片夹，看着那张可爱的笑脸，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问道："瑶瑶，我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你，你真的不明白吗？"

与此同时，罗振华走出电梯，穿过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这时，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迎上前来。"对不起，先生，"她从包里摸出一个相机，指了指大堂里的小型喷泉景观，"麻烦您帮我拍张照片，行吗？"罗振华接过相机："没问题，很高兴为你效劳。"一照完相，目送罗振华的背影远去，白人女孩迅速拐进洗手间，取出一张特制的透明薄膜，覆盖住相机上罗振华刚才手握过的部位，完成了指纹的拓模。

咖啡厅里光线柔和，Peter和另一名白人男子并排坐在一个角落的沙发上。Peter朝褐发男子俯下身，脸上现出深不可测的笑容："York，只要帮成我这个忙，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你放心好了。"褐发男子笑了笑，没说话。

罗振华走进咖啡厅，左右张望。褐发男子站起身，微笑着挥了挥手。罗振华见了，露出欣喜的笑容，健步走到两人面前。

"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罗振华脱下西服，挂在一旁的衣架上，在两人对面的沙发落座，"York，我们好久不见了。这位是？"York笑

道:“海曼公司行政总裁 Peter。这位呢,就是我的老熟人,大名鼎鼎的罗振华教授。”Peter 伸出手去:“罗教授,久仰久仰。”罗振华微微一笑:“听 York 说,你跟我们也是同行?”Peter 笑着看了 York 一眼:“不敢当,不敢当。罗教授是大学者、大科学家。我呢,不过是个商人,做一些高科技产品的研发。您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今天心愿得偿,真是我的荣幸。”

就在三人寒暄的当口,罗振华的宾馆客房里,不知什么时候闯入了三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就是刚才请他拍照的白人女孩;另一位是那个华裔男子,代号“蝴蝶”。白人女孩用拓下的指纹通过了笔记本电脑的指纹验证。另一名戴眼镜、技术员模样的男子,取出一张光盘装入笔记本光驱,开始硬盘克隆操作,动作异常熟练。

蝴蝶和白人女孩相互配合,打开罗振华的行李箱,迅速地用微型相机拍摄着所有的纸质资料。突然,门铃响了起来,三人猛地一惊,立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蝴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仔细侧耳倾听门外的动静。门铃响了又响,还传来询问声:“罗教授!是我,雨生。”白人女孩向蝴蝶望去,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蝴蝶摇摇头,三人继续保持安静。过了一会儿,门外的脚步声终于渐行渐远。蝴蝶松了口气,低声下令:“快!”

带着一丝慵懒气息的爵士乐,以优雅的方式,弥漫在咖啡厅的每个角落。York 轻轻搅着咖啡:“振华兄,真的不能多住几天吗?”罗振华微笑着摇头,说:“我也想啊。可是国内的工作太多,耽误不起啊!”York 坐直了身,表情有些复杂,说:“振华兄,作为你真正的同行,我要向你提出一个诚恳的建议。”罗振华抬起头来:“哦?”

“科学,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不管对你,对我,对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成果就是他的另一个生命与梦想,也意味着生活下去的力量。我们也知道,科学成果的突破,不仅靠科学家的大脑,也需要和大脑相匹配的硬件设施。毫无疑问,你拥有一个顶尖级科学家的最杰出的大脑,可是,就你目前的研究环境来看,实验条件的局限似乎对你的研究造成

了制约……你不觉得吗？要知道，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罗振华含笑不答。对 York 来说，他的微笑等同于某种激励性的暗示。York 继续劝说：“也许，这决定着你的前途，决定着你在科学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当然，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坚强的团体。”罗振华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位多年的同行和朋友，心里琢磨着他真正的意图：“那么，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Peter 仿佛看到了希望，迫不及待地说：“不要问你能为我们做什么，先看看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吧。罗教授，是这样，我和 York 合作经营了一家航空事业开发公司，现在特别需要像您这样顶尖级技术人才，我们诚恳邀请您加盟。当然，如果您觉得条件不成熟，也可以担任我们公司的特聘顾问，对公司的业务研发提供指导。”说话间，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份合约，递给罗振华：“您看，这上头写得很清楚，特聘顾问年薪二十万美元，全部由您个人支配。只要您签个字，这份合约就可以立即生效。”York 在一旁补充道：“振华兄，我看你不妨考虑一下，机会难得。”罗振华略微有些诧异，开玩笑道：“敢情，你们俩是在这儿唱双簧啊。”York 和 Peter 两人对望了一眼，有些尴尬。York 问：“振华兄，谈谈你的看法，有问题大家一块儿商量。”此刻，罗振华显然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放下手中的合约：“那——我说说？”Peter 点点头，满怀期待。

“如果真要在美国发展，我二十年前在麻省理工毕业时就做决定了。我这个人，真还没那么大的抱负。中国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能安安心心地为国家做几件事，做几件实事，对我来说就知足了。”罗振华抬头看了看 Peter，继续说，“贵公司的特聘顾问，我更是力不从心。你不知道，国内赶项目，我们常常是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真是半点儿时间都抽不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功不受禄’。我拿你那么高薪酬，结果到头来什么事都干不了，那算哪门子买卖？这亏你肯定吃大了！所以，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非常感谢。”听罗振华的口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如意算盘落了空，York 和 Peter 面面相觑。这时，Peter 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他走到一旁去接听。罗振华见状，也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他坦然一笑，朝 York 伸出手：“York，过去我们是朋友，希望以

后依然是。”

盥洗池上方的镜子里，映出一张中年男子轮廓分明的脸，神色略微有些疲惫。周旭正对着镜子整理头发，似乎有些不满意。这时，门铃声传来，他扭头走出了洗手间，嘴里应道：“来了，来了。”

门开了，婷婷背着一个鼓鼓的书包，一声不吭地进了门，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周旭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婷婷，你不是去海南了吗？”婷婷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没好气地回答：“是去了，去了又回来了！”周旭走到女儿跟前，困惑地问道：“怎么了？你妈呢？”婷婷板着脸，半晌没做声。周旭不禁有些着急：“到底怎么回事儿，婷婷，跟爸说啊！”婷婷咬了咬嘴唇，说：“刚到海南，屁股都没坐下，妈单位上的领导就一个电话打来，召她回来工作。然后，然后妈就拉着我回北京了……”周旭听完，满脸不悦，他蹲下身来把女儿搂在怀里：“没事儿，女儿乖，等爸有空了陪你去玩！”他抬头看了一眼挂钟，“走，跟爸吃饭去，吃大餐！”

这是一家情调优雅的餐厅，周围坐的大多是一男一女的恋人或夫妇。餐桌上立着一个漂亮的三足烛台，闪烁的烛光烘托着浪漫的气息。周旭在专注地看着菜单，婷婷上洗手间去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蹑手蹑脚走到周旭身后，忽然从他手中抽出了菜单。周旭一抬头，笑了笑：“燕子，你来得正好！赶紧点菜。”燕子看了看菜单，打趣道：“看个菜单都这么聚精会神的，不会把这也当成科研报告了吧？”

两人正在说笑，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咳嗽，回头一看，婷婷站在面前，神色有些异样。燕子不知所措，周旭赶忙把婷婷拉过来：“哦，这是我女儿。婷婷，快叫阿姨。”婷婷却没有听从爸爸的话，只是望着年轻漂亮的燕子，上下打量。燕子被她盯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连忙自我介绍，“叫我燕子阿姨吧，我是你爸爸的朋友。”说着友好地伸出一只手。婷婷摇了摇头：“可我觉得你不像阿姨……”燕子一愣：“不像阿姨？”婷婷继续补充：“阿姨哪有你这么年轻的？”燕子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失落，伸出去的手也难为情地缩回来。婷婷自顾自地坐回到爸爸身边，像个审判官一样追问道：“你今年多大啊？”周旭使劲一拉女儿的手：“怎么这么问呢？没礼貌。”燕子一脸轻松：“没事儿，我二十

六了，你呢？”婷婷假装掰着手指数了数：“我今年十二岁，你才大我十四岁，老师说过，要大十五岁以上才能叫阿姨，所以我只能管你叫姐姐……”燕子微微有些尴尬，点了点头：“那好，你就叫我燕子姐姐吧。”周旭瞪了婷婷一眼，颇有些无奈。

用完餐回到家，周旭陪婷婷看了一会儿宫崎骏的动画片，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夜间 10 点。周旭的手机响了，是前妻武梅打来的。“婷婷在你那儿吧？”“嗯，下午来的。”“我刚下班，现在过来接她。”熟悉的声音和口吻，直来直去，从来是那么不容置疑。

婷婷一脸的不情愿，慢吞吞地收拾东西。周旭哄着女儿：“婷婷乖，你妈都来接你了，你还是回去住吧。想到爸这儿来随时打电话，我去接你，行吗？”婷婷嘟囔了一句：“不稀罕她来接。”说完，背起书包，拧开门下楼去了。周旭拎起一大袋刚刚买的零食，跟了下去。

车就停在公寓楼外。武梅没下车，只是摇下了车窗，周旭站在窗前，把零食袋递进车。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周旭先开了口：“这么晚了，原本没必要过来接了。”武梅回了一句：“那怎么行？”周旭道：“有什么不行的？她在这儿，我还能照顾她。”武梅瞪了周旭一眼：“我这不是一完事就赶过来了吗？婷婷，上车。”婷婷一脸不高兴地坐进后座。周旭犹豫一会儿，低声对武梅说：“你出来一下，跟你商量点事儿。”武梅一愣。

武梅下了车，两人往前走了几步，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好好哄哄她，她还委屈呢。对了，我这附近有个重点中学，我去看了看，挺不错……”武梅打断周旭的话，问：“你想说什么？”周旭低下头，看了看地上被夜风吹动的斑驳树影，“我的意思是，你老是这么忙，不如让婷婷住到我这儿来，我可以照顾她……”武梅立即顶了回去：“这事没商量，她现在的学校挺好，没必要再折腾。”周旭有些心急：“武梅，你根本没工夫照顾女儿，这是事实！你自个儿要强倒罢了，但不能让孩子陪绑呀！”“什么？你说我让女儿陪绑？”武梅按捺住自己的情绪，“周旭，我不想跟你争吵。随你怎么想，我得带婷婷回家休息了，再见！”说完，扭头钻进了车里。周旭孤零零站在原地，神情木然，看着汽车消失在暗夜里。

婷婷在后座上，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她直起身来趴在武梅的身后，说道：“妈，你对我爸怎么那么凶啊，还不如对你们同事呢。”武梅没答

话。婷婷又说:“今天晚上,爸请一个叫燕子的姐姐吃饭,她可漂亮了,身材特好,说话也特温柔。”武梅微微一怔:“是吗?”婷婷眨了眨眼,一脸坏笑,不再吭声。

两天后,终于等到了罗教授回国的日子。在首都机场的大厅,罗振华从人群中一眼看到了前来接机的沈伟国书记。“老保密”的身边,还站着身材魁梧的刘志军。

回到322所,罗振华和谷雨生第一时间被“隔离”开来。谷雨生被刘志军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而等待罗振华的,是那些从微型存储器里导出来的卫星文件。

庞剑在键盘上一敲,屏幕上飞速地滚动着数据,最后定格在一组参数上,不断闪烁。罗振华平静的目光渐渐泛起了惊讶,继而是惊恐。他直瞪瞪地看着武梅,问:“这个,你们是从哪儿拿到的?”武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不紧不慢地问:“你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文件吗?”罗振华看了一眼沈伟国,沈伟国点了点头。罗振华沉默片刻,肯定地说:“这是星讯六号通讯卫星的初级飞行控制方案。”武梅问:“确定吗?”罗振华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而且这是完成版。这属于绝密,怎么会落到你们手里?”庞剑礼貌地回答:“这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武梅和庞剑交换了一下目光,她站起来,对沈伟国说:“沈书记,麻烦您陪罗教授到隔壁,详细地写一份出国期间的行程。”罗振华诧异地问:“什么行程?”庞剑解释:“就是您这次出国,每天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或者是见了什么人,以及谁能证明等,还有电脑的使用情况,统共写一个明细。”罗振华愣了愣神,有些不知所措:“你们、你们不会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吧?”沈伟国赶忙上前劝解:“罗教授,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庞剑点点头:“没错,请您配合一下。”罗振华没有吭声,起身时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一眼电脑屏幕。武梅站在一旁,眼神随着罗振华的一举一动,捕捉着每一个细节。

322所大楼另一间办公室里,明亮的阳光在玻璃窗上泛起一层层光晕,屋内一片亮堂。刘志军静静地浏览着手上的一张A4打印纸。

谷雨生坐在他的对面，忐忑不安。半晌，刘志军抬起头来："谢谢你，谷先生，这样基本可以了。"谷雨生正要暗舒一口气，刘志军又问道："这上面写着，有一天下午你是单独行动的，能不能解释一下？"谷雨生有些犹豫："一定要说吗？""当然。""是这样，那天我心中特别烦闷，想同罗教授说说。""说什么？"谷雨生低头看着地面，有些难以启齿。

很快，罗振华和谷雨生的行程报告汇拢在了一起。武梅细细比对后，发现了一个疑问："罗振华写道，14:10 到 17:00 左右，和外国同行在一块儿喝咖啡。谷雨生写的是，14:20 左右他去找过一次罗振华，没人开门。'没人开门'，这是什么意思？这种表述是不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不直接写'罗教授不在'，或者'房间没人'？"刘志军答道："据谷雨生自己说，因为女朋友提出要跟他分手，那天他心情特别差，想同罗教授说说。他先是和罗教授通了个电话，过了十分钟，他过去敲门，没人开。却好像听到房间里有动静，他说，罗教授此时应该在房间。"

一直在检查罗振华那台笔记本电脑的庞剑，忽然插口道："你们说的事儿，发生在哪一天？""10 月 8 日。""没错，就是这一天！"庞剑一拍桌子，连珠炮似地说道："这天下午 14 点 18 分，电脑有一次开机记录，是通过指纹正常登录的。还有，硬盘克隆，整个硬盘都被克隆了！"刘志军和武梅震惊，面面相觑。庞剑想一想，又补充道："应该是外面的人干的。"刘志军问："怎么讲？""一般复制文件不会用这种方式，除非操作人完全不知道电脑里有什么文件，存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时间紧急，才会把硬盘整个克隆带走，以求万无一失。"武梅点了点头，问："有没有可能是监守自盗？"庞剑答："不排除这是障眼法。除非，罗振华能够证明他在这个时间里是人机分离的。"刘志军望向武梅："我觉得，谷雨生的嫌疑也不能排除。他说那天下午他去了一次教堂，但没人可以证明。"

哪里才是案件的突破口呢，武梅心里琢磨着。沉默片刻，她理了理纷乱的思绪，一字一顿地说："我还是这个态度，咱们不能性急。想窃取卫星文件的人不可能就此罢手。他们的胃口还没填满，早晚还会再出手。"庞剑和刘志军点点头。武梅接着说："和罗振华一起喝咖啡的两个外国人有很大嫌疑，看能不能查到对方的背景。另外，现在已经确认，猎豹拿到的文件属于星讯六号的绝密。这究竟是从哪个渠道流出去

的？必须赶快查明。”刘志军插话：“能拿到密级这么高的文件，只有322所内部的人，而且应该是核心小组里的人。”武梅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是谁，凡是322所能接触到星讯六号核心文件的人，统统都得过一遍。”“这范围也太大了吧？”庞剑不由咋舌。刘志军瞪了庞剑一眼，说：“老保密那儿，早把名单列好了。”

清澈的蓝天下，一辆出租车在机场高速上飞快地奔驰，越过了望京新区的建筑群，一头扎进北京城里。后座上的蝴蝶饱览着沿路风景，情不自禁地感叹：“没想到，这些年北京的变化这么大。”出租车司机笑了笑：“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吧？别说您了，就算是天天在这儿住的，找不着地儿的也是常事。”

出租车从一辆体积庞大的集装箱货车身边飞驰而过。蝴蝶回想起一天前，Peter带他去了洛杉矶一家电子工厂，并告诉他：“322所在这个公司订购了一台高端服务器，还有一台三维动画渲染器。”“什么意思？”当时他还有些疑惑不解。Peter拿出一个精致的小铁盒，打开来看，里面是一个微型的电子元件，Peter神秘地说：“我们应该送还给人家一个礼物。中国人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望着那些开出厂门的集装箱货车，他顿时明白了Peter的用意。

错开了车流高峰期，机场到市内一路畅通无阻。不知不觉间，出租车停在了一家大型超市的门前。蝴蝶下了车，径直来到超市的存包处。他熟练地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密码条，在识别器上一扫，左上角的柜门自动弹开了。他从柜子里拎出一个背包，快步走进了卫生间。

背包里装着一个外表普通的皮鞋纸盒。他把皮鞋取了出来。鞋盒底部有一个暗藏的夹层，用刀片划开，里面放着一个特制的包装袋，装有伪造的居民身份证、驾驶证、手机，还有厚厚一叠电话卡。他定了定神，挑选出一张被涂过颜色、显得有些脏的电话卡放进手机，开机后，拨通了SIM卡号码簿里唯一存储的号码。

电话才响了一声，就立即接通了，但那一头却没有人说话。他握着话筒，等了好一会儿电话被挂断了，传来阵阵忙音。片刻后，他收到一条短信：“江山犹是昔人非。”他马上回过去一条信息：“陌上花开蝴蝶

飞。”很快，信息又回过来了，简简单单一行字——“富华公寓 3 号楼 2212”。

他面无表情，将这行字默念了几遍。而后，取出手机里的 SIM 卡，点燃打火机，把卡片伸进了扑闪跃动的火苗。

第三章

漏　　洞

枪口对准一个黑暗的角落，他紧张得耸起了双肩，心好像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随时准备射击。

电脑屏幕上异常地闪烁着一行字：网络正在受到攻击！他却丝毫没有察觉……

回到北京后，谷雨生一直心神不定。从刘志军那儿出来以后，他就直接回到招待所的宿舍，胡乱地吃点儿东西，往床头一歪，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躺在柔软的草地上，阳光在草地上跳舞，小狗宝宝摇着尾巴，快活地追逐着斑驳的光影。那个一头黑发的女孩，像天使一样在明媚的阳光下忙碌着。这是他钟爱的女孩——方瑶。

方瑶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孩，身上总是带着一种纯朴与善良的气息，这让他想起了家乡的山间小溪，涓涓细流，纯净无瑕。他远远地看见她朝自己招手，她向他快乐地笑着，笑得像盛开的桃花。他欢快地跃起身，朝她跑去。忽然，脚下的草地裂开了，裂成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他觉得自己正站在一条船上，被急流抛起来漂离岸边。那个像阳光一样明媚的女孩，站在岸边，脸上堆满了幸福的微笑。他冲她大声呼喊："瑶瑶！瑶瑶！"小狗宝宝也趴在船舷边拼命地大叫。他伸出手去拼命地划水，船却随着水流越漂越远……

小狗宝宝汪汪的叫声传到耳边，谷雨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衣柜、

沙发、电视机、电脑桌，周围不是冰冷的急流，也没有茵茵的草地，只有手里捏着一个装着方瑶照片的相框，照片里的女孩和梦中一样，笑得很灿烂。狗狗的叫声还在传来，谷雨生诧异地从床上坐起身，扭过头去，小狗宝宝正趴在床沿对着他摇尾巴，他惊喜地喊道："宝宝，你知道我回来了？"

"宝宝——宝宝——"这时，楼道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呼唤声。谷雨生一愣，手一松，小狗从床上蹿了下去，跑到门口大声叫着。一个女孩循声而至，在门口抱起小狗，抬头的那一刻，却愣住了。

谷雨生也呆呆地望着门前的女孩，口里喃喃道："瑶瑶……"方瑶想转身跑开，不知为什么却迈不动脚。谷雨生从床上一跃而起，紧紧地将方瑶拥在怀中，说什么也不松手。方瑶咬着嘴唇挣扎了一下，却无法挣脱这有力的双臂，她不再动弹，泪水顺着脸颊滑了下来。谷雨生紧拥着她说："瑶瑶，别走，好吗？"

刘志军在沈伟国书记的陪同下，先在研究院里四处看了看，然后又来到了招待所，略转了一圈，随即上楼敲开了招待所所长办公室的门。

招待所的小院里，白花花的床单被套晾了好几排，挡住了人的身影，却不时能听到几个年轻女孩清脆的笑声。

刘志军斜靠在窗边，望着楼下。他有些疑惑地问道："这个谷雨生，怎么会住在招待所？""他分来的时候，所里没房子，就把他安排到招待所了。"沈书记解释着，"后来房子下来了，星讯六号的项目也跟着下来了，他没时间搬，所以还一直住在这儿。"刘志军又回头望向窗外，几个年轻女服务员端着洗衣盆，有说有笑地朝招待所的后门走去，小狗追逐着跟在她们身后。

刘志军的目光追赶着那几个姑娘，头也不回地问道："听说谷雨生的女朋友也在招待所里当服务员？"朱所长是一副爽朗的大嗓门："方瑶啊，追她的人多了……谷雨生就是因为住在招待所，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说着连忙凑到跟前，指着姑娘中的一个给他看，"就是那个。长得可水灵了。"

刘志军回过身来，瞥了所长一眼，平静地问道："关于这个方瑶，您

还知道哪些情况?”朱所长是典型老好人的长相,矮矮胖胖,总挂着和善的笑容:“这孩子啊,挺朴实,工作认真,而且心肠好。去年冬天从外面捡回条小狗,又是泥又是血的,现在,这小狗活蹦乱跳的,让她照顾得可好了。这孩子没啥心眼,傻乎乎的,就是善良。我们招待所都管她叫‘傻妞儿’呢。”刘志军忍不住一笑:“傻妞儿?”朱所长笑了笑,遗憾地说:“其实以她的外形,当个服务员有点儿可惜了,不过这孩子也干不了别的,高中都没念完,文化不够,经常还写个错别字什么的……”

沈书记在一旁插话了:“老朱,咱们招待所招服务员不都是要求高中毕业的吗?”朱所长点点头:“本来是,可当时我们一看她是孤儿,没爹没娘的,从小在福利院长大,挺不容易的,所以就破格收下了。”沈书记摇摇头:“老朱,你呀你……”看着刘志军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朱所长连忙补充道:“其实我们招人都是很谨慎的,像方瑶她们这一拨的几个女孩子,都是地方民政厅下属的就业指导中心推荐的,按说也都算是知根知底了。方瑶这孩子,身世也挺惨的,一场泥石流,全家都没了……”或许是被勾起了几分老父亲般的爱护之情,朱所长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就在前几天,她还来找我,说要辞职,我有点儿奇怪,干得好好的,辞什么职啊。后来一问,才知道她跟谷雨生分手了。我当时没同意,让她先冷静冷静,年轻人谈恋爱,闹闹别扭也很正常嘛。这不,谷雨生从国外回来,俩人又立刻好得跟啥似的了……都是小孩子呢!”

朱所长又关切地问:“刘同志,这些够了吗?”刘志军点点头,又说:“还要麻烦您一件事。您能不能把这儿服务员的身份证都收上来给我看一下?”朱所长放下手里的茶杯:“当然可以,现在我就去办。”沈书记拉了拉朱所长的袖子:“老朱,就说所里要重新登记社保号。”朱所长先是一愣,继而心领神会,笑道:“老保密,不愧是老保密啊。”

322所的保密资料室里,偌大的房间,显得空荡荡的。几个资料柜,几台电脑,头顶上几盏昏昏欲睡的灯,都显得很陈旧。沈伟国想起刚才和关山所长的一番谈话,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老沈,所里的项目拨款,你也知道,得精打细算着用,不能随便乱花啊……”

"哪儿是乱花呀？咱们所有好些保密设备已经是博物馆级别的了，顶多能唬唬外行，照这样下去，出问题是早晚的事儿！这不，星讯六号研发才启动不久，就出了情况。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这话就不对了，怎么能只有你着急呢？星讯六号的事是大家的责任，但现在不是还没查清楚么？检查组也没说问题是出在设备上啊。老沈啊，我知道你工作认真，保密工作也确实大意不得。可我们是科研单位，怎么也不能把你那保密工作放到科研工作的前头吧？什么都要讲个度，对吧？"

"度不度的我不管，我只管别出问题。这份报告专门就是针对所里安保建设和管理写的。你看看，一条一条列清楚了，绝没有乱花一分钱的意思。不管怎么样，好歹先把那几个研究科室给解决了。"

"好好，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不过，老沈啊，我还是得说一句，对科研的事你还真就是个外行。一个项目没完成，数据就随时都有调整的可能。万一，谁拿走了数据，他也没用啊。再说，如果把搞科研的钱都让你搞了安保，咱们的安保倒是先进了，可没有科研成果了它保什么呢？到时候就是想泄密也无密可泄啊！"

沈伟国想到这里，不禁叹了口气。他抬眼看了一眼武梅，见她正在翻看着文件柜。武梅从柜子里随手拿出一个小册子，封面上写着《保密手册》，标题下印着一行小字——"内部资料　认真学习——沈伟国编"。武梅回过头来，拍着手里的小册子冲他一笑。沈伟国望着自己辛苦工作的成果，苦笑了一下："比起以前用纸的时候，现在的难度真是大多了。那些个高科技啊……我要是再年轻十年兴许还能跟上趟儿，现在，怕是不行了。""我倒不觉得年纪是最重要的。就算年轻，有技术，也还得有这儿，"武梅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脑门儿，"意识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沈伟国赞同地点了点头说："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缺少这个。前两天我才给所里换了一本新手册，发给大家，跟他们说下周二考考里面的内容，看他们有没有下去认真看。结果呢，一片叫苦连天。唉！"

武梅环视四周，忽然快步向一台电脑走过去。沈伟国连忙跟上。武梅弯下腰，从计算机主机 USB 接口上拔下一个小 U 盘，捧在手里。

“沈书记，你们这里的USB接口都没有处理过吗？”她的语气里显然有些失望。沈伟国一怔：“处理？”武梅点了点头：“局里不是要求涉密单位统一磐盾安全系统，禁用外部存储设备吗？”沈伟国登时觉得脸上发烧，说道：“所里预算比较紧张，就耽误了。不过，我跟所里是曾经提过暂时拆除这些接口，避免非法拷贝，可大家都觉得那样太不方便，最后就规定凡是外带的电子设备都要登记，不能擅自使用。目前，我也只有这个招儿了……”武梅追问：“外带的情况多吗？”“不少，特别是任务紧的时候，经常要把东西带回去做。”武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道：“那回头把外带登记拿给我看看吧。”

两人走出保密资料室时，武梅在一个歪歪斜斜的监视器前停下了脚步。监视器挂在墙上，显然很久没人清理过了，摄像头上布满了灰。沈伟国见状，有些窘迫：“武处，我们的确该检讨，这里头隐患真不少，早就该更新设备了。一想到这个我就睡不着，刚才还和关所长唠叨这事儿来着。”武梅没吭声。沈伟国叹口气，说：“武处，我知道，干咱们保密这一行，意识决定一切。这个道理我也反反复复地跟人讲。可是，我发现讲得越多人家越反感，越不把这当回事儿。有时候我自己也怀疑，是不是啰嗦过头了？”武梅说：“沈书记，您是干保密的老前辈。322所四十二年无事故，不容易。”沈伟国摇摇头：“成绩管什么用啊？一不留神就前功尽弃。这次出了事，我这心里头实在是……不瞒你说，我还真琢磨过，自己是不是真该退休了？”武梅笑了笑，说：“老保密同志，现在可是关键时刻，这样的玩笑，不能开！”沈伟国答：“我知道，不就是牢骚话吗！其实啊，”他忽然凑到武梅跟前，压低了声音说道：“现在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武梅好奇地看着他，他恨恨地说，“说什么我也得把那些个小毛贼给揪出来，你说是吧？”看着老保密这副既严肃又天真的模样，武梅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富华公寓紧邻东四环，是京城闻名的高档涉外小区。这里环境典雅优美，几幢十几层高的公寓楼呈几何图形排列，互不遮挡，采光效果极佳。小区中心的花园护理得很好，鲜花怒放，满园清香。花园中心是个大喷泉，一个外国骑士的骑马雕塑立在中央，周围一圈水柱打在马的

身上,溅起湿润的水雾。人行道上随处可见休息的长椅,休闲的人们不时发出一阵欢笑。

公寓房间里的布置很简单,一张桌子和写字台呈九十度角拼在一起,桌上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窗边架着一台照相机。此时蝴蝶正跷着腿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他没有睁眼,随意伸手按下接听键,听筒里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可以去取货了。"话音刚落,手机立即被挂断。

蝴蝶慢慢站了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拉开窗帘,阳光透进屋来,一片明亮。从窗口向下望去,绿树掩映中的322所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

好不容易盼来了周末,刚吃过早饭,田翠娥就拉着老伴沈伟国去了家乐福超市。儿子沈小涵玩了大半夜游戏,还在房间里酣睡。

重重的捶门声把沈小涵从被窝里叫了起来。他睡眼惺忪地趿拉着拖鞋刚把门拉开一条缝,一个熟悉的身影便夺门而入,一把拽住沈小涵的双手:"哥儿们,赶紧的,去我们公司,救场如救火啊!"原来是大学同学杨登。"讨债呀!"沈小涵心里骂着,连眼皮都懒得抬,打着哈欠:"大清早的,干吗啊这是?"杨登哭丧着脸:"甭提了,我们整个系统都崩了,你就积点儿德吧,赶紧赶紧!"沈小涵一听抱着头就往卧室退:"你们公司不是号称有大批IT精英吗?那还能搞不定?我今儿夜班儿,歇了。"杨登一把拉住他:"别!那都是号称的,不管用!赶紧走,别跟我这儿挑理儿了,放心,不白忙活!"沈小涵顿时来了精神,眉毛一抖:"多少?"杨登伸出五个手指:"成吗?"沈小涵一拍大腿,惊叫道:"五万?早说啊!"杨登伸手就去掐他脖子:"你个小样儿!"

临近中午,沈伟国老两口逛完超市回来。推开儿子房门,人早就没了影儿,房间里乱糟糟的,满墙贴着游戏海报,桌子上、书柜里到处都是游戏光碟,电脑显示器还亮着指示灯,一闪一灭的。沈伟国摇摇头,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视线忽然锁住了茶几旁的垃圾桶。他伸手一扒拉,一本旧的《保密手册》露了出来。沈伟国的眉头即刻皱了起来,沉着脸嚷道:"这是怎么回事?"田翠娥慌忙抢过来,掸了掸上面的灰尘:"哎,

这个你还有用啊?"沈伟国没吱声,脸色依然铁青。

正在这时,防盗门处传来当的一声,跟着是沈小涵的声音:"爸,妈,你们回来了?"沈伟国一把夺过那本《保密手册》,冲着沈小涵就冲了过去:"这本书是不是你扔的?"沈小涵正要换鞋,回头一看,见老爸举着那本小册子在嚷嚷,随口应了一声:"啊。"沈伟国一脸阴沉:"谁让你扔的?"沈小涵不解:"不是发新的了吗,旧的不扔干吗?"沈伟国强压着怒火,一字一顿地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内部文件,旧的也不能扔!"沈小涵却不以为然:"爸,就您这本小玩意儿,谁会感兴趣呀? 您就甭自作多情了!"沈伟国终于忍无可忍,吼道:"臭小子! 除了油嘴滑舌你还会什么? 打游戏泡网吧,成天不务正业,这么下去就是废人一个! 你不急,我还替你害臊呢!"沈小涵刚进家门就被父亲这顿没头没脑地数落,顿时就跳了起来:"打游戏怎么了? 招你惹你了? 您要是见我心烦,我这就走!"话一说完,他索性鞋也不换了,把手里的一袋东西往地上一撂,摔门而去。

等田翠娥回过神来,儿子已不见了踪影。她瞪了一眼沈伟国,埋怨道:"我说你,就这么个破手册,至于这样吗? 你每天不数落儿子一通,就浑身不舒服,是吧?"她拾起沈小涵刚刚扔在地上的袋子,打开一看,似乎明白了什么,气咻咻往沈伟国眼前一亮,"你自己看看!"沈伟国从袋子里拿出一双新的千层底布鞋,愣住了。田翠娥念叨着:"你不是说,要买双新布鞋在家里穿吗? 这不儿子买来了吗!"沈伟国把布鞋拿在手里,半晌没说话。

322所的秘密筛查,一直在不动声色地进行。由于没有明确线索,专案组的工作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式——地毯式排查。漏洞究竟在哪儿呢?

早就过了下班时间,322所的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已各自回家,会议室的灯却还亮着。一张大白纸铺在桌上,绘出了凡是接触过星讯六号项目的人员构成示意图,庞剑指着图表解说着,武梅、刘志军边听边思索。

"这是322所的工作人员表,这是星讯六号项目组人员表,这是沈

书记上午才给的外带设备登记表。三份名单里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有五人来自外单位——十九院两个，597厂有三个。322所有三十九人参加了研讨会，其中星讯项目组的人是二十一个。设备外出登记中全所一共二十二人，参加过研讨会的有十四个，其中六个是星讯六号项目组的。”庞剑比比画画解说了一通，看了看武梅和刘志军，问：“两位明白了吗？”刘志军苦笑着：“有点儿乱……”庞剑手一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么说吧，就是名字在三份表格中都出现过的，一共是六个人。这就是咱们的工作重点。”刘志军瞪了他一眼：“早这么说不就结了吗。”

武梅没有理会这两人例行的斗嘴，沉思了一会儿，问：“小庞，把外带设备的情况说细一点儿。”庞剑点了点头：“外带过设备的二十二人中，只有五个人的记录超过三次，在这五个人中有四个参加了研讨会，并且也都是星讯组的。”庞剑看了看武梅和刘志军，生怕他们又没明白。武梅问：“这四个人在刚才那六个人里面吗？”庞剑暗舒一口气，答：“没错，首先是吴伦，他有八次外带记录。然后是谷雨生，七次；罗振华，五次；戴昕，四次。”刘志军盯着图看，问：“还有一个超过五次的，谁？”庞剑看了看，说：“沈小涵，322所网管员，沈书记的儿子。”武梅听了，自言自语：“沈书记儿子也在322所？”庞剑说：“我也是刚知道。沈小涵去年八月份进来的，总共外带了七次。”说到这里，庞剑又故作正经地补充了一句：“该不会……漏洞就在老保密儿子身上吧？”刘志军把手一挥，瞪了他一眼。

网络中心里，除了电脑还是电脑。转圈儿的主机、显示器，一股脑儿地堆放着，几乎淹没了沈小涵瘦弱的身躯。

对沈小涵来说，虽然最爱和电脑打交道，但他最不喜欢来的地方就是网络中心。他百无聊赖地坐在一台电脑前，眯着眼睛有气无力地托着下巴，右手在鼠标上乱点，屏幕上随着鼠标的轨迹划出一条条彩带。值班不能联网打游戏，这个规矩他倒是懂。不过，在大好的夜色里，呆坐在这里有意义么？这么多年，所里的网络也从未遭遇过攻击呀。

手机响了，又是杨登，他心头一乐：“怎么着，别说你们系统又崩溃了啊！”电话那头的杨登，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管他呢，八小时外不

谈公事。"沈小涵顶了一句:"你们老板真有眼光啊,找了你这么个精英。""那是。你准备好了没?""准备什么?""靠! 你连这个都能忘啊?今晚反恐精英大决赛啊,上周不是告你了吗?"沈小涵恍然大悟:"你咋不提醒我! 我这儿正值班呢……""值班? 我还不知道,不就在电脑前干坐着么? 你人又不离开,开个机子玩呗。别磨叽了,赶紧上线,我等你!"还没等沈小涵回话,杨登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被他这么一激,沈小涵按捺不住了,不由自主点开了游戏界面。挂在一旁的耳机里隐隐传来挑逗人心的音乐。他横下一条心,抓过耳机戴上。屏幕上,激烈的枪战开始了。

"网络中心在四楼,402,就是亮灯那间。"值班人员核实了一下身份,示意庞剑通行。庞剑仰头望去,黑漆漆的大楼里就一间屋从窗帘缝隙中透出光线,他有些意外:"还有人在啊?"值班人员回答说:"网络中心天天都有人值班,今天是沈小涵。"庞剑听了,心里暗暗高兴。这么凑巧,正想会会他呢。他抬腿就要往里走,身后值班人员又冒出一句:"书记,怎么您也来了?"庞剑回头一看,见沈伟国正朝这边走来。他见了庞剑,稍稍一愣。庞剑看了看沈书记手上拎着的饭盒,笑道:"沈书记,给宝贝儿子送饭来了?"沈伟国尴尬地笑笑,说:"嗨,没办法,这么大的人了,还得伺候着。你来这儿是?"

电脑上的战况进行得异常激烈。沈小涵死死地盯着屏幕,操纵着画面上的警察在仓库车间里移动,紧张地举着枪,随时准备射击,他自己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左躲右闪,时不时地还发出几声叫骂。死角里突然冒出一个敌人,砰的一声枪响后,他的"警察"倒在了地上。沈小涵气得一拍键盘:"反了啊! 我还真低估你们了!"他立即启动复活模式,重新投入战斗。这时,周围的电脑屏幕上异常地闪烁着一行字:"网络正在受到攻击!"

而沈小涵丝毫没有察觉,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游戏上,操纵"警察"举着枪,在凌乱的仓库里快速地移动,不时突然地转身,枪口对准某个黑暗的角落。沈小涵也随之紧张得耸起了双肩,心好像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随时准备射击。

忽然,他的肩膀被一只手重重一拍,沈小涵啊的一声大叫,从椅子

上跳了起来。他回头一看,父亲沈伟国正金刚怒目地站在他的跟前。他有些发蒙,抱怨了一句:“爸,别这么突然袭击,会吓死人的!”

沈伟国大吼一声:“别叫我爸,你自己看!”沈小涵这才把目光转到周围的电脑上。屏幕上显示——攻击进入第二层防火墙。沈小涵大惊失色。一旁的庞剑来不及多说,拉开一张椅子就坐在电脑前,双手噼里啪啦开始敲击键盘。沈小涵也顾不得细想,坐在庞剑身旁的电脑前,紧急抵御修复。

庞剑一边操作一边用余光瞥了瞥沈小涵慌乱的表情,说:“幸亏还有一道防火墙。”沈小涵手指慌乱地敲着键盘,吐了吐舌头,低着头说道:“这位大哥,多亏有你,否则……”庞剑淡淡一笑:“没攻破就好,再晚几分钟就麻烦了。”沈小涵一边手底忙碌,一边悄悄向父亲瞄了一眼。沈伟国站在一旁,手里捧着饭盒,双眉紧锁地盯着电脑屏幕。沈小涵读懂了父亲眼中的失落和失望,他大气不敢出,快速地修补防火墙。

“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攻击吗?”庞剑问。沈小涵摇摇头:“没有,这是第一次。”联想起最近围绕322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庞剑皱了皱眉,陷入了沉思。沈小涵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刚才玩游戏的那台电脑,他的“警察”已经再次光荣牺牲在战场上,他忍不住长叹一声。庞剑吩咐道:“把攻击路径和数据流量好好整理一下,我有用。”沈小涵点了点头。他忍不住又偷偷向身后瞄去,沈伟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饭盒静静地摆放在一把椅子上。沈小涵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追到门口,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爸——”

第四章

线　索

显示器上清晰地跳动着一行字:"搜索到 1 个目标,正在建立连接……"他的唇角勾出一道满意的弧线。

电脑依旧运转着,显示器映得整个房间现出一片幽幽的蓝光,莫名的阴森。

窗外阳光明媚,沈伟国的脸上却笼罩着一层乌云。他在关山办公室里坐半天了,手里紧紧捧着自己那个老式保温茶杯,皱着眉头沉默。关山终于忍不住了,倒先开口问道:"老沈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啊?"沈伟国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老关,我在想昨晚的事,要不,记我一个行政大过吧?"

关山又好气又好笑地瞪着沈伟国,上下打量了半晌:"小涵是犯了错,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这事怎么也怪不到你头上呀。就因为他是你儿子?照这个逻辑,那我不是也有错吗。"

沈伟国又叹了口气:"所长,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关山笑了笑,心中暗忖,虽然昨晚发生这种事故,但毕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影响,不能为此破坏 322 所的内部团结。关山摆了摆手:"这不就得了。我们又不是搞株连。你把心放肚子里。小涵那儿,先让他去管管硬件,过两天检查组走了,再让他回来复职,也算是给他个警告,让他吸取教训,下次注意。其实,就是年轻人贪玩儿……"

沈伟国有些忧心忡忡地望着关山："老关，如果这样处理，那以后的工作就没法搞了，我们不能一碗水端不平啊，是不是？我觉得还是按照规定，从严处理！正因为小涵是我儿子，我才觉得……"关山打了个哈哈，止住沈伟国："老沈，我儿子比小涵也大不了多少，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你越说朝东他就越要朝西，家里也好，工作也好，都得慢慢地来。你要是真信得过我，这件事你就甭再想了，怎么处理，就让我这个所长说了算，行不？"沈伟国摩挲着保温杯，喉头动了动，心里既痛恨儿子不争气，又感激同事多年的老所长的一番心意："那好吧。我跟你说说另外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儿。""什么？"沈伟国憨厚地笑了笑："不就是前两天给你汇报的事儿，你也看到了，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添置些设备了，真的，你看这阵子接二连三地出情况，我真是连觉也睡不踏实啊。及早防范总比亡羊补牢要好，你就多少先给批点儿钱吧。"关山跷出大拇指："老沈哪，我真是服了你了！啥时候都不忘念你那本保密经！"

一阵汽车发动机轰鸣声夹杂着人声喧闹从外面传来，关山所长掀开窗帘探向窗外。疏密相间的绿荫后，一辆货车刚刚停稳，322 所的工作人员在车前围了一圈。关山心里明白，那是罗教授在美国购买的设备到了。

几个大纸箱子被拆开了堆在一边，占据了设备室原本就不太宽敞的空间。负责搬运的工人在 322 所签收之后就走了，罗教授正指挥谷雨生等人再细致地核对。从美国回来之后与保密局同志的一番交道，虽然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但的确也给他提了醒，工作中再不能出半点儿差错和疏漏。他环视了一下房间里的众人，神色郑重地说："这台服务器和三维合成渲染器是我们完成最终方案的关键。明天就开始调试，争取下周三以前开始工作。哎，戴昕上哪儿去了？"

谷雨生连忙抬头扫了一眼在场的人："他刚才一直都在啊。"站在一边的吴伦吱声道："八成儿是烟瘾犯了……"话音刚落，懵懵懂懂地推门而入，屋里的七八道目光刷地集中到了他身上，戴昕吓得一愣神："怎么了？"

罗振华面色不悦："戴昕，项目组的设备是由你负责，新设备到了，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溜出去了！"戴昕忙不迭地认错道："是是，我确实应该盯着。不过刚才，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用双手捂了捂肚子，一脸尴尬，"可能中午吃得太辣了，结果……"谷雨生、吴伦等人不由地一笑。罗振华瞪了他两一眼，两人赶忙收敛了笑容。他轻轻拍了拍箱子，语气严肃地说："星讯六号研发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恪尽职守，保证万无一失。这时候，尤其要注意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会影响整体工作进度的。"三人连连点头。罗振华开门出去了，屋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吁了一口气，戴昕白了谷雨生、吴伦两人一眼："你们俩都不替我掩护一下，真不够哥儿们。"

武梅和刘志军正在会议室一张一张地检查招待所服务员的身份证。庞剑笑嘻嘻地走进来说："天天泡这儿，我觉得咱们干脆改行到322所搞科研得了。怎么？你们清理暂住人口呢？"刘志军说："身份证都给收上来了。梅姐跟我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线索。"庞剑说："罗振华那边也完事儿了，美国买的设备刚搬进去。对了，Peter的背景已经查实，果然是间谍组织，国际刑警那儿有他的资料。他约罗振华见面，就在他们见面那会儿，罗振华的电脑就让人复制了。这不明摆着让人家算计了吗？"

沉默片刻，武梅岔开了话题："招待所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刘志军点了点头："我觉得没发现什么问题，谷雨生只是临时住在招待所，他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搞科研的人，平时接触面也很有限。他那个女朋友经历也比较简单：17岁离开福利院，然后到市招待所做了两年服务员。去年322所到石家庄招人，录取了包括她在内的六个人，都是当地就业指导中心推荐的，来源没什么问题。"武梅托着腮半天没说话，心里隐约有点儿感觉不对，却又说不出究竟，便随口跟了一句："谷雨生爱这样一个女子，正常吗？"庞剑不假思索地答道："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武梅一怔，认真地看着他："理由？"刘志军和庞剑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答道："美女呀！"武梅无可奈何，笑了笑："好吧，你们男人的理由。"她低头看了看手表："既然这样，咱们今天就早点下班吧。"庞剑喜

出望外:“梅姐,您早说啊,我刚推掉同学的聚会呢,得,这会儿他们肯定刚开吃。”说话间,他跑到一边拨通了手机,“菜上桌了没? 领导发慈悲,俺今晚得闲喽! 等我啊,马上就来!”说罢,风风火火拾起包,风似的跑出了门。

“梅姐,您今晚怎么安排?”刘志军问。“回家。好久没跟女儿一起吃饭了。”刘志军摸出车钥匙:“那我捎您一段儿,我也回我妈那儿一趟。”武梅点点头:“好啊。”忽然,她想起了什么,望着刘志军,上上下下打量。刘志军被盯得浑身不自在:“梅姐,干吗呢?”武梅扑哧一笑:“你有女朋友了吗?”刘志军恍然大悟:“我还当什么事儿呢。暂时还没有。”看着武梅似笑非笑的表情,他索性开个玩笑:“就等您给介绍了!”武梅瞥他一眼:“你这么个帅哥,会没有女朋友,谁信呀。”“梅姐,真的没有!”武梅看着他那个认真劲儿,淡淡一笑:“行啊,一言为定。到时候给你介绍的可别不满意。有什么标准?”不等刘志军回答,她自己接着说,“美女,对吧?”

悠扬的音乐声在教学楼里响起,原本安静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老师宣布下课的声音、桌椅拉动的声音、学生叽叽喳喳对话的声音,夹杂在音乐声中一起传出。等候在校门外的一大群家长顿时骚动起来。教学楼里陆陆续续涌出一群一群的学生,说笑着往外走。

婷婷和同学手拉手地走出校门,忽然手机振动起来,她有些意外地接起电话:“喂,爸,我刚放学正要回家啊……日本料理? 太棒了! 爱你,老爸!”她挂上手机,有些得意地向同学炫了炫,“我爸来接我去吃日本料理,叫我在这里等他。你先回家吧,今天不和你一起走了。”同学点点头,羡慕地说:“你爸可真好! 我还没吃过日本料理呢。那我先走了。”“Bye－bye!”婷婷远远地冲好朋友挥了挥手,“下次我叫我爸请你一起吃!”

婷婷兴高采烈地站在路边等着,可是等到同学都走光了,还没见到爸爸。这时学校的大铁门已悄悄关上,灿烂的晚霞也渐渐地向西边的天空沉落。婷婷百无聊赖地听着 MP3,时不时向街上张望一下。终于,一辆熟悉的小轿车出现在滚滚车流中,缓缓开到婷婷面前停下。车

窗落下，周旭探出脑袋，笑着安慰女儿："乖婷婷，等急了吧？这路上一直堵车呢。快上来，等得都饿了吧？"婷婷见爸爸迟到，已经有些不高兴了，她正要上车，忽然看见燕子从副驾座上钻出来，立刻就噘起了小嘴，没好气地冲周旭嚷道："她来干吗啊？"周旭扭头看了看燕子："啊，你燕子阿姨……哦，不是，你燕子姐姐说要请你吃日本料理。"婷婷一愣："她请？不是你请吗？"燕子温柔地一笑，伸手替婷婷拉开车门："我请跟你爸爸请还不都一样吗？婷婷，快上车吧。"婷婷没有理她，而是气鼓鼓地盯着周旭："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还以为是你请我呢！"周旭有些张口结舌："嗨，你燕子姐姐不都说了嘛，谁请还不一样吗。乖女儿，快上车吧。"婷婷毫不犹豫地一转身："我不去了。我跟妈说好了今天回家吃饭。"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

周旭无奈地望着燕子有些失落的表情，摇头苦笑。

路灯照出婷婷孤独的影子，影子慢悠悠地往家的方向蹭着。她从爸爸那儿逃离后，觉得爸爸肯定还会给自己打电话，就索性把电话关了。婷婷在大街上转了一大圈儿，渐渐地觉得肚子有些饿了。她又后悔刚才赌气拒绝了日本料理，心里满是委屈。回到家里也是冷冷清清的。那个工作狂妈妈又不知道要几点才能回来，婷婷越想越伤心，眼圈红了，无精打采地蹭到楼下，下意识地抬头向家的窗口望去，窗户一反常态地透出温暖的灯光。婷婷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高兴地大喊一声："妈——"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梯。

餐桌上摆着几样自己平时最爱吃的小菜，香喷喷的米饭和馒头从电饭煲里腾出热气。婷婷一路嚷着"妈妈"冲进屋里。武梅正系着围裙，手里端着一张馅饼往桌上放，看到婷婷回来，如释重负。她板起脸来问道："你怎么还关机了？害得我还给你们老师打了电话。"婷婷也不理会，一把拥住武梅的腰："妈，你什么时候会做馅饼的？"武梅轻轻戳了戳女儿的额头："会做……才怪！路过必胜客的时候买的外卖，你不是想了很久了吗？"婷婷亲亲妈妈的脸："谢谢妈！感谢妈妈今天能回家给我做饭！"武梅心里忽然轻轻一颤，一丝心酸悄悄袭上心头。

晚饭时分，沈伟国没精打采地回到家里。家里三口人围坐在饭桌

边，气氛尴尬而沉闷。客厅里的电视机打开着，传来的是新闻播音员一成不变的腔调。一家人都拉长了脸，谁都不说话，只管默默地吃饭。沈小涵始终没敢抬头看一眼坐在对面的父亲，埋着头不停地往嘴里扒饭。田翠娥瞄了儿子一眼，叹了一口气，转头对黑着一张脸死死盯着沈小涵却不说一句话的沈伟国劝道："我说老头子，这事儿你就不能跟你们所长说说情？"沈伟国像是闷雷被点着了一样，嚷道："要是我都不能以身作则，这保密工作以后还怎么干！"田翠娥明知老伴是在借机训斥儿子，还是按捺不住心里的一股火气："你就会在家里逞能，有本事到你们所里抖威风去！一大把年纪了，按说什么日子都挨过来了，什么罪没遭过，什么眼色没见过，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你们单位里工程师、博士什么的一扫一箩筐，有几个人真把你当领导干部？我看，都在敷衍你呢！"沈伟国本来就憋着一股火，听老伴儿这么一说，脸色更加难看，"你！"眼见老夫老妻就要开战起来，一直没出声的沈小涵低低地冒出声音来："妈，您少说两句。我……我打算辞职。"

老两口同时一愣。田翠娥慌忙嚷道："小涵，你瞎起什么哄！什么辞职？"沈小涵终于抬头，却还是避开父亲的目光："这种单位根本就不适合我，这次我正好走人……"田翠娥急了，一把拽住儿子："小涵，少跟你爸赌气，好好的工作怎么能说辞职就辞职呢？"说着又回头冲着沈伟国，"你倒是劝劝啊！"沈小涵望了一眼母亲，又别过头去："不用劝，我已经想好了。"一听这个，田翠娥真的来气了，啪地一下把筷子往桌上一摔。

沈伟国回过神来，用手指捏着筷子，敲了敲碗沿，压低声音说道："你这是什么情绪？让你停职，只是暂时停止了原来的工作，并不是让你辞职。毕竟你违反了规定，处分是肯定躲不开的。你怎么就不明白，这是对你的教育啊……"沈小涵虽然一再告诫自己要忍耐，但终究还是没有按捺住自己的倔脾气，回嘴道："我是犯了错，但造成什么损失了？跟您说句实话，我辞职，就是因为不想让你觉得抬不起头来，也不想让我自己从此就抬不起头来！"沈伟国被儿子的态度再一次激怒了："你说什么？没造成损失？等损失造成了，你还会在家里这么舒舒服服坐着吗！我和关所长都商量过了，你从现在开始先去机电维修部待着，好好

反思一下!”沈小涵顶嘴道:“爸,您要铁面无私还是大义灭亲,都可以,我认!谁让我自己没做好呢。可您不能这么侮辱我!”沈伟国重重地一摔筷子,吼道:“我侮辱你什么了?”沈小涵也不甘示弱道:“您都要发配我去劳动改造了,还不是侮辱我?”沈伟国气得噌地一下站起来:“就是要让你劳动改造!但凡你早听我哪怕是一句话,能成今天这样吗?”沈小涵也站起身来:“成,就算是我自取其辱,行了吧?您再忍一晚上,打明儿起我就不是322所的人了!”沈伟国涨红了脸,指着儿子“你……这混蛋!”沈小涵扔下一句话:“甭担心,再怎么着我也不会给您丢人了!”说罢,转身摔门而去。

好好一顿晚饭摆在桌上几乎没动。老夫妻俩呆坐在桌前许久,一句话没说,直到《新闻联播》之后传来天气预报的声音,田翠娥才默默地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筷。沈伟国也一声不吭,默默帮老伴收拾。田翠娥用围裙搓了搓手,叹了口气,低声道:“儿子这倔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辞职,不过是气头上的话。你就按关所长说的,给他记个处分,过一阵子,再让他回去照常上班不就行了?”沈伟国语气也缓和了下来:“他既然要辞职,不如就让他出去试试,吃点儿苦头说不定也是件好事。”田翠娥听老伴这么说,又急又气:“你怎么专和自己儿子过不去?我看啊,你是恨不得拿着儿子翻来覆去折腾,真没见过你这样当爸的!不就是保密吗?为了它,我们娘俩都成了你的眼中钉了!”沈伟国一皱眉头:“你这都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田翠娥在厨房门前停下脚步,白了老头子一眼:“你活该做你的孤家寡人,保你自己的密去吧!”说完,端着菜碟走进厨房,不再搭理他了。

厨房里洗碗的水声开得老大,沈伟国知道,这是老伴故意跟自己较劲儿。他索性不闻不问,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时,门铃响了,沈伟国阴沉着脸去开门,只见吴伦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拎着两个礼盒站在门外。沈伟国有些意外:“小吴啊?”吴伦满脸堆笑着走进来:“沈书记,没打扰您吧?”沈伟国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哪儿的话,快进来坐。”

第二天一早,沈伟国约了罗振华,来到关山办公室里。一位保密骨干,一位科研精英,两人同时找自己,当然又是要紧的事。关山伸手接

过沈伟国递来的一本学术期刊，按照他的指点翻看起来，这一看不要紧，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他抬起头来惴惴不安地问道："当真，有这么严重么？"原来，昨晚吴伦拜访沈伟国，是因为职称评定的事情。为了让沈伟国到时为自己美言几句，他特意带了自己刚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上的几篇论文，礼节性地请沈伟国审读。谁也没有料到，对科研业务并不熟悉的沈伟国，愣是从这几篇论文中发现了问题。

罗教授看了沈书记一眼，对关所长说道："吴伦这几篇文章，我连夜仔细看过了，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星讯六号卫星，是绝对不适合在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关山继续翻看着文章，眉头渐渐攒成一团。罗教授踌躇了一下，继续说："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属于322所的集体结晶，也不适合作为个人学术成果出现。"关山放下杂志，问沈伟国："老沈，你的意见呢？"沈伟国回答："只能亡羊补牢了。这本期刊刚刚出炉不到一周时间，检查组的武处长已经通告那家杂志社，尽最大努力，把发出去的杂志全部追回来。"关山一惊："什么？你已经告诉检查组了？"沈伟国点了点头："是，昨晚我就跟武处长汇报了。"关山缓缓摘下老花镜，握在手里摩挲了片刻，脸色有些尴尬："我说老沈啊，人家说家丑不能外扬，咱们出了问题，能不能先在内部消化一下？"沈伟国微微愣了愣："这……我倒是没考虑，当时就觉得事情紧急，万一泄了密，咱们谁也担不了责任。"罗教授在一旁帮沈书记打圆场，解释道："我也觉得，这事应该告诉检查组，别看就这么几页纸，里面的东西分量可不轻。"关山闷闷地甩过脸去，望向窗外树杈上叽叽喳喳的喜鹊，他沉默一会儿，转过脸来喃喃道："吴伦人呢，怎么还没到？"

上班途中，吴伦就接到关所长召见的电话，心里暗暗高兴。他一路上揣摩着，昨晚真是找对了人，虽然那两瓶五粮液老沈死活不肯收下，但好印象终归是留下来了的，否则，大领导也不会这么快就有反应，不是么？他哼着小曲儿，心情舒畅地来到所长办公室前，不着急进门，先整了整仪表，再伸手敲门："关所长，我是吴伦。"屋里传出一声"进来"。吴伦推门而入，忽然感觉气氛有点儿不大对劲，办公室里不止坐着关所长，还有沈书记，沈书记身边还坐着一位陌生的女同志，四十岁上下，炯炯的目光中透着敏锐沉稳的气息。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直直盯着他。

吴伦看到这阵势,不禁有些发蒙。他小心翼翼地在进门处的沙发坐下,问:"所长,您找我?"关山点点头,指着那位女同志介绍道:"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保密局的武梅处长。"吴伦摸不着头脑,看着眼前这位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不知所措。

武梅冲吴伦点点头,开门见山:"吴伦同志,今天请你过来,主要是因为这几篇论文。"吴伦的视线停留在关所长办公桌上的那本杂志,一脸狐疑地望向一旁的沈书记。关所长先开口了,问道:"我说小吴啊,咱们反复强调过多少次了,发表论文一定要注意不能涉及机密。你怎么……怎么就没这个意识呢?"吴伦紧张得脖子都有点直了,急忙争辩:"您是说……我的论文泄密了?这不可能,我用的就是一些实验数据。"关所长一怔:"你说什么?实验数据?"吴伦抹了抹鼻子上渗出的汗珠,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他转向武梅辩解道:"武处长,您可能不了解,我们所马上就要评职称了。我一说这个您就知道了,现在是评职称的关口,高工名额有限,肯定是有人故意要找我的碴儿……"

听到这里,沈伟国打断吴伦的话:"小吴,咱们一是一,二是二。罗教授已经核对过了,你的论文里确实有多处涉及星讯六号的具体数据,这是不允许的,你应该清楚。"吴伦不敢再多说话,战战兢兢地坐着,"沈书记,我……"武梅默默地看着吴伦,放低了语调慢慢地说道:"学术研究我们绝不干预,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和危害国家的信息安全。这一点希望你能明白。"吴伦满头大汗,连连点头:"是,是。我、我真不是故意要泄露国家秘密的,真的……沈书记,你也不相信我么?"看着吴伦求援的目光,沈伟国未置可否。

手机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武梅接通电话:"唐局,好,给我派一辆销毁车,我马上赶过去,嗯,明白。"合上手机盖,武梅语气平静地宣布:"大部分刊物已经被追回,现在已经送到销毁中心。还有少量刊物在杂志社库房,我马上过去一趟。"关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沈伟国也如释重负,回头看了看呆坐在沙发上的吴伦,只见他一脸的沮丧和惊恐。

太阳偏西了,在322所工作的人们陆续走出大门下班回家。方瑶穿着一身朴素的短裙站在门口张望,忽然见到沈小涵抱着一大堆东西

出来，老远就挥手招呼道："干吗呢？大包小包的搬家啊？"沈小涵笑着答道："你还真说对了，我辞职不干了。"方瑶摇了摇头，一脸的不信："辞职了？我才不信呢。"沈小涵撇了撇嘴："这回是真的！总之呢，我现在自由了。"走出去几步，沈小涵又回过头来，坏坏地问："你的雨生哥还没下来啊？"方瑶有些害羞，没搭理他。沈小涵嘿嘿一笑："要我说呢，谷雨生这个人，真不错，他能照顾你，我走得也放心。好了，Bye-bye!"

谷雨生一路小跑出了研究所大院，气喘吁吁地奔到方瑶面前。方瑶见状，嗔怪道："就这几步路，还用跑啊？""怕你等久了呗。"方瑶又随口问："你不是说还有戴昕一块儿吗？""不来了，他被抓了壮丁，得调试新买的服务器。"谷雨生像是又想起了什么："对了，老板临时又布置了任务，吃完饭我还得赶回来加班。"方瑶有些不悦："加班加班，又是加班。不是说好今晚一起看电影吗？"谷雨生一脸愧疚："瑶瑶，对不起。咱们改天再看，成吗？"

实验机房里响着流行的轻音乐，戴昕手里端着盒饭，一边摇头晃脑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英文提示，一边往嘴里飞快地扒拉着饭菜。忽然，他瞄着屏幕上的提示想起了什么，放下盒饭，翻出新服务器的说明书，随手翻看了几页，然后扔到一边，又抓起一个插头，对准电源插了进去。电源灯亮了，他满意地端起盒饭，腾出一只手摁下了服务器开关。突然，噗的一声，机器里传来一声巨响，服务器的指示灯登时全部熄灭，一股难闻的白烟飘了出来，屏幕黑成一片。戴昕一下子蒙了，端着盒饭，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拍了拍服务器，没有任何反应。他哀号一声："妈呀，这是怎么回事？"他慌忙把盒饭一扔，跪在地上就开始对照说明书拆解服务器的机箱。

就在戴昕手忙脚乱的当口，心事重重的吴伦正从实验机房前路过。没想到几篇论文竟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次的职称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还不知道会挨个什么样的处分呢。虽说论文泄密是自己的疏忽，但心里却多少有些不乐意，总觉得那些人是小题大做，存心和他过不去。不就那么几组数据嘛，别人看了，莫非真就能自己捣腾出卫星了？他瞥了一眼机房，看到机房还亮着灯，心里有些意外。他悄悄来到门口正要

推门，冷不防那门呼啦一下自己开了，吓得他后退了一步。定神一看，戴昕捏着门把站在正中，身体挡去大半个门，也是一脸惊愕的表情。戴昕故意挡住吴伦的视线，不让吴伦看到里头满地狼藉的服务器零件。对戴昕古怪的举动，吴伦也不及多想，随口问道："调试机器吧？新来的那家伙好伺候吗？"戴昕搪塞道："正弄着呢，没问题。"吴伦哦了一声，转身朝楼下走去。等吴伦离开后，戴昕转身进了屋，把门反锁上，心里还怦怦直跳。看着这台罢工的服务器，他捶了捶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道："我的妈呀，该怎么办呢？"

烧烤摊前烟熏火燎，杨登抓起一串烤好的羊肉举到嘴边使劲一扯，"味道不错。"他拍了拍站在一旁沈小涵的肩，"哥儿们，上次还多亏你啊！"沈小涵一把推开他的手："得了吧，就你那个破电话，大爷工作都没了！"杨登瞪大了眼睛："啥？"沈小涵喝了一口啤酒："嗨，不说这个了，爷还懒得在那儿呢，浑身不自在。"一阵"喜唰唰喜唰唰"的音乐响起，沈小涵左顾右盼："谁在用这么土的铃声？"杨登一边翻手机盖，一边回敬："土？你以为你那个流行啊？——喂，是戴昕啊，我和小涵正吃烧烤呢，过来一起吃啊。什么？"他忽然站起身来，向沈小涵使了个眼色，躲到一边去了。沈小涵自顾自地吃串儿，嘴里嘀咕道："搞什么鬼，连我也瞒啊？"不一会儿，杨登急匆匆过来："小涵，戴昕说他家里电脑坏了，自己搞不定，叫我赶紧过去帮忙。先闪了啊！"沈小涵嘴里咬着一大块羊肉，含含糊糊应道："去呗，敢情咱们哥儿俩就是专给人修电脑的！"

黑灯瞎火的机房里，戴昕和杨登蹲在地上，打着手电筒蹑手蹑脚地忙活着。两人手里各攥着一大把电线，翻来覆去地捣腾。戴昕一边检查服务器，一边忍不住担心地问了一句："刚才你没跟小涵说吧？不然，我非被他爹扔下楼去不可！"杨登照着说明书拨弄着手里的电线，头也不抬："没呢，小涵跟他爸僵着呢，说了也不会出卖你。"摆弄了半天，服务器还是没动静。戴昕愁眉苦脸地望着漆黑的屏幕，直冒冷汗："这可是刚从国外新买的啊，万一真弄坏了，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杨登理了理手里的线路："急什么，天塌下来咱一块儿顶着。咦，过来过来！"戴

昕眼睛一亮，凑了过去，杨登指着说明书最末页的一小段英文："你小子仔细读读，这段什么意思？"戴昕一字一句翻译下去："若电源……线路烧毁……可启用……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在配件盒中……妈的！我怎么就没看到这句呢！"他迅速地翻箱倒柜从墙角装服务器的大纸箱里翻出来一个盒子，手忙脚乱地打开，三两下把备用电源装上。杨登蹲在地上歪着头看："你开机试试？"戴昕忐忑地伸手一摁，嘀的一声，电源灯又亮了起来，屏幕上也开始走字儿了。戴昕激动得跳起来，狠狠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两人又开始七手八脚把拆了外壳的服务器组装还原。戴昕一边抹汗，一边庆幸地说："多亏你小子机灵，不然，啥时候我才能瞅见芝麻大点儿的那几行字呢！"杨登得意地扬了扬眉："我不是说了嘛，有咱顶着呢。咦，这是什么？"他疑惑地看着捏在手里的一根电线，"这是往哪儿插的？怎么刚才没看到接口？"戴昕刚缓过神来，被他这一句，又提心吊胆地凑过去看个究竟，他也觉得很诧异，转身到正面去测试了一下服务器，机器运转正常，不由得嘟哝道："奇了怪了，没这根线，机器还照常运转。"杨登不由分说，将这根电线同其他的线路缠在一起，拿起机箱往机身上一盖，就开始拧螺丝钉，"不影响机器运转，你还管他那么多？应付过去再说吧。"戴昕愣了愣，觉得也没别的办法。不管怎样，刚才捅的大娄子总算补救回来了。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是凌晨2点。

这一刻，322所对面的富华公寓里，3号楼2212房间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落地窗的纱帘被夜风吹动，窗外的城市还有些零星的霓虹闪烁，但绝大部分建筑已经湮没在黑夜中。蝴蝶端着咖啡坐在电脑前，显示器上清晰地跳动着一行字："搜索到1个目标，正在建立连接……"蝴蝶唇角勾出一道满意的弧线，端着咖啡走到窗前，有意无意望了一眼早已隐入黑暗中的322所。回到桌前，他手轻轻地按上鼠标，点下对话框中的"是"，显示器又跳出几个字来："连接已建立"。蝴蝶放下咖啡杯，伸了个懒腰，关掉客厅的小灯，走进浴室。电脑依旧运转着，显示器映得整个房间现出一片幽幽的蓝光，莫名的阴森。

第五章

反　击

陈旧而简陋的车库，已被改造成了电脑游戏一般的秘密基地。

他熟练地敲击着键盘，一连串由他自己"编写"的所谓卫星数据被输入这台神秘的服务器……

北京的天亮得早，五六点钟天色已白。沈伟国走在街心花园的路边，看着花园里打太极、抖空竹、扭秧歌的老大爷老太太们，不由搔了搔自己花白的头发，暗想自己也快加入他们的队伍了。只一瞬间，他忽然拧了拧眉，想起自己对武梅承诺过的那句话——"退休？怎么着也得先把这些小毛贼给捏住了啊！"太阳已经从东方升了起来，映得人满身金色，沈伟国大步向322所的方向走去。服啥老哟，他沈伟国什么时候让年轻人给看扁过！

大门前的值班员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交接班，看到沈伟国精神抖擞地过来："哟，沈书记，您来得是一天比一天早啊！"沈伟国笑笑："这不是天亮得早吗，一睁眼就被光晃醒了，我索性就早点儿过来得了。"随手翻了翻值班室窗前的出入登记簿，他问道："昨晚有什么情况吗？"值班员答道："没有，一切都正常。"沈伟国扫视着登记册，忽然目光停在了一个记录上——正是昨夜戴昕领杨登进所的登记。他指着这个登记记录望着值班员："这是怎么回事？"值班员正脱制服，脑袋慌忙从领口处钻出来："哦，这是戴工请来的，说是维修机器的。"沈伟国又看了看登记的

时间："12点半？"值班员回忆着答道："可能出了点儿问题，看着挺急的。"沈伟国没再说什么，来接班的人已经进了屋，值班员挎起包，向窗台前的沈伟国打了声招呼："沈书记，那我先走了？"沈伟国点了点头："回家好好休息。"

沈伟国慢慢往办公室信步走去，微微皱着眉，脑子里还在想出入登记簿上那条反常的记录，身后传来吴伦的声音："沈书记，早啊！"沈伟国回过身："小吴啊，你也挺早啊。"他看到吴伦就想起论文的事情，总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人家，招呼打完，就想赶紧离开。吴伦倒好像一点儿都不介意，继续搭着话："新服务器今天就要调试好了，我早点儿过来准备准备。"这句话让沈伟国停住了脚步："新服务器不是戴昕负责的吗？"吴伦点点头："对，就是他。"一边说着，他一边凑近了沈伟国，向四周看了看，小声道："沈书记，有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汇报。"沈伟国立即习惯性地提高了警觉，压低声音："什么情况？"吴伦又看了看左右，确定四周没人，才悄悄说道："我觉得……戴昕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沈伟国心里咯噔一下，那个反常的出入登记和吴伦的话叠在了一起，似乎在印证自己的隐忧。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吴伦："怎么了？"吴伦继续道："昨天晚上我过来加班，想去设备室看看他那边的进度，结果他没让我进去，好像挺慌张的，后来还把大灯都关了。"沈伟国盯着吴伦，目光中颇有深意。吴伦有点不太自在，连忙解释道："自从上次的事以后，我特别注重工作的安全和保密，时时提醒自己要保持警惕，所以……所以觉得戴昕昨晚的举动有点古怪。"沈伟国点点头："这就好，人犯错误很正常，关键是要能吃一堑长一智，这样才能进步，你说是不是？"吴伦一个劲地点头，"是，您说得太对了。"

这会儿戴昕正趴在设备室的桌子上打盹。昨晚的"事故"让他和杨登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家睡觉，今天一大早又悄悄一个人赶到机房再启动机器试试，确定真的没有再出现问题，他才觉得心里踏实了下来。这时沈伟国背着双手，微笑着同他打着招呼："戴昕，早啊！"说着，他仿佛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静静立在机房中的新服务器，"怎么样？新服务器调得如何了？"戴昕一愣，随即堆笑道："调好了，就等着一会儿大家用呢。"沈伟国点了点头，走到机器旁，伸手拍了拍崭新的服务器，自言自

语道："可花了所里不少钱哪……"他突然望向戴昕，出其不意地问道："昨晚调试顺利吗？"戴昕本以为沈伟国下一句应该是嘱咐自己要好好爱惜机器，没想到却戳到自己的痛处。他一愣，心里打鼓，急忙圆谎："顺、顺利啊。哦，其实也不是，这个昨天下班前就基本上调好了，晚上我就没再、再弄。12点不到我就睡了，主要是这两天太累了……"说完大大地打了个哈欠。沈伟国装作没看出戴昕的小聪明，不露声色地笑了笑："年轻人，还是要注意休息。"然后就走出了机房。戴昕等沈伟国走远，才长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关。

回到办公室，沈伟国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电话，拨通武梅的手机："武处，我们这里星讯项目组负责设备的戴昕，昨天夜班的时候带了个人进来，夜里12点半，说是维修机器的。另外吴伦也跟我反映，昨晚上戴昕有点不对劲。刚才我装作不知道，和他聊了几句，他神情也挺古怪的……您快到我们所了？行，我知道了。"挂上电话，又拨通了设备室："小戴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戴昕坐在沈伟国的办公室里，有点儿不知所措，沈书记叫自己来，却什么都不说，只让自己等着。他悄悄瞟向沈伟国，沈伟国也一直望着窗外，好像在等人。片刻之后，办公室门被推开了，一位精明强干的中年女同志先走进了屋，身后跟着两位年轻的男同志。戴昕并不认识，但看到沈伟国迎了上去，他也跟着站起了身，眼见那位女同志和沈伟国打过招呼，忽然转头望向自己："戴昕同志，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带人进所里了？"他只觉得脑袋里猛地一炸，面对着那位女同志锐利的目光，机械地点了点头。

刘志军和庞剑相视一笑。武梅心中也暗自对自己的开门见山法比较满意，她在来的路上就想好了，这样才能让戴昕毫无防备，没有抵赖的余地。她继续盯着戴昕："可能我这个问题有点儿多余，门口登记簿上都有记录呢。请你直接告诉我，昨天带进来的是什么人吧。"戴昕看着屋里人人严肃的面容，不敢再隐瞒什么："其实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调试新服务器，一不小心，把、把机器电源烧了……我就把好朋友杨登叫来帮忙修，后来我们找到备用电源，就给修、修好了。现在机器已经没事了……沈书记，我真不是故意的……"沈伟国一脸痛心："小戴

啊，你说你！”武梅望着沈伟国：“可以带我们去看看那个服务器吗？”

戴昕又当着众人的面把服务器拆了一遍，演示了昨晚的步骤，把烧毁的电源也找了出来给大家看，忽然又摸到了那根似乎多余的线路，他这次不敢再隐瞒：“这根东西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但是好像跟服务器运行没什么关系，我唯一装不回去的就是它。”庞剑的眼睛忽然一亮，走上去看了两眼，轻轻向武梅使了个眼色。武梅会意地对沈伟国道：“沈书记，麻烦您和戴昕同志先去会议室等我们一下，我们再检查一遍机器。”等沈伟国带着垂头丧气的戴昕走出设备室，庞剑压低声调，对武梅和刘志军道：“这是一个小型的信号发射器。”武梅和刘志军面面相觑。庞剑又补充道：“你们看，这种安装手法是很专业的，一般人肯定做不到，我估计，是出厂的时候就被人装上了。”

所长办公室里，关山吃惊地望着庞剑手里的东西：“小庞同志，这个真的会是发射器吗？”庞剑肯定地答道：“应该是。我拿回去就是为了再确认一下，另外把这个服务器彻底查一遍，看看里面还有别的没有。”关山低头不语。一旁的沈伟国更是满脸沮丧，重重地叹了口气：“间谍的手都伸到我们的机器里了。”庞剑一改往日的轻松顽皮模样，转身严肃地对武梅报告：“我先把这东西拿回去检查一下，回头马上跟您汇报结果。”武梅点了点头。庞剑开门匆匆离开，办公室陷入短暂的沉默。刘志军试探地问了一句：“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 322 所彻底检查一下？可能还会有问题。”关山苦笑了一下：“也好，我也觉得心里越来越不踏实了。”武梅沉思着：从猎豹到罗振华，再到服务器，对手次次都走到了前面，如果不尽快反客为主，变被动为主动，恐怕……她忽然轻松地对众人笑了笑：“这次还要多亏戴昕阴差阳错地发现了发射器，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要被蒙多久，这反而是我们的一次好机会……”刘志军脑子里灵光一闪：“引蛇出洞？”武梅赞许地一笑，又对已心领神会的沈伟国说：“沈书记，我们先等等小庞那边的鉴定结果吧，说不定戴昕的这个‘错误’还能立大功呢。您也先不要告诉他，别让他有什么心理负担。”关山望着沈伟国和武梅默契的笑容，心里稍稍宽慰了一些。

楼道里传来同学们嘻嘻哈哈追逐打闹的声音，李老师起身关上办

公室的门,房间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婷婷低着头站在办公桌前,一言不发。李老师回到桌前坐下,从一沓试卷里抽出一张,放到婷婷面前。试卷上布满了鲜红的叉。李老师微微叹了口气:“你的语文一向不错,最近是怎么了?你看,这是要求背诵的课文,还错了这么多。”婷婷还是不吱声。李老师和蔼地问道:“婷婷,最近上课总是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婷婷小声说道:“没事儿。”声音细得像蚊子一样。“婷婷,你这样下去可不行的,我得和你家长谈谈了。让你妈妈来趟学校吧。”“我妈太忙了,等她回家我都睡着了。”“那让你爸爸来?”“我爸我也见不着。”李老师以为婷婷是故意搪塞,语气硬了起来:“周婷婷,老师是为你好。你成绩下降得这么快,我必须和你父母沟通一下。把你妈妈的手机告诉我,我给她打电话。”婷婷眨了眨眼,泪水差一点儿就要落下来:“我还是给您我爸的电话吧……”

此时,周旭捏着手机,心里窝着火。刚才和武梅通了个电话,问她明天女儿生日有什么安排,话还没说完,就被她挂了。工作工作工作!这个女人眼里只有工作,什么女儿、丈夫都是可以通通不顾的!他想起离婚前经常在家发生的吵架,大多都因为这个原因,看来这个婚真没离错,只是觉得对不起可怜的女儿。周旭想了想,正准备直接打电话给婷婷,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请问是周婷婷的爸爸吗?我是她班主任。最近她的成绩不太稳定,我想咱们应该碰碰头,您看什么时间方便来趟学校?最好您能和她妈妈一块儿过来,毕竟她们在一块儿生活,而且,有些事儿女孩子可能同妈妈讲更方便一些……”听到这里,周旭不禁一愣。

周旭再次打电话给武梅。武梅正同沈伟国商量在322所排查隐患的事情,不假思索,摁断了来电。过了片刻,铃声又响了起来。武梅有些不耐烦,固执地不去搭理。铃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响着。沈伟国忍不住了,说道:“武处,是不是有急事?”武梅尴尬地笑笑,走到屋外,接通电话,没等周旭开口,劈头盖脸就是几句:“我正在工作,没时间!晚点儿联系!”没等她话音落下,电话那头,周旭已经咆哮了起来:“武梅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什么工作!婷婷成绩越来越差,班主任刚才来电话让咱们去一趟!我把话带到,去不去由你!你这个监护人,有没有我看

也无所谓了！”

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听筒里只剩下一串忙音。婷婷、班主任、监护人……周旭扔下的话仿佛一盆冷水，当头泼了下来，刚才接电话的怒火忽然没了。她只觉得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略显失态地捂住了自己的脸，拿起手机想要拨回去，可顿了顿，握手机的手又慢慢垂下了……

戴昕一个人在会议室已被晾了很长时间。沈伟国临出去的时候说是和所领导商量对他违纪行为的处罚，让他一直坐立不安。

门忽然开了，戴昕噌地一下站起来，面对着走进房间的沈伟国和武梅，竟然有些微微发抖，汗水从鼻尖上冒出来：“沈书记……我……”武梅看着这个年轻人因情绪紧张局促得就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不禁有些好笑，伸手示意：“小戴同志，不要紧张，请坐。”戴昕不知所措，见沈伟国在一旁点头，才战战兢兢地坐下。沈伟国表情严肃地说道：“戴昕，我和关所长商量了一下，你这次的错误很严重，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戴昕垂着头。沈伟国接着说：“我和关所长的意思，对你的处理，由这位武处长来决定。”戴昕惊讶地抬起头，望向武梅。武梅接过话头，开门见山：“小戴，我希望你珍惜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协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戴昕有些意外，回过神来以后，忙不迭地点头：“愿意，当然愿意！”

武梅微微一笑，表情又即刻严肃了起来。“知道昨晚你和杨登为什么始终有根线路接不上吗？”戴昕迷惑地摇了摇头。武梅把庞剑已经送去检验过的发射器放到戴昕面前：“你看，这是一个特殊的发射器，只要服务器一开启，里面存储的所有数据都会被打包发射给想得到这些数据的人。”戴昕难以置信地站了起来：“发射器？怎么可能！”沈伟国重重地说道：“戴昕，《保密手册》第二章第三节里是怎么说的？”戴昕喃喃自语地一边背诵，一边缓缓坐下：“对于属于国家机密的信息，敌人总是会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地进行窃取……无孔不入……我们务必随时提高警惕。”就因为沈伟国两周前“硬性规定”要考核保密常识，并和评职称挂钩，虽然全所都叫苦连天，可谁也不敢不认真用脑子记，没想到，这回

真用上了。

戴昕一下子醒悟过来："明白了，有人想窃取服务器里的数据，对吗？如果不是我阴差阳错烧坏了电源，拆了机箱，这个东西就不会被人发现，我们都还被蒙在鼓里？"武梅肯定地点了点头："所以说，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还有机会。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别辜负了它。"戴昕连连点头，急切地表白道："那么，武处长，我能干什么？您尽管吩咐吧，我一定百分之二百地认真完成！"武梅和沈伟国交换了一下眼色，语气很平静："很简单，就是继续被蒙在鼓里。"戴昕一怔："您是说——？""我们想让这个发射器继续工作，因此需要有人来输入一些错误的数据。当然，是关于星讯六号的。"

戴昕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们先制造假象，然后把藏在暗处的敌人给引出来，对吧？"沈伟国插话道："没错，这个工作的性质你应该明白了，希望你能严肃对待。"戴昕噌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沈书记、武处长尽管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没等后面四个字说出来，武梅淡淡地说："咱们不比决心，比行动。"戴昕把话咽了回去，用力点了点头。

戴昕跟在武梅身后小心翼翼地走着，心里却觉得越来越疑惑。这不是通往 322 所车库的方向吗？这位时而严厉得让人感到害怕、时而又和蔼亲切的武处长，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呢？

车库门前，戴昕大惑不解地望着武梅，武梅微微一笑："小戴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车库管理员了。"卷帘门缓缓地升了起来，一辆依维柯牌客车出现在眼前，戴昕懵懵懂懂跟着武梅走进车库。里面光线很暗，只能看到一些人影晃来晃去，等卷帘门重新关上，忽然，灯光大亮，戴昕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陈旧而简陋的车库，此刻已被改造成了电脑游戏一般的秘密基地。许多台计算机有序地摆放在场地中央，几名戴着耳机的技术员正紧张工作，在各自的键盘前不断敲击着，红红绿绿的各种指示灯闪烁不停。

庞剑笑嘻嘻地走过来，搭在戴昕肩膀上："戴昕，我们的设备，不比你们的差吧？"戴昕有些难以置信地走来走去四周看了看，这才确信自己看到的场景不是在打游戏，然后兴奋地叫起来："这可比我们的强多了！"庞剑转身向武梅汇报道："梅姐，跟踪系统已经安装完毕，把发射器

安装好就可以用了。”武梅点了点头。庞剑在戴昕肩头重重一拍：“走，上车！”

依维柯车上安放的正是那台被人做过手脚的服务器，庞剑一面帮着戴昕把发射器重新装上机身，一面得意地说：“这台机器，现在算是弃暗投明了！”戴昕也笑道：“那我算不算是迷途知返呢？”

戴昕觉得自己心跳得有些快，莫名的兴奋和紧张彼此交织，这可是第一次参与真正的“间谍战”，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情景，没想到竟然能够亲身经历。他熟练地敲击着键盘。一连串由他自己“编写”的所谓卫星数据被输入了这台神秘的服务器……

刺眼的阳光直射进房间，蝴蝶不耐烦地用一张报纸盖住自己的脸，仰靠在椅子上，半睡半醒。根据可靠的情报和昨晚测试的反应来看，322 所的新服务器就在今天投入使用，星讯六号的数据已经唾手可得。他今天一早就开启了电脑，但不知 322 所那里出了什么差错，搜索了整整一个上午，屏幕上始终显示的是“没有找到有效连接，是否继续？”的字样，他已经把放大器调到了最大，似乎也没有什么进展，他心绪不宁。

忽然，电脑叮地一响，蝴蝶全身一颤，立即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终于上钩了么？他死死盯住电脑屏幕，手心里已满是汗水。屏幕上显示着“搜索到 1 个目标，正在连接中”。他用手轻轻地在鼠标上一点，液晶屏上登时变换了字样——“连接已建立，开始传送数据”。蝴蝶眼里掠过一道如释重负的光亮。

寻找发射器接收源的工作正在秘密进行。技术员面前的电脑屏幕上闪动着一个小红点，正是发射器的位置，还有几个小绿点在移动，对应着在外面负责搜索的几名侦查员，刘志军也在里面。

武梅握着对讲机，微微挑着眉，问道：“搜索到哪里了？”对讲机里传出刘志军的声音：“我们在研究大楼，正在搜索。”庞剑从依维柯车的窗户里探出脑袋，向武梅喊道：“武处，我们先把 322 所的主楼扫一遍，然后去后院和招待所，如果都没有，就只能出去找了。”戴昕听到庞剑的话，吓得手一哆嗦：“敌人不会就藏在我们所里吧？”庞剑嘿嘿一笑，弯腰凑到戴昕面前：“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测过这个发射器，它的发射半

径只有150米,所以这种功率不大的发射器一般都用一个中转设备作跳板,接收到信息后再发射到更远的地方。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就在这个范围内接收。"戴昕恍然大悟,随即又冒了一句:"那中转器有多大?"庞剑道:"多大的都有,最小的就跟一个钢镚儿那么大。"戴昕咋了咋舌头:"那不就是大海捞针吗?"庞剑把戴昕拉转身,悄悄指着武梅的背影道:"有这位大姐在,就算是针,我们都能把它捞出来,你信不信?"

此刻,富华公寓内,液晶屏上正显示"数据传输中"。蝴蝶端坐电脑前,手指间夹一根点燃的香烟,烟头冒出的一缕青烟在空中缓缓飘散。蝴蝶慢慢抬起手,把香烟递到唇边优雅地吸了一口,脸上浮现出一股悠闲和惬意。他从桌上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响了两声,又摁下了挂机键。

富华公寓对面的322所里,关山把沈伟国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上级的拨款咱们不等了,你说的那套进口保密设备,先拿所里的应急经费去买,等钱批下来了再补回去。"关山望着沈伟国,一脸恳切的表情。虽然知道关山对保密工作的认识已经大有改观,可沈伟国没想到老所长的变化居然这么快,他真是将信将疑。

"所里的应急经费? 这可是我们压箱底的啊,最好不动吧?""应急应急,现在这样还不够急啊! 我让会计准备好支票,你需要什么,明天都给买齐喽!"椅子嘎吱一声响,关山站起身来,"老沈啊,现在只要项目能顺顺利利地完成,不在咱们手里泄了密,就谢天谢地了。说来也怪了,以前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次,我就是一直都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可现在呢,放眼望去,我是看哪儿都觉得不安全。"沈伟国笑道:"这可是好事儿啊! 老话怎么说来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把手保密意识过了关,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2号,2号,你们现在在哪儿?"刘志军抬头望了望天上的太阳,和身旁一起行动的侦查员对望了一下,举起对讲机回答道:"1号请注意,1号请注意,A区已搜索完毕,没有发现信号源,现在转移B区搜索。完毕。"他擦了擦汗,挥了下手,几名侦查员跟着他往322所的生活区走

去，身后的研究大楼挡去阳光，留下一大片清凉的阴影。

戴昕坐在车上休息，他抬了抬手，手指竟有些发麻，肯定是刚才太激动，敲得太用力了。传送假数据的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庞剑一直盯着定位仪的屏幕。

“梅姐！”庞剑突然大喊一声：“刚接收到了一次发射！”

武梅快速走到定位仪前。庞剑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屏幕上出现了一大堆信息：“只持续了4秒，信号不强，但是很清晰。”武梅略带兴奋地点了点头：“好极了！马上通知志军。”庞剑抓起对讲机就开始喊话：“1号呼叫2号，1号呼叫2号……看！”这时，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一次异常，某个小绿点边，忽然有个红点闪了一下光，转瞬即逝。

“2号收到。”“我们刚才截到了两次发射！两次都是4秒，间隔是……1分钟！”“信号强度怎么样？我们这里没有显示。”“信号不稳，不过看它的发射频率，肯定离你们很近了！”“好！我们马上找！”刘志军笑了笑，向身后的一名侦查员做了个“V”的手势。

不远处，传来一名年轻女子的笑声和小狗的吠叫。隔着树荫看过去，就是招待所那幢宁静的三层小楼。

谷雨生半躺在床上，拨通了心上人的电话。“瑶瑶，在哪儿呢？……体检？那不就是可以提前下班了？”听到这个好消息，谷雨生翻身坐了起来，身边的小狗宝宝不明所以，紧张地叫了两声。谷雨生轻轻拍了拍它的头：“今晚咱们一块儿吃饭吧，还有小涵和戴昕。六点？不会太早了吧？”

听筒里传来方瑶的好朋友小芸的笑声：“谷老师，人家方瑶都快等不及了！啥时候请我们啊？”隔着电话，谷雨生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连忙道：“请请，下次一定请！瑶瑶，说好了啊，就六点，不见不散。”

电话一挂，谷雨生赶紧跳下床，兴冲冲地开始梳头换装。宝宝趴在床上，摇着尾巴。谷雨生爱怜地把宝宝搂到面前：“宝宝，在家乖乖等着，瑶瑶姐肯定给你带好吃的。”小狗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汪汪地叫了两声。

招待所的朱所长按照刘志军的要求，下午就把所有服务员都安排

去体检了，晚上也说有设备检修，暂时不用来上班，所里住的客人这两天本来也只有谷雨生一个，他再和方瑶一起去吃饭，整个招待所里就空无一人了——这当然指的是工作人员。现在，刘志军和几名侦查员成了招待所的主人，四处检查搜寻，挨个屋地寻找中转器的蛛丝马迹，然而却毫无收获。

眼下已经搜索到顶层了，刘志军站在凳子上，打着手电筒向屋顶的通风口张望。忽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站在门前的一名侦查员警觉地向刘志军示意。刘志军从凳子上跳下来，正要清理现场，门外却传来武梅的声音："是我。"

武梅轻声问道："怎么样，有线索吗？"刘志军摊了摊手："根据庞剑提供的信息，现在锁定这一排的四个房间在查，不过查了好几遍，还没找到。"武梅四下里打量了一下房间，看到已经被卸了网栅的通风口。她一脚踩上了凳子，接过手电，往里头照去。通风口里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没有人动过的痕迹，只有尽头拐弯处的墙壁上隐约可见有一道红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她有些失望地跳下来。刘志军在一旁也有些沮丧："到底藏哪儿了呢？"武梅看着侦查员把网栅重新装好，她对刘志军道："走，下一个房间。"

走出房门，楼道里一片寂静。武梅随意扫视了一眼走廊，走廊的尽头是消防栓，旁边斜倚着两根长长的消防杆，即使在微弱的光线里也依旧让人感觉到刺眼的红色。红色？红色！她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转身急步走回房间，径直把已经搬到一边的凳子又搬回通风口下，站了上去，小心翼翼把刚装好的网栅拆了下来。组长发现了什么呢？刘志军等人在一旁看着武梅的举动，有些不解。

"把防火栓的长杆拿来。"武梅吩咐道。一名侦查员迅速跑出门，拿来了消防栓配备的红色长杆。刘志军似乎明白了什么，从工具包里取出一个多用工具镜，夹在长杆顶端，递给武梅。

长杆伸了进去。刘志军也搬过一条凳子，和武梅并肩站立，配合着用手电照进了通风口。在工具镜的反射下，通风口深处隐秘的角落一览无余。侧壁上除了那一道淡淡的红漆之外，还有个小洞。一个微弱的绿光点在隐隐闪动着，仿佛黑暗中某种动物狡黠的眼睛。

第六章

追　踪

富华公寓A、B、C、D四幢相同的建筑并排矗立着，如同四个威严的巨人俯视着大地。目标究竟隐藏在哪一扇窗口的背后，悄悄地窥视呢？

打火机轻轻一按，蓝色的火苗腾地蹿起，一缕轻烟缓缓升腾，SIM卡被火苗渐渐吞噬……

庞剑从家里被招回了322所，一进车库就嚷着："屁股还没坐热呢……"一见武梅、刘志军、沈伟国都神色郑重地围在控制台前，立即敬礼报到："报告，我到了！"武梅示意他凑上前来。

一颗纽扣大小的中转器在控制台的显示屏上摆放着，庞剑忍不住惊喜："找到了？"刘志军点头回答："我就说过，组长出马，就没有干不成的！"此时，沈伟国仍然盯着中转器出神，表情里说不清是自责还是沮丧。

这个结果对武梅来说并不意外，其实从一开始，招待所就是她的重点目标之一，中转器的发现，只是进一步印证自己的一个隐秘猜测而已。她看了一眼刘志军，说："招待所是322所和外界的一个接口，而且是我们已排除了嫌疑的。现在中转器却安在那里——这说明什么？"刘志军想起前两天自己负责对招待所的检查，脸上不禁有些发烧。武梅倒没有因此揪住下属的失误不放，只是有条不紊继续分析："对方已经占得了先机，我们争取利用找到中转器这个机会，从被动变主动。接下

来我们必须弄清楚，中转器是谁放进来的？还有，必须尽快寻找到接收信号的人。”刘志军带着几分愧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找出安放中转器的人，因为这个人很可能就在322所内部，或者就在招待所里。总之，他已经非常接近卫星数据了。”庞剑插嘴道：“那我们就把招待所里的每个人都查一遍，不信找不出这个内鬼！”“如果他不是322所的人呢？”武梅反问道：“招待所客房流动性很大，我们不能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沉默良久，武梅说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决定：“按原计划，继续寻找接收信号的人。”“招待所呢，不查了？”“当然要查，但不能打草惊蛇。如果招待所真有内鬼，他是不会轻易逃跑的。如果我们惊动了这个内鬼，那接收信号的人一定会消失。”说到这儿，武梅转过头，叮嘱沈伟国道：“沈书记，麻烦您想办法找到招待所这三个月的住房登记。一定要秘密进行，谁都不能走漏风声。”

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上渐渐画出一个又一个的统计图，电脑已经联网，传送来的是保密局从各相关单位搜集的数据。庞剑的双手在键盘上飞速地敲着，指挥电脑向众人呈现最直观的画面：“他们使用的MJ－5型中转器发射半径大约是1到1.5公里。这是以中转器为圆心，半径1.5公里的周边环境……”他的手指忽然重重地在回车键上一敲，一个饼状图清晰地闪现在屏幕上——

“……有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两所幼儿园，一个购物中心，322所自己的家属区，以及另外四个住宅小区。不包括家属区的话，四个小区有17639套房，目前居住有12332户，登记的常住人口是43554人，外籍42人……”庞剑转过身，望向目不转睛正盯着屏幕的武梅、刘志军和沈伟国。

沈伟国只听得脑子里一堆数字在打架，有点跟不上这活力四射的年轻人的节奏，苦笑了一下：“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啊。”刘志军没说话，只悄悄望了望沉思中的武梅，又听到庞剑继续补充：“而且，如果是只接收不发射的话，我们的搜索装置并不容易找到他们，除非迫使他使用信号放大器，加大接收功率，这样我们的搜索才能有成效。”

武梅皱了皱眉。的确,像庞剑所说,搜索范围太大是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没有时间进行地毯式排查了,戴昕发出的假信息也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她下意识地抬起头来,车库的通风窗隐约透入外面高楼林立的霓虹光芒。

很快,主意有了。武梅对庞剑说:“按土地用途分类。”庞剑得令,脚尖点地,椅子一转,又坐回屏幕前。庞剑敲敲键盘,饼状图里的显示变成“公共绿地、医院学校幼儿园、商业街区、住宅区、其他非居住型设施……”,其中住宅比例最大,占了半个圆还多。

“先看住宅。按出租房屋比例分类。”一副柱状图出现在屏幕上:东华小区、富华国际公寓、福满园小区、华清西里小区、322所职工宿舍。富华国际公寓和福满园小区的柱形明显比其他三个高出一大截。

“好,留富华和福满园。按外籍租赁比例分类。”武梅继续下达指令。毫无疑问,富华国际公寓的柱形立马压过了福满园小区。武梅凝神望着屏幕上的图形,向刘志军投去征询的目光。刘志军点了点头。武梅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先查富华公寓。”

宿舍里另外的女孩逛街还没回来,方瑶一个人靠在床上,手里握着手机出神。忽然宝宝冲着门汪汪地叫了起来,她警觉地翻身坐起:“谁啊?”门外传来谷雨生的声音:“瑶瑶,是我,睡了吗?”方瑶似乎有点不情愿,懒懒地回答:“还没,等一下。”她下床慢吞吞地打开门。

谷雨生走进屋,瞥眼间看到方瑶的球鞋乱乱地扔在门前,顺口问道:“瑶瑶,你刚才又出去过?”方瑶一边往床上坐,一边摇头:“没有啊。你不是和小涵他们在一块儿唱歌吗?”谷雨生笑了笑,关切地说:“你刚才说累了要先走,我就怕你是身体不舒服。结果,打电话说你不在服务区。我就担心,赶紧来看你。”方瑶没理他,轻轻叹了口气。谷雨生有些诧异,摸了摸她的额头,又摸摸自己的额头,温度似乎没什么异常,他轻轻伸手搂住方瑶:“瑶瑶,怎么了?”方瑶咬了咬嘴唇:“没事儿,就是有点儿头疼。雨生,我想睡了,你先回去好吗? 真的没什么事儿。”谷雨生点点头,替方瑶把被子拉过来盖好:“好好休息。”然后又轻轻拍了拍小狗,关了灯,反手关上门走了。方瑶悄悄从怀里摸出手机,摁下信息发

送键。

谷雨生回到招待所，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偌大的招待所这两天只有他一个人住，今晚连值班的服务员都不在。走在空旷的楼道里，皮鞋落地的回音很响，自己都觉得有点瘆得慌。他走到自己门前，掏出钥匙打开门，无意间瞥到隔壁房间的门，觉得似乎同以往有一点异样。

那就是武梅和刘志军找到中转器的房间。

刘志军已经带着小分队朝富华公寓进发了。车库里留下武梅、庞剑和沈伟国。沈伟国禁不住重新打量起武梅来，论精明和干练，就算自己倒退二十年，同她比起来也是有巨大的差别。

武梅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场几乎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显然，我们的对手很不一般。"庞剑忽然接了句嘴："他不是留下了那个红油漆吗？""没错，那是他唯一的疏忽。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一丝一毫的差错，都可能决定最终的胜负。"

对讲机里刘志军的声音传了出来："2号呼叫1号，2号呼叫1号，2号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完毕。"庞剑迅速打开控制台上的干扰追踪器，回答道："1号收到，干扰器已经打开，完毕。"他转头对武梅道："现在他再要接收，就必须用放大器了。"说着，他顺手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武梅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急忙问道："几点了？"庞剑答道："11点。"

武梅有些揪心，这么晚了，自己一直没给婷婷发条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女儿指不定在家里急成什么样子。她掏出手机一看，没电了，已经自动关机。正在发愣之际，对讲机里又突然传来刘志军兴奋的声音："2号呼叫1号！出现反干扰，出现信号反干扰！"女儿的事情登时又被武梅搁在了脑后，她快速地从庞剑手里接过对讲机："2号注意，2号注意，一定要锁住目标！"

技术员在商务车里紧密注意着信号的动向。刘志军钻出车外，站在凉爽的夜风中，望向夜色下亮着星星点点灯火的富华公寓，心中默默数了数，24层高，A、B、C、D四幢相同的建筑并排矗立着，如同四个威严的巨人俯视着大地。可是，目标究竟隐藏在哪一扇窗口的背后，悄悄地窥视呢？

接收的信号非常微弱。蝴蝶坐在电脑前，双手支在鼻梁上，露出一丝烦躁的表情。电脑屏幕上始终呈现出“正在搜索”的画面，他想了想，手伸向桌上的信号放大器，却又缩回了手。他转头望了望窗外北京的夜景，继续等待，屏幕上依旧不停地蹦出“未找到有效连接，是否继续?”的提示，蝴蝶终于没了耐性，这次毫不犹豫地拧开了放大器。接收器的红灯开始频繁闪烁，显示接收信号得到加强，终于，屏幕上出现了他盼望已久的对话框“搜索到 1 个有效连接”。蝴蝶躲在镜片后的眼睛里浮现出一丝笑意，手轻轻在鼠标上一点——“连接建立，开始传送”。

“2 号继续跟踪信号！完毕。”刘志军放下对讲机，朝身边技术员手里的仪器凑过去，“下面该怎么把他揪出来呢?”技术员一边将仪器连接上电脑，一边回答：“我们把信号情况发给总部，总部会根据强弱分布对富华公寓的房间开始一一排查。不过这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刘志军又抬头望向车外的公寓高楼：“这小子快跑不了啦!”突然，信号追踪仪嘀的一声又无声无息了，连搜寻的电流杂音都消失了。刘志军一急：“怎么回事?”技术员也手忙脚乱地拨弄着仪器，对讲机里传来庞剑略显焦急的声音：“2 号，2 号，出了什么状况?”技术员调试了小半会儿，确定不是仪器的故障，有些沮丧地对刘志军道：“是对方停止接收了。”刘志军心里忽地一沉，暗暗咬了咬嘴唇，摇下车窗，富华公寓依旧灯火辉煌，他想，难道对方已经发现我方的行动了?

蝴蝶低头看着手机，桌上的电脑、显示器、放大器已经处于断电状态，连台灯都熄灭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行字：“中转器出现异常，终止接收。”蝴蝶皱着眉头，删除了短信，取出手机的 SIM 卡，走到落地窗前向楼下望去，停车场里停着大大小小的轿车、商务车，高处看去就像一个个精致的模型。他拿出一根烟叼在嘴上，摸出打火机轻轻一按，蓝色的火苗腾地蹿起，一缕轻烟缓缓升腾，香烟依然完好无损地叼在嘴边，那张小小的 SIM 卡被火苗渐渐吞噬。

刘志军一回到车库，就被庞剑急急忙忙地拉住：“军哥，怎么回事啊?难道你们的车被人家发现了?”刘志军心情不愉快，没好气地甩开庞剑的手，也不言语。庞剑尴尬地被晾在了一旁。武梅急忙打圆场道：“不是我们的问题。车上装了反探测装置，一般仪器根本监测不到。”

庞剑吐了吐舌头，回到电脑前，脸上满是无奈的表情："基本上都是每一个小时就会有两次连续的四秒钟接收。现在已经……两个多小时没有接收了。发射器和中转器都正常。"武梅沉默了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刚发现了中转器，对方就不再接收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巧合。如果不是技术和硬件出了问题的话，那就是人出了问题。"

"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疑问。武梅点点头："嗯，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敌人。或者说，中转器暴露的事情已经被对方发现了。"沈伟国有些难以置信："你是说，我们内部出了……"作为一个保密工作者，他深知"内奸"这个词的含义，但真要让他怀疑到自己身边的同事，在感情上一时间难以接受。

武梅进一步分析说："就算泄密者不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会是谁？"庞剑脱口而出："那应该就是安装中转器的人吧？"武梅目光中闪过锐利的光泽："没错！而且，这个人并没有走远，一直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沈伟国倒吸一口凉气："是啊，要不，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呢？"

武梅急急忙忙地冲上楼梯，整座公寓已经漆黑。她怕惊醒了睡熟的女儿，脚步很轻，在门口摸索了半天钥匙才打开门。进屋开灯，她忽然感到全身异常疲乏，一下子坐倒在沙发上，抬头一看客厅里的挂钟，指针已经指向了一点。武梅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婷婷的房间门前，心中满是愧疚。她轻轻推开门，想在女儿额头悄悄留下母亲歉意的亲吻，推开门，一下子呆住了——床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被子、枕头、衣服，没有婷婷。武梅心里一慌，大声唤道："婷婷！婷婷！"适才还在322所指挥若定的她仿佛换了一个人，急成一团乱麻。每个房间都找过了，没有女儿的身影，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客厅，看到茶几上放着一个醒目的白纸袋，袋下压着一张大纸条。她定了定神，一把扯出纸条，才发现一行熟悉的字迹：

我把婷婷接走了，她需要的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空房子和一个永远没有时间陪她的母亲。　周旭

武梅捂住脸，缓缓滑倒在沙发上。白纸袋被碰落在地，里面有一块

未吃完的寿司。武梅默默地坐着，摸出早已没电的手机，想象女儿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找不到母亲，又是在怎样焦急担心的哭泣中，才向父亲求助……她轻轻地抿着嘴唇，眼泪从脸颊上滚落。

屏幕上的数十只猛兽正在围攻敌人的城堡，火焰、霹雳、洪水、冰雹，应有尽有的法术向敌人狂风暴雨般地砸去。沈小涵满意地看着城堡在几秒钟内摧枯拉朽般化为灰烬，晃了晃鼠标，把己方战士调成自主攻击模式。他伸了个懒腰，觉得肚子有点饿了，站起身来往客厅走去。

客厅里电视机还开着，田翠娥坐在沙发上，正一耷一耷地打盹。沈小涵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妈，你先去睡吧，别等爸了。"听到儿子的声音，田翠娥清醒了过来："不用管我，我还是再等等你爸。饿了？电饭锅里有给你爸留的饭。"

沈小涵端着饭菜从厨房里出来，开始每天例行的宵夜，边吃边嘀咕："都几点了，爸现在咋忙成这样？都快连轴转了吧？"田翠娥发起了牢骚："可不是，这两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恨不得把老命都豁上了，跟人家小伙子摽着……"沈小涵撇撇嘴："他啊，一贯用革命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家人。"田翠娥打断儿子的话："你就别在这儿说风凉话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心疼你爸。"沈小涵往嘴里扒了一大口饭，咕哝道："我怎么不心疼？天天这么躲着他，不就是为了让他少生气吗。"田翠娥白了儿子一眼："你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沈小涵不以为然："您打不就得了，我吃饭呢。"田翠娥终于忍不住大声道："我是让你给你爸个台阶！你们父子倒好，成了一对冤家，不知道要怄气到什么时候！"

门响了，沈伟国开门一看老伴儿和儿子都在客厅，愣了一下，也没有说话，换鞋进屋，默默在沙发上坐下。田翠娥看着一脸倦意的老伴，心里又气又心疼。沈小涵三口两口地扒完饭，正想进厨房洗碗，冷不防被母亲叫住："小涵，把饭给你爸端出来。"沈小涵低声答应，进厨房端出了饭菜。

沈伟国正要吃饭，里屋的电脑忽然传来一阵游戏的爆炸声，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音乐。沈伟国捏着筷子的手一下悬在了半空，他不禁皱

了皱眉。田翠娥捅捅儿子："小涵，赶紧去关了，这都几点了。"沈小涵坐在餐桌旁没动。沈伟国忍了忍，终于开口了："这几天既然不上班，就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以后怎么把工作做好。"沈小涵低声道："我想好了，辞职报告已经交了。"田翠娥大吃一惊："什么？你怎么没跟我说啊？"沈伟国也没想到，儿子竟然真的擅自做主辞职了。他厉声呵斥道："什么？谁让你交的？啊？"沈小涵回答："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负责。"沈伟国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猛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田翠娥慌忙拽住老伴，朝沈小涵喊道："你要气死你爸啊？还不赶紧进屋去！"沈小涵一拉椅子，转身进了自己的屋。

沈伟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闭着眼，脸色难看，胸口起伏得很厉害。田翠娥急忙劝解道："老头子，你几天没怎么睡了，可别再气坏了。小涵的事儿咱以后再慢慢说。"半晌，沈伟国才长叹了一口气，缓缓睁开眼睛，看着儿子紧闭的房门，摇着头说："他说得对，他已经成年，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房门忽然开了，沈小涵站在门口，注视着餐桌边的父母，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可逆转的坚定："爸，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自己的选择我一定自己承担，你们放心。"说完，他又把房门关上了。老两口呆呆望着儿子的房间，游戏音乐停了，灯也关了。

黑暗中，沈小涵大睁着眼，毫无睡意，脑海中还是刚才和父亲对峙的一幕。他暗暗咬了咬牙，一定要自己闯出点名堂，决不能让固执的父亲把自己看扁了。他忽然想起今晚和谷雨生、方瑶在一起吃饭时聊天的对话——"小涵，工作找得怎样？""简历投了好几家公司，等回音呢。""这个事真不能急，有时候就得碰。""雨生，我可不这么觉得，像小涵这么优秀的人，就该他来挑公司。""是我在挑啊，我看着好的才跟他们联系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要不也写个告示，就说有你这么个人，哪些哪些方面特在行，让相中你的公司给你发信，你再从里边挑。""你是说，让小涵发个求职启事？""对对，就是求职启事。像征婚启事那样，愿者上门，由你挑！""瑶瑶啊，你这个主意倒真不错。小涵，要不你试试？"

沈小涵愣了愣神，翻身爬下床，也没有开灯，只是蹑手蹑脚地重新打开了电脑。他登陆了一家人气颇高的网络商务论坛，在发帖栏里输

入“求职启事”四个字。犹豫了片刻后，他鼓足勇气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敲打起来。

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屋里一片明亮。

蝴蝶站在穿衣镜前，系好领带，套上西服，再取出一个假发罩在头上，用梳子理了理。看着镜子里改头换面的自己，他得意地吹了声口哨，然后利索地开门离去。

写字台上一大堆信号放大器、连接器已不知所终，只留下一台笔记本电脑摆放在正中央。

第七章

罗　网

一个新邮件出现在屏幕上，沈小涵赶紧读题：“1、列出三种不易破解的密码设计理念；2、举例说明你创建网络防火墙的设计构思……请在阅读此邮件九十分钟内，将下列题目的答案发至公司邮箱。”

谷雨生、吴伦、孟昭昭等年轻人穿着衬衣T恤，在电脑前专心致志地忙碌着。这两天是星讯六号项目的紧急攻关阶段，这群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小伙子们，此刻个个严肃得像军人，只有角落里的一台电脑前座位空着。

沈伟国心里不由地一酸，那正是以前沈小涵的工作座位，他想起此前每到下班时，自己从研究楼后的办公室踱步过来，走到机房前敲敲门，喊一声：“小涵，走了！”儿子就会手脚麻利地收拾东西，吹声口哨，几步跳出门来。眼下心高气傲的儿子已辞职离去，这样的结果，到底怪谁呢？沈伟国轻轻叹了口气，不再去想这个让自己操不完心的儿子，推开虚掩的门，走进机房，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

屋里的人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见是沈伟国，等着他继续发话。

“宣布一个关于在工作电脑上使用移动存储设备的新规定。从今天起，U盘和移动光盘都不能再用了，所有电脑的USB接口我们会全部封掉。为尽可能少地影响大家的工作，封闭接口会分批进行。在这

期间，要求大家自觉配合。”

大家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谷雨生举起手：“沈书记，我有个问题。要是不能再用U盘，那以后晚上加班怎么办？”沈伟国严肃地回答：“那就请大家克服一下困难，到办公室来加班。”孟昭昭忍不住冒了一句：“宿舍也不行？”沈伟国反问道：“宿舍是在办公区吗？”孟昭昭摇摇头。沈伟国语气异常的强硬：“宿舍肯定是不可以的。像你这样，毫无防患意识，这就非常危险！”孟昭昭从来没见过沈书记这么严厉的样子，吓得缩了一下脖子。

倒是吴伦，已经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对所里的这项新规定心知肚明，没有半点疑问，配合道：“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沈书记，保密工作真的是太重要了！不过，现在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星讯项目的进度？”

沈伟国一改以往和蔼可亲的面容，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安全不保障，进度再快，弄不好就是给他人做了嫁衣裳。对了，新的《保密手册》都看了吗？”

屋里一片杂乱的附和声：“看了看了，早就看了。”沈伟国满意地点点头：“那个铁人照片的故事你们还记得不？”屋子里忽然鸦雀无声，孟昭昭尴尬地摸摸脑袋，吴伦装作赶工作扭头过去敲起键盘，只有谷雨生认真地回答：“记得。铁人王进喜在油田前拍了一张宣传照，结果国外根据他的衣着、拿工具的姿势，还有井架的间距什么的，最后判断出大庆油田的位置、储量和产量，然后量身定制了一套油田的开采方案。”孟昭昭听故事一样听得出神，急切想知道下文：“那后来呢？”忽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偷偷瞄了一眼沈伟国。沈伟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接着谷雨生的话说：“后来咱们向全世界招标的时候，他们就中标了。我之所以把这个案例编进《手册》，就是为了说明，不是只有锁在保险柜里的才是秘密，秘密是无处不在的。就连这样一个最普通的水杯子，对于需要的人来说，也许就是天价的秘密。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沈伟国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看着一屋子就像自己儿子一样的年轻人，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都说保密十年功，泄密一秒钟！一秒钟啊，连眨眼都来不及，东西就是人家的了。”沈伟国心里感叹着，但愿他

们这次是真的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了。他转过身,对谷雨生说:“小谷你跟我到办公室去一下,我有点事情想咨询你。”

谷雨生离开后,沈伟国双手握着保温杯,望着墙上的挂钟出神,脑海中还盘旋着刚才谷雨生的话——“换成硬件防火墙?我明白了,不过我建议操作系统也得更换成国内自己的操作系统,因为我国自己的操作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源代码掌握在我们手里,可以有效杜绝国外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后门隐患。用人家的总是得受制于人。”沈伟国忽然推开椅子,起身出门,直接向所长关山的办公室走去。

“咱们不是有防火墙吗?而且这个怎么这么贵?”关山满脸疑问地望着沈伟国,虽然自己早已答应全力支持保密设备的更新,不过报告上列出的预算,还是让他不由地犹豫了一下。沈伟国把从庞剑那里学到的知识背给关山听:“是这样,咱们现在的防火墙实际就是一种程序,有点儿水平的黑客根本拦不住,就跟……小涵那次那样……”关山似乎有些开了窍:“哦,那准备换……?”“咱们现在要换的是属于硬件防火墙,安全性要大得多。有了它,咱们就算有了城墙和城门了。而且我们做完这个项目以后,还要对整个操作系统进行更换。”“这么大工程?”“我建议用国产操作系统,中国独有源代码,没有后门隐患。国外的操作系统,我们源代码,如果别人给咱们留后门就非常可怕了。”

关山呵呵一笑:“现在老保密这专业术语说得头头是道呀,三日不见真得刮目相看了。”沈伟国也是一乐:“我这都是一知半解,算是现学现卖吧。”关山渐渐收敛了笑容,严肃地问道:“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更换?”沈伟国道:“我建议是这个周末。防火墙加上全所的电脑检查调试两天就全部可以搞好了。”关山翻了翻台历:“那就是后天了?更换防火墙会不会影响其他电脑的使用?”沈伟国想了想:“理论上是不影响的,不过我想趁机把所有的电脑都查一遍,不能再出现一台以前那样的服务器了。”

门铃响了,田翠娥来不及解下围裙,急急忙忙地从厨房跑去开门,也没看清楚沈小涵的表情,就先关心地问道:“小涵,面试得怎么样啊?”沈小涵一句话不说,拉长着脸一路直奔卧室,把包往桌子上一

扔，整个人就趴在床上一动不动。田翠娥惊得一愣："怎么了？话也不说就趴床上去了？"沈小涵头蒙在枕头里，声音闷闷的："累了。歇会儿。"当妈的明白过来了，小心翼翼地问了句："面试不太顺？"沈小涵忽地翻身坐起，愤愤不平地大声道："是，不管别的先看你学历，学历不行就什么都甭说了！"田翠娥又试探着问："你的学历还不行？"沈小涵把枕头狠狠地一摔："不行！人家想要博士，还差着好几截呢！"田翠娥一脸不屑："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啊？照样有不学无术的。甭急，儿子，好公司有的是，咱们还得挑挑呢。"沈小涵摇了摇头，又仰天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我不急。不过我也不想让我爸说闲话，觉得我连个工作都找不着。"

说着，沈小涵站起来把母亲推出卧室："妈，不说这些了，您让我先歇会儿吧。"田翠娥一边用围裙擦擦手，一边往厨房走："那我做饭去了，一会儿饭可还得出来吃啊。"沈小涵哎哎地答应着，顺手关上了门。他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着："还不信这世界真不给爷留地儿了！"猛地把主机电源键一拍。嘀的一声响，电脑开了。

邮箱显示今天刚收到几封新邮件，看来昨晚的辛苦没有白费，沈小涵兴奋得一昂头，点下鼠标——

"沈小涵先生，您好。来自美国硅谷的瑞金公司中国分公司即将成立，现诚邀 IT 界精英加盟。下面的链接可以帮您获取更多有关瑞金的信息。"

沈小涵抠抠脑门，确认这不是一封病毒邮件，点下了链接，瑞金公司的主页立即呈现在眼前。"高手啊……"沈小涵一边浏览网页，不由得感叹了一句，凭自己丰富的计算机知识和经验，他已经从这家公司的页面风格、链接设计以及相关产品介绍中得出了初步的判断：这是一家具有相当水准的 IT 企业。他的目光又回到邮件正文上——

"如果您愿意成为瑞金公司全球企业的一员，与我们共同致力于创造一个安全洁净的网络环境，请填写附件内的情况调查表并连同本邮件一并回复至我公司。热切期待您的加入。瑞金公司中国筹备处主任：罗恩。"

沈小涵叼着一支笔想了想，继续点开了附件《瑞金人才情况调查

表》，他聚精会神地填写起来。

“沈小涵那里有消息了吗？”

MSN上牛仔的头像闪动起来，头像旁是一个不起眼的英文单词“Peter”。蝴蝶挂着耳麦，平静地抽了口烟，磕磕烟灰：“还没有。但是他应该已经收到我们的邮件了。”

Peter的声音隔海越洋地传来：“你确定他收到了？要知道，如果从他那里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么发射器的损失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蝴蝶还没回答，右下角屏幕忽然冒出提示框“您从沈小涵处收到一封新邮件”，他没有表露出丝毫喜悦的神情，只是轻轻掐灭烟头，淡淡地对麦克风道：“他回复了。”

蝴蝶扫视了一遍已经填得满满的《瑞金人才情况调查表》，顺手点下了“转发”按钮：“你想要的，我等你的消息。”

招待所最近没什么人住，工作挺清闲。方瑶百无聊赖地站在服务台前值班，谷雨生走过来。方瑶看着谷雨生：“你这么早就下班了？”谷雨生脸色有些沮丧：“才没有呢，所里刚才通知，说要更新防火墙，定的是下周一，我这两天都得加班了。”方瑶似懂非懂：“防火墙？消防用的？”谷雨生摇摇头：“跟火没关系，是电脑上用的，保护电脑在网上不受攻击的。”方瑶忽然变得失望：“那晚上的电影不就……？”谷雨生抱歉地握住方瑶的手：“瑶瑶，你千万别生气啊，今天我去不了了，改天行不？”方瑶故意板了脸：“罚你再去买两支冰淇淋！”谷雨生乐得跟什么似的：“我现在就去！”转身就往外跑。

“这是招待所三个月的住宿记录，沈书记已经找来了。”刘志军把手里的一沓纸递给了武梅。

“如果把时间和动机这些因素都考虑到的话，嫌疑最大的是一个叫蔡明远的人，在服务器运达的前一周，他曾经在326房间住过一个晚上，而且第二天就出国了。”庞剑把已经初步筛选的结果念了一遍。“出国了？”武梅眉头轻轻一挑。

刘志军答道："对，确实有点巧合。"庞剑点了点头："我们俩都觉得他的嫌疑非常大。"刘志军又递给武梅一份文件："这是他原来的单位提供的信息，这个人在国外有不少亲戚，这次出国是辞了职走的。"

武梅认真地翻看着蔡明远的个人信息，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他。你们还记得吗？根据现场消防杆的长度和那块红油漆的位置看，作案人的身高应该在 1 米 70 左右，但蔡明远的身高却是一米八三。而且，作案人手臂的力量应该比较弱，所以才会擦掉那块红漆。"

庞剑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女人？"武梅微微一笑："女人这个词很不尊重啊，不能换个好听点的词儿吗？"刘志军拉开椅子围坐在会议桌前："女性？这个词够正式了吧。招待所的女服务员我们都查过一遍了，没发现什么问题，难道是职工家属？"庞剑却投了否定票："只怕查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作案人完全可能已经离开招待所了。"武梅用笔点了点手上的工作记录本："至少这是一条值得参考的线索，我们还得重新梳理一下思路。"低头一看表，"今天先到这里吧，我先走一步，去接我女儿放学。"刘志军和庞剑默契地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放学时间，校门口人潮汹涌。武梅停好车，手里拎着个漂亮的双肩书包，和簇拥的家长们挤在一起，焦急地在学生流中张望，寻找着婷婷的身影。远远地，她看到女儿和几名女同学有说有笑地走来，不知为什么，在多少次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危险前都从没胆怯过的自己，此刻，心里竟有一丝莫名的紧张。

眼看婷婷走近，武梅高兴地招了招手："婷婷！"婷婷一见是母亲，却轻轻一拉同学的衣服，低声道："走，我们走那边。"说着，快步往反方向离去。同学感到莫名其妙："哎，那不是你妈妈么？"婷婷低着头，微微咬着嘴唇："咱们走，不理她。"

武梅眼见女儿背转了身，心里涌上说不出的失落与歉疚，几步赶上前去："婷婷，婷婷！"婷婷终究无法避开母亲，气鼓鼓地站在原地，拧着头，一句话不说。武梅轻轻抚了抚女儿的头："还在生妈妈的气吗？昨天是妈妈对不起，让你一个人在家过生日。"婷婷眼圈慢慢地红了，口气

却依然硬邦邦的："没有，我没有生气！有什么对不起的……谁说生日就不能一个人过了！"武梅双手扶着女儿的肩，柔声道："妈妈知道婷婷委屈，妈妈错了，真的，妈妈跟你道歉。走，咱们吃顿大餐补偿去。"说着，便去牵女儿的手。

婷婷却猛地把手从母亲手中抽了出来，武梅一怔："怎么了？还生妈妈的气？"婷婷后退了一步："没有。我什么也不想吃。这几天我想到爸爸那里住，你随便怎么加班都行！"武梅呆呆地看着女儿："婷婷……"婷婷一拽迷惑不解的同学，飞快地跑了。武梅还在出神地望着女儿远去的背影，手里拎着的新书包，都还没有来得及被女儿看上一眼。她无奈地掏出手机，思虑再三，拨通了周旭的手机。

周旭看了看手里崭新的双肩书包，微微叹气，摇了摇头，掏出钥匙开门。"爸，你回来了？"婷婷听到关门声，头也不回，继续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里的卡通。周旭把书包拎到女儿面前："你妈妈给你的生日礼物。"婷婷把脸一别："我不想看。"周旭不禁有些好笑："还生气呀？别那么大气了，晚上咱们去看演出，杂技版的《天鹅湖》。"婷婷兴奋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太好了！爸，我们赶快吃饭吧。"周旭顺手把书包一搁："等一会儿燕子来了咱们出去吃，吃完直接去剧场……"还没听完，婷婷的脸色立刻晴转阴："那我不去了。"周旭皱了皱眉头："婷婷，你怎么这样呢？燕子就是听说你想看，专门找的票，你可不能太没有礼貌啊。"婷婷大声道："不去不去，我就是不想去了。"说完，啪的一声扔下遥控器，冲进卧室关了门。

周旭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这倒不能怪女儿，要让她这么快就接受燕子也不太可能，只是女儿如此倔强的脾气，要怎样才能让她好好和燕子相处呢？他走进厨房，赶紧捣腾出几个菜来，端上餐桌，又敲了敲卧室的门："婷婷，饭在桌子上，你别等凉了再吃啊。"卧室里毫无反应，周旭看了看表，又敲敲门："那爸爸一个人去了，看完我就马上回来。"

婷婷躺在床上，直到听见爸爸关门的声音，才轻轻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卧室门前，又竖起耳朵悄悄听了会儿，确定爸爸已经真的出去了，才开门出来。看着空无一人的客厅，婷婷忽然有些落寞，坐到餐桌

前，抓起筷子，随便吃两口饭，觉得没什么意思，又放下了碗。她无意地往沙发上望去，突然，一个漂亮的双肩书包跃入眼帘，她一下跳过去，抱起书包，翻来覆去地摩挲，暗暗夸赞老妈的眼光，但心里却还是有些别扭。她拉开拉链，“哇！”婷婷难以置信地从书包里摸出一件自己觊觎了很久的泳衣，轻轻一提，一张卡片掉在地上，她好奇地捡起来，卡片上是妈妈娟秀的字迹：“婷婷，希望这些迟到的礼物你能喜欢，当你背上新书包的时候，记得，你是妈妈最爱的女儿。”

心形的卡片轻轻地摊在手掌中央，就像母亲的吻印在额头一般温柔的感觉。婷婷忽然觉得仿佛时间静止了，她入神地注视着手心里的卡片，喃喃自语，也许，连自己都没听清在说什么：“妈妈……我没生你的气……”

蝴蝶站在22层高楼的落地窗前，眺望着远处渐渐沉落的夕阳。余晖照耀下的城市建筑，被染成淡淡的金色，天空中的云被拉成绵长柔软的絮状，舒缓流动。电脑上MSN收到新消息的提示声响了起来，蝴蝶嘴角勾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反身回到电脑前，戴上耳麦，Peter的声音再次从大洋彼岸传来：“看来我们又遇到新问题了。”

“怎么了？”

“刚得到线报，322所下周一会更新升级他们的防火墙。”

“那么……”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你还有两天时间。我们如果能攻破沈小涵这道关，那么在他们更新防火墙之前，就可以抢先得到我们想要的，否则沈小涵就没用了。”

“我明白了。”

蝴蝶轻轻将鼠标一点，电脑屏幕立即切换成网络电话状态，一个变音软件正在运行着，他从邮件中找出沈小涵的手机号，输入，而蝴蝶低沉的男中音变成了悦耳清亮的女声——

“您好，请问您是沈小涵先生吗？”沈小涵大咧咧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我是，您是？”“沈先生您好，我是瑞金公司中国分公司人事部的冷芳。您发回的调查表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主任希望能和您见见面，您

看什么时间方便?""我的时间好安排,都行!""那明天上午11点在现代城A座的米罗咖啡厅,您看可以吗?"沈小涵的声音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好的,没问题!""您到了以后和我们罗主任联系,他的电话在我们发给您的邮件中有。""是罗恩吧? 好的,谢谢。""谢谢沈先生,再见。"

蝴蝶关闭网络电话,站起身来。窗外的天空全黑了,缤纷的霓虹又宣布着一个新的夜晚来临。

沈小涵抬腕看了看表,10点55分,他整了整领带,从面包心语糕点店出来,走进了隔壁的米罗咖啡厅。其实他10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这里,但是网友们总结的面试经验告诉他——赴约,尤其是和外国人见面,别迟到,也千万别到得太早,准点是最恰当的。

咖啡厅里光线很柔和,响着优雅的轻音乐。沈小涵掏出手机拨了罗恩的号,坐在角落靠窗的一名卷发中年男人站起来向他微笑着招了招手,沈小涵立即快步走了过去,礼貌地躬身问道:"您就是罗恩主任?"罗恩微笑着点头,示意沈小涵坐下。

沈小涵有些拘谨地坐到罗恩对面,一时不知道该主动开口还是等待提问。而罗恩似乎早已对这种面试场面司空见惯,微笑着给沈小涵沏了杯茶:"我想,既然是周末,就不要去公司了,咖啡厅的气氛更适合,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沈小涵连忙点头:"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罗恩虽然长着一副亚裔面孔,但显然是在发达国家生活多年的人,举手投足间都透出一股高雅贵族的绅士气息,他专注地看着沈小涵,认真道:"您的条件很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收到你发回的调查表后,很希望您能成为瑞金的一员。"沈小涵简直是受宠若惊:"非常感谢。"罗恩又继续道:"瑞金在中国的知名度还不大,但在国外,不夸张地说,绝对是很多人向往的大公司。"沈小涵连连点头,尽量使自己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我对贵公司早有耳闻,也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荣幸加入贵公司。"罗恩满意地一笑:"我们看重的是创意和能力。相比之下,学历倒不一定是排在首位的。因此,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来考核应聘者,希望你有心理准备。"沈小涵的口吻洋溢着浓浓的自信:"没问题。我欢迎考核。说实话,之前我也去过一些比较大的公司面试,但是都让我很失

望,基本都是先用学历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了。”

罗恩听得很认真,点了点头,很是认同沈小涵的观点:“瑞金公司的这种考核是由专家根据我们对人才的要求量身设计的,已经用了很多年,帮我们找到了很多具有潜力的人才。只要你有能力,我们就有信心。”沈小涵忽然脑筋一转,问道:“那考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调查表吗?”罗恩颔首一笑,目光中闪过一丝赞赏:“是的,沈先生很聪明。调查表是考核的第一个部分,今天这是第一次面试,目的是对应聘者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通过的人将会接受一次对专业能力的考核……”沈小涵有些等不及了,跃跃欲试:“现在就开始吗?”

罗恩轻轻笑了笑,拿出一份问卷,递到沈小涵面前:“这是国际上最有名的人力资源专家设计的问卷,主要是对一些性格方面的东西进行摸底。”沈小涵接过问卷,迫不及待地填写了起来。

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了,沈小涵咂了咂嘴,满嘴还是中午和罗恩一起吃的意大利面的味道,看来这个罗恩主任是个很随和的人,跟自己挺聊得来的,这次的工作应该有七八成把握了。

沈小涵吃过晚饭,就关上卧室的门,守在电脑前,打开邮箱,一边随便浏览网页,等着罗恩的邮件通知。8点刚过,一个新邮件出现在屏幕上,沈小涵仔细读着邮件:“尊敬的沈先生,祝贺您通过了我们的第一次面试,请在阅读此邮件九十分钟内,将下列题目的答案发至公司邮箱,过时无效。”他拍了一下大腿:“还真够严格的,九十分钟!”他下意识地一看时间,赶紧读题——

“1、列出三种不易破解的密码设计理念;2、举例说明你创建网络防火墙的设计构思。”沈小涵长长地松了口气,这种题,实在是小菜一碟,看来今天果然是福星临门了,他立即在邮件上解答起来……

房间里灯光柔和。蝴蝶坐在电脑前,手里拿着沈小涵上午回答的问卷,似笑非笑,看来这个322所老保密的儿子,并没有继承他父亲沈伟国的警惕和防范意识,而且,对自己假扮的“罗恩主任”还颇有好感,问卷上龙飞凤舞的字迹和毫不掩饰的答案,也充分证明着沈小涵率直单纯的性格。电脑屏幕上大大的时钟显示为21:30,蝴蝶胸有成竹地

点开邮箱，果然，沈小涵的答卷已经在半小时前就发来了，他套上耳麦，低声对一直守候在线的 Peter 报告道："已经到手了。"

耳机里传来的 Peter 的声音没有了往常的平静，甚至带着几丝难得的兴奋与满意："很好。我现在就给 H，今天晚上也许就能攻破他们。"

大洋彼岸还是阳光灿烂的日间，Peter 站在黑客 H 身后，看了看表："能进行吗？"H 得意地甩了甩金色的头发："那当然。那份问卷就是为了套出他设计防火墙的思路，只有几种，马上就可以试出来。"

半小时后，H 敲了敲键盘："OK。已经绕过防火墙，登入主服务器了。"Peter 微笑着点头："那就去取我们想要的吧。"H 继续操作了片刻，却忽然停住了手，Peter 一愣，凑上前："怎么回事？"H 望着屏幕，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不行，进不了内部数据库，还需要另一套密码。那小子答卷上的信息还不足以破解。"

Peter 沉吟了一会儿，对 H 道："你马上再联系蝴蝶，我有话跟他说。"

一觉睡醒已经是第二天大上午了，沈小涵迷迷瞪瞪地起床，走进客厅，见妈妈正在拖地板，大周末的爸爸也不见人影，嘟哝了两句："妈，我爸呢？又去单位了？"田翠娥弯着腰头也不抬地忙着："可不是。一大早就去了，昨晚好像接了个什么罗教授的电话呢。"沈小涵微微有些扫兴，本想终于可以在老爸面前炫耀炫耀，瑞金公司的 OFFER 十拿九稳了，也堵堵老爸的嘴。他洗漱完毕，抓起手机打给了杨登："在哪儿呢？出来玩儿呗！"

周围的音乐震耳欲聋，游戏城里年轻人个个都像装了劲霸电池的敲鼓玩具兔，发泄不完的精力，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歇斯底里。沈小涵和杨登玩了一阵模拟赛车，不太过瘾，还是抢到了模拟射击的 VR 特警游戏，端起激光枪对着屏幕上的敌人一番扫射。沈小涵砰地击毙一个敌人，就势摆了个耍酷的造型，一面盯着屏幕，一面对杨登忍不住大吹起来："我昨天去面试了家够牛的公司，瑞金，听说过没？刚进中国，在

美国可有名气呢。这次要成功了，保准让我爸闭嘴！"杨登一枪打倒迎面冲上来的匪徒，不以为然地道："有多牛？我看说不定是他们自己吹的呢？"沈小涵摇摇头，一脸坏笑："你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啊？告诉你，就人家那面试，都是好几道槛儿，而且才不像我们国内这些狗屁企业，就知道看学历，人家那才真叫做慧眼识英雄，都用的专业问题考的！"杨登来了兴趣："是吗？都考了些啥？说说看，看看我能不能做？"沈小涵一耸肩："我哪儿记得住那么多啊？哦……想起来两个，一个是让你谈谈防火墙的构思，一个是让举出三种以上的密码设计方式，瞧瞧，这是学历高就一定会做的吗？"杨登点点头："那倒是——小心！"话音未落，两人眼明手快地同时击毙一个侧面攻来的敌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不过啊，小涵——"杨登用肘撞了撞身边的战友，"找工作呢，你还是多少得留个心眼儿，不能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没准儿那是套你呢！"沈小涵有些半信半疑，目光忍不住离开了屏幕上的战场，转到杨登身上："是么？"杨登撇撇嘴："我妈说，我表叔家的孩子就赶上过这么一回，人家说是招聘，实际就是为了要你的创意，等东西一拿到手立刻就不理你了。"沈小涵听得脊背发凉，握着枪的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真的？"杨登接连两枪干掉两名欺近身前的敌人："那是——哎！别走神儿啊，快快！BOSS 出来了！"沈小涵浑身一激灵，立即重新进入战斗状态，和杨登一起并肩作战，所向披靡，心里却悄悄系了个疙瘩，对瑞金公司和罗恩主任忽然有了一些不信任，他想，回家还真得查查……

"沈书记！"网管小梁走到组织技术人员更换防火墙的沈伟国身边，悄悄附耳说了几句话。沈伟国心头一惊，不动声色，示意了一下，小梁会意地往门外走去，沈伟国也跟了出去。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我们所的网好像被人攻击了，您看，这是昨晚的记录，这都是非法登录，可奇怪的是，我们网关这儿一点儿提示都没有，他们居然绕过了防火墙！"

沈伟国有些慌，昨晚罗振华给他打电话说谷雨生拉肚子了，这两天估计赶不完进度，本来决定周一换防火墙就是为了等这进度，既然等不

了了，不如先换了踏实，所以他才今天一早就组织人手开始工作，没想到，竟然……他越想越怕："你慢点儿说，我对网络的事不在行，你是怎么发现的？"

"您看，这是电脑日志，上面记录的是电脑上有过的所有活动。现在从这上就能看到，昨晚星期六23点47分，有过一次从国外的IP地址进行的登录，潜入了我们的内网……"

"国外？"

"但是怎么没见报警呢？一般情况，有这种不明身份的IP来访问我们内网的数据库时，咱们的防火墙是要报警的！"

"对对！可这回人家绕过了防火墙，所以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这绝对是高手干的，要不就是……我们内部的人。"

沈伟国一个手势，止住了小梁说话，他目光深邃地往机房里忙碌的人们望了一眼："好的，我知道了，你谁也别说，我会处理的。"

会议室的门紧闭着，灯也没开，外面经过的人绝对不知道里面会有人在开秘密会议。屋里的四人都神色凝重。庞剑拿着沈伟国悄悄打印出来的电脑日志看来看去，难得地皱着眉头："322所的网络虽然有漏洞，但从这日志上看，对方简直好像是回家一样，对这里的设置非常熟悉——这可不光是水平的问题。"刘志军的话有些沉重："看来他们应该是拿到了关键部位的信息。"沈伟国心头异常紧张："那就是说我们的人把信息给漏了？"刘志军点了点头："有这种可能，但也不排除被人窃取了。您知道都有谁在管网关的密码吗？"沈伟国想了想："除了刚才你们看到的小梁，还有一个临时过来帮忙的刘峰，他是来顶替小涵的空缺的。"庞剑紧接着道："那就是说，包括小涵在内，一共有三个人知道？"

三个人忽然沉默了，沈伟国脸色非常难看，不由地望向一旁沉思的武梅。武梅却不发话。现在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自己这里了，无论如何是逃避不过去的，沈伟国叹了口气，缓缓道："我……我同意大家的分析，应该是有人把网络设置的信息透露了出去。掌握这些信息的只有三个人。我刚才问了小梁，防火墙和数据库里的单项密码是他和小涵共同设计的。而且之前，密码本一直是由小涵保管的……"

刘志军和庞剑互望了一眼，觉得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

是沈伟国自己继续说下去："总之，现在小涵有嫌疑，这是事实了。大家放心，我……我绝不会包庇自己的孩子，如果他真有问题，我会按照规定回避，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刘志军低头看着地面，没吱声。庞剑实在不忍心看着沈伟国伤心哽咽的样子，连忙安慰道："沈书记，我跟小涵也接触过几次，他虽然是有点儿贪玩儿，但人还是很正派的。而且我觉得甚至可以排除小涵主动泄密的可能。"

沈伟国猛地一怔，表情忧喜参半："真的？"冷不防一直没说话的武梅低低地问了句："小庞你有证据吗？"

庞剑拍了拍手里的日志："这里显示，昨晚有多次进入数据库的尝试，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密码错误。但小涵是知道密码的。"沈伟国又是欣慰又是感激，眼角都有些微红了："我不是说这孩子本质有问题，要说他会主动向别人去提供什么情报我也不相信。但是他的保密意识太差，没有一点儿警惕性，所以很可能被人利用。"

武梅凝视着沈伟国，一字一句地对沈伟国道："沈书记，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对您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但小涵到底有没有泄密，最终要由事实来说话。"她顿了顿，"我们不会因为他是亲人就包庇他，但也不能因为他是亲人就冤枉他。您说是不是？"沈伟国默默地点了点头。

晚饭吃得非常安静。田翠娥诧异地看着这对平时一定会在饭桌上争吵的父子俩。老的默默无语，只管夹菜，小的一言不发，埋头扒饭，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田翠娥收拾完饭桌，进厨房洗碗去了。沈小涵偷偷瞥了一眼沉默的父亲，心头有些烦躁，脑子里还想着和杨登告别之后回家上网查的结果——瑞金公司中国分公司南京总部，成立于2001年，2003年底即撤回美国总部——和那天邮件点进去看的网页完全不一样，难道……"小涵！"沈小涵忽地被沈伟国的一声喊拎回神来，小声地答应一声："哎。"

沈伟国一改往日板着脸的模样，神情认真关切，却隐约带着点儿说不出的沉重："小涵，你这两天，都在找工作是吗？""嗯。""昨天，322所的网络被黑客黑了。""什么？"沈小涵忽然觉得脑子炸了，"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一直进到了服务器里。"

沈小涵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满脑子只剩下几个词在纠结打转:瑞金……罗恩……322所……黑客……模模糊糊地仿佛听到父亲还在说话:"你现在不在322所了,但是有些责任该担的还是要担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机械地点了点头,看着父亲又低叹一口气,走进厨房,他噌地一下站起来,跑进卧室,猛地关上了门。

呆呆地坐在床上,没开电脑,沈小涵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出神——列出三种不易破解的密码设计理念;举例说明你创建网络防火墙的设计构思……找工作呢,你还是多少得留个心眼儿!不能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没准儿那是套你呢……322所的网络被黑客黑了……昨天晚上,一直进到了服务器里……手机忽然响了,他拿起一看,一股冷气从脚底串上脑门,是"瑞金公司"打来的。他一时没按接听键,手机一直在响。想了想,他接了起来——

"沈先生,您好,我是瑞金公司的冷芳。"

"您好。"

"您昨天的笔试答卷我们收到以后立刻转回了总部,刚才我们收到了回执。您的笔试成绩非常出色!"

"是吗?"

"是的。我们公司最看重的就是每个人的实际能力。因为您在前面的考试都通过了,所以现在我们想邀请您进行最后一次面试。"

沈小涵暗暗咬了咬牙,暗想这个"瑞金公司"还要继续蒙人:"那我能否请问一下,贵公司的聘用考核一共有几轮?什么时候能签正式合同?"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如果通过,我们就会和您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

"是这样啊。那面试的时间?"

"明天下午四点整,还是在米罗咖啡厅。"

"你们公司招聘员工都是在米罗咖啡厅吗?"

"当然不是。我们公司在新开发区,不是很好找,所以一般都是在城里见面。如果您希望去公司见面,我们也可以安排。"

“不用了，那就还是在米罗吧。”

“好，明天见。”

“再见。”挂上电话，沈小涵才发现自己满手都是汗水，事实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他，沈小涵，被人涮了！而且不仅仅是他被涮了这么简单，父亲平时一天到晚唠叨的话此时此刻在脑海中异常地清晰，泄密，泄密，只差一点点，322所的机密就要变成别人的囊中之物了。他死死掐着手机，脑海里忽然回忆起罗恩的样貌，那个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中年男人，分明就是隐藏在笔挺西装之下的一条毒蛇，向自己阴险地吐着暗红的舌信。老爸说的对，该自己负责的自己就得负责，他也要让那个罗恩知道，他沈小涵也不是让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白痴！他反复想了想，悄悄拧开门，探头向客厅望去。

沈伟国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大概是这几天实在太疲倦，看着看着电视就闭上了眼睛。沈小涵蹑手蹑脚地走出去，悄悄摸到爸爸的手机，又毫无声息地溜回了房间，锁上门。

沈小涵翻开手机盖，正要查电话簿，屏幕上却是这样几个字“请输入密码”，他又好气又好笑，这个老爸，只能说——I 服了 You！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根数据线，接上手机，打开电脑，不到两分钟，手机就被解锁了。他翻出电话簿，查了一个号码，转手用自己的手机拨了出去——

“你好，庞剑吗？我是沈小涵。”

第八章

脱壳

他轻轻地将药水注射进去，动作是如此细致，仿佛一位外科医生，正在进行着无比精密的手术操作一般。

沈小涵刚说了一个“我”字，肩膀上那只冷冰冰的手又搭了上来，顿时，一股寒意仿佛渗入骨髓，他扭头看着罗恩，那副墨镜下的视线飘忽不定……

车里没有开灯，借着远处霓虹照来的光线，仍然可以清晰地看清人脸上的任何表情。沈小涵坐在副驾驶位上，低垂着头。娄子是自己捅的，但是一旦真要大胆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真需要点勇气：“庞剑同志，关于322所网络被黑的事，我可以提供些情况……”庞剑嘿嘿一笑，一副若无其事、意料之中的样子，他轻轻拍了拍沈小涵的肩膀：“小涵，我是相信你的。”

沈小涵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所掌握的全部情况：“……我去查了他们美国的主页，他们在中国的确是有分公司，不过是在南京，而且2003年已经撤回了。”庞剑浓眉一挑：“就是说罗恩并不是瑞金公司的人？”沈小涵的话中透着前所未有的愧疚：“对。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冲着322所来的。我又好好看了一遍我给他答的那两道题，如果是高手，有了这些答案要黑322所那实在是太容易了。”庞剑抬头望着沈小涵，目光炯炯，毫无责备的意思，反而透着一丝兴奋：“你说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觉

得下面会有好戏看了！我得马上和领导汇报。对了，我能不能去你家里看看他给你发的邮件？”

沈小涵一愣：“现在？”庞剑点点头。沈小涵有些迟疑，鼓起勇气道：“我有个请求，这件事，我现在还不想让我爸知道。”“为什么？”“我这不是又给我爸添堵吗。这件事越想越悬，那天要不是正赶上所里换防火墙检测机器，事儿可就出大了。”庞剑轻松笑了笑：“没那么严重。你要知道，你赶上的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骗子，但是你现在不仅识破了他们，而且还主动告诉了我，这挺不容易的。”沈小涵摇了摇头，苦笑道：“唉，就别说这些了，我真觉得没脸见我爸。”他忽然抬头对庞剑道：“你等我一会儿。”说着，拉开车门，一溜烟地往家跑去。

沈小涵尽量用最小的声音拧开了防盗门，屋里漆黑一片，爸妈都睡了。他踮着脚尖溜进自己的卧室，不敢开灯，迅速坐到电脑前，开机，又找出一个U盘插入，看着WINDOS的进入页面正在跑进度条，他有些不耐烦，想了想，忽然一下子关掉了电源，三下五除二地把主机后的电源线、鼠标线、键盘线等一堆电线通通拆了，又从衣柜里找出件黑色的大衣，包起主机以最快的速度溜出了家门。

车门被猛一拉开，沈小涵塞进来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庞剑一把接过，不由一愣：“机箱？”沈小涵随后才钻进车里：“嗯，我想着与其拷几个文件，不如把整个机器都拿来，这样你们想看什么都可以。”

庞剑把沈小涵带到办公室，沈小涵七手八脚地把主机和显示器接上后，两人正襟危坐在电脑前，瞪大眼睛盯着屏幕。沈小涵迅速打开邮箱，调出“瑞金公司”发给自己的几封邮件，点开邮件中链接的“瑞金公司”主页，又从百度进去搜出自己查到的真正的瑞金公司主页，展示给庞剑：“喏，这是美国瑞金公司的主页，这是那个罗恩发给我的所谓北京分公司的主页，风格倒是挺一致的。”他接着又点开假主页上的“人才招聘”栏，一个新窗口蹦了出来。庞剑认真地看着，逐字逐句地念道：“要求：男，年龄25—30岁，学历：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有两年以上企事业单位网络维护经验者优先……哎，这个招聘启事就像是给你沈小涵量身定做的！”“还真是！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说到这儿，沈小涵心里忽然有了一丝疑问：“不过他们怎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像我辞职找工

作这事儿，所里好多人还都不知道呢，他们就能找来了！”庞剑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同意地点了点头：“这就回到老问题上了，我们一直都怀疑322所里有人在通风报信。”

沈小涵难以置信地喊了一声：“什么人？不会是间谍吧？”庞剑有些好笑地反问道：“为什么不会？”沈小涵实在无法把这个词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困惑地嗫嚅了几句：“真是间谍？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间谍居然会找到我头上……”庞剑道：“太正常了，不可思议那只是你认为的。你看，对方的意图和步骤都已经非常明确了。先是调查表摸底，然后笔试再探底，通过你的答卷分析出你设计防火墙的思路，绕过防火墙进入了服务器，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破解出最后数据库的密码，所以才急于再约你去面试，其实也就是想从你这儿再套出最后想要的东西。”

沈小涵听得目瞪口呆，虽然这一切他已隐约察觉了，但经庞剑条分缕析地把事实一一摆在眼前，冷汗还是不知不觉地爬满了额头，父亲平时再三的忠告又浮现在脑中。他忍不住脱口而出：“既然这次他是冲着密码来的，那我明天去跟他见面，然后你们就可以抓住他。这就叫将计就计、引蛇出洞！”庞剑摇摇头：“你去，行吗？”沈小涵憋了一肚子火，攥了攥拳头：“怎么不行啊？人家找的是我，我不去他不来啊。再说了，这小子居然算计到我头上来，这不玩鹰的让鹰啄了眼吗？不行，我得去玩玩他！这回的面试，一定得给他答出点儿彩来！”庞剑听得哭笑不得：“看你，这一开口就不在道儿上！这哪是玩的事情啊！对方是职业间谍，像你这样的，三四个都近不了他的身。我已经打过电话，武处长他们马上就到，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吧。”

夜已经很深了，武梅和刘志军赶到了保密局办公室，和庞剑、沈小涵一起商量研究对策。庞剑已替沈小涵向武梅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觉得，只要他还想利用小涵，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抓住。”刘志军微微点头：“关键是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小涵？”“我想至少现在他还没怀疑我！”沈小涵斩钉截铁地说。

沉默。刘志军看了还在沉思的武梅一眼，试探道：“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尽快抓住他的唯一机会，值得试一下。武处，你觉得呢？”沈小涵在

一旁跃跃欲试："对，咱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武梅抬起头来，严肃地望了望面前的三个男人，说："这次肯定是一次绝好的抓捕机会。不过——"她温和地望着沈小涵，像一位关心弟弟的姐姐，又像呵护儿子的母亲，"小涵，我必须告诉你，这个罗恩的背后是一个国际间谍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星讯六号的设计方案。对方是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而你现在是唯一跟他见过面的人，这种情况你再去见面是极其危险的。况且，对这个人的背景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所以你一定需要好好考虑！"

沈小涵一攥拳头，热血立马就冲到了脑门儿："我已经考虑好了，于公于私我都要去，不管什么代价！"

武梅看着沈小涵当机立断："那好！就这么决定了，明天小涵赴约，实施抓捕！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充分的准备。"

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帘射进屋来，田翠娥迷迷糊糊地伸手抓过窗头的闹钟，一看6:40，正要叫身边的老伴儿起床，才发现他已经不见了。她一边穿衣服一边走进客厅，沈伟国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面前茶几上的烟灰缸里一堆烟蒂，手里还夹着支烟闷头抽着。田翠娥向沈小涵屋里张望，忽然吃惊道，"昨晚没回来？不行，我得给他打电话。"沈伟国使劲摁掉香烟，闷闷地道："我打了，手机落家里了。"

田翠娥皱皱眉："这孩子出门就没有不落东西的。那给他同学打呗，就杨登、戴昕他们几个，号码我这都记着呢。"沈伟国有些不耐烦，拧着眉头："你别瞎打，我打一个问问。"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武梅的电话，却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武处，打扰您吗？小涵他……昨天一夜没回来。而且他还把电脑也带走了，我是怕……"听筒里武梅的声音一点也不紧张："小涵一直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和他沟通了一下情况。"沈伟国心里重重一沉："啊？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武梅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从容："没有没有！小涵是个好孩子，您不用担心。"沈伟国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那就好……"

沈小涵一直盯着武梅接电话，直到看着武梅合上手机盖，才轻轻问

道："武处，是不是我爸打来的？"武梅点点头："你爸很关心你啊。"沈小涵一惊："他都知道了？"武梅目光中闪过一丝善意的狡黠："应该说还不完全知道。"沈小涵闷闷不乐地长叹了一口气："这回我爸一定对我特失望，真希望有个机会向他解释一下。"武梅笑了笑："其实，知子莫若父，对你爸你真不需要解释什么。昨天，所里出事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只有你爸对你做出了最为冷静和准确的判断，而你现在的行为向我们证明了：他是对的！"沈小涵呆住了，老爸，这个平时和自己看似格格不入的老头子，其实是这个世界真正最了解自己的人。武梅在一旁默默看着沈小涵脸上表情的变化，由衷地欣慰："现在离对方约的见面时间还有九个小时，这样，你先回家去休息，养精蓄锐，下午的行动会很艰苦。"沈小涵忽然手一抬，举到额头，敬了个军礼，仿佛一名即将冲上前线的战士："是！"

清晨时分，沈小涵回到了自家小区。呼吸着新鲜空气，抬头看着天边圆而温和的朝阳，他忽然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浮现起这样一句话：人长大，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他低着头匆匆走到自家楼下，忽然怔住了，楼梯口，沈伟国手里拎着一袋油条，正默默地望着自己。父子俩对望了半晌，沈小涵抑制住心里如浪潮般翻滚的感情，轻轻地叫了声："爸！"沈伟国脸上写满忧喜交加的神情，却什么话也没多说，只是像从前一样，用宽大的手掌拉过儿子的手，平静地道："走，回家吃早饭。"

蝴蝶站在落地窗前，从22层的高度俯视着现代化与古老相交织的城市，享受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昨天傍晚再约沈小涵见面的那次通话，感觉异常敏锐的他从沈小涵的声音中，已觉察到一丝不对劲的地方，再拖下去，恐怕事情会朝反方向发展了，夜长梦多，只宜速战速决。蝴蝶转身回到电脑前，戴上耳麦。

"我准备下午和沈小涵再见一次面。"

"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吧？"

"很难说，我觉得，他可能有疑心了。"

"那你小心行事。一旦密码到手，立即做了他。"

“不用担心，我不会留下一丝痕迹的。”

蝴蝶关上电脑，抬腕看了看手表，离见面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他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几瓶矿泉水，拧开一瓶倒进玻璃杯，又从贴身的衬衫袋中摸出一个小纸包，向杯里倒进一撮粉末。粉末在水中立即溶解消释，水的颜色又恢复如常。蝴蝶小心地用一支细细的针管从玻璃杯里抽了一小管水，又拿起桌上的另一瓶矿泉水，倒过底部，轻轻地将药水注射进去，动作是如此细致，仿佛一位外科医生，正在进行着无比精密的手术操作一般。

大屏幕上是一张硕大的人头像，刘志军指着图像讲解道：“这是根据沈小涵的描述绘制的化名为罗恩的嫌疑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〇，很瘦，有些谢顶，戴眼镜。嫌疑人很可能是经过化装的。”他一点鼠标，画面切换到米罗咖啡厅的照片，“下午四点整，嫌疑人将和沈小涵在米罗咖啡厅见面。这是米罗的内部结构和周围的地形图。它分上下两层，有两个出口，厨房和洗手间都在二楼。周围的环境并不复杂，不过这里的公司很多，这间米罗下午五点以后的占座率可达七八成。在里面我们占据这三个位置，外围的人守住两个出口，还有这个拐角和这个把口。我们的动作一定要隐蔽！”看着满会议室的干警们纷纷点头，刘志军把目光投向一旁的武梅。武梅会意地站起：“我再强调一点。今天和嫌疑人会面的沈小涵是没有任何经验的，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为前提。必要的话，可以放弃抓捕，但是，一定不要暴露。”

闹钟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沈小涵早已醒了，站在卧室的窗边，他轻轻摁了开关。从窗口望出去，碧蓝的天空就像海洋的颜色，他忽然觉得，假如自己的人生定格在今天，那是自己最光荣的时刻。一辆熟悉的商务车停到了楼下，他意识到该出发了，背上书包，郑重地环视了房间一遍，走出房间。

沈伟国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看着报纸，田翠娥坐在旁边在打毛线。面对眼前这平凡的幸福他忽然有了一种想落泪的感觉。他抑制住

情绪，认真地喊了一声："爸，妈，我出去了。"田翠娥头也没抬地应道："哎，早点回来吃饭啊。"沈伟国放下报纸，温和地点了点头，抬起手，悄悄冲儿子竖了个大拇指。沈小涵一咬牙，努力把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忍了回去，开门下楼。

庞剑用车把沈小涵又拉到保密局。进了屋，武梅和刘志军都在等着。沈小涵看着满桌以前只能在007电影上看见的设备：微型耳麦、项链话筒、针头摄像机……出门前的伤感早就扔到九霄云外了，他好奇而兴奋地拨弄着桌上的玩意儿。

刘志军拿过一张详尽的米罗咖啡厅结构图放到沈小涵面前，指着一个座位说："小涵，这是米罗的大堂，你记住，如果你到得比他早，就坐拐角靠窗这个位置。我们的车就在外面，能看到你里面的情况。"沈小涵点了点头，忽然提问："我一定要坐这儿吗？如果这个位置让人占了呢？"刘志军的手搭在沈小涵的肩膀上："放心，位置我们都占好了，你到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把这个位置给你腾开。万一坐不到这个位置，也要记着，尽量往里坐，避免靠近门口、厕所和厨房。"沈小涵一脸佩服地点点头。庞剑抓起桌上的微型耳麦塞进他的耳朵："有了这个，就能听到我们说话。"说着，又把项链话筒给他挂在脖子上，"这是话筒，它感应得到喉部的震动，所以即使你说话不出声音，我们也能接收到。"沈小涵不由一握拳头："这太厉害了，不错！"庞剑嘿嘿一笑，又顺手递给他一个U盘："这不是真的U盘，里面有一个追踪定位器，你想办法把这个交给他。万一在米罗抓不住他，只要他带着这个我们就能找到他。"沈小涵点点头："我就跟他说这里面有一些我设计的程序。"武梅赞许地颔首："行，你见机行事吧。"

沈小涵收好U盘，念头一转，冲庞剑眨眨眼，笑道："就这些？没了？"庞剑一摊手："你还想要什么？"沈小涵比画出手枪的形状："我不用拿个家伙什么的？我是说……武器之类？"庞剑坏笑道："怎么，怕了？"沈小涵眉毛一扬："谁怕了？我是想过足这特工的瘾！"庞剑顺手从桌上抓起一个工具："武器没有，给你带一个改锥，要不你不踏实。"两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等两人笑完，武梅认真地对沈小涵叮嘱道："小涵，记住，和对方见

面的时候，尽量不要让他接触你吃的或者喝的东西，更不要用他给的食物和水！”沈小涵郑重地点了点头。

商务车驶上了三环路，眼前匆匆闪过北京气派的城市建筑。武梅见沈小涵盯着窗外发愣，笑了笑：“是不是有点儿紧张？”沈小涵回过神来：“啊……没有。”武梅微笑道：“你要自然点儿，跟上次一样就行了，不能让他感到你有什么不对劲儿。这样，我教你，你尽量先别想我们的抓捕计划，只想着自己是来面试的，他是个经理，你的目的是要好好表现争取通过面试。”沈小涵嗯了一声。武梅又嘱咐道：“另外，我们抓捕之前，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他。”正在开车的庞剑头也不回地插了句：“比如，可以假装去厕所。”武梅点头道：“或者找个什么借口，总之，不要在他身边，越远越好。”

车忽然停了，远远看去，米罗咖啡厅所在的现代城 A 座中信大厦已经在望。武梅推开车门，对沈小涵道：“为了不让他起疑心，你从这儿打车过去就可以了。”沈小涵点头，跳下车。武梅冲他轻松地一笑：“你爸爸和我们都等着你的好消息。”沈小涵不由一怔：“我爸？”武梅微笑道：“是，虽然他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我想他应该能猜到你在做什么。”沈小涵忽然闭上眼，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再睁开眼来，表情是无比的坚毅和勇敢：“谢谢您，武处长，希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武梅郑重地和沈小涵握了握手：“小涵，四个字：安全第一！”

沈小涵下了出租车，走进米罗咖啡厅，看了下表，15 点 47 分，人不算多，还有一多半的位子都空着，他警惕地扫视了一圈，没发现罗恩的身影，努力让自己做到真正的镇定和轻松，他要了一杯咖啡，向刘志军指定的座位走去。一名本来坐在那个位子上的男士仿佛无意地起身离开，沈小涵心里松了口气，正要过去坐下，却冷不防一对年轻女孩有说有笑地捷足先登。他一下子被搅乱了思路，站在那里发了会儿愣，记起刘志军叮嘱的话，赶紧又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似乎心不在焉地喝着咖啡，眼睛却一直盯着大门，等待着罗恩的出现。

田翠娥奇怪地看着沈伟国，上班的时间居然坐在家里看电视，捏着遥控器却不停地换台，她玩笑地斗了句嘴：“哟，今儿怎么不去上班了？

提前退休啦?”沈伟国仿佛什么都没听到,端起茶几上的杯子正要喝茶,送到嘴边,才忽然醒过神来,杯子是空的。田翠娥愈加疑惑,盯着沈伟国看,看得沈伟国浑身不自在,回了一句:“你盯着我干吗?”“你今天有点不对劲。”“我怎么不对劲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沈伟国打个哈哈,站起身来:“笑话,我能瞒你什么啊?”

他轻轻走到沈小涵的卧室,推门进去,罕见的整洁和干净。书柜上放着各种游戏的周边玩具:CS模型、跑跑卡丁车塑偶、泡泡糖小人……沈伟国也叫不出名字来,只是第一次发现,这些玩具,看上去也蛮可爱的。他的目光从书柜转到书桌上,书桌正中放着一本书,是自己新编的《保密手册》。

沈伟国拿起书来,一封信从里面掉下,信封上大大地写着几个字,是沈小涵的笔迹,却不是往日那样的龙飞凤舞,而是异常的工整郑重:“沈伟国同志亲启”。

“爸,对不起,儿子给你丢脸了,过去我常常嫌您唠叨,但是今天我却特别盼着您跟我多说两句话。儿子因为大意,被人利用。我非常悔恨自己没听您平时的话,早就该提高警惕,增强保密意识。我要弥补自己的过错,去执行任务了。爸,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别怪我,也请您转告武处他们,原谅我的隐瞒和莽撞,假如这个对手真有那样阴险和狠毒,那无论是谁去面对他,都将是一样的危险,所以我要去!爸,我是老保密的儿子,我为您骄傲!”

信纸轻飘飘地落在桌上,沈伟国的手哆嗦着,在衣兜里到处找手机,好不容易抓稳,立即给武梅拨了出去,一开口,连舌头都在颤抖:

“武、武处长,我、我是沈伟国!……”

出租车司机好奇地看着后座上的客人举着个微型望远镜,不动声息地向不远处的米罗咖啡厅里张望,实在忍不住,问了一声:“您是便衣警察吧?”

蝴蝶嘴角浮起一丝不冷不热的笑容:“我是收钱的警察。”司机一乐:“私家侦探?”蝴蝶不再搭理他,继续在车内观察着沈小涵的一举一动。司机又猜道:“哎,这是查第三者还是要债啊?”蝴蝶冷冷地答道: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司机存心看热闹似的:“成,干这个挺有钱的吧?”蝴蝶的语气愈发冰冷:“没钱会有人干吗?”司机感到这位乘客话语里藏着阴冷,知趣地闭上了嘴。

指挥车里,庞剑看了看表,已经16点18分了,目标还是没出现,监视器里的沈小涵已经等得百无聊赖了,他不禁有些担心起来:“怎么还没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武梅耐心地观察着咖啡厅的大门:“再等一会儿。”忽然手机响了,她一看号码,立马接听:“喂,沈书记?”

“武处长,我有急事跟你说!小涵给我留了一封信,我越看越不对劲儿,赶紧给你打电话,他是跟你们在一起吗?他信里说什么因为自己大意,被人利用了。他是这么写的,‘爸,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别怪我,也请您转告武处他们,原谅我的隐瞒和莽撞,假如这个对手真有那样阴险和狠毒,那无论谁去面对他,都将是一样的危险,所以我要去!爸,我是老保密的儿子,我为你骄傲’!……这是他的原话!”

武梅一愣,脑海里立即回想起沈小涵此前的话语:“我一个人就把他给抓回来……我已经考虑好了,于公于私我都要去,不管什么代价……谢谢您,武处长,希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所有的画面集中起来,答案已十分清楚了。武梅深深痛悔,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怎么会没把小涵的想法看清楚,如果早一秒发觉,她绝不会允许沈小涵执行这次任务。“沈书记,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好好地给您带回来!”挂了电话,武梅斩钉截铁地下命令:“告诉沈小涵,立即撤离!”庞剑一愣:“现在?”“对,撤掉小涵,其他不变,计划继续!立刻!”

庞剑立马就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他接通沈小涵,开始呼叫:“小涵,你现在马上离开,打车回家,听到了吗?”听筒里传出沈小涵的声音:“是说我吗?”“对,就是你!现在,马上离开!”沈小涵的声音透着一百二十个不情愿:“为什么啊?他还没来我怎么能走啊?我走了你们怎么抓他?我不走!”武梅一把抢过庞剑手里的麦克风:“小涵,我是武处长。你一定要走,而且是马上就走!因为现在有了新情况,目标有同伙出现,我们必须放他走,整个计划都要调整,请你服从大局,服从指挥!”沈小涵的声音沉默了一下,终于不再坚持:“好吧。”

沈小涵沮丧地收拾好东西,走出咖啡厅,一辆出租车正好停在门

前。他原本激昂壮烈的心情现在失落极了，看也没看，钻进车里，司机一打方向盘，出租车开走了。指挥车里的庞剑和武梅松了一口气，继续呼叫其他人员："各部注意，继续原地待命，执行原计划。"

看着飞驰而过的街景，沈小涵长叹了一口气，正从脖子上把项链话筒摘下来，肩上突然搭上了一只冷冰冰的手，一个这两天他反复回忆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沈先生，你好啊？"沈小涵手一哆嗦，项链滑到了座位底下，他立即不动声色地用脚踩住，极力让自己保持镇静，回过头去，咧嘴一笑："哟，罗恩主任啊，你怎么在车上？"

出租车继续行驶着，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蝴蝶那张墨镜下的脸皮笑肉不笑："我想给沈先生一个惊喜，开个玩笑嘛。"沈小涵一脸的不高兴："我等了你半个多小时，结果你等在车里！拿我开涮啊？这个惊喜不会也是考核的一部分吧？"蝴蝶面无表情："当然不是。看来我让沈先生受惊了。这样吧，我们去个地方，等到了那儿我再赔罪。"沈小涵撇了撇嘴："算了，不用了，要不我们还是回米罗吧。"蝴蝶阴沉沉地笑了笑："我带你去的地方比米罗有意思多了，到了你就知道了。"

两人不再对话，各自沉默。司机等着看好戏上演，一声不吭地开着车。沈小涵悄悄从反光镜里注意着身旁这个所谓的罗恩，压抑着心底的慌乱，超出想象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怎么办？冷静，一定要冷静，拿出自己平时打CS的那份劲头来，不就是一间谍么。他竭力地清理着思绪，手忽然触到裤兜里的那个U盘，眼前一亮，摸了出来，递给蝴蝶："罗主任，这里面是我以前设计的一些局域网建设方案的东西，内容挺多的，您可以拿回去看看。"蝴蝶不紧不慢，仿佛毫不在意："不着急，一会儿再说。"沈小涵装得大咧咧地笑道："别，我记性不好，省得一会儿忘了，您先拿着呗。"蝴蝶接过U盘，把玩了一下，冷冷地笑道："沈先生，我看到你在履历表上写着，你参与了322所的防火墙和主数据库的密码设计？"沈小涵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个冒牌罗恩，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他故意若无其事地笑道："是啊！做密码这活儿我应该算是挺在行的了！"蝴蝶故作惊讶地冷笑道："是吗？我们公司有几位解密高手，他们总是说没有破解不了的密码。你怎么看？"沈小涵逐渐让自己放松，不再紧张，干脆胡吹大气："这话可说大了！我这密码他们恐怕就

破不了。按说也不该跟你说。这么说吧，我那密码是我喜欢的一首曲子，你说，如果是压根儿不认识我的人，他能破吗？”蝴蝶冷冷地道：“是不好破，那是首什么曲子呢？”沈小涵装出一副并没看出他态度变化的傻乐样：“U盘里存着呢！哎，你这该不会是在面试我吧？”

U盘已经给了蝴蝶，现在应该是想办法尽快脱身了。沈小涵绞尽脑汁地转着念头，忽然对司机道：“师傅麻烦您在这儿停一下，我得买瓶水，嗓子都冒烟了。”没等司机答话，蝴蝶把一瓶矿泉水递了过来：“我这里有。”沈小涵不好再说什么，接过矿泉水，微微皱了皱眉头，正要想别的借口，忽然手机“喜唰唰喜唰唰”地大唱起来。他吓了一大跳，顺手接起电话，杨登的大嗓门喊得车顶盖都在发抖：“喂，我把戴昕给找着了，你怎么又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出来吃饭啊！”沈小涵刚说了一个“我”字，肩膀上那只冷冰冰的手又搭了上来，顿时一股寒意仿佛渗入骨髓，他扭头看着蝴蝶，那副墨镜下的视线飘忽不定，他感到自己的脖子凉意飕飕。沈小涵缓缓地咽了咽口水：“我在外面谈事呢，今天过不去了，改天我请你们吧。”杨登的声音兴高采烈：“哟，成，态度不错嘛！那好吧，我可等着你呢！”沈小涵慢吞吞地笑道：“成，没问题，你把伟国和庞剑也叫上啊。”说完立刻挂了手机。蝴蝶的手慢慢地撤了回去，语声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沈先生朋友很多吗。”沈小涵的后背已让冷汗浸得湿透，脸上却丝毫不敢显露出来，笑了笑：“一帮哥儿们！”

杨登被沈小涵最后一句话搞得莫名其妙，“喂”了好几声，对方却已经挂机，他把手机往衣兜里一放：“什么乱七八糟的？”戴昕在一旁猛灌了口啤酒：“怎么了？”杨登有些不爽地道：“小涵说他请客，叫我改天把伟国和庞剑一起叫上。什么伟国和庞剑啊，这都谁跟谁啊？我还没问清楚，他就把电话挂了。”戴昕还没听完，噗地一声满口酒直喷了出来：“伟国，庞剑，他真这么说？你确定他是说庞剑？伟国是他爹！”杨登被吓得一愣。戴昕转身跑出饭店：“你等会儿啊，我去打个电话！”

“喂，是庞剑吗？我是戴昕。你知道小涵在哪儿吗？我们刚才给小涵打电话，想叫他出来吃饭，结果他跟我们说，他改天请客，还说，叫我们把伟国和庞剑都叫上，我听着怎么觉得这么怪啊！”

“小涵真这么说？把伟国和庞剑都叫上？”

“对，就刚才！”

“好，我一会儿再给你打过去。”庞剑合上手机，有些紧张，转头对武梅道，“武处，小涵可能出事儿了！”武梅心里一沉，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你赶快查一下 U 盘的位置。”转身对着对讲机呼叫，“各部门注意，情况有变化，沈小涵可能出事了，赶快收队，赶快收队！”

庞剑双手在键盘上一阵乱敲：“查到了！在太平桥往西，朝 322 所的方向。我刚才还以为他回家呢！”武梅继续呼叫：“志军，你赶快带着大家追上去，我们这边也马上出发！一定要保证小涵的安全！”庞剑不等武梅下命令，车钥匙一拧，指挥车像箭头一样射了出去。

“武处，目标驶向中关村西街！”

“各小组注意，目标车辆驶入中关村西街！不要拉警笛，慢慢靠拢，车上可能有我们的人！”

出租车在熟悉的道路上行驶着。沈小涵不再说话，手里玩着那瓶矿泉水，索性闭上眼睛，悄悄地在脑海里整理着专案组关于这个所谓的罗恩说过的每一句话——对方是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而你现在是唯一跟他见过面的人……有的间谍看着不起眼，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不会杀人……和对方见面的时候，尽量不要让他接触你吃的或者喝的东西，更不要用他给的食物和水……这时，蝴蝶不阴不阳的声音又从后座传来：“喝水吧，你不是很渴吗？”沈小涵哼哼哈哈地答应了一声，手假装在拧瓶盖。突然，反光镜里出现一辆交警的摩托车，正缓缓驶过来，即将和出租车平行。

沈小涵心里一动，抱着瓶子假装喝了一口，咂吧一下嘴：“这什么水啊？这么苦。”看到蝴蝶一皱眉，沈小涵更故意装作卖弄，“你可不知道，现在连水都有假的！”车窗开着，他忽然手一伸，对准了那交警，手里的瓶子嗖地一下就飞了出去，正好砸中，水溅了那交警一身。出租车司机吓得一踩刹车，蝴蝶不由自主地向外望去。沈小涵趁机一抬手机，冲着他按下了拍照键。

交警已经追上来，示意出租车靠边停下。司机十分恼火：“你这

不给我找事吗！”沈小涵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就等着交警过来。蝴蝶悄悄把手伸进衣兜。交警走到车前：“刚才谁扔的水？”沈小涵得意洋洋地说：“是我扔的。”交警一指：“你——下来！”沈小涵这下可不怕蝴蝶再敢有什么动作了，一拉车门就下了车。看热闹的人群围了上来，交警不好发作，强忍怒火地训道：“你这么做很危险知道吗？”沈小涵满不在乎地道：“怎么危险了？这不是也没伤着你吗。”交警终于发火了：“还非要伤着我才行啊？告诉你，你已经违反交通安全的有关条例，要对你进行处罚！”沈小涵继续还嘴：“处罚？凭什么啊，往外扔东西的人多了，凭什么就处罚我啊？你执法有问题！”交警忍无可忍：“行啊，你小子还真够硬的！跟我回队里吧！”沈小涵一翻白眼：“回就回，谁怕谁啊！”

出租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探头出来：“警察同志，那我这……”交警没好气：“你也一起，做完记录再走！”司机满脸赔笑道：“我就不用去了吧？我车里还有客人呢。”交警往车里一看：“哪有什么人？一起去队里！”司机一愣，扭头一看，后座上已经空了，蝴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瞬间，沈小涵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终于从半空安安稳稳地落了下来。

武梅和沈小涵一起走出交警支队，她看着身边这个大男孩，由衷地佩服他的聪明和机智：“小涵，真有你的！我们真是替你捏了一把汗啊！”沈小涵回想起来，自己也心有余悸，顺手把手机递给武梅：“可不是，我自己也捏着一把汗呢！这是他的照片，可惜太急了，只拍了个侧面，还虚了。”此时，庞剑打来电话：“武处，找到那个U盘了，在富华公寓外的一个叫红蜘蛛的网吧的垃圾箱里。那小子很鬼，早就扔了。”沈小涵有些遗憾，低下了头。武梅没放在心上，定定地看着沈小涵，庆幸专案组从此又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小涵，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你爸一定会为你骄傲的！”沈小涵一窘，有些不好意思：“我爸？才不会呢。”武梅拍了拍他的肩，淡淡一笑：“天底下的父母，永远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骄傲。你以后会明白的。”

星星点点的城市灯火已经亮了起来，夜幕渐渐降临。沈伟国在自

家楼底下徘徊，往路口不住地张望。儿子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一时间，父子两人远远伫立着，相对无语。过了片刻，沈小涵迈开步子，忽然奔了过来，扑进父亲的怀里。他再也不想压抑自己的感情，不听话的几颗男儿泪顺着脸颊滑了下来。没有言语，也不需要言语。所有的隔阂、矛盾和误解，这一刻已经云散烟消。沈伟国喉头微微动了动，也似在哽咽。终于，他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头："走，儿子，咱们回家。"像许多年前一样，父亲牵着儿子的手，一步步向楼梯上走去。

在夜色的掩护下，富华公寓里的蝴蝶，露出罕见的烦躁表情。他放下红外线望远镜，狠狠地抓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回过身，电脑屏幕上Peter 的头像在不停地闪动，他没去点击接受对话。夜幕深沉，一种无形的压力搅得他心里难受。蝴蝶想了想，掏出手机，拨了个号，显示接通，对方却没有说话。他冷冷地说："我要尽快离开，帮我把设备转移走，别留下什么尾巴。"

第九章

遁　逃

“右手戴表”!

一个男人掏出房卡刷开电梯门,他的右手腕上,戴着一块银壳发亮的英纳格手表。

刘志军和庞剑对视着苦笑,缓缓走到落地窗前,视线所及,322 所的景物一览无余。

“小涵没事吧?”武梅刚踏进办公室,庞剑便迫不及待地起身追问。刘志军一把将庞剑拉回座位上:“哎,刚才电话里不就说他早回家了吗?你别在这儿瞎担心了!”庞剑一反常态地没有嬉皮笑脸:“哪能不担心啊!听说那瓶水里有……”武梅接口道:“我问了,根本没喝那水,小涵精灵着呢!”

庞剑嘿嘿一笑:“这个好小子,改天找他喝酒去,不能便宜了他!”武梅的目光转向了刘志军,刘志军立即会意,汇报道:“网吧那边我们查过了,包厢里的小孩儿告诉我们,有个男的给了他 100 块钱,让他帮着看一下那个 U 盘,然而没看两眼就把 U 盘拔下来拿走了。”庞剑从身上摸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的正是那个安装了跟踪器的 U 盘,他无可奈何地把塑料袋放在桌上,手一摊:“指纹都被擦干净了,什么都没留下,对方太老到了!”

武梅望着失望的两人,狡黠地一笑:“不过,老狐狸也有被人算计的

时候！”她变戏法一样掏出沈小涵给她的手机，“这是对方的照片，是小涵趁乱时抓拍的！”话音未落，庞剑惊喜地，抢过手机，仔细观察着——屏幕上是一张不甚清晰的侧脸，略显瘦削的轮廓，一副墨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刘志军盯着照片，不得不佩服地赞叹道：“小涵这小子够可以的，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还拍下了对方的照片。虽然对方化了装，但有了这个就不愁找不到他！”

武梅肯定地点了点头：“对，这张照片应当是比较接近真人的，这么近距离、长时间的会面，他的化装不会跟本人出入太大，不然就露了，我们可以用这张照片做依据。”刘志军兴奋地补充道：“我让技术科做个修整然后打印。小涵功劳不小啊！下次见面一定好好夸夸他！”

“那也得好好批评他！”刘志军诧异地望着唱反调的庞剑，庞剑反问道：“他是抱着跟人家拼命的架势去的，幸亏他现在没事，要不怎么对沈书记交代啊！想起来都后怕……”刘志军接过话：“那倒是！不过这沈小涵真让我刮目相看，他要是干我们这行没准儿还是个人才。”庞剑冲他肩头一撞，坏笑道：“那你把他收了吧，他不正找工作吗。”

眼见跑题到十万八千里外去了，武梅赶紧把两人的思绪扯了回来：“你们对这个红蜘蛛网吧有什么想法？”庞剑一耸肩：“还能有什么想法？这网吧就在322所旁边，它的后面又紧挨着富华公寓，再笨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有蹊跷了。”刘志军浓眉一挑：“富华公寓，不就是我们上次查信号断掉的地方吗？”武梅微笑道：“巧合多了就不是巧合了。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家休息吧，明天去查富华公寓。”

夜风凉凉地拂起武梅额前的发丝，她开着车，三环路上早已没有了日间的拥挤，畅通无阻。自从专案组成立后，她就几乎没在晚上十点前回过家。前方出现一个红灯，她刹住车，有些寂寞地用手掩了掩疲惫的面容，无意中往车窗外望去，邻车里一对母女正在有说有笑地打发等红灯的时间，武梅心里一酸：不知道婷婷这几天过得快乐么？

像往常一样停好车，武梅不用抬头看，就知道自家的窗口一定是“万家灯火一点黑”。她略微调整了一下心情，走进电梯间，准备到家之后再给婷婷打个电话，问问女儿喜欢不喜欢自己送的书包，多哄哄几句，哄到女儿回心转意了，再去把婷婷接回家。楼道里黑灯瞎火，武梅

重重地一跺脚，声控灯亮了，她正要拉开皮包掏钥匙，忽然嘎的一声，防盗门自己开了——婷婷站在门口，有些委屈又有些喜悦地望着妈妈。

武梅难以置信地注视了女儿半晌，女儿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让她觉得眼前一亮。突然，她一把将婷婷搂到怀里，无法抑制地微微呜咽："好婷婷，乖婷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妈妈可想死你了！都是妈妈不好……"原本还想和母亲斗两句嘴的婷婷心里一下子软了，想起这几天在爸爸家里虽然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却总觉得身边好像少了什么，心里也空荡荡的，尤其是晚上一个人忽然做噩梦的时候，惊魂未定地醒来，那一刻，多么希望妈妈就在身旁，枕着妈妈柔软的胳膊再次安心地睡去。"妈妈——"婷婷一下扎进武梅的怀中，咬着嘴唇，眼圈悄悄红了，"我想你了……"

熙熙攘攘的西单大街上，车流拥挤，人流汹涌。各种专卖店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年轻人簇拥在大减价、大出血的店铺前选购着自己喜欢的时尚衣饰。庞剑手搭凉棚，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找了半天，终于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刚才电话里约定的地方，几步跑了过去。

司机摇下车窗，打了个招呼："让您久等了！"庞剑赔笑道："哪里哪里，是我耽误师傅您的工作了。"司机笑了笑："如果不是急事儿，您也不会大老远地又是出租大队，又是打电话找我啊。有事您就说吧。"庞剑趴在车窗边，把已经经过修整打印出的蝴蝶照片递给司机："您看，是这个人吗？"司机只瞅了一眼，毫不犹豫："没错！"庞剑心中一喜，连忙追问："他是从哪儿上车的？"司机想了想："金泰购物中心后面那条街，我先拉了个去金泰的，那个刚下他就上来了。""金泰？就是富华公寓旁边那个？""是啊！""那是几点钟？""三点多的样子吧！他说要去米罗咖啡厅，到了地方却又不进去，说他是私人侦探，我觉得挺好玩的，跟着他在那儿看了半天。""那他后来什么时候下车的，下车后去哪儿了？""嗨！后来不是他盯的那小伙子也上车来了吗？我就拉着他们走，后来那小伙子跟交警闹事，我净顾看热闹了，一转脸那人就不见了。"

庞剑略显失望，想了想，又问道："你能不能再好好想想，这照片不太清晰，你还能补充点别的什么吗？"司机皱着眉想了半天："我还真想

不出来了，一个大老爷们我能看几眼？"庞剑支招道："不一定是长相啊，其他的也行啊，只要你注意了的，比如细节、动作什么的？"司机想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要不这样吧，我照着你这思路好好想想。咱们别干耗着了。没准儿一上路我一拉上活儿，就想起什么来了。"庞剑点点头，递过自己的名片："那谢谢师傅，你想起什么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吧，不耽误您了！"

出租车插进车流，慢慢地开远了。庞剑摸出手机，拨通刘志军的电话："你那边怎么样啊？""没什么收获，公寓物业说好多业主出租房子都是私人行为，记录不全，这会儿正在查六个月的入住记录呢，不过估计也没什么用。你那边呢？""跟你也差不多，跟武处碰头再谈吧。"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武梅满面春风地走进沈伟国的办公室，婷婷回到家里，她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一大半："沈书记，小涵状态挺好的吧？""这小子，又是老样子了，打完游戏就睡觉。"武梅笑道："您还别小看了他，说不定他心里正在帮我们想点子呢。"两人默契地相视一笑，沈伟国起身关上了门。

回到座位，沈伟国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武处长，我总是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想跟你聊聊。"武梅不动声色，暗暗在心中拼接各条线索："您说。"

"您有没有觉得对方对我们322所的情况完全是了如指掌？""你是说322所里有内鬼？"沈伟国长叹了一口气，摘下老花眼镜擦了擦，望向窗外摇曳的树枝，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是自己几十年的老朋友，何况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下属，可是——"武处长，说实话，我自己非常不想让自己相信所里有内鬼，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内部的人可能真的出了问题。你看，从中转器到小涵的工作，还有更换防火墙——他们总能找到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就拿更换防火墙来说吧，多亏谷雨生病了，要不又得延后……"武梅脑中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打断话头："等一下，您说更换防火墙是哪天决定的？""上周五，本来我是想利用这个周末都换完，但罗教授让我等他两天，到周一，就是昨天再换。""那您不是周日就开始换了么？""是啊，就是因为谷雨生病了。周六晚上罗教授

给我打的电话，说他们的工作周一完不了，挺过意不去的，如果我愿意可以先换防火墙。我一听，那还等什么，说换就换……”

沈伟国又长长地叹了口气，一想到自己人内部可能有问题，心里就是一百二十个不舒坦，他想起自己编的《保密手册》上写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由得暗自数落起自己：老保密啊老保密，这些事情真发生在身边，你怎么反倒沮丧起来了。他一抬头，忽然看到武梅脸上闪过一丝会心的笑容，有些莫名其妙：“武处长？”武梅从沉吟中回过神来，微笑道：“沈书记，您这可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啊！您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呢？这条线索一来，就什么都接上了啊！”沈伟国一愣，还是没想明白。武梅拿出自己的工作本，开始在本子上边写写画画边启发沈伟国：“其实很简单，我只要问几个问题您就明白了。您看，决定要换防火墙是在周五，现在我们假设，如果谷雨生没有生病，那么还是按原计划在周一更换防火墙，那会怎么样？”沈伟国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再假设，谷雨生病了，但您还是先等罗教授他们做完工作，然后周一再换防火墙，没有提前到周日，那又会怎么样？”沈伟国使劲想了想：“那么，我们可能到现在都还没发现网络已经被人家突破了！”他突然如醍醐灌顶：“那小涵也就不会去找你们了！”武梅严肃地点点头：“对！这说明，他们在周六就已经绕过了防火墙，但没有数据库的密码，所以才会再次找小涵下手。可如果是周一更换防火墙，那他们的时间就不够，所以——”“所以他们就要推迟更换防火墙，所以谷雨生就恰好生病了！”沈伟国一拍脑门，如梦初醒。

武梅笑道：“有的时候，正的想不通，就反过来想，也许就会清楚了。谷雨生得的是什么病？”沈伟国迟疑道：“听说是食物中毒，上吐下泻的。难不成小谷有问题？”武梅摇摇头：“现在还说不好，不过这病得起来不太难，我们只要把他的病根儿找着就行了。”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武梅接通电话，听筒里是婷婷甜甜的声音：“妈，你几点回来啊？”武梅看了看时间：“我尽量早点，好不好？”“说话算数啊！我有好东西给你！”“是吗？女儿还给我准备了意外惊喜啊？”“不告诉你，赶紧回来就知道了！”武梅不禁笑了起来：“好，我一定争取。”挂上电话，武梅发现沈伟国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

道:“家里丫头,叫我早点儿回家呢。”沈伟国会意地点头:“那您今儿就早点儿回去吧。”

庞剑懒洋洋地开车回到322所,正午的太阳从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反射着强光。前方一溜的汽车排成行,蚂蚁般地蠕动着。他百无聊赖地掏出手机玩起游戏,忽然一个大煞风景的来电直接中断了游戏进程,他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多少有些不大乐意:“喂,我是庞剑,你是……哦!司机师傅,您好您好!对,就是要细节。他右手戴表?好的,谢谢您!非常有用,多谢了!”

右手戴表?庞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左腕上的手表,想起侦探故事里经常出现的情节——“这是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凶手,因此,留下的痕迹与常人相反”。很好的线索!他抓起手机,又拨给了刘志军。

富华公寓的监控室里,刘志军还在没完没了地翻着厚厚的入住登记资料,身旁的侦查员还在不断地给这摞“小山”增加高度。监视器里显示着大堂里进进出出的人流,物业经理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外,随时准备为调查组提供服务。

手机响了,刘志军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来:“庞剑啊……快说!右手戴表?……”他笔挺的浓眉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目光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着,无意中瞥过监视器屏幕,又落到眼前的登记簿上,“右手戴表”!刘志军忽然失声叫道,惊得身边的侦查员一愣神。刘志军一下扔了手机,冲出监控室,一个人奔到大堂电梯间前,电梯门已经关了,数字已经显示到了“2”,他狠狠一跺脚:“失误了!”——就是刚才无意中瞥过的监视器屏幕里,一个男人掏出房卡刷开电梯门,他的右手腕上,戴着一块银壳发亮的英纳格手表。

刘志军不动声色,静静地站在大堂角落一直盯着电梯数字停在“12”,才走回监控室,望着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的侦查员道:“把刚才那几个人的视频调出来给我看一下。”侦查员飞快地操作,从监控器里调出适才进电梯间的录像——一个男人,掏房卡,刷门,一个女孩也跟着走进电梯间,电梯门合拢——“倒回来;再看一次!这儿,定格!”刘志军一指屏幕上的男人,拿出打印出的罗恩照片,对比了一下,自言自语:“像

吗?”转头对侦查员道,“马上把这段视频传回去,让沈小涵看看是否是罗恩。”

“把12层的入住记录给我找出来看看!”“给我调一下12层的监控!”刘志军有条不紊地吩咐着调查组的侦查员们分工协作,忽然负责调监控的侦查员报告道:“刘队,12层监控故障!”刘志军警觉地抬起头,把门外的物业经理招呼进来,指着刚才定格的屏幕:“谢经理,你来看看这两个人认识吗?”经理仔细看了半天:“这个女的我认识,住的是1208,男的看上去挺眼熟,不过不知道住几层。”刘志军试探地问道:“会不会是12层的?”经理摇了摇头,语气中透着自信的肯定:“不会,12层住的都是一个公司的,这人肯定不是。”刘志军想了想,仿佛不太在意地随口道:“12层的摄像头坏了呢。”经理有些惊讶地张大了嘴:“啊? 不应该啊! 都是新的,换了没几天啊!”刘志军轻松地笑了笑:“你最好把你们这儿的摄像头都查一下,整楼的。我先上去看看。”

刘志军站在12层楼道口的摄像头下,歪着脑袋,眯着眼睛往上望去,果不其然,一小截裸露着铜丝的电线暴露在外,断口整齐,显然是刚被人动过手脚,只剩下空空的镜头虚张声势地继续映出下方的人影,实际上已毫无作用。他想了想,一路走到1208房间,轻轻按下门铃。门开了一条缝,一名打扮时尚的年轻女子警惕地从缝里打量着刘志军:“你找谁?”刘志军礼貌地道:“不好意思,我是物业的,刚才您是不是带了一位客人上来?”女孩一怔:“客人?”刘志军点头道:“就是和您一起进电梯的那位客人。”女孩有些恼怒地答道:“那不是我的客人。哎,你什么意思?”刘志军念头一转,知道“客人”这个词儿已经引起了歧义,连忙解释道:“您别误会,是楼下有辆车需要挪一下,我以为车主是您的朋友。”女孩没好气地道:“我不认识他,你们再去别的楼层找他吧。”说着就要关门,刘志军慌忙伸手挡住。女孩似乎想发火:“你干什么?”刘志军继续保持着任打任骂的笑脸:“不好意思,再请问一下,刚才那人不是在这层楼出的电梯吗?”女孩终于察觉出面前这位“物业人员”没有丝毫的恶意,而且比平时见到的物业人员要有礼貌得多,态度不知不觉地平和了下来:“是,但是他好像又走楼梯去了。”刘志军礼貌地鞠了一躬:“谢谢!”转身往电梯间走去。

情况有点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嫌疑犯已经在公寓里了。刘志军急匆匆地回到监控室，一进门，庞剑一脸严肃地等着他。刘志军淡淡一笑："你怎么也过来了？"庞剑竟然罕有地没有和他打趣，而是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刚才传的视频已经让小涵看过了，他说，非常像！"刘志军一捏拳头，掌心里微微地渗出了汗水："果然是他！"这时，一名侦查员忽然从门外冲了进来："刘队，刚才我让他们把所有摄像头查了一遍，除了12层的坏了以外，22层的也失效了！"

22层！刘志军和庞剑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重重一点头："走，挨家查！"两人急急忙忙冲进大堂。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小伙子和他俩一起挤上电梯，到了22层。两人直奔2201房间而去，棒球帽则拐进了2212房间。

在2201住户门前。"我们家阳台渗水，都催你们几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哪儿有让业主这么求着物业的！……我跟你们说，别以为业主都是大款，交的物业费也一样都是血汗钱！"庞剑和刘志军被住户训得跟落汤鸡一样，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2202住户里，小男孩抱着个大大的维尼熊站在门口，天真活泼，嗓音清脆："我姥姥下楼买东西去了，她说不能给不认识的人开门。"庞剑忍不住哑然失笑，轻轻拍拍小男孩的头："那你怎么还给我们开门呢？小朋友，快把门关好，下次如果不知道是谁就不要开门了，记住了吗？"

2203——2204——2205……

敲门声正在一点一点地靠近。蝴蝶冷冷地走到门前，虚了一道缝，向外望了一眼，毫无紧张慌乱的神色，平静地对刚进屋的棒球帽小伙吩咐道："这些，还有那些，都是要搬走的，里面还有一些，你跟我进来看一下。"小伙子殷勤地一哈腰，跟着蝴蝶走进了里间。地上放着几个大大的纸箱子，印着六个字：竭诚搬家公司。

"嗤——"一股白烟从铁锅里腾起，吓得婷婷倒退了一步。她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往锅里一看，没了动静，原来是自己没把铁锅擦干就端上了火，里面残余的水珠被蒸发了。她故作镇定地拍拍胸口，又站在了灶台前，左手拿着一本菜谱，右手拎着一桶金龙鱼开始倒油，自言自

语:“五钱？五钱是多少？不管了,就这么多吧。”也不等油热,稀里哗啦地把一大盘鸡翅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刚拿起铲子,客厅里电话大响起来,她把锅铲一扔,连忙跑去接电话。

婷婷满心欢喜地接起电话:“老妈?”那边传来的却是周旭故意跟女儿逗笑的声音:“请问周家大小姐在吗?”婷婷一听老爸的声音,更加来了精神:“爸!”“大小姐,干什么呢？昨天回家怎么样?”“挺好的！我给自己做了好多吃的!”“真的啊？我们婷婷这么能干。”“那当然!”“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吧?”“才不是呢,你别小看人!”

锅里的油早热了,鸡翅慢慢地由生变熟,由脆变焦,渐渐地,油也蒸发掉了,铁锅开始在火上干烧,危险正悄悄来临。——“爸,你还记不记得我妈做的糖醋排骨？我现在做得比她还好吃呢!”“是吗？那下次给你老爸也做一个。”“没问题!”“不过你可别跟你妈似的,把糖醋排骨都做成干锅排骨了……”“就是就是！那次把我牙都咬酸了。哎,这哪来这么大的烟啊,啊,我的鸡翅!”

厨房里烟雾腾腾,铁锅成了一团火,火苗子还从灶上往外直蹿。婷婷手忙脚乱地接了一盆水,慌慌张张地就往锅里倒,水珠刚一接触到滚烫的铁锅,嗤地一下就四溅出来,婷婷烫得啊地一声大叫,手里的水盆咣当一下摔在了地上,她疼得坐倒在地,使劲地揉了揉烫伤的腿,眼见厨房里还一团糟,她踮起脚尖单腿跳着赶紧关煤气。关火,开窗,泪珠不止地从眼眶里往外蹦,心里更是充满委屈,为什么妈妈、爸爸这种时候都不在自己身边……

2209住户。等业主关上了门,刘志军轻轻向身后的庞剑摇了摇头。两人又走到2010房间前,正要敲门,斜对面的2212房间门开了,戴着棒球帽的小伙子从屋里悠闲地走了出来,健步朝电梯间走去。此人帽檐压得很低,挡去了大半张脸。两人目送小伙子的背影消失在电梯中,庞剑正要举手敲2210的门,刘志军脑海中忽然一道电光石火闪过,一把拽住了庞剑举起的手腕,急急道:“刚才那个戴帽子的!”庞剑也忽然明白了什么。“2212!”两人不再顾2210的情况,直接跑到2212房间门前,重重地一按门铃,屋内无人反应,又一按,仍旧没人。刘志军一

拳砸在墙面上："坏了！赶紧通知楼下！"随即三步并作两步地疾奔到电梯前，此时电梯早已下降到6层。他一拉楼道的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楼梯往楼下跑去，身后的庞剑紧跟而下，不断用耳麦呼叫着留守大堂的侦查员："注意！注意！嫌犯头戴棒球帽，正从电梯下楼！"

此时，蝴蝶正一身保洁员装扮，推着一辆装满拖把水桶的保洁车，平静地从楼道门走出。瞥眼间，好几名侦查员守在电梯前，紧张戒备。他暗暗冷笑，继续推着车，从大门里大摇大摆地走出富华公寓，畅通无阻。

当的一声，电梯门开了，里面走出一名衣冠楚楚的中年白领，一位衣着鲜丽的年轻女性和一名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并没有什么戴棒球帽的人在内。几名侦查员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刘志军和庞剑气喘吁吁地从楼道口冲了出来："人呢？"侦查员呆呆地望着两人："没人啊？"刘志军大口地喘着气，脸涨得通红，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什么？难道还躲在楼里？你，你，还有你，马上挨层查一下，其他人在这守着！"

庞剑和刘志军各自狠狠地咽了咽口水，两颗心还在胸膛里狂蹦乱跳。两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望着大堂里陆续进出的行人，百思不得其解。

半小时后，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算是被想通了——两人在2212房间中望着侦查员从6层垃圾桶里捡回的棒球帽以及一身衣服鞋子，心情沉重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良久，庞剑才低低地冒了一句："太狡猾了。"

几名医护人员正在从里间把一名头破血流的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抬出，显然，这才是真正的"棒球帽"。刘志军走过去，注视着医护人员将小伙子放上担架，轻声问了句："他怎么样？"医生一边忙碌一边答道："除了外伤还有点儿脑震荡，不过看来下手的人没想要他的命。"刘志军抬头环视了空荡荡的房间一圈，手插在裤兜里，心头说不出什么滋味。庞剑从里间拖出一个纸箱，接收器赫然在目。两人对视着苦笑，缓缓走到落地窗前，视线所及，322所的景物一览无余。

医院大楼大厅里人头攒动，武梅惊魂未定地赶到，奔进急诊室，拉

住一名护士就问道："大夫，刚才有个脚被烫伤的小女孩您知道在哪吗？""叫什么名字？""周婷婷。""就在前面观察室。"

武梅飞快地朝观察室跑去，一不留神和正从房间里走出的人撞在一起，她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抬头一看，却又是尴尬又是不知所措，不知不觉中又埋下了头。此人正是周旭。

周旭表情漠然地扫了武梅一眼，停下脚步。武梅低着头："怎么样了，大夫怎么说？"周旭的声音异常平静："没什么事，表皮一度烫伤。""用不用住院？""那倒不用，每天按时敷药，回家休息几天就行。"武梅没有再问，避开周旭冰冷的目光，慢慢走进观察室。

护士出去拿药了，婷婷正坐在观察室中央一张大大的床上，一双脚在床沿伸着，荡来荡去，右脚上抹着一大片药膏，肿得通红发亮。武梅一阵心酸："婷婷……"婷婷一抬头，努力挤出笑容："我本来想给你做顿好吃的，可是……"武梅心疼地搂着女儿："乖女儿，怎么伤成这样……"她蹲下身，轻轻给女儿烫伤的脚吹气降温："唉，都怪妈妈不好，以后还是妈妈给婷婷做饭吧。"这时护士走了进来，对武梅微笑道："请您让一让好吗？我先给她包扎一下。"武梅站起身，对女儿道："我去跟你爸爸聊两句好吗？"婷婷点了点头。

观察室外，医生和病人在过道中来来往往。武梅和周旭默然对视着。良久，周旭才缓缓开口："我已经给班主任打过电话了，请三天假，加上周末一共可以休息五天。周一再去上学，先不要做操和上体育课，尽量少让脚吃劲。"武梅心情沉重，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哦……谢谢。"周旭忽然提高了声音，带着隐隐的愤怒："我再说一遍，婷婷也是我的女儿！"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周旭压抑着怒火，说："这件事再不解决真的不行了。你照顾不了婷婷，能不能面对事实？"武梅也有些生气了，争辩道："我当然可以照顾她，今天这只是一个意外。你不能用一个意外否定一切！"话还没说完，武梅的手机响了，她恨恨地看了周旭一眼，转过身去，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是刘志军有些焦急而无奈的汇报："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罗恩的老窝，就在富华公寓 22 层，接收器也在这里。不过又让他跑

了……"武梅压抑着失望的情绪:"没关系,这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你们好好检查一下,然后回中心。我们待会儿见。"挂上电话,武梅回头望着周旭不满而嘲讽的表情,视若不见:"你还想说什么?"

周旭冷哼一声:"放心,我会抓紧时间。"武梅冷冷地盯着周旭。周旭深吸了口气:"其实很简单,我希望以后婷婷跟我住,由我来负责她的生活……"武梅毫不犹豫地打断周旭:"不行,婷婷的监护权是我的,她的生活不需要你来负责。"周旭忽然失态地大吼一声:"你还提监护权,你尽到监护她的责任了吗?"武梅语塞,哑口无言,气愤地扭过头去;周旭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转过头,互不搭理。

过了片刻,武梅努力平复着情绪,想好好商量解决这一次争端:"我知道你心疼,可我也一样。所以你如果真的是为女儿着想,就应该让她留在我身边。毕竟我是妈妈。婷婷现在长大了,从客观上说,她跟你在一起也有很多不方便。我之所以有她的监护权,是因为当初她愿意跟我在一起。现在也还是,前两天她不是自己就想回来了吗?"她顿了顿,认真道:"希望你能理智一点儿。"

周旭也极力平息着自己的怒火,可言语间还是少不了咄咄之势:"好,那么现在我很理智地跟你说一下,你之所以有监护权,不是因为婷婷选择了你,而是法院认为当时婷婷更适合和你生活在一起,这更有利于她的成长。可现在是这样吗?你的监护权已经让孩子住到医院来了!"

武梅按捺不住了,大声道:"你这人怎么老是咬住这个不放?她来医院难道你没有责任吗?监护权的事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谈了,总之我是不会让婷婷去你那儿的!"周旭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武梅!你知道吗,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女儿,但其实真的很自私!"武梅冷笑道:"我自私,那你就不自私吗?"周围的人纷纷围拢来,驻足观看。观察室里的护士也被闹得跑了出来:"这是在医院啊!你们别影响病人休息,要吵出去吵!"武梅和周旭狠狠地互瞪了一眼,住了口,围观的人渐渐散去。

武梅转身走进观察室,婷婷一脸失望地望着她,显然刚才父母的吵架她听得一清二楚。武梅轻轻抚了抚女儿的脸,柔声道:"妈妈要去单位一趟,过会儿就回来接你回家。"婷婷忽然一下子搂住了母亲的脖子,

轻轻地凑到母亲耳边:“妈妈,我不想你和爸爸为了我吵架……”一滴凉凉的水珠滴在了武梅的颈间。武梅觉得自己的心仿佛忽然被什么击中,抱住女儿,说不出话来。

走出观察室,周旭还在门口站着。武梅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得回单位了,没时间跟你啰嗦,晚上我就来接婷婷回家。”周旭硬邦邦地回答:“好吧。不过,我不相信法院还会支持你。”武梅先是一愣:“你什么意思?”周旭克制住情绪,缓缓道:“既然我们达不成共识,就只能让法院来解决了。”武梅一下明白了周旭的言外之意,气极反笑:“随你的便!”转身欲走,忽然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她走到护士身边,认真地一字一字道:“我是周婷婷的母亲和监护人,请你们不要再让这个人打扰我的女儿!”护士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武梅,又看了看周旭。周旭气得话都说不出,狠狠地一跺脚:“不可理喻!”然后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322所的会议室里,沈伟国和刘志军还在反复观察着富华公寓监控器里拍到的嫌犯画面,庞剑对这失去作用的图像没了兴致,无聊地玩着手机。门忽然开了,三人齐刷刷地站起来:“武处,你可来了!”

武梅被吓了一跳,转瞬明白众人的心意,微笑着走进会议室,关上门,拉开椅子坐下:“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吧。”刘志军迟疑了一下,小心地问道:“武处,婷婷不要紧吧?我们听沈书记说……”武梅故作轻松地摇了摇头:“还好,轻度烫伤,养两天就没事了。”沈伟国松了口气:“那就好。”武梅立即开门见山进入正题:“富华那边还有什么新发现吗?”

刘志军有些丧气地摇头道:“做得很干净。笔记本没有带走,但是已经格式化了,里面什么也没有。现在技术科在看是不是还能恢复一部分数据。接收器的频率已经验证过了,就是我们之前在找的那个。”众人望着刘志军,等待他继续补充,刘志军会意地说下去:“其他的,我们已经通知了公路、铁路和飞机场,把关收网,包括各个酒店和旅馆。不过难度有点儿大,因为他肯定化装,名字也是假的,我们现在只有他的一个背影。”

武梅点头道:“这条线不能放,只要他不出境我们就有机会。现在

322 所那边有一个新的进展,沈书记跟你们说了吗?”庞剑眼睛一亮:“还没呢? 是什么?”

武梅把工作本拿出来,叙述了上午和沈伟国理过的思路,期待众人更多的发现:“上周末的网络攻击和 322 所更换防火墙的计划是完全对应的,包括他们几次和小涵的联系。总之,如果不是沈书记临时决定把防火墙的更换提前到星期天,那现在的后果就不可想象了。”

庞剑一拍桌子:“我也是越想越可疑,要不是有人对 322 所的一切动态都了如指掌,他们的计划不可能这么可丁可卯的。”沈伟国没说话,长长叹了口气。武梅继续分析道:“现在嫌疑最大的,还是谷雨生和方瑶,特别是方瑶。如果假设她是放置中转器的人,那么她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而且根据现场的勘察,方瑶的身高和力度也是完全符合的。”

刘志军还是不解:“当初我专门去河北查过她啊? 难道思路不对?”武梅严肃道:“其中必然有蹊跷,所以还是得从源头查起,而且不能再耽误。小庞,明天和我去一趟方瑶之前待过的福利院。”庞剑郑重地一点头:“是!”武梅又转头望向刘志军:“你留下坐镇 322 所,配合沈书记工作。富华那里被我们端了,肯定会有一些连锁反应,多多留心。”

豪华而雅致的房间里,灯光全无。窗帘没拉,一名中年男人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缤纷的夜景,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手机忽然振动起来,屏幕一亮,他缓缓点开短信,内容只有五个字——已撤离。蝴蝶。中年男人手指风快地摁着键盘,回了一条信息过去,只有简简单单六个字——蛰伏,等待消息。

短信显示已发出。中年男人迟疑片刻,又编写了另一条短信——蝴蝶已暴露,拿到东西后立刻转移!

第十章

真　　相

老太太忽然有些激动，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又急忙戴上："难道……难道真的是方瑜回来了？这孩子，她人在哪儿呢？"

刘志军微叹一口气，身后的两名侦查员小跑上前，一左一右地站到了方瑶身边。刘志军凝视着方瑶有些呆滞的面容，轻轻挥了挥手："走吧。"

夕阳的光线从薄薄的窗帘后透进屋里，整个房间依旧被涂成一片温暖的金色。方瑶缩在被窝里，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张初春时在玉渊潭公园樱花树下她和谷雨生的合影。她此时一动不动，仿佛是一具失去了灵魂的空壳。风吹进来，窗帘轻轻摇晃，窗帘的流苏打在墙壁上，啪啪作响，趴在床下的小狗宝宝忽然被惊醒，警觉地抬头汪了一声，没发现什么异常，又继续趴下了头。

似乎是被宝宝的叫声惊醒，方瑶缓缓地翻了个身，继续窝在床上，捏着照片的手已经缩回了被子里，紧贴在胸前，一滴大大的泪珠不知不觉地从眼眶里滑下。三天前，她悄悄在给谷雨生做的馄饨里撒下了泻药——为了给蝴蝶攻破防火墙争取时间，她不得不强迫自己硬起心肠，眼睁睁看着他不停地跑厕所，上吐下泻。"雨生，都怪我不好，一定是我做的馄饨……"他却虚弱而宽厚地笑着："说什么呢，瑶瑶做的馄饨最好吃了！一定是我下午吃西瓜的时候贪嘴吃坏了肚子，一点儿都不关瑶

瑶的事！"她愧疚的泪水落了一地，谷雨生把她温和地搂在怀里："瑶瑶，等这段工作忙完，我就请个假，带你回老家去见我爸妈，商量我们的终身大事！"

忽然，床头的报时闹钟传来模拟声音："现在时间，北京时间 18 点整。"方瑶似乎被什么一激，翻身坐了起来，望着渐渐变得昏暗的天色，从床头找出一颗奇怪的药丸一口吞下，然后掏出手机，给谷雨生拨通了电话。

机房里其他人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只剩谷雨生和吴伦还在加班演算，明天就是罗振华教授要求的最后校验日期，再完不成任务，往大了说，是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航天航空事业造成损失，往小了说，以后也甭准备在 322 所干下去，该收拾东西走人了。吴伦狠狠地在键盘上一敲，看着屏幕刷刷地走着一堆数字，长呼了一口气，爆发出一阵如释重负的狂笑："哇哈哈，终于完成了！"谷雨生木木地抬头看了一眼，表情有些呆滞："你们组……完成了？"吴伦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我这儿正往服务器上送，你马上就看到了。"谷雨生仍旧呆呆地看着屏幕，说："你们做得真是快，看来我晚上不加班不行了。"吴伦站起来，甩了甩发酸的胳膊，走到饮水机前倒了两杯水，端给谷雨生一杯，说："为主力开路，不快不行啊！我们组做的都是辅助工作，你那儿才是攻关主力！"

谷雨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你说的，都是一个项目组的，分什么主力不主力的。"吴伦拍拍他的肩膀："话不能这么说，我可是一直都很佩服你的……"这时，谷雨生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从裤兜里摸了出来，接起电话："瑶瑶，又发烧了？这怎么办？"吴伦在一旁挤了挤眼："快回去英雄救美吧？"谷雨生眉头拧成一块儿："瑶瑶，你坚持一会儿啊，我尽快回来！"他合上手机盖，心烦意乱地挠了挠头发，吴伦小声道："回去吧？"谷雨生一咬牙："不行，得再做会儿！"吴伦同情地点了点头："那我先走了啊。"

太阳落山了，此刻机房里只留下谷雨生一个人，他手上虽然还在机械地敲着键盘，脑子里却只剩下两个字在打转——瑶瑶。他摸出手机，拨回去，却无人接听，他一下子推开桌子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心神不定。他猛一咬牙："豁出去了！"他取下钥匙链，无视电脑 U

盘插口上被沈伟国刚贴不久的“禁止使用”的字样，将挂在链上的芯片式U盘插了进去，拷下需要的数据，准备回招待所晚上加班用。做完这些，他飞快地关了电脑、电灯，匆匆离开了机房。

“瑶瑶？瑶瑶？”谷雨生轻轻用钥匙拧开门，小狗宝宝只汪了一声，就像团毛球一样地滚到门前，摇着尾巴，亲热地围着他嗅个不停。谷雨生顺手按开灯，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在床边坐下，心疼地摸了摸昏睡中的方瑶额头，很烫手。他担心地摇摇方瑶：“瑶瑶，吃药了吗？”方瑶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毫无力气地点了点头。谷雨生一把将她搂起：“你烧得太厉害了，我得送你去医院！”方瑶极轻地说了声：“不去……”谷雨生焦急地道：“不去怎么行呢？来，起来，我背你去！”方瑶软软地靠在谷雨生怀中，有气无力，却努力微微一笑：“我不是经常这样吗，没事的，你那么忙，别误了工作。我想喝水，你给我倒杯水，睡会儿就好……”谷雨生轻轻放下方瑶，替她把被子拉好，起身去倒了杯温水，小心地喂她喝下。方瑶软软地用手推了他一把：“真的没事，我躺在这儿，看着你在桌子那儿工作，心里就好踏实。你去忙你的吧……”说着说着，又闭上眼沉沉地昏睡过去。谷雨生叹了口气，喃喃道：“瑶瑶……”他走到桌前，打开笔记本，插上从实验室拷出数据的U盘，心不在焉地继续加起班来。

乡村的新鲜空气洗涤着旅途的劳累，商务车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奔驰着，左右两边都是金灿灿的粮田，正是收割的季节，农民都在地里忙碌着。庞剑专注地开着车。武梅托着腮，望着车窗外美丽的农田风景有些出神，其实，她心底从未放弃过对方瑶的怀疑。不过，这质朴的乡村福利院出来的女孩，难道真的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理由又是什么呢？

福利院保持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建筑风格，朴素而不失整洁。因为各种原因而聚集在这里生活的孩子们，似乎并未沉浸在人生的不幸和痛苦中，天真活泼地在院子里做着各种游戏。看见武梅和庞剑这两个陌生人进来，孩子们没有害羞，反而大方礼貌地七嘴八舌叫着：“阿姨好！”“叔叔好！”武梅心里微微一颤，仿佛被一股暖流包围，这里应该是一个很温馨幸福的家呢。

刘院长拿着方瑶的照片，仔细端详了半天，有些抱歉地对武梅和庞剑道："我没啥印象，这姑娘多大了？"武梅微笑道："二十五岁。"刘院长爽朗地笑起来："那难怪呢，我是五年前才过来的，可能是我来之前在这儿的孩子吧。"他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装满卡片的盒子，回到座位上："不过，从这儿出去的孩子都有登记，叫什么名字？"

"方瑶。""方瑶……啊，在这儿呢！"刘院长说着拿出一张登记表，"方瑶，初中毕业。十七岁离开我们福利院到市招待所，是咱们省妇联推荐的。"武梅没多问什么，只是从刘院长手中接过方瑶的登记卡，认真看着；卡上贴着当年的照片，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充满稚气的笑容十分灿烂。庞剑凑过来看了一眼："这张照片还是个小丫头呢。"刘院长道："可不是！要不怎么说女大十八变呢。"武梅继续仔细看着登记卡："这上面签字的保育员名字叫李凤媛？"刘院长拍拍脑袋："哦，那是李妈妈！孩子们都这么叫她，我们这儿资格最老的保育员了，退休好些年了，老太太一辈子就一个人，现在还在我们福利院住着呢。"武梅抬起头来："您说这位李妈妈就住这儿？"刘院长点点头："就在后院，你们要了解更细致的情况，去找她准能问清楚。"

后院是一排矮矮的红砖平房，空地上种着几棵高大的洋槐树，还有一个碎瓷砖砌成的小花园。武梅和庞剑走到屋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屋里传来一个和蔼而苍老的招呼声："进来吧，来看看李妈妈今儿做了什么好吃的！"武梅和庞剑相视一笑，走进了屋。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穿着围裙戴着老花镜，正从里屋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盘牙签肉，看到来人，忽然一愣，连忙热情地招呼客人："我还以为是孩子们来了。请坐请坐，尝尝我做的牙签肉吧，孩子们都喜欢呢，还有桂花粥……"武梅礼貌地摆摆手："不用了，谢谢您！李妈妈，我们刚从福利院过来，您过去带过的一个孩子……让我们来看您的！"李妈妈笑吟吟地合不上嘴："谢谢谢谢，是哪个孩子还这么有心呀？"

屋外不住地传来福利院孩子们开心追逐打闹的声音，屋里的气氛温暖而宁静。李妈妈拿着方瑶的照片，端详了许久，阳光照进屋来，洒在老太太满是皱纹的脸上，仿佛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芒，"这是方瑶啊！好孩子啊……"庞剑轻声问道："李妈妈，方瑶离开福利院好些年了吧？

您还记得这么清楚。”李妈妈摘下老花镜，似乎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记得！是长成大姑娘了，可是大模样没变！上个月还来过信！她这么远还托你们给我捎照片，真是个好孩子！”武梅和庞剑不由得对望了一眼。武梅微笑着追问道：“方瑶经常给你写信？”李妈妈呵呵笑了起来：“是啊！这孩子懂事着呢！”说着走进里屋，拿出一封信来：“这不，在北京工作呢！挺有出息的！你们是方瑶的朋友吧？”

说话间，李妈妈忽然想起什么，转身拿过一个信封：“这里面有几张照片，是方瑶他们小时候的，方瑶一直想要一份，你们带给她吧！”

武梅随意地取出照片看了看，照片已有些发黄了，几个小姑娘围在当年还显得年轻的李妈妈身边。她忽然发现了什么，指着照片凑到李妈妈眼前：“李妈妈，方瑶旁边的这个女孩子……她们俩怎么这么像啊？”李妈妈抹抹眼睛，看了看：“你是说方瑜啊？她们俩从小就长得有些像，还一直是好朋友呢。”

“瑶瑶，你醒了？”方瑶一惊，眼前是谷雨生关切的面容，温热的呼吸轻轻地喷到自己脸上。她轻轻松了口气，仿佛有些害羞，拉过被子遮了遮脸。谷雨生伸手摸了摸方瑶的额头：“总算退烧了。”他温柔地抚了抚她还红通通的脸蛋，心疼地道：“你呀你，非说不去医院，整晚都在说胡话。看你，出了一身汗……”方瑶一愣：“我都说什么胡话了？”谷雨生笑了笑：“还能说什么啊。光会叫自己的名字，来喝点水吧。”方瑶努力直起身，靠在床头，望着谷雨生真诚而急切的眼神，喃喃道：“是我不好……”谷雨生轻轻握住她的手：“说什么呢？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你看天都亮了，我的工作也顺利完成了，再不用忙着工作顾不上陪你了。”

方瑶轻轻扭头往窗外望去，朝阳的光已经洒落在招待所院里的树叶上，金灿灿得可爱，她微微摇了摇头。谷雨生焦急地道：“不吃可不行呢，好好想想，吃点什么？吃星星我都给你去摘下来！”方瑶扑哧一笑，轻轻抬起手在谷雨生鼻子上戳了戳：“我还真想起一样好吃的。不过肯定买不到……”谷雨生眼睛一亮：“不可能！你只要说出来，我就办得到！”方瑶语声轻轻的，仿佛还没有恢复力气：“桂花粥。小时候每回生

病，李妈妈就会做这个给我吃。”谷雨生从床边站起来，转身找出饭盒：“瑶瑶，你等着啊。”说完，急匆匆地冲出了门。方瑶望着他跑远的背影，行动迅捷地翻身下床，打开谷雨生还放在桌上的电脑，迅速从书包里摸出一个U盘，旋掉外壳，露出里面的微型闪存卡，插上接口……

谷雨生拎着饭盒兴高采烈地跑了回来，还没进屋，就嚷道：“瑶瑶，我给你弄回桂花粥了！”几步蹦到方瑶的床前，得意地自夸道：“在超市买了桂花糖，然后请门口卖粥的大婶煮进粥里，时间长了一点儿，你没不高兴吧？来，我扶你坐起来，趁热吃。”说着，他把方瑶轻轻抱着坐直身，拧开饭盒，舀了一勺，凑到方瑶嘴边。方瑶轻轻地抿了一口，一丝清香的甜味沁人心脾，她怔怔地望着谷雨生，泪水悄悄地从眼里滑了出来。谷雨生诧异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一时间不知所措。

方瑶喝完粥，谷雨生起身准备离去。方瑶轻轻拉着他的手，有些不舍：“你一会儿还回来吗？”阳光透过窗洒在她白皙的脸庞上，让人说不出的怜爱。谷雨生捏捏了方瑶的手掌，微笑道：“今天是项目验收呢，中午肯定回不来了。我叫小芸先照顾你。今晚也没班可加了，我就早点回来陪你呢。”

李妈妈还在絮絮叨叨地继续说着，话匣子一旦被打开，几十年照顾福利院孩子们美好的记忆就像泉水一般汩汩流出。

“这俩姑娘都是不满一岁就来我们福利院的，长得可像了，人家都说是双胞胎呢！方瑶和方瑜的名字还是我给取的呢。不过别人经常分不清她俩，我可分得清咧，方瑜是从南方来的，骨架小，更秀气，性格上也要更娇气一点儿。”武梅插了一句：“方瑜现在在哪儿呢？”李妈妈笑呵呵地答道：“出国啦！”武梅和庞剑不由同时一愣：“出国了？”李妈妈抬抬老花镜，满脸是骄傲的笑意：“是啊，大概是她们十三岁的时候，有个外国的商务考察团来福利院办捐赠活动，我让几个女孩子帮着忙活，当时方瑶、方瑜都去了，其中有个外国老太太就特别喜欢方瑜，要领养她，还要带她到外国去念书。我一开始不太愿意，寻思外国人咱们不知根不知底的，可方瑜自己挺高兴的，我细想想又觉得对孩子是个机会，就让她走了。这一走就是十多年啦，一点音讯都没有，不像方瑶，一直都还

记着我呢……"

武梅只觉得自己心跳得很快，没想到这其中竟还藏着这样的蹊跷，只差一步，就可以触碰到事实的真相了。她掩饰了自己急切的情绪，就像平时和老人拉家常一样，问道："要是现在方瑶和方瑜她俩站在一起，您还能分辨出来吗？"李妈妈搔了搔花白的头发，笑了笑："要是看本人应该能吧，到底是自己带的孩子。不过啊，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大好使了，刚才你给我看的那照片，我乍一看，还以为是方瑜呢。"武梅也笑着问道："那您怎么看了一眼就说是方瑶呢？""方瑶常来信啊！方瑜要是回来了，怎么会不来个信儿呢？"

武梅不动声色地和庞剑互望了一眼。她从手提包里又摸出几张方瑶的照片，放在桌上，认真地注视着李妈妈："您再仔细看看。"李妈妈有些疑惑不解地看了看武梅，拿起照片，反复仔细端详，渐渐地，她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不确定了："我怎么越看越像方瑜啊？"武梅忍不住暗暗捏紧了提包的挎带："那您说说，哪像方瑜呢？"李妈妈指着照片，越看越惊奇："方瑶六岁的时候，眉角受过伤，留了个小疤，那年从福利院走的时候还带着呢，可这些照片里都没有了。还有，方瑶的脸应该会方一点，方瑜骨架小，才是这样的瘦长脸。还有……可我不大说得上来了。"老太太忽然有些激动，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又急忙戴上："难道真的是方瑜回来了？这孩子，她人在哪儿呢？"

毋庸置疑了。武梅抿着嘴唇，抬起头，目光逐渐变得坚定："小庞，给志军打电话，立即拘捕方瑶！"

天气异常晴朗。接近深秋的天空，辽阔高远，一片深邃的碧蓝，万里无云。方瑶背着书包，朝招待所大门快步走去。值班的小芸远远地看见她，冲她挥手打着招呼："方瑶，你好啦？刚才谷雨生还让我帮忙照顾你呢，你这是要去哪儿呢？"方瑶淡淡地一笑，欲言又止，只是冲小芸摆了摆手，做了个再见的姿势，径直向外走去。小芸笑道："哟，还不肯跟我说呢？"

屋外空气清新，透着几分难得的湿润。方瑶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环顾着熟悉的景物，忽然感到一丝恋恋不舍。小狗宝宝汪汪地叫着，追着

跑过来，一直冲到方瑶脚下，拼命地摇着尾巴。方瑶轻轻蹲下身来，抱住宝宝，用额头蹭着它毛茸茸的身体，泪水无法掩饰地滑落脸颊。

她强迫自己狠下心，终于推开宝宝，快步往 322 所大门走去。大门，就在眼前了。突然，一个魁梧的身影挡在了她面前！方瑶呆呆地站在原地，仿佛被定住了身形，不再前进。刘志军微叹一口气，身后的两名侦查员小跑上前，一左一右地站到了方瑶身边。刘志军凝视着方瑶有些呆滞的面容，轻轻挥了挥手："走吧。"

"已经抓到方瑶了！她随身携带着星讯六号卫星轨道的全部数据，来源是谷雨生的计算机。"

武梅终于松了一口气："确定数据还没有传送出去？"刘志军的回答显得有些急促，电话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应该是正在指挥下属进行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没有，我们正前往拘捕谷雨生。"

内鬼挖出来了，可是武梅却感受不到成功的喜悦，反倒有一丝黯然，方瑜、谷雨生，他们不过是幕后黑手的棋子而已，然而，正是那看不见的幕后黑手，让这对本该幸福的恋人的梦想，如同泡沫一样破灭了……

沈伟国和刘志军并排站在实验室门前，沈伟国有些不忍地望了刘志军一眼，低着头，推门走了进去。项目组所有的人都在，每个人坐在自己的座位前，等着罗振华一一验收。沈伟国走到正在吴伦身边仔细观看演算的罗振华身边，轻轻附耳说了几句，罗振华点点头，对不远处的谷雨生叫道："小谷，沈书记找你，你跟他先过去一下吧。"谷雨生毫无觉察地跟着沈伟国走出了实验室。门外，刘志军礼貌地做了个手势："谷先生，请您跟我们来。"

这是一个陌生的房间，谷雨生有些发呆地坐在正中央的沙发上，不知所措。他跟着沈、刘二人离开了实验室，坐上商务车，车一路疾驰，开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大院。下了车，他被带到房间，刘志军暂时出去了，沈伟国也不见了。看着空荡荡的房间，谷雨生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门嘎的一声开了，刘志军走了进来，脸色严肃得有些阴沉。他直接

走到谷雨生对面的沙发坐下，点燃一支烟，却没有抽，盯着努力恢复平静的谷雨生看了半晌，突然问道："你昨天为什么把U盘带回宿舍？"谷雨生心里的石头忽然一落，原来是这个事啊。"我……我知道不该把U盘带回宿舍，我只是想赶紧把这个项目做完。"刘志军缓缓举起烟吸了一口，和谷雨生对视良久，似乎是在从他的目光中判断这句话的可靠性："可是就在昨天，你的电脑泄密了！"谷雨生大吃一惊："不，不可能，我做完以后，把数据拷回U盘，然后删除了电脑里的全部文件啊！"刘志军叹了口气："可是有人在你离开后恢复并拷贝了全部数据。""谁？""方瑶。"

瑶瑶？谷雨生呆呆地坐着，仿佛晴天霹雳一般，他不服气地大声辩解着："不可能！瑶瑶她刚学会打字，还算不上会用计算机！恢复数据？她怎么可能！"

刘志军放下只吸了一半的香烟，掐灭烟头，凝视着谷雨生，一字一顿地道："如果不是你在伪装，就是你需要重新认识方瑶。"说完，他猛地站起身来，走出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

"姓名？"

"方瑶。"

"我问你真实姓名！"

方瑶面无表情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毫无疑问这是一间封闭的审讯室。她翻了翻眼皮，似乎疲惫地看了正前方坐着的刘志军和记录员一眼，不再说话。

这种间谍的惯用伎俩见得多了，刘志军毫不在意，仍旧严肃地道："方瑶，你利用谷雨生对你的信任和情感，窃取322所的大量机密数据。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全部的犯罪事实。""你们怀疑我，要有证据吧。""证据，你觉得我们没有证据就会随便抓人吗？"刘志军从桌上举起从方瑶书包里找到的U盘："这你怎么解释？这里面装的数据你又怎么解释？"

方瑶冷冷地答道："那是雨生的。我正要给他送过去，里面装的什么我可不知道。"

“那谷雨生的电脑上怎么会有你的指纹?”

“我经常帮他收拾东西,不光是电脑上,他的屋子里到处都有我的指纹。”

看来,这确是个训练有素的间谍。刘志军忽然展开了骤雨般的攻势:“可是你在谷雨生的电脑开关键上也留下了指纹。一个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人,可以在谷雨生离开那么短暂的时间里,轻易地把他电脑里没有删除干净的文件恢复,并且都拷贝到你的 U 盘里,好身手啊! 你不但会用电脑,而且还是个电脑高手。不过你也应该清楚,你的每一次操作都会被电脑记录下来,并且也是无法彻底删除的!”

方瑶依旧面无表情地望着别处:“这些都是你的推理,我无话可说。”

刘志军沉着脸,又拿起桌上的一个随身听和一个计算器:“这个随身听是你的吧? 这里面装有调频装置,而谷雨生桌上的台灯里有一个窃听器,你的随身听正是用来接收窃听的。你这个计算器也很不一般嘛,还有手机功能,这是一般人能有的吗? 说吧,你准备把这个 U 盘带到哪里去? 要交给什么人?”

方瑶垂着头,一言不发。刘志军继续道:“你还年轻,我希望你能好好地反省,争取宽大处理,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方瑶忽然抬起头,却没有丝毫惊慌,反倒是一副毫不在意的表情:“谢谢,不必了,你们没有直接证据,我犯的也不是什么重罪。你们看着办吧。”

刘志军阴沉着脸盯了方瑶许久,似乎有些愤怒,一下子推开椅子,走出了审讯室。

“这个方瑶太厉害了,滴水不漏,一点儿也不像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突破她恐怕不容易……”刘志军回头看了看玻璃墙那边显得悠闲自得的方瑶一眼,向武梅摇了摇头。武梅平静地笑了笑,表情又变得严肃:“职业间谍嘛。其实是一个挺可爱的姑娘。”

庞剑握着那个怪异的计算器,忍不住问道:“这个计算器的手机里没有储存任何信息,包括通话和短信记录,但是有一个计时器一直在走,这是什么?”武梅看了一眼:“这是间谍惯用的方式,上下线之间定时联系,为了双方确保安全。”计时器上显示着 01:21:34,正在倒计时地

走着，红灿灿的数字有些刺眼。武梅微微沉吟："我们得试着找到真正能触动她的东西。"刘志军想起还在另一间审讯室关着的谷雨生："你是说感情？"武梅目光深邃地望向玻璃墙那边的方瑶："情感、道义，试着谈吧。间谍也是人，尤其方瑶，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时间不多了，我再去跟她谈谈。"

看着方瑶老练而冷漠的表情，武梅的眼前不停地浮现出福利院孩子们追逐嬉戏的身影。什么，才是这个女孩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呢？武梅轻轻地开口道："方瑶，不，应该是方瑜吧。"

方瑶脸上的肌肉明显地抽搐了一下，似乎是被这个已经遗忘了许久的名字微微触动，她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泽，却依旧低着头不说话。

武梅也没追问，只是像聊天一样平静地叙述道："福利院里留着孩子们的血型登记，这个不难查清楚。"方瑶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们去过福利院了？"武梅点点头，目光温和："还记得李妈妈吧？"

"她……她还好吗？"

"她很好，每天都给孩子们做着牙签肉……"李妈妈、好吃的牙签肉、桂花粥……方瑶久远的回忆被触动了。

"她的房门从早到晚都不会关，随时有孩子们进进出出……"幼年的自己清脆地笑着，躲在穿着围裙的李妈妈身后，拼命向方瑶做着鬼脸，方瑶跑来跑去地追着自己……

"李妈妈最惦记的是方瑜，她走得最远，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音讯。在李妈妈眼里，她带过的孩子都永远是她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宝贝。我们用 DV 录了她的一段话，你想听吗？"

方瑶抬起了头。武梅平静地打开了摄像机，李妈妈和蔼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满头银丝，却依旧显得那么精神，那么亲切。"方瑜，真的是你吗？都出落成大姑娘了，多好看哪？呦，瞧我，明明该开心才对，掉什么眼泪呢……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淘气？装成方瑶来骗我啊？李妈妈真是老了，这回可是让你们俩给骗了。快点回家来吧！跟方瑶一块儿回来，我给你们做最爱吃的牙签肉，还有桂花粥，回来吧！妈妈等

着你们呢！方瑶……她也跟你在一起吧？”

武梅看着把头深深埋进手掌的方瑶，轻轻叹了口气：“你应该知道真正的方瑶在哪儿吧？”

此刻，谷雨生瘫在审讯室的沙发上，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他望着空荡荡的房间，眼前却像放电影一样闪现着过去的一幕幕……“谷老师您好，我叫方瑶，是新来的服务员，这是给您打的开水。”他只觉得自己的脸涨得通红，在这名美丽纯真的女孩面前，自己却跟小弟弟见到大姐姐一样害羞，“别别，谢谢谢谢，别管我叫老师，叫我谷雨生就行。”……初春的玉渊潭公园，人多得一不小心就要踩到别人的脚。他忽然看到不远处的地摊上插着许多吱溜溜转着的彩色风车，高兴过头，扔下一句“我去给你买风车啊”，就跑了过去，也没顾得上她听没听到。等自己举着风车回来，他才发现她都快急哭了……

谷雨生掩住脸，失声呜咽，泪水无法抑制地从指缝中滴落：“瑶瑶，我不相信……”

对方瑶的审讯还在进行当中。“你想知道谷雨生的情况吗？”武梅关上DV，平静地和方瑶对视着。“他已经在拘留中，而且，他坚持认为你不会打字，不懂电脑，不可能是间谍，他也拒绝向我们回忆他带数据回宿舍的前后经过。”

方瑶似乎依旧表情冷漠地听着，目光却开始游离，不敢再正视武梅仿佛能看透她内心的眼神。

“我的直觉告诉我谷雨生不是间谍，但是凡事要讲证据，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怕他很难保全自己。”

“你们不是抓到我了吗？”方瑶喃喃地低语了一句，声音很细，低得几乎让人听不见。

“可你什么都不说。星讯六号数据是从谷雨生的电脑里流失的，确切地说是他违反规定把数据带出了机房。我们不知道整个事件的细节，也就不清楚他的动机和目的，更不清楚他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方瑶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猛地抬起头来：“他什么都不知道！是我……假装生病骗他带数据出来的……”

“然后你拷走了他的数据是吗？那你原本打算把数据带到哪里，带给谁呢？我们得弄清楚了才能下结论。”

方瑶又沉默了。武梅轻轻地叹息一声：“我听罗教授、关所长说，谷雨生是322所最有潜力的年轻工程师，要是没有这次泄密事件，他的工作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现在……”她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你跟谷雨生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都长。你们俩的感情，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觉得，以他的善良和单纯，能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吗？”

方瑶死死地咬着嘴唇，目光痛苦，似乎在竭力抑制自己不去回忆那些曾经美好的往事：“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已。这，这是我的职业……”

武梅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缓缓站起身来：“为他做点儿什么吧。给他一点儿信心，让他知道你后悔了，还在尽力为他弥补。最重要的是，这对你自己有好处。毕竟你入境时间不长，如果有立功表现，量刑方面会轻得多。这对于你和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你自己很清楚……”

方瑶没有说话，双手却紧紧地揪住了衣服。

武梅走到门边，回头又说：“时间，你自己掌握。”走出审讯室，她轻轻地关上了门。

刘志军和庞剑迎了上来，急切地问道：“怎么样？”武梅没有答话，却微微闪过自信的笑容。庞剑举起那个倒计时的计算器：“还有不到四十分钟了。”武梅微微皱了皱眉，仍然没有流露出任何紧张和焦急的神色，只是静静地守在玻璃墙外，注视着审讯室里的方瑶。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着。突然，方瑶抬起头来，往玻璃墙这边看了一眼。武梅毫不迟疑，推开门，走进审讯室，把计时器放到了方瑶面前，红字显示着“00:28:12”，方瑶有些疲惫地望了武梅一眼，喃喃道：“知道28分钟后会发生什么？”武梅平静地说：“你会被你们的组织抛弃。”

方瑶忽然直起身，迎着武梅的目光：“其实我现在已经被抛弃了。通常最后三十分钟只是形式而已。准确地说，我现在已经不被信任了，可能帮不了你们了。”武梅紧接着问：“没有其他办法？”“没有。”“即使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他们也不会跟你联系了？”

方瑶垂下了头，抿了抿有些干渴的唇：“我不知道。”武梅递上一杯

水，坚定地说："可我不想放弃。"方瑶轻轻捋开挡住视线的额发，似乎有一丝不耐烦，问："你想要我怎么样？""跟你的上线联系。""我联系不上他，都是他给我电话。""那你怎么通知他？""上网发邮件。""然后呢？""等。他会打电话来，也许吧，如果我没被抛弃的话。"

"报告武处，一切准备就绪。"庞剑向武梅郑重汇报道。计时器上显示着"00:01:26"的字样，方瑶坐在电脑前，不知道是因为一切都已成定局的镇定，还是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从容，她平静地向一个地址点击了邮件发送。

武梅严肃地盯着屏幕，庞剑及时报告道："这个邮箱是国外注册的，无法锁定用户位置。"武梅点点头，看着方瑶："通常多久会打电话来？"方瑶摇了摇头："不一定，有时候到晚上，有时候……"忽然，计算器式的手机响了。

一屋子的人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方瑶接起了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女声："你差点错过了时间。""我遇到了点儿麻烦。""什么情况？""我可能暴露了。""文件拿到了吗？""拿到了。""有没有尾巴？""甩掉了。""把文件传过来，我安排你出境。"

方瑶回头看了武梅一眼，冷冷答道："传不过去，我拿的是他们的 U 盘，上面设置了硬件加密。"电话里还是冷冰冰的声音："那怎么办？""直接给你。"电话那头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武梅轻轻指了指定位仪，庞剑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你的位置？""京隆饭店顶层。""房间号？""2511。""好，0000196652274，你用房间座机打这个号码。"说完，电话被挂断了。方瑶面无表情地回头望着专案组的众人："你们只有 15 秒的时间，必须马上拿出一个京隆饭店的号码。"

庞剑玩命地飞速敲着键盘，嘴里还在自己给自己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好了！"方瑶拿起一部和电脑连通的座机，按照刚才对方留下的号码，拨了出去。听筒里传来嘀的一声之后，接着是人工留言系统的声音："机主现在不在，您有什么消息可以留言。"方瑶极冷漠地说了一句："我只能保证自己两天内是安全的。"说完，挂上了电话。

庞剑皱着眉："这个电话号码是通过网络打过来的，短时间锁定不

了位置。声音也是经过了处理,无法进行分析。”

刘志军看了一眼表情麻木的方瑶,仿佛在自言自语:“现在怎么办?”武梅望着墙上的挂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只有等待。”

挂钟上的阿拉伯数字泛着折射出的光线,如暗夜中的星子一般刺眼。

第十一章

陨　　灭

武梅呆呆地望着白布单下那失去血色却依然清纯的脸庞，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她掩住自己的脸，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

“老爸，你也来一口！”婷婷大摇大摆地把脚搭在长椅上，大口地啃着馅饼。周旭好笑地看着女儿，拿起叉子，叉起了一块馅饼，说：“你呀，大姑娘了，还是注意点儿形象。”

婷婷又灌了一大口可乐，嬉皮笑脸地抹了抹嘴：“哎呀——人家难得受点伤嘛！不用上学，还有老爸陪着！”

望着女儿快乐的表情，周旭渐渐收敛了笑容，暗暗叹了一口气，也许，接下来要告诉女儿的事，会让她很伤心吧。“婷婷，这两天我不在的时候，你妈来看过你没？”婷婷摇头晃脑：“哎，我这个妈啊，忙起来就不知道是谁的妈了，我都习惯了。怎么啦？不欢迎我到你这儿啊？”周旭笑了笑，有些小心地试探着问道：“那以后就跟爸爸住吧！我最近正准备跟你妈商量这事儿呢。”婷婷自顾自地吃着，咕哝道：“商量呗！你俩就该经常在一块儿商量。”周旭有些苦涩地笑了笑，仿佛是鼓了鼓勇气，周旭缓缓开口：“婷婷，我的律师已经向法院递了起诉书，变更你的监护权……”

正要叉起馅饼的钢叉停在了盘子中，婷婷难以置信地抬起头：“什

么？你起诉了？！”周旭缓缓地点了点头。婷婷呆呆地望着父亲，嘴里的馅饼还来不及下咽，手里一滑，当的一声，叉子掉到了桌下。

“你知道上线的代号吗？”

“不知道。”

“那你见过他吗？”

方瑶迟疑了一下，对视着武梅和刘志军急切的目光，轻轻地点了点头：“见过一次。”

刘志军继续追问着：“他是男是女？”

“我不知道，光线很暗，我看不清他的模样，而且他的声音是经过处理的。”

刘志军一下子哑了口，不知道接下去该问什么。武梅沉吟了一下，以特有的敏感求证着某些细节：“他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鞋？”

“黑色的。”

“有跟儿吗？”

“他的脚没抬起来，我看不到。”

“你能模仿一下他当时是怎么坐的吗？”

方瑶愣了一下，想了想，靠在椅子上，双腿斜斜地分开，呈45°的样子坐着。武梅点了点头，又示意了一下刘志军，刘志军继续开始审问：

“中转器是谁给你的？”“他们。”“他们是谁？你的上线吗？”“应该是。”“那你是怎么拿到的中转器？”“他们放在一个地方，我去取的。”“在哪儿？”“北四环外的普斯玛超市里。”“你还记得准确的时间吗？”“10月6号。”“你确认吗？”“那天是我的生日。”

对话忽然中止。气氛沉默。刘志军猛地站起身来，正要往外走，方瑶的声音低而冰冷地传来：“你要是去查监控资料的话，我看就不必了。我取货的地方没有监控头，那是他们事先选好的。”

“武处，你觉得方瑶说的是真话吗？”刘志军坐在沙发上，双手紧握。庞剑停下正在敲击键盘的手，转过身来，也望向武梅。武梅隔着玻璃墙凝视着审讯室里呆坐着的方瑶说：“她现在没有撒谎的必要了，她的上线应该是个男性。”刘志军一怔：“您怎么知道？”武梅用手指比画出一个

45°角，“通常情况下，只有男性才会采用把腿分开坐的姿势。”刘志军和庞剑不由自主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坐姿，信服地点了点头。

武梅眉峰轻轻一挑：“马上派人去普斯玛超市调出10月6号当天的监控录像，重点查找年龄在35到55岁之间，单独进入超市的男性。特别注意有没有那个瑞金公司的罗恩。”

白炽灯不知疲倦地亮着，从四个角落直射中央，时间长了，明晃晃的光线会让人产生一种恍惚的错觉。方瑶静静地坐在硬而直的木椅上，身体已经有些僵硬了，曾经无数次让自己从噩梦中惊醒的场景，此时此刻，终究变成了现实。虽然，早已在严酷的训练下对这一切毫不陌生的自己，原本以为已经心如铁石，不会感到害怕，不会感到恐惧，然而，埋藏心底、以为自己应该已经抛弃的那些记忆，还是悄悄地复苏，正一点一滴地占据着自己的脑海……方瑶，我曾经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对不起的人……

一圈圈光晕，牵引着记忆往深处蔓延——那是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她走进屋，对面的旋转椅上坐着一个人，几乎整个身影都隐没在暗处，完全看不清面容，只有经过人工模拟后的声音无机质地传来：“322所招待所刚招聘了一批服务员，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是你的证件，还有我的联系方式。”她缓缓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身份证，忽然，本来无甚表情的脸上写满了惊讶：“怎么会是方瑶？”椅子上的声音如机械般冰冷：“你不觉得她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她捏着身份证，似乎没有异样的反应，却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这就是她必须背负的命运么？亲人、朋友通通都不可以拥有。那个冰冷的声音还在继续：“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让她走得很享受。”她捋了捋头发，慢慢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寒冰般的光泽……

门忽然开了，方瑶没有抬头，武梅和刘志军又走到审讯员的位置坐下。刘志军拿出富华公寓电梯监控拍到的那张罗恩的背影，递给方瑶，问：“认识这个人吗？”方瑶略微翻了翻眼皮：“像一个人。”“谁？”“他的代号是‘蝴蝶’，在组织里名气很大，但是见过他的人不多。我也只见过他一次。”“他是你的上线吗？”“应该不是。我上次见到的不是他。”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容易被忽视的，正是曾经检查过的角落——这是反间谍工作的常识，然而，常识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富华公寓1208房间，狡兔三窟。蝴蝶坐在靠窗的电脑桌前，目光幽森，他的头发已从长发变成了平头，去除了化装的脸上，愈加呈现出一种阴鸷而狠厉的表情。从沈小涵的逃脱，到方瑶这条重要暗线的被破，如果说一次失手，只是偶然的，那么，接二连三地被对手抢在前面，即使还在组织的包容范围之内，自己也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度发生，为了前途，还有作为一名高级间谍的尊严。

MSN上一个银色小狐狸头像开始有节奏地闪烁起来。蝴蝶收回目光，轻轻点下"接受聊天"的对话框。

"查清楚了？"

"有人已经到福利院调查过方瑶，她的身份已经暴露。"

"方瑶可能已被控制。"

"她下午不是给你打了电话吗？"

网络音频聊天的声音有些断续，却清晰地听到银狐似乎轻蔑地冷笑了一声："时间不对，她应该更早打过来。"

"那我们该怎么做？"

电脑已经自动待机，屏幕上的时空变幻曲线不断扭曲出各种光怪陆离的图案。蝴蝶手中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正在闭目沉思。刚结束不久的对话仿佛还在耳边余音袅袅——"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就要赌赌看。他们想利用方瑶找到我们，却没想到给了我们一次好机会。""什么机会？""让方瑶闭嘴的机会。"他忽然睁开双眼，冷电般的目光直射向房间角落的一个鼓鼓的黑色背包。

方瑶大睁着眼睛，望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毫无睡意。狭小的拘留室，四周的墙壁沉沉压来的感觉，扩大着人对黑暗的恐惧。惨白的月光从立着铁栏的天窗透进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大片阴暗的黑影。身下的床是冰冷而坚硬的木板，她在心底深深地叹息一声，其实这一刻，对自己来说只是迟早的结果。

难道自己已无路可走了吗？挣扎的欲望在身体里沸腾着，她回忆

起了当初对自己的叮嘱——“你要记住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之间的暗语。”“只有你和我知道的？”“对。”“什么时候用？”“一旦出现意外。”“那还用得上吗？”“也许吧，至少这是你重获自由的唯一希望。”她一下子从恍惚的思绪中惊醒，发现自己的手紧紧地抓着被子一角，如同正握着一根飘渺的救命稻草一般。

“你是说，如果我回答‘我这有你想要的东西’，就代表我已经被控制了？”“没错。”“然后怎么办？”“如果他们想让你约我见面，那就是你唯一可以逃跑的机会。”“从他们眼底下逃跑？”“是。”“可能吗？”“他们要想抓住我，注意力就已经不在你身上了。”“你会来接我？”“我不会去，如果我出事了你也不要去，不过我会帮助你摆脱他们。”“是吗？”“当然，还要靠你自己。”

蟋蟀的鸣声隐隐约约，时断时续。方瑶坐了起来，身体再也没有了颤动的感觉。她拥着被子，如一尊石像，那双与暗夜融为一体的黑眸中，有一丝幽幽的光在闪烁。

得到唐正刚的批准后，专案组一大早又集合起来，开始商讨下一步对策。庞剑已经从普斯玛超市调回 10 月 6 日的所有监控资料，不过，似乎正如方瑶所说，并没有什么发现，“一共找到了八个符合我们条件的人，但他们都没有超出监控头涉及的范围。”武梅微微皱了皱眉：“难道我判断错了吗？还是方瑶对我们说了谎？”庞剑说：“武处，我有一种预感，他应该还会再打电话来的。”

三个人沉默了片刻。刘志军点了点头说：“只要他想要方瑶手上的东西，就一定会再打电话来。我在想，如果我们是方瑶的上线，会在哪儿见面呢？见了面又会怎么做呢？”庞剑一脸严肃地道：“当然是在人多的地方见了，隐蔽性强，像什么公园、车站、商场都有可能。从他们以往的手段来看，我认为他会先拿到东西，然后再杀人灭口。”

刘志军想了想说：“我倒觉得他可能不会露面，而是让方瑶把东西放在某处，然后他再取走。武处，你觉得呢？”武梅凝神望着玻璃墙那边方瑶孤独的背影：“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

熟悉的《东风破》忽然在密闭的空间中回荡起来，这再普通不过的

旋律让人听来却不啻雷霆——方瑶的手机响了。刘志军转身出门："我去带方瑶！"屋里众人严阵以待，所有技术人员做好监听分析的准备。

方瑶表情冷漠地走进房间，在武梅的手势下，平静地接起手机。监听器里传出的声音，正是那个专案组亟盼揭开的谜一样的人物——

"怎么这么久？"

方瑶没有流露出一点反常的慌乱："我刚才在洗手间。"

"你还在老地方吗？"

"对。"

"为什么打你的房间电话没人接？"

"总有人打骚扰电话，所以我把电话线拔了。"

"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见面？"

方瑶忽然迟疑了一下，一旁的武梅看见她脸上划过一丝奇异的神情。转瞬，方瑶又恢复常态，冷冷地答道："我这有你想要的东西。"

"三十分钟内，你坐城铁到东直门站。具体地点到时候我再通知你。"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方瑶默默地放下听筒，望着一屋子表情严肃的专案组人员出神。

庞剑不等武梅问话，就摇了摇头："时间太短，电话无法跟踪。"刘志军望向武梅："武处，我们行动吗？"武梅环视了众人一眼，包括正在出神的方瑶，点了点头："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开始准备行动，马上派人搜集东直门城铁站附近的酒店、商厦的楼体机构图，我们的目的是要抓住方瑶的上线，所以行动一定要隐蔽，不要打草惊蛇！"全体干警齐刷刷地立正敬礼，迅速行动起来。刘志军将方瑶带回审讯室准备接头的安排。庞剑正要出门，却被武梅忽然叫住："小庞，你刚才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庞剑一愣："什么不对？"武梅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若有所思："不知道。我总觉得刚才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也许是我多心了，赶紧出发吧。"

出租车、监控车、指挥车已在安全局大楼下集结完毕。方瑶顺从地坐上了出租车，司机则是一名侦查员假扮的。刘志军带着两名干警上了指挥车，而武梅和庞剑则负责坐镇监控车，掌握全局形势。

天空一碧如洗，大片大片的白云飘浮着。武梅望了望准备停当等

待命令的干警们，一挥手："出发！"

汽车飞速地跑上了城市的道路，路况出乎意料地顺畅。武梅按下车窗，任风刮过自己的脸庞，心中始终悸动着一分不安，不知为何，难道是一切进展得太顺利了，顺利得令人怀疑……手机故意捣乱一般响了起来，她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您好，请问是武梅女士吗？""我是。您哪位？""您好，我是周旭先生的律师杨天，就周婷婷的监护权一事，周先生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朝阳法院将于下周二上午9点在民事厅开庭受理此案，请您届时到厅。"一时间，武梅的思绪有些混乱，额头轻轻撞在玻璃上，身旁的庞剑诧异地问道："武处，怎么了？"武梅定了定神，认真地对着手机道："请你转告周先生，我一定去，我绝不会放弃监护权，绝不！"说完，她狠狠地一摁挂机键。庞剑从她的答话中已经大致明白了原委，心里也在暗暗骂这个周旭实在不近人情，然而此时此刻，武梅可千万不能被搅乱了心绪，他小心翼翼地喊了句："武处……"武梅收回凌乱的思绪，把手机往手提包里一扔，向庞剑点了点头，面容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失神和颓丧，转眼被一种坚毅所代替："没事儿，工作要紧。"

庞剑递过耳麦："武处，唐局的电话。"武梅戴在头上，听筒里传来唐正刚严肃的声音："我和李局长在指挥中心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武梅，我只强调一点，必须要确保嫌疑人的安全，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城铁站并没有因为周末而减少出行的客流，依旧如平时那般拥挤。刘志军陪同方瑶走进站内，来往的列车送来一拨又一拨乘客。刘志军看着方瑶那显得弱小单薄的身体和一副淡漠如冰的表情，微微皱了皱眉。他破天荒地在工作状态中多说了两句话："方瑶，放轻松些，和往常一样，如果事情成功，对你一定会有益的。"方瑶抬头看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怪异的神情，欲言又止。

手机响了。"时代商厦"——短短的四个字后，狡猾的上线没有再留下任何多余的信息。刘志军和方瑶一起随着人流向站外的时代商厦走去，耳麦里是庞剑有些恼火的提醒："这是事先录好的声音，没法定位。我们正在联系总部，调动时代商厦周围的监控头，把图像切过来。

武处跟你说，今天是周末，人多，注意别跟丢了。”刘志军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方瑶，方瑶仍是一脸的冷漠。

布控早已各自就位。武梅紧盯着监控屏幕上显示的时代商厦楼体结构图，若干小红点在图上闪烁，这些都是佩带了跟踪器的干警们，包括刘志军和方瑶，红点显示，他俩正站在商厦底层的大厅中。耳麦里忽然清晰地传来方瑶手机的铃声，以及那冰冷的上线的录音——“摩非餐厅。”武梅立即呼叫：“志军——”“明白！各小组注意，目标是商厦顶层的摩非餐厅，03、05上去，其他人原地待命。”耳机里传出刘志军的部署声。

“武处，周围的监控图像已经切过来了。”庞剑及时汇报着正在进行的所有操作。武梅点了点头，脑海中却时不时地跳跃着一幕幕交错的画面，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见面？”“我这有你想要的东西。”方瑶为什么不直接回答“见”或“不见”，而是这样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呢？武梅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股说不清的危险感觉一下涌上心来，她抓着耳麦对着刘志军有些着急地呼叫着：“志军！盯紧方瑶，绝不能让她离开我们的视线！”

方瑶一个侧身，忽然挤进了已经满员的电梯，最后的一点儿剩余空间恰好能容下她娇小的身体，此外再无空隙。刘志军眼睁睁地看着电梯门合拢，耳机中正响着“绝不能让她离开我们的视线”的命令，他狠狠一握拳，幸好电梯中还有一名事先安排的03号侦查员，否则……他转身飞快地往另一个电梯跑去，这个方瑶，她想做什么？

方瑶静静地站在角落，冷冷的目光扫视过电梯里的人一遍之后，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已确定了侦查员的身份，她注视着上升数字的变化，一个早已在脑海中盘旋的密约越来越清晰，那是在接下任务时，作为上线的银狐和自己定下的秘密暗号——“顶层的摩非餐厅会吸引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你想办法到三层的储物间，要是在门口的火警警报处甩开尾巴后，你从员工通道出去，只要出了那扇门，你就安全了。”电梯停在三层，门开了，一名站在门口的小伙子走了出去，方瑶一闪身也跟着钻了出去。那名侦查员被挤在人堆中，拼命地往外挤，眼见电梯门就要合拢，他长长地伸着手，死死地按住开门键，总算从电梯中冲了出来，然

而，就在这一瞬间的工夫，方瑶已经失去了踪影。

"外线03报告，目标消失，目标消失！"

"我们被方瑶骗了！"屏幕上那个原标志着方瑶的小红点停在货梯间的位置，不再移动，显然跟踪器已经被方瑶抛弃，武梅急促地呼叫着刘志军："志军，她要跑！快去员工通道！"此时，武梅再也没有心情等待，猛地一把拉开车门，跳下车就往时代商厦的员工通道方向跑去。监控车上的庞剑暂时顶替了现场总指挥的位置，向各处埋伏的干警呼叫："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嫌疑人正要脱逃，目前应该是在员工通道，赶快行动，进行包抄！"

方瑶谨慎地回头看了一眼，确定没有人继续跟踪上来，猛然加快了脚步，匆匆地往员工通道的出口走去。通道里没有亮灯，除了小天窗上透入一道光线外，显得有些黑暗，从暗处望过去，尽头的出口仿佛是一扇巨大的通向光明的大门。没有谁能禁锢住我的自由……方瑶几乎用奔跑的速度冲向尽头，她觉得自己就像长着翅膀的天使，正在往无限光明的国度飞去。

时代商厦对面的万和广场楼顶，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悄悄地瞄准着员工通道尽头，等待着即将出现的身影。

光明的尽头，忽然被一个黑影遮去了光线，方瑶站在员工通道口，望着似乎从天而降的武梅。武梅的目光深沉而寒冷，仿佛让方瑶冻结在原地，不能动弹。她起步迈出，正要拉住方瑶，一道犀利的劲风破空而来，擦过她的颈际。

对面的方瑶，如一片坠落在狂风中的树叶一般，轻飘飘地滑倒在地上。刘志军从后面大声呼喊着跑上前来："武处！"一边对着对讲机急促地呼叫，"一层员工通道外方瑶受伤，通知救护车，快！"

鲜血从武梅的颈间缓缓流下，她却浑然不觉，她紧紧抱着方瑶越来越沉的身体，无限后悔，如果自己能早一步赶到，眼前这如花朵般娇艳的生命就不会凋谢。无论方瑶犯了什么罪，这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是生命，就有活下去的权利……"方瑶，你一定要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就算是为了谷雨生，你也一定要撑住……"

方瑶轻轻地睁开了眼睛，大滴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上滴落，目光开始变得涣散，却在听到“谷雨生”三个字后，她苍白的脸上浮起无法消逝的悔恨的表情，她怔怔地望着武梅，视线正在模糊，嘴角却不知不觉地勾起一丝微笑。在这最后的时刻，终于还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我欺骗了你，对不起……我……我应该听你们的……我想……想见雨生……”

此时，蝴蝶瞥了一眼对面时代商厦下乱作一团的景象，不屑地一笑，迅速将步枪拆卸，扔进水箱，转身向万和广场大楼楼下走去。

在担架前，武梅不断地轻声呼唤着方瑶的名字。一名护士正在替武梅包扎着脖子上的伤口，“真够危险的，再往右三公分就打着动脉了。”

突然，方瑶的心电图监视仪发出报警音，原本还在微微跳动的光点变得越来越弱，趋近平直，医生和护士手忙脚乱地抢救着，然而，那如花般的生命，还是渐渐陨落了……医生轻轻将武梅拉开，武梅呆望着白布单下方瑶那失去血色却依然清纯的脸庞，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她掩住自己的脸，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微风轻轻地吹过。仰望天空，云朵不知什么时候遮住了太阳，投下一片阴影。

气氛凝重，庞剑和刘志军分别坐在电脑前，各自搜索查阅着资料。武梅颈上缠着纱布，她站起来问：“有什么新发现吗？”

刘志军从打印机上取下一张刚打印出的照片，递给武梅，声音低沉地说：“这是我们找到的嫌疑犯用的枪，已经送去技术科提取指纹，报告应该快出来了。”武梅接过照片，仔细看了几眼，立刻说道：“TAC—50步枪，最远射杀距离2430米，而且偏差不超过0.8厘米。”刘志军一怔，由衷地佩服武梅的专业素养。

两人走到庞剑身边，盯着屏幕里监控头拍到的影像：一名男子在万和广场楼顶徘徊，人影很小很模糊，几乎看不清样貌。庞剑嘀咕了一句：“这家伙鬼得很，帽檐压得很低，还总躲着摄像头。”

门开了，一名技术员走进来：“武处、刘队，报告出来了。枪上没有任何指纹，里面还有四发子弹。”刘志军心里咯噔一下，悄悄瞥了一眼武

梅颈上的纱布，心有余悸："幸好他没把子弹全用上。"庞剑不断放大着枪击者的头像，突然，他大叫了一声，惊得所有人都不由地望去。庞剑一边操作着电脑将几张图像进行对比叠加，一边咬牙切齿："是他！是他！就是那个想对小涵下手的罗恩，方瑶说的他们组织里代号'蝴蝶'的那个人！"

"立即上报公安部，全国通缉'蝴蝶'！"

唐正刚放下手里的通缉令，表情凝重，平视着办公桌对面的武梅，深深地叹了口气："你的伤怎么样？"武梅轻轻摇了摇头："没事，皮外伤。"唐正刚望着眼前这名轻伤不下火线的女部下，有些不忍心宣布眼下的决定，但是，纪律终归是纪律："武梅，虽然你受了伤，但处分……是一定要给的。行动之前，你告诉我这个方案万无一失，而我只强调了一点，就是要确保嫌疑人的安全。我们给了你最强有力的支持，可现在呢，不但嫌疑人的上线没有抓到，连嫌疑人都没有保住……"武梅深深地垂着头，看不见她此刻的神情，但音调里却透着微微的不安："这确实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唐正刚点点头："明天的局党委会议上，将对这件事做出最终决议。"武梅低着头，没有说话。唐正刚站起来，走到武梅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说："最终决议出来之前，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武梅有些惊讶地抬起头："唐局，方瑶被他们的人杀害，凶手在逃，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让我回家呢？"唐正刚注视着武梅，语气严肃，目光却平静而和蔼："这是命令。"

这是一片普通的居民小区，低矮的六十年代建的筒子楼，红色的砖墙，单元楼前有一块开阔的空地，立着一些全民健身设施。老人悠闲地坐在花坛边聊天，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设施上玩闹着。

蝴蝶低着头，匆匆走到一个单元楼前，顺手将一张贴纸粘到了楼前501的牛奶箱上，然后又回头看了看小区里和睦的景象，隐入黑暗的楼道中。

他坐在陈旧的沙发里，打量了一下屋里的家具，显然是无法和富华公寓的高档豪华相比的，不过，只有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才能最大

限度地逃避可能的窥探。他拉开冰箱门，抓出一罐啤酒，灌了下去，解决掉了方瑶，但是，星讯六号的东西并没有到手，就这样结束了么？

一觉睡醒已是傍晚。他下楼取了一瓶牛奶，回到屋中，轻轻从瓶底揭下一张小纸条，纸条上用英文写着："避过风头，择机撤到滨阳，他们会安排你出境。"

第十二章

迁　　徙

谷雨生表情平静，脸上的肌肉却止不住微微抽动着，他怔怔地望着众人，忽然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像是从撕裂的胸腔中迸出："我是替方瑶向大家道歉的……"

电脑屏幕蓝光的映射下，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冲蝴蝶伸出了手。此人文质彬彬，颇有绅士风度。

唐正刚仔细凝视着侦查科根据几次摄像提炼复原出的蝴蝶的图像。这应该是最接近本人的一张了，纸上还有一些零碎的指纹样本，也是技术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富华公寓 2212 房间以及那支被拆卸了的枪上取样恢复出的残片，虽然不能完全提供依据，至少也有了一丝可寻觅的线索。唐正刚看了半晌，轻轻放下图纸："你们是说，枪杀方瑶的，就是假扮瑞金中国公司经理诱骗沈小涵的那个人？"

刘志军和庞剑并排站立在办公桌前，低着头，表现出一种抵触情绪。刘志军回答着："就是他。尽管他每次出现都会化装，但我和沈小涵看到的应该就是同一个人。方瑶供述里也提到过这个人，他在间谍组织背景很深，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代号叫蝴蝶。"

"通缉令发了吗？"

"全国联网通缉，武处在第一时间就处理了。"

"有信息反馈么？"

“暂时没有。”

唐正刚看着两名下属垂头丧气的模样，以为两人是因为任务未能完成而感到沮丧，微微一笑，虽然暂时是有些失利，但专案组对322所成果的保护的确卓有成效，他可不想就此责备下属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你们在行动中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尽量帮你们解决。”

刘志军和庞剑悄悄对视了一眼，暗暗点了点头。庞剑抬起头来说：“唐局，我们现在缺一个领导。”唐正刚似乎还没听出庞剑的言外之意，微笑道：“你们想要个什么领导啊？”庞剑鼓足勇气，脱口而出：“您最好再给我们派一个武处那样的领导！”刘志军也重重一点头：“对，就要武处那样，既能领导我们，也能给我们背黑锅的领导！”

办公室里的气氛忽然变得凝重起来。唐正刚微微昂起头，盯着两名下属，终于从两人不服气的目光中读出了隐忍的义愤，原来如此，当了这么多年领导的他倒是颇为欣赏两个小伙子负责的团队精神和直言的坦率，不过……他淡淡地一笑，并未发怒，语气却变得严厉起来：“背黑锅？你们的意思是，武梅没有错？”

刘志军、庞剑两人像赌气的小孩子一样低着头不说话。唐正刚继续反问，辞色咄咄逼人：“用这么重要的嫌疑犯做诱饵，事先不做周密预案，直接导致嫌疑犯被杀，侦查线索中断！如果是你，会怎么处理她？”

庞剑小声辩解道：“可是唐局，整个行动计划可以说是没有纰漏的，主要是当天有个特殊情况……其实，武处在出发前已经觉察到不对劲，如果再有一点儿时间，我们一定会分析出这是敌人设的圈套，但是上车后，都是那个该死的律师的电话，才会把武处的思路给打乱的……”唐正刚拧了拧眉：“什么律师？”刘志军大声补充道：“武处前夫请的律师！上法院起诉，要申请变更孩子的监护权，那天正是关键时刻，律师打电话来通知武处下周开庭！”他见唐正刚皱着眉头一时没说话，又接着说：“而且……而且行动当天，是我把方瑶跟丢了，要不是武处发现其中有诈，可能后果更严重，所以这事儿主要责任在我。”说着又悄悄向庞剑使了个眼色，庞剑会意，不等唐正刚发言，双管齐下开始夹攻：“这次事故绝不是武处一个人的责任，更何况武处为了抓捕方瑶还受了伤，当时的

情况非常危险，要是子弹再偏三公分武处可能就……”想起当时的情形，两人不禁都有些后怕起来，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刘志军喃喃道：“武处她，压力太大了……”

唐正刚冷冷的一句话，把刘、庞两人无情地顶了回去：“压力大，压力大不能成为工作失误的理由！”刘志军急了，不顾一切地争辩起来：“可是，这就要给处分？以后谁还敢工作了？再说，出了事本来就是大家的责任，怎么能让一个人来挑担子。”眼见平日里沉着大度的唐正刚眼里已有怒火跃动，他还是忍不住挤出了那句憋在心里的话：“反正，这活儿……没她我们干不了！”

砰的一声重响，唐正刚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刘志军！你想干什么？你还学会逼宫了！大家的责任怎么了？大家的责任你们就一块儿撂挑子！”从没见过唐正刚发这么大火的刘志军一下子被吓得缩回了胆，委屈地吐出个“我”字就不敢再说话；庞剑更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唐正刚又拍了拍桌子，疾言厉色：“人员调度自有组织决定，跟这儿瞎掺和什么！回去该干吗干吗去！”狠狠地瞪着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出办公室，唐正刚才长长地出了口气——这俩毛头小伙，倒是真讲义气，不过，我唐正刚了解武梅，年头可不少了，哪里用得着你们俩来抱不平？但是，保密工作容不得世故人情，否则，怎么才能做到令禁行止呢。

唐正刚背着手站在窗前，望向辽远高朗的秋空，点了一支烟，刚放到嘴边，忽然想起了刘志军和庞剑所说的“律师”事件，心头也是沉沉的。不知不觉烟已燃尽，他正在出神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和熟悉的语音：“唐局，您在吗？”唐正刚一下回过神来：“在在，进来。”武梅平静地走进了办公室。

唐正刚终于放松了从刘、庞二人走后就一直紧绷的脸，笑了笑：“来了，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武梅微笑道：“还好。”唐正刚低下头，从满桌的文件堆中找出一张，递给武梅：“政治部的决议已经下来了，你看一下吧。”武梅伸手接过，醒目的红头文件，她缓缓扫过一行行文字，目光停留在了最后的几个黑体字上——严重警告处分。武梅轻轻叹了口气，神色有些黯然。“不过处分归处分，但工作你还得接着干。”武梅有些意外地望向唐正刚：“唐局，您的意思是……”唐正刚凝视着得力的干将，

认真道:“考虑到这次的特殊情况,还有你以往的工作表现,所以政治部决定还是由你来继续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职务。”武梅长吁了一口气,似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地,她淡淡一笑,却掩饰不住重新焕发的活力和激情:“我接受组织决定!”唐正刚呵呵一笑:“知道你不会撂挑子的!”他忽然话题一转:“周旭去法院起诉了?”“嗯。”“要不要帮你请个律师?”

武梅一时沉默,摇了摇头,语气仿佛轻描淡写,内里隐藏的坚定却无须质疑:“我想,我就是自己最好的律师……案子要破,女儿,我也不会放弃。”

“庞剑,你平时能说会道的,怎么在唐局那儿给武处说情的时候嘴那么笨?”“你还说我嘴笨,不是你一句话把唐局惹火的吗?”“那你也不帮忙,就看我一个人在那儿说,还怨我?”“我怎么不帮忙了,我急得脖子都直了你没看见?”刘志军沮丧地抬头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咱俩也真没用,说好了帮武处申辩的,可结果……最可恨的是那个蝴蝶!你说我那天吃什么迷魂药了,反应那么慢,眼睁睁地看着他杀了人又跑了,唉!等着吧,咱们组很快就得解散……”

“谁说要解散我们组了?”

“武处?”两人一回头,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武梅满面春风地挎着包走进屋来,毫无刚受处分丧气的情绪,微笑着站在两人面前。刘志军和庞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面面相觑,半晌没说话。武梅笑道:“发什么愣?本组长上班了!这几天有什么进展?”刘志军和庞剑又相互对视了一眼,忽然一起上前搂住武梅:“太棒了!欢迎武处回来!”武梅轻轻推开两人:“行了行了,给人瞧见成什么话。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俩没偷懒吧?”庞剑一晃脑袋:“偷懒?我都快忘了我们家住哪儿了!”说着,他低落地垂下了头,“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武梅拍了拍两个大小伙子的肩膀:“我们又要从头开始了,不过没有关系,对吧?”刘志军和庞剑被这乐观的情绪感染,咧嘴一笑。武梅轻轻一转身:“走吧,322所的工作结束了,我们总得去告个别吧!”

322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聚集在实验室机房中,平时从没容纳过

这么多人的机房里一时间变得热闹而拥挤。阳光明亮地照进屋来，空气中的微尘轻轻在视野中飘飞着，众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就等着最后结果的出炉。

罗振华在关山和沈伟国的陪同下一起走进屋，环顾了期待中的众人一圈，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我宣布一下评审组的意见书——经仔细评审和分析论证，由322所承担的星讯六号卫星智能自主飞行方案设计，完成了研制技术流程规定的各项测试和试验验证工作，技术状态受控、研制过程质量受控，功能和性能符合卫星发射要求，取得了星讯六号研发阶段的关键性胜利！"

刹那间，人群中迸发出如潮的欢呼和掌声。多少个夜以继日攻坚的心血，多少人汗水与泪水的结晶，终于在这一刻得到认可，升华成生命中最神圣的礼赞！沈伟国笑得合不拢嘴，连连招呼已经在敲桌子、拍椅子庆贺的年轻人："你们轻点儿，轻点儿，别把东西弄坏了啊。"不知是谁拿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香槟，用尽吃奶的力气狠狠地摇晃了片刻，猛地拧开瓶盖，嘭的一声，雪白的泡沫一冲老高，几乎冲到了天花板上。酒水四溅，年轻人更是狂欢得跟过节一样。关山和罗振华笑着互望了一下，满脸的舒坦与欢畅。吴伦、戴昕、孟昭昭跑到导师身边，悄悄一递眼色，三人猛地把罗振华抬了起来。罗振华哭笑不得，连连拍着年轻人的手，让他们放自己下来。不经意间，他望到人群角落里的一个身影，心情猛然又沉了下去。那是谷雨生，此刻他呆呆地坐在角落里，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与周围欢乐的气氛完全绝缘。

"这是我的322所保密工作未来计划书，所长大人您就过个目吧。"沈伟国递过一份厚厚的文件。关山一笑："老沈啊，不怕跟你说，我现在是明白了，这保密意识可真是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我们这种科研单位。我绝对全力支持你的工作。这计划书啊，你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安排吧，我全力配合。"沈伟国点了点头，想起过去这些天里发生的所有事，忍不住感慨地叹了口气："是啊，咱们的教训算深刻的了。我把未来三年所里需要改造和更新的设备都列了出来，要逐一落实。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让每个涉密人员都具有保密意识，这才是最根本的。"关山笑着点头，随手翻了翻计划书，计划书详尽而细致，尤其介绍尖端设备

和最新技术的部分显得丰富而内行，他大为惊讶地抬起了头："哟，老保密，你现在可了不得啦，这些新东西都已经这么熟悉了！"沈伟国爽朗地一笑："这些可不是我做的，这是小涵做的！他是我这份计划书的技术顾问！"关山呵呵笑道："你们父子终于联手了？"沈伟国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小涵真正长大了。我明年就要退休了，这份计划书算是我给后来的人们做的一个小铺垫吧。"手机忽然振动起来，沈伟国低头一看："武处他们到了，我们过去吧。"

322所会议室，椭圆的会议桌上摆放着各种水果点心，宾主快乐地交谈着。罗振华走到武梅身边，感激地伸出了手："武处长，雨生的事儿，我还得谢谢您！"武梅和罗振华握了握手，认真地说："罗教授，您不用谢我，我们做结论靠的是证据，是证据告诉我们，谷雨生不是间谍。"这时敲门声响了，沈伟国走过去，拉开本就虚掩着的门——谷雨生正木然站在会议室门前。

屋里的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收敛了笑容，静静地望着谷雨生。谷雨生表情平静，脸上的肌肉却止不住地微微抽动，他怔怔地望着众人，忽然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像是从撕裂的胸腔中迸出："我是来替方瑶向大家道歉的……"他垂着头，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呜咽失声，泪水滚滚而落，也不再等众人有什么反应，突然转了身，快步离去。罗振华起身想跟上前去，被武梅轻轻拦住。她望着谷雨生远去的背影，喃喃道："罗教授，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待会儿。也许，我们还应该向他道歉……"

太阳从头顶直射下来，秋风吹过，带来阵阵凉意。沈伟国诚恳地挽留着专案组："武处，这么急着要走啊，都中午了，一块儿吃个饭嘛。"武梅摇摇头，感谢地微笑道："不了，我们得赶紧回局里，案子还没破呢。"沈伟国点点头："那我也不留你们了，欢迎以后常来啊。"这时，沈小涵拎着一个饭盒朝322所大门走来，忽然看到众人，微微一愣，一下子高兴地冲了过来，和庞剑互打了一拳，才礼貌地向众人打招呼："武处长，刘队长。爸，你不是说你中午有事不回家吃饭吗？我妈叫我送饭过来。"庞剑嘿嘿笑道："小涵，最近忙什么呢，也不给我打电话。"沈小涵有些腼腆地笑了笑："我，我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是保密局！"众人一愣，沈小

涵继续道："我希望也能加入你们的队伍，做一名国家的保密战士！"

笔直的滨海大道仿佛没有终点般向前延展着，远处的海平面与天际相接，海天一色的壮美。海鸥不时拍打着翅膀在海平面上飞过，偶尔潇洒地滑翔一段，在视野中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润湿的海风吹来，带着一股咸咸的味道，清爽而舒适。秦风惬意地转了转方向盘，越野车在公路上奔驰着，他盘算着直接到老朋友佟一凡家再去蹭顿晚饭，顺便把明明接回家。这时，手机响起音乐，他顺手摁下免提接听键——

"老秦啊，哪儿呢？"

"局长，我在海边。"

"海边，散心啊？我也好久没去海边走走了，下回别忘了也捎上我。现在讲话方便么？"

"没问题，就我一个人。"

"过几天，星讯六号卫星的模拟器将送到我们滨阳的地面站，进行天地对接试验。"

"局长，这我知道，年初工作计划里有这一项任务。"

"这次情况不太一样。星讯六号在北京出了点儿事，而且，被通缉的嫌疑犯很有可能已经潜逃到了滨阳。"

"到了滨阳？那就是说，他们是冲着卫星试验来的？这么猖狂。"

"很有可能。为了确保试验安全，北京要派一个检查组过来。这次的安保工作还是由你来负责，对了，北京检查组的组长叫武梅，也由你对口接洽……"

"武梅？"秦风愣了愣，回过神来，又兴奋地重复了一句，"你是说她叫武梅？"电话那头的滨阳安全局长有些纳闷："对啊，怎么了？"秦风继续望着前方的道路，凝神掌着方向盘，还在兴奋着："太巧了，武梅是我大学同学！王局我知道了，保证完成任务。"这个电话刚挂断，另一个新电话又打了进来，秦风自嘲地一笑："哟，还成热线了。"再一摁免提，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您好，请问是秦风处长吗？"秦风哈哈大笑："武梅！你就甭跟我来这客套啦！……"

电话挂断了，武梅爽朗地笑着。这个秦风，多少年不见了，还会是

大学时候的老样子吗？那些校园里的青春记忆，遥远的模糊的，全浮现在眼前。此刻，一旁的刘志军还在反复看着滨阳方面传来的汽车站录像，用庞剑的话说，这家伙想抓蝴蝶都想疯了。他头也不抬，自顾自地说着："蝴蝶出现在滨阳汽车站出站口的时间是昨天下午 2 点 25 分，他坐的应该是北京到滨阳最早的那班车。他坐长途汽车，也不方便化太过的装，录像上的样子已经和我们现在复原出的图像非常接近了，我早晚要逮着他！"武梅严肃地看着两人说："我们明天就出发去滨阳。"庞剑一听，有点儿心急："武处，我刚接到局里通知，明天得参加统一的技术等级认定考核，怎么办啊？"武梅想了想说："那你考完后直接飞过来吧。"庞剑咧嘴一笑："还是武处体贴下属。"刘志军忽然想起了什么，失声道："明天？明天您不是要……"武梅轻轻地摇了摇头："没关系，我自己知道处理。"说着，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庞剑小声地问刘志军："明天怎么了？"刘志军也压低声音："你忘了？明天是那该死的律师定的出庭日啊！"

"妈，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菜这么丰盛啊？"婷婷进门把书包一扔，一下冲到饭桌前，满脸的灿烂。武梅的心有些酸，不知道怎么向婷婷开口。婷婷扑到桌前，抱起饭碗："我开动了！"武梅没有拿起碗筷，只是静静地看着女儿心满意足吃饭的样子，眼神有些忧伤。婷婷终于觉察到妈妈的情绪，奇怪地停下来："妈妈，你怎么不吃呢？"

武梅凝视着婷婷，许久，终于歉意地启齿："婷婷，妈妈又要出差……对不起，我一会儿送你到爸爸家去？"婷婷继续往嘴里扒着饭，咕哝道："好啊好啊，你们多见见面，我可求之不得呢。"天早已黑了，城市的灯火明亮。武梅心事重重地端起饭碗，随便吃了几口，又轻轻放下了。

"其实，我也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周旭有些心绪烦乱，说："我的工作一忙起来，也是没日没夜的……如果我得到了监护权，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在婷婷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我做不到，婷婷只会更失望，那我争这个监护权又有什么意义呢？"燕子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周旭，之前不就说好了吗，还有我啊，我就是你的平衡点。你工作忙的时候，我可以照顾婷婷啊……”周旭感激地看着燕子，脸上却仍然挂着一丝微微的苦笑。这时手机在腰间振动，接起来，他忽然很诧异：“什么？把婷婷送我这里来，好好，我马上回去。”

婷婷已经进屋做作业了，客厅里只留下了武梅和周旭，两人默默相对。武梅握着水杯，艰难地开口：“有一个紧急任务，我明天必须走。”周旭低着头没说话，心情复杂地翻腾着。武梅撩了撩额前的发，有伤感，有不舍，却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无奈：“也许你说得对，我只争权利却不尽义务，作为婷婷的监护人你更合适，起码，现阶段是这样的……”她忽然有些哽咽了，作为一名母亲，却不能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女儿，甚至，不能把女儿继续留在自己身边，这该是怎样的痛苦。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唯恐惊动里屋的婷婷，“我知道，明天我不出庭，就是我无法尽到监护人责任的最好证明……肯定会败诉。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周旭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前妻，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事情是由自己引起的，可此时此刻，他忽然有了一丝后悔自责的感觉。武梅止住低声的啜泣，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明天临走前我会把委托书给你，等我出差回来，我们就去公证处公证，一切按法律程序办……”周旭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声音很低，带着悔恨和抱歉：“是律师坚持要在这个时候起诉的。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武梅挎起提包站起来：“你不用解释。”一道泪水忽然夺眶而出，流下脸颊，她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周旭诚恳的语声：“武梅，对不起。”

夜色下的大海宁静而平和，看不清波浪，却仍旧能够感受到海水一潮一潮拍打着岸滩的温柔。滨海大道上正跑着一辆高级小轿车，蝴蝶坐在后座上，手臂抱在胸前，墨镜下的视线不知道落在了哪里。

开车的年轻人跟蝴蝶搭讪：“我叫刘鹏。哥儿们，这一趟出北京不太容易吧？”后视镜里的蝴蝶面无表情，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刘鹏讨了个没趣，嘴唇嚅动了两下，不再吱声。

小车开进了一片高档海滨别墅区，环境幽雅，建筑美观，但不知什么原因，亮灯的住家并不多，显得空寂和冷清。车停在 3 号楼下，从下

望去,楼里也是黑漆漆的。蝴蝶一言不发,沉默地跟在刘鹏身后,等他取钥匙开门进屋。屋里没有开灯,书房里却散出一片微弱的幽光。两人走进书房,电脑屏幕蓝光的映射下,一名戴着金边眼镜、颇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冲蝴蝶伸出手说:"鄙人林孝廉。幸会。"

第十三章

重　　逢

夕阳渐渐地沉落，晚霞淡淡地点染着天空。武梅忘情地欣赏着海景，秦风不再说话，柔情地望着武梅的侧脸，仿佛在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

雷瑛不再说话，佟一凡轻轻凑过去在她嘴上一亲："我这一辈子，都压在仕途上头了。有了位置，不就什么都有了么？"

恒昌电子科贸公司是滨阳市近几年积极招商引资的成绩之一，市委市政府曾经骄傲地称这是招来的一只金凤凰。公司老板林孝廉此前的生意在台湾，现在大陆形势好政策好，他便将主要的精力和业务转到了滨阳。公司作为高新产业，效益也好，很被市领导看重，滨阳老百姓几乎都知道林老板和市领导关系不错。见过林孝廉的人都说，这位来自台湾的林老板斯文和气，很会待人接物。然而，只有林孝廉自己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那是绝对保密的。

从20层高的高级写字楼落地窗望出去，远处风平浪静的海面就像办公室的天然背景，令人心旷神怡。刘鹏手插在裤兜里，眺望了一会儿蔚蓝的海面，赞叹一句："老大就是老大啊，房间位置都这么好！"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旋转椅上的林孝廉笑着回了句："只要你干得好，这间屋子迟早是你的。"刘鹏拍了拍后脑勺："得了，我也就挣点小钱花花，脑袋要紧！"走到办公桌前的沙发坐下，他顺手把嘴上的烟摁灭在一旁的植

物盆栽中。林孝廉微微皱了皱眉头，没说什么，递给刘鹏一沓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打扮的中年男子，还有几张是电脑包的特写。“这就是十九院的陈俊，他的电脑里有部分关于星讯六号的数据，他坐的是T256次，在12车厢，明天下午1点30分到滨阳。”刘鹏心不在焉地接过照片，扫了一眼，顺手放进裤兜：“他住哪儿？”林孝廉脸色阴沉：“滨阳大饭店608房间。记住，如果发现有危险，我们宁可放弃行动。”刘鹏若无其事地点点头：“知道了。”然后吹个口哨，走出了办公室。

林孝廉注视着刘鹏毫不礼貌地砰一声带上门，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海岸线曲折地包围着整座城市，向远方无限地延伸，远远地可以望见蚂蚁般的游人在海滩上嬉戏。海滨城市的舒适休闲是他选择滨阳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理由并不在这一点上。

刘鹏摇头晃脑地吹着口哨，掏车钥匙打开车门，别克君悦精英爵士2.4版，市价25万，要自己出这个钱，卖了他也不够。他不由抬头望了望高耸的写字楼，要说这个林孝廉，虽说有时候给人感觉有点阴阳怪气的，不过出手还是很大方。但转念又一想，毕竟自己跟他干的也不是一般活儿，受这点儿好处，那是心安理得。刘鹏一踩油门，车平稳地向滨海大道驶去。

在海滨别墅，蝴蝶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按着遥控器。门铃响了，他迅速地走到门边，谨慎地看了看透视镜，才把刘鹏放进屋来。刘鹏拎着两大包食物往茶几上一放，大咧咧地笑道：“是不是一个人很无聊啊？”蝴蝶平静地道：“还好。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刘鹏一边把打火机往嘴上叼的香烟上凑，一边含含糊糊地答道：“你别着急呀。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你，最近码头查得严着呢，蛇头全歇了，谁敢往这枪口上撞啊。”他顺手递给蝴蝶一支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坏笑着，“你放心，避过这阵风头，会尽快安排你走——先帮我个忙，成不成？”蝴蝶摘下墨镜：“什么忙？”刘鹏小心地看了看四周，凑过头去：“明天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任务，但我一个人肯定是完不成。你只需要配合我换个包就行。”

刘志军提着行李包当先开路，“请让一让，谢谢。”他转头对后面的武梅喊道，“武处，这边，我们的铺在这儿。”武梅从拥挤的车道里挤了过

来。刘志军把两人的旅行包扔上行李架，和武梅并排坐在下铺，看着狭窄的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嘟哝了两句："嘿，早知道我也去考个试，跟庞剑那小子一样直接坐飞机，省得在这儿挤。"武梅微笑道："这哪儿算挤啊，想当年我念大学那会儿，每年春节坐火车回家，人都是从窗户爬进去的呢……"话音未落，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走到面前，弯腰瞅了瞅车厢墙壁上的号牌，似乎没看清楚，礼貌地向两人问道："请问这是20号中铺吗？"刘志军点点头。中年男子如释重负地放下行李，在对床下铺坐下，拉开旅行包，开始拿出毛巾、牙刷等日用品，他的电脑包随手放在了靠过道的一侧。

刘志军眼见此人如此粗枝大叶，伸手把电脑包拎了进来："电脑还是放里面吧，搁那儿不安全。"中年男子一拍脑袋，自嘲地笑道："哟，你看我这人……谢谢啊谢谢。"刘志军友好地报以一笑，又和身边的武梅聊起天来："听说滨阳的海鲜特别好吃，我都有点儿等不及了……"对面的中年男子呵呵一笑："你们也是去滨阳？"刘志军笑道："是啊，同路？"中年男子点了点头，从旅行包里摸出一个茶杯，放在小餐桌上。刘志军和武梅忽然一惊，对视了一眼。刘志军试探地向中年男子问道："您是十九院的？"中年男子有些惊讶："你怎么知道？"刘志军一指茶杯，杯身上正印着十九院的字样；中年男子恍然大悟，哈哈大笑，友好地伸出手去："对，我在十九院工作，免贵姓陈，陈俊。"

轰隆隆中睡过一天，滨阳就到了。火车还没进站，刘志军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开始取旅行包，陈俊又重新把牙刷、水杯往行李里塞。武梅关心地问道："您有人接站吗？看您东西还不少呢。"陈俊抬头一笑："没事儿，打个车直接去酒店。"列车慢慢滑行，大大的站牌"滨阳"二字从眼前掠过，武梅站在车窗前，忽然，站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跃入了眼帘——秦风敦实的身躯站在人群中，正努力地探着头向车厢上张望，她微微一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那一年，大学毕业，她选择了留在北京，而班长秦风则执意回家乡滨阳工作。分别那天，秦风从火车车窗里探出身，冲站台上一群送行的同学用力挥着手，大声喊道："同学们，我会想念你们的！有空通通给我到滨阳来，我请客吃海鲜！"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可她至今还记得老班长挥手道别时眼中晶莹的泪光……车停稳

了，刘志军再一次抱着行李开道下车，武梅、陈俊紧随其后。

秦风已经守候在车厢门前了，他憨厚地一笑，就从刘志军手里接过一个包扛在肩上，又对武梅笑道："又是好几年没见了，没什么变化吗。"武梅粲然一笑："白头发都一大把了，还没变化呢。"秦风往出口一指："走，车在外面呢，先去招待所把东西放了，再去家里吃涮羊肉，专门给你们北京人准备的。"几人迈步欲行，一名推着行李车的小红帽走到了陈俊面前："先生，需要搬运吗？"陈俊正要答应，刘志军一把从陈俊手里拎过旅行包，对小红帽道："我们人多，不用了。"陈俊客气道："刘同志，不用你辛苦啊，他们一车拉出去多方便啊。"刘志军若有所察地瞥了小红帽一眼："没事，我帮您拿着，又不重，有些东西还是自己拎着放心。"陈俊连连道谢，四个人有说有笑地往出站口走去。小红帽望着四人渐远的背影，有些恼火，悄悄转身，摸出电话拨通："我是刘鹏，实施第二方案。"

火车站外，陈俊招了个出租车，还在向刘志军不停地道谢。刘志军觉得今天听的"谢谢"大概把一辈子的谢谢都听完了，一再谦让着："您真的不用客气，一路同来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司机等着呢，您就上车吧，回北京再联系啊。"陈俊坐上出租车走了，刘志军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出租车停在了滨阳大酒店门口，陈俊走下车来，伪装成门童的蝴蝶迎上前去，接下他手中的旅行包和电脑包，领着陈俊走进大厅。又一辆出租车停下，刘鹏提着一个一模一样的电脑包，也进了酒店。

"我预订的608房间。"陈俊站在前台，向登记的服务员递过自己的身份证，丝毫没注意电梯门前的假门童蝴蝶和刘鹏手中的电脑包已经调换。刘鹏迅速坐电梯抢先一步到了6层，在已经订好的606房间开始了复制硬盘。蝴蝶继续礼貌地等着陈俊一起乘电梯，走到608门口，放下行李，接过房卡，暗中已换成另一张，轻轻一刷，电子门发出嘀嘀的声音，红灯直闪，显示错误。陈俊莫名其妙："怎么回事？"蝴蝶回答道："可能是接触不好，我再帮您试试。"又刷了几次，依旧还是打不开门。蝴蝶鞠了一躬："先生，不好意思，可能是卡有点儿问题，我到前台去给您问一下，请您稍等。"说着，转身走进楼梯间。

三分钟后，刘鹏的拷贝任务顺利完成，蝴蝶也恰到好处地从楼道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的当然是真正的608房卡："先生，不好意思，是卡消磁了，现在已经好了。"嘀的一声，绿灯，房门开了，陈俊笑了笑，先走进了房间，刘鹏从606房里递出陈俊的电脑包，蝴蝶飞快地在手中一换，便物归原主。他把陈俊的行李提进房间放下："先生，行李都放好了。您有什么需要，可以打电话随时叫前台服务。"

"我们这儿招待所虽说有点儿小，但是很安全，我另外给你们要了间房子做会议室，咱们商量事儿用。"秦风带着武梅、刘志军开门进房间，东西一放，笑道，"赶紧收拾一下就跟我走啊。"武梅一愣："去哪儿?"秦风像当年大学时一样毫不避忌地一拍武梅的肩："嗨，你什么记性?不是说了吗，去我家吃涮羊肉，昨天我就准备好了。小刘，赶紧去你房间收拾一下就走。"刘志军咧嘴一笑："秦处长，我就不去了。"秦风一怔："为什么?"刘志军故意装出一副为难相，对武梅道："我还得去接庞剑那小子呢。"秦风一摇头："咳，我已经安排人接他了，走走，一起到我家去。"刘志军苦笑道："秦处，您不知道，我要是不亲自去接他，不定这小子怎么说我呢。没事，我们俩改天再品尝您的手艺，这不在滨阳的日子还多着吗。"秦风只好点头："好吧，那你们小哥儿俩自己解决，说好了啊，改天可一定得来啊。"说着，一拉武梅的手笑道："走，你可不能光去吃，还得帮我弄两个菜。"

商务车奔驰在滨海大道，秦风熟稔地掌着方向盘："专门拐到这条路上，让你看看海景。"武梅一笑："我好像没看过一样。"嘴上说着，却舒适地坐在后座上，轻轻摇下一半车窗，任秋末已经有些微冷的海风吹拂在脸上，感受着这里的清新。这时，秦风忽然想起了什么，一只手抓起手机，拨出个电话："喂，老佟啊，忙什么呢?采购办公设备啊，那我不打扰你了，别忘了晚上到我那儿吃饭啊!"挂上电话，他笑着给武梅解释，"这个老佟叫佟一凡，是我铁哥儿们，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的，现在是市委秘书长，听说快升副市长了。他爱人雷瑛经常帮我带明明，我工作一忙也去他家蹭饭吃。晚上我还叫了他们一家三口，大家一块儿聚聚，人多热闹些嘛。"武梅笑道："这么大还张嘴去人家家里蹭饭?赶紧再讨个媳

妇,这才要紧。"秦风映在后视镜里的脸故意撇成个苦瓜:"咱们这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工夫去再讨老婆啊。"

说话间,秦风家到了。武梅环视了整洁的房间一眼,有些惊讶地说:"要不是早了解你,我还真不相信这是只有两个男人的家。"这时秦风已经钻进厨房开始系围裙,浑厚而略带顽皮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这有什么呀,上大学时你就参观过我的寝室啊,那可是男生里最干净的吧。来来,帮忙做饭吧。"

武梅细心地洗着菜,和正在做调料的秦风聊着天:"还记得大三时去东来顺吃的涮羊肉吗?那次去了大半个班的同学吧?"秦风蘸了蘸麻酱小料,舔舔舌头:"记得,怎么不记得。闹腾得人家馆子都想轰我们出去,嘿嘿,我这个小料,可不比东来顺的差哦。"武梅故意不信:"真的假的?""不信?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了。"秦风从柜子里开始找盘子和碗,没回头,随便问道:"对了,周旭和婷婷怎么样啊,挺好的吧?"武梅洗菜的手忽然一停,门外传来敲门声,秦风把手在围裙上一擦,连忙向客厅跑去,边跑还边嚷嚷:"肯定是明明他们来了。"武梅有些酸涩地一笑,跟了出去。

客厅里一下热闹了许多,秦风先拉着一个腼腆的小男孩:"明明,快叫武阿姨。"小男孩害羞地直往他背后躲。秦风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脑袋:"躲什么躲啊?"又拉过和明明一同进屋的中年妇女与她身边的少女,向武梅介绍:"这位就是我们佟秘书长的'领导'——雷瑛大姐,这位是他们家千金佟欣,也是我的千金,是吧?欣欣。"佟欣大方地道:"武阿姨好!"雷瑛热情地揽过武梅:"早就听他念叨过好多次了,还说上学那会儿,你是学校的校花。"武梅笑道:"那都啥时候的事儿了。雷大姐看着才年轻呢。"

武梅忽然想起什么,从提包里拿出一本《哈利·波特》:"明明,这是阿姨送你的礼物。"明明还是有些害羞,又躲到雷瑛身旁,雷瑛笑道:"明明收下啊,武阿姨专程从北京带给你的。"明明迟疑了一下,接过书,拉着佟欣就跑进自己的房间。雷瑛满脸笑容:"这孩子平时见到生人就这样,一会儿熟了就好了,现在也真是怪了,这男孩子大都腼腆,女孩子们倒个个生得像小子的性格。"武梅赞同道:"没错!我们家那丫头也是,

疯着呢!"佟欣的笑声从明明的房间传出:"哎?我可听见说我坏话啊。"秦风正端着羊肉往客厅走,急忙打圆场:"没没没!我们欣欣可是淑女,还是才女哪!人家雷大姐可是教育有方,欣欣在北京上的大学,马上要去英国读研了。"武梅佩服地点头:"那真了不起!我得跟雷大姐讨教讨教。"

"怎么样,我的手艺还可以吧?"秦风得意地左顾右盼。屋子里热气腾腾,电磁炉放在饭桌中央,一锅涮羊肉正翻滚着溢出诱人的香味。

门铃响了,明明脚一蹬就跳下凳子,"佟伯伯!"一溜小跑就去开门。门一开,一位高大的中年人猛地把明明抱了起来,用胡楂使劲去扎明明的小脸蛋,爽朗地笑着说:"还是明明对我好,专门来给我开门。"明明笑着拼命挣扎。秦风高兴地喊道:"老佟,你这饭点儿可掐得真够准的,快来上桌!"佟一凡笑着放下明明,走到雷瑛身边坐下,轻轻扫了一眼,望着对面的武梅,热情地招呼道:"这位就是武处长吧?欢迎欢迎,我跟老秦是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他家就是我家,欢迎您到我家做客!"话音一落,整桌子人都笑了起来。

席间武梅向雷瑛请教育女经,两位中年女性谈起各自的女儿,那简直是话篓子往外倒。秦风哈哈大笑:"我这里很久都没这么热闹了!"佟一凡说:"是呵,难得有时间聚在一起,唉,天天瞎忙!"雷瑛插嘴道:"可不是瞎忙嘛,光种地不打粮食,堂堂一个市委秘书长,还不如我一个打工的挣钱多。"武梅笑着问道:"雷大姐的能干那当然不用说了,对了,您做什么工作呵?"雷瑛笑嚷道:"我能干什么呀?我原本是在企业干,厂里不景气,四十几岁就内退了,在家一待就是三年,三个月前才进了现在这家贸易公司。依着我家老佟,还不让我去呢!说是领导干部家属怎么怎么的了,可凭什么我就得当家庭妇女呀?"武梅故作严肃地点头,冲佟一凡笑道:"佟秘书长,这点我可赞成雷大姐的说法,您不能剥夺人家工作的权利吗!"佟欣在一旁插嘴:"我支持武阿姨!"

林孝廉在海滨别墅里,不时地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磕磕烟灰,就要到约定的时间了,这个刘鹏,又跑到哪里去了?这时,楼下传来汽车发动机熄火的声音,林孝廉站起身来,把房间的灯打开,刘鹏手里拿着

一个移动硬盘嬉皮笑脸地走上二层，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人。林孝廉从刘鹏手中接过移动硬盘，刘鹏还在眉飞色舞地吹嘘着："林总，今天要不是这哥哥帮忙，我自己还真交不了活儿。"林孝廉注意到刘鹏身后的年轻人，一惊："他是谁？"年轻人伸手抹了抹脸，露出蝴蝶的原貌，林孝廉顿时松了口气："嘿，我还当什么人呢！"刘鹏又是得意又是钦佩地说："够专业吧，刚见着他时我也差点儿没认出来。"

蝴蝶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默默地点了一支烟，刘鹏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冲他喊道："没想到咱俩配合得还挺默契，喝点儿庆祝庆祝？"蝴蝶忽然冷冷地扔出一句："这种小儿科的行动值得庆祝吗？"说着，毫不领情地站起，自顾自地走进了卧室，关上房门。刘鹏像被当头一盆冷水泼得透心凉，转头想向林孝廉抱怨，却忽然发现自己正被林孝廉冷冰冰的目光死死地盯住，顿时感到一阵袭人的寒气，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林孝廉冷冷地盯了刘鹏半晌，才强压怒火地开口了："你怎么能擅自带他去呢？这多危险！虽然组织希望我们把数据拿到手，为后面的工作铺好路，但也强调过，这不是什么非常紧要的东西，要择机行动，不宜冒太大风险！你倒好！还敢把他也带去！一招不慎，就会全盘皆输，你懂不懂！"

刘鹏被震得有些蒙，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声："他化了装我才敢带他出去的……"林孝廉狠狠地瞪了他几眼，脸色多少缓和了一点："这种事情，下不为例！"刘鹏耷拉着脑袋："我哪还敢有下次啊……"忽然想起自从见面之后蝴蝶的态度，有些忿忿不平地低声对林孝廉道："不过要说这个人啊，还真没见过这么狂的。还说我们的行动小儿科，好大的谱儿！知道的他是到我们这儿避难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个特派员呢！"林孝廉轻蔑地瞥了刘鹏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以为他是谁？岂止是特派员。这次行动的二号人物，总部元老都敬他三分。你小子懂个屁！"林孝廉缓缓坐下，闭上眼睛，跷着二郎腿，仿佛在讲述一个传奇故事："十三年来，蝴蝶执行任务，从未失过手。八年前，他在一次行动当中被发现，全城封锁要抓捕他，他还是逃了出来。这事作为典型案例，都编进组织培训教材里头了。这次在北京要放在你我，脱得了

身么?"

听完这些,刘鹏咋了咋舌。林孝廉的目光转向窗外,夜色下的别墅群像积木玩具一般显得精致玲珑,有几幢楼零星亮着灯,绿树点缀在路边,被海风吹得晃动不已,林孝廉语调深沉:"干我们这行的,绝对不能犯错误。一个错误不但会使计划满盘皆输,甚至还会送命。所以,今天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了。"

滨阳727站,航天军工实验测试基地,对外挂牌"滨阳第三电子机械制造加工厂",滨阳市保密工作重点单位——显然,这是敌人虎视眈眈的一块肥肉。长期以来,保密工作都以最高级别运行,多年来从未出过岔子,这里面自然也有秦风的一半功劳。武梅、秦风一席人坐在会议室里,正在听727站保密负责人周处长介绍情况。

"目前,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和实验数据已经启运,两天后抵达我站。我们主要会对这一数据进行实验检测。727站作为项目三大实验基地之一,承担着有线和无线信道测试任务,以充分验证星地遥测遥控接口的匹配协调性。"周处长说到这里,下意识地停了停,望着秦风等待指示。刘志军和庞剑认真地记录和分析着介绍里的有效信息,为进一步的工作提供参考。武梅沉吟了片刻,转头对秦风道:"今天就到这里吧,两天后的工作才是关键。"说着,她又望向显得小心翼翼的周处长,"现在是卫星试验的重要时期,咱们要格外小心,就要辛苦您了。"周处长认真点头:"您放心,我们除了增派了巡逻的人手,还加装了一些新的安防设备。"

初步视察工作宣告结束,武梅和秦风并肩向外走去,刘志军向庞剑递了个眼色,庞剑会意地眨眨眼。

727站大门前,秦风正在招呼武梅等人上车,"今天还蛮早的,先回招待所还是去海边逛逛啊?"庞剑和刘志军站在车下,笑嘻嘻地答道:"秦处您先送武处回去吧,我们俩在这里四处看看,检查检查安保。"秦风点头道:"也行。"武梅已经坐上车了,一瞥间看到庞、刘二人笑得有些诡异,一时间没弄懂两人在高兴什么,只嘱咐了一句:"查完了早回,我们还得商量蝴蝶的事。"两人不约而同地点头,秦风已经开车离去。刘

志军一拍庞剑，笑道："你说他们俩是不是挺般配的？"庞剑一晃脑袋："我倒觉得我们是不是过于积极了。"

武梅坐在副驾驶座上，身边的秦风全神贯注地开着车。武梅放松适才工作中的严肃情绪，微微一笑，忽然记起大学时有一次男生骑车带女生去北海游玩的往事，那一次，她正好坐的也是秦风的车后座呢。武梅揉了揉太阳穴，秦风便关切地问道："累了吧？"武梅摇摇头："没事儿，在727站待了大半天，可什么也没发现。"秦风熟练地转着方向盘，语气也颇沉重："我们接到你们通知后就对滨阳的各大酒店宾馆、机场海关进行了排查，目前还没有发现蝴蝶的行踪。港口码头我也加派了人手，以防他偷渡离境，但也没什么收获。你说，他究竟会跑哪儿去了呢？"武梅注视着前方不断驶来的车流，缓缓道："我倒觉得，这恰恰说明，滨阳有人接应蝴蝶，所以我们查不到他的行踪……但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秦风手里一打方向盘，车向海滨大道的支路拐了下去："别着急，只要我们把出口封住了，他就跑不了。"武梅微微点头："但愿吧。哎，你这是往哪儿开啊？"路的尽头是一个宽阔的海滨广场，秦风哈哈一笑，停下车，武梅也跟着下了车。广场边矗立着一堆礁石，上面镌刻着两个遒劲的大字"望海"，花岗石铺的地面光滑而整洁，广场中心点缀着各种形状的小花坛。时值深秋，虽然滨阳地处南海，却也正是菊花盛放的季节，一朵一朵黄色的龙爪菊开得煞是好看。花坛周围错落着供人歇息的长凳，广场边就是海岸，海水卷着浪花撞击在基石上，时不时溅起一片水雾。秦风和武梅信步走到岸边，舒适地倚在栏杆上，任凭海风吹拂。不远处就是滨阳的海港，几艘大轮船停泊在港内，随着海浪微微起伏着。放眼望去，海天相接，云水苍茫。

武梅深深地吸了一口海风送来的湿润空气，顿时一阵清爽，她扶着栏杆，心情不知不觉间已经舒畅了许多："看着大海，什么烦心事儿都会忘记。"秦风在一旁微笑着望着武梅："是啊，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到这儿站一会儿。"武梅望向海上展翅滑翔的海鸥，目光柔和："如果北京能有这么一片海该多好。"秦风俏皮地接口道："北京有北海啊。"武梅忍不住扑哧一笑："那也叫海？"秦风一本正经地说："当初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听同学说北京有个北海，我高兴坏了，跑那儿一看，嗨……后来

不是和全班同学又去了一次吗。幸好先看到了,不然我可丢人了呢。”武梅凝视着远方,语声悠悠:“很多事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秦风感叹道:“是啊……”武梅忽然记起什么,转头笑道:“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特深沉地跟我们说:我们选择公安事业,就意味着选择无法推卸的使命,选择奉献,选择孤独和不被理解。当时我还一个劲儿笑话你,说你是大尾巴狼……”秦风嘿嘿一乐:“那是因为你们几个女生在场,我想争着表现呗,所以一定要说得慷慨激昂!”武梅似乎没有理会秦风的玩笑,情绪忽然有些落寞:“不过,我现在才慢慢明白当时你的那些话了……”一阵风吹过,卷起地上一些细碎的沙尘,飞向海面。夕阳渐渐沉落,晚霞淡淡地点染着天空。武梅忘情地欣赏着海景,秦风不再说话,柔情地望着武梅的侧脸,仿佛在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

门被轻轻敲了敲。佟一凡放下手里正看的一份红头文件:“请进。”办公室的姚副主任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屋来,满脸堆笑:“佟秘书长,这次咱们市委办公设备更新,准备从文星公司进货,就是雷大姐推荐的那家。”佟一凡微微皱了皱眉,接过文件,匆匆地扫过,正色道:“小姚啊,这次办公设备采购我们按正常程序招标,中间环节你控制,不必任人唯亲,当然也要坚持举贤不避亲。我们的设备经费并不宽裕,这性价比可要仔细权衡啊!”姚副主任点头道:“那是那是。我们也反复比较研究过了,这家文星公司东西真的不错,价格也出得很合理,所以才最终确定是这家的。这儿,请您签个字。”佟一凡大笔一挥,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没等递给姚副主任,手机响了,他接起一听,心里忽然有些紧张和欣喜夹杂的异常感觉。“是杨部长啊!有什么指示?……金副部长带队啊?大概什么时候?好的,好的,您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上级部门。杨部长,非常感谢啊!再见!”他刚挂断电话,姚副主任就一脸谄媚的笑容地凑上去:“秘书长,听说省委组织部考察组就要下来了?”佟一凡微微一笑:“你从哪儿听来的?”姚副主任打着哈哈:“秘书长,好事传千里啊!不光是我,咱们这大楼里恐怕没人不知道呢。”他忽然放低了声音,“不瞒您说,咱办公室上上下下连材料都准备好了,考察组一来就递上去。秘书长您放心,保证不让您失望。”佟一凡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不动声

色："还是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的好。"姚副主任恭维地笑道："您在这个位置上辛辛苦苦、任劳任怨，谁不看在眼里？平常您大事小事关照我们这么多，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当下属的不站出来为您说几句公道话，那还像什么话啊。再说了，您来担任常务副市长，那可是众望所归啊！"

佟一凡一时微笑不语，手机忽然又响了一声，显示收到一条来自佟欣的短信，他有意岔开了话题："现在的孩子就喜欢发短信，有什么事直接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姚副主任接口笑道："年轻人嘛，都这样。"佟一凡摇摇头："可不是嘛！那小手指头按得快着呢！我就不行，拿拼音按字儿，半天才按出一个！"姚副主任顺口出主意："现在好多手机都带手写功能，秘书长可以换一个试试。"佟一凡不置可否地一笑："再说吧。"

当晚，半躺在床上，佟一凡心不在焉地手里捏着张报纸看着，想起白天的情景，嘴角不由自主地溜出一丝笑容。雷瑛躺在他身边，手里的遥控器换着台，她拍了拍丈夫："哎，那个武梅和秦风，他俩挺合适的吧？"佟一凡一愣："什么挺合适？"雷瑛一下子坐起身来，故作神秘地凑到他耳边："我那天悄悄问了，武梅是一个人，跟前面那个离了，有个女儿跟着她爸呢！是不是跟秦风挺合适的？"佟一凡点点头，接着看报纸："你没事就多张罗张罗这种事，那什么公司最好就别去掺和了。"雷瑛生气地一巴掌拍在佟一凡身上："你没完啦！你四处看看听听，谁像你呀？我就是上个班，碍着你什么事了，身正不怕影子斜，再说人家找的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佟一凡也有些火了，放下报纸，盯着妻子："我说你怎么就看不到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呢？"雷瑛怕吵到隔壁已经入睡的女儿，小声嚷嚷道："我就看不出来，你怎么这么专制啊！自己不挣钱还不让我挣钱，咱家就这么点儿积蓄，欣欣出国的学费、保证金、生活费怎么办？你倒是说啊！"佟一凡被老婆的连珠炮问得哑口无言。雷瑛继续愤愤地说："人家林总经理找我，是因为我以前在纺织机械厂当过副厂长，人家看重的是我的能力！"佟一凡有些不屑地笑了笑："还能力？你有什么能力？"雷瑛终于忍无可忍地提高了嗓门："怎么了！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欣欣，为了这个家，你说我能那么早就退休么，我是那种做家庭妇女的人么？"佟一凡连连拱手："得，跟你说什么最后都要扯到这上面。

别嚷了，女儿都睡了。”雷瑛有些气愤不过，声音都哽咽了：“你还知道女儿？孩子眼看就要出国了，你说万一在外学到半截咱这学费供不上，你让女儿在国外打黑工洗盘子啊！天天也就是把疼女儿挂在嘴上，女儿的前途你真正想过多少！”她气呼呼地一摁遥控器，关了电视，扭头蒙上被子赌气睡觉。

佟一凡摇了摇头，扔了报纸，关掉台灯，也缩进了被窝里，他推了推妻子，雷瑛故意不理他，他也知道妻子只是一时心里憋屈，轻声凑过去说道：“哎，我跟你说啊，最近我那事情有点儿新进展了。”雷瑛就立刻转过了头来：“有眉目了？”佟一凡的声音轻描淡写，却藏着隐隐的激动，“考察组下周就到！”雷瑛掩饰不住惊喜：“都开始考察了？那就快了！”佟一凡在被子里捏了捏妻子的手：“所以嘛，你和公司什么的离远点儿，我是怕有人借题发挥。”雷瑛有些迟疑：“不至于吧……有这么严重？”佟一凡叹了口气：“你是不知道这官场如战场啊，副市长这位子多少人盯着呢。关键时候，必须谨慎，等过了这个坎儿，女儿上学这种事还用咱们自己操心吗？”雷瑛不再说话，佟一凡轻轻凑过去在她嘴上一亲：“我这一辈子，都压在仕途上了。有了位置，不就什么都有了么？这阵子你和女儿跟人打交道，都要多留个心眼。知道么？”

清晨的阳光洒进办公室，雷瑛还在回味着昨晚听到的喜讯，心中无比舒畅。林孝廉拿着几页文件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雷大姐！怎么样，来公司三个多月，工作还习惯吧？”雷瑛连忙站起身来，感激地笑着：“挺好的，多亏林总的照顾呢。”林孝廉笑道：“员工们对雷大姐的反映都很不错，大家都说你平易近人，做事爽快，给咱们公司撑门面啊！”雷瑛谦虚道：“哪里哪里，我这几个月主要是熟悉公司的业务，毕竟从厂里退下来这么多年了，有些东西还得多学习。”林孝廉答道：“这您可就谦虚了，滨阳人谁不知道，当年纺织机械厂的雷副厂长，那可是雷厉风行的铁娘子啊！对了，是我照顾不周，您来都三个多月了，我还没顾上跟你签这个劳动合同。”说着，他把手里的文件翻到最后一页，“我今天要亲自来办这个事，给您赔不是。”雷瑛客气地笑道：“这着什么急呀，也就是个形式。”嘴上说着，却还是不好推辞地提起笔，也没仔细看内容，匆匆

地就签下自己的名字,"真是多亏林总看得起我呢!"

林孝廉收起合同,微微一笑:"是雷大姐看得起我们公司。今天让您过来主要是给您这个。"他递过一张信用卡。雷瑛一怔:"林总,这是?"林孝廉微笑道:"雷大姐,市委进了文星公司的设备,多亏您的帮忙,一直没来得及感谢,这点儿小意思,您就收下。"雷瑛看着信用卡,想起昨晚佟一凡的话,有些犹豫,却又有些舍不得,神色迟疑着:"这怎么好意思……"雷瑛的心思,林孝廉早就看在眼里,他把信用卡往雷瑛手里硬是一塞:"您不收,我以后可不敢找您办事了。"雷瑛终于心动地攥住了信用卡:"既然林老板盛情难却,那我就不客气了,其实,您也真是客气,这对我来说,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啊。"林孝廉笑了笑:"对于雷大姐是动动嘴,对我们可就是跑断腿喽,所以,这也是应该的嘛。公司能请来雷大姐这样的高级顾问,也是我们的荣幸啊。"他故意推心置腹起来,"其实啊,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到滨阳投资时间还不长,人生地不熟的,对这里的政策也不是很了解,少不了经常碰壁走弯路……所以说,邀请您来做公司的顾问,一是您有着非常好的社会资源,二是您直爽的性格和以前的工作经历会使我们合作起来非常顺利,一定会有一个双赢的局面。"雷瑛听在耳中,非常受用,"林总,别的不敢说,在滨阳这地方各方面的关系,我还是有一些的,毕竟这么多年了。"林孝廉佩服地点着头,这时走廊上突然传来气急败坏的喧哗:"你别拦着我,我找林总!"忽然办公室的门被不客气地拧开,刘鹏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林总,公司不能不讲理啊,凭什么就开除我啊?我做错什么了?"林孝廉脸一沉:"刘经理,你别吵好不好!走走,到我办公室里去谈,你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两人推推搡搡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门一关,相视一笑。林孝廉轻松地走到落地窗前:"你演得还挺像的嘛。"刘鹏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职业的!不过我不是特别理解,干吗非让我离开公司啊?"林孝廉负手背对着他:"你现在承担的任务太重,不能跟公司牵扯太多,我这是以防万一。"他忽然转过身来,抖了抖手中雷瑛刚刚签字的那份合同,脸上露出得意的冷笑:"你看这是什么?"刘鹏凑过头去,惊讶地差点儿没喊出声来,那竟是一份自愿为间谍组织服务的合同书,他简直难以置信:"我的

天，她居然还签字了？她就没看一眼？”林孝廉冷冷地笑了笑，把合同锁进保险柜，望向窗外车水马龙生机勃勃的城市：“滨阳是个值得我们下大力气的地方。我们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一个市委秘书长夫人。市委更新设备的事情已经谈下来了，你要马上行动！”

第十四章

差　错

一份文件缓缓地从机器中输出。与此同时，一份相同的文件正缓缓地从另一台多功能一体机中滑出。海滨别墅中，林孝廉和刘鹏看着一行一行正在扫出黑色字迹的纸张，相视而笑。

窗外传来一阵喧闹的杂响，佟一凡站在窗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市委大院。一辆中型货车停在办公楼下，厢门大开，几名工人正在卸货，办公室副主任小姚站在台阶上，正和司机交谈着，看他那副面红耳赤的样子，大概是起了什么争执。佟一凡笑了笑，知道这个小姚自有精明的头脑，安排给他的事不用操心。他低头看了看桌上的电子钟，时间要到了，于是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打个电话给自己的司机，出了门。

楼下，姚副主任还在数落着运送设备的司机老蔡："不是说好上午送来的吗？怎么现在才到？你们这样的服务，以后谁还敢用你们家的物流?"老蔡哪敢和面前这政府官员争辩，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赔不是："路上车出了点儿故障，耽误了点儿时间，您多担待。"姚副主任白了他一眼："机器没碰着吧?"老蔡诚惶诚恐地赔笑："绝对没有，您放心。"几名工人将一台传真复印多功能一体机正从车上抬下来，姚副主任顾不上再批评老蔡，连忙现场指挥："慢点儿，上楼的时候小心!"当先抬着机器的工人倒退着身体，一不小心眼看要撞上正从楼里出来的佟一凡，佟一凡敏捷地一闪身躲过，把跟在工人后面的姚副主任倒吓得不轻，连连

替佟一凡拍着灰尘:“秘书长,没碰着您吧?”转头瞪了工人几眼,“你们看着点儿吗!”佟一凡笑笑:“没事,新设备到了?今天就换?”姚副主任点头道:“是啊,佟秘书长,这就是我们从文星公司进的设备,挺不错的。”佟一凡拍拍他肩膀:“小姚啊,你做事还是挺认真的,有你这么个办公室主任,我省了不少心呀。”姚副主任眉开眼笑起来:“多谢秘书长夸奖,这不都是您的培养吗。搬上去的设备您不瞧瞧?”佟一凡一转头,司机已经把车开到了楼前,他摆了摆手:“不用了,你办事我放心,我还有事先走了。”

设备已经安装好,秘书小郑蹲在机器前认真调试,翻了翻说明书,按下了启动键,多功能一体机嘀地一声响,开始运转。姚副主任抱着一沓文件走了进来,好奇地凑过脑袋:“学用新机器呢?听说这台机子很先进的,复印、传真全能!”小郑还在翻阅着说明书,兴奋地点点头:“没错!还不止这些功能呢,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怎么用。”电话响了,小郑拿起听筒:“喂,滨阳市委办公室……哦,好的。”他一摁一体机上的接收键,转头对姚副主任道:“有传真,是机密。”姚副主任飞快地走出了房间:“那我回避啊。”小郑望着他的背影觉得有趣,不禁一笑。一份文件缓缓地从机器中输出,抬头是醒目的黑体字:《关于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在滨阳进行测控对接试验的通报》。

与此同时,一份同样的文件正缓缓地从另一台相同的多功能一体机中滑出。海滨别墅中,林孝廉和刘鹏看着一行一行正在扫出黑色字迹的纸张,相视而笑。一分钟不到,三页文件已完整地打印完毕。刘鹏抓起文件,随意地看了两眼:“嘿嘿,他们发一份,我们收一份!现在这个市委,就跟咱家的一样。”林孝廉笑得有点诡秘:“这种重要的机密要留好啊!”刘鹏顺手一按复印键:“那还不简单,我们想印几份就印几份!”又是一份复印的文件从机器里滑了出来,刘鹏递给林孝廉一份,随手把刚复印出的一份塞进了抽屉,吹了声口哨:“这帮公安、国安怕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步棋呀!”林孝廉无意地往隔壁蝴蝶的房间望了一眼:“现在咱们可是知己知彼了。对了,727站的事情进行得如何了?”刘鹏从床下抱出一个自己组装的简易遥控飞机模型,得意洋洋地拍了拍:“放心吧,张老头为了他那宝贝孙子,那是什么都舍得!我今天还约

他见面再拿点东西呢。”

距离727站仅隔一条街的儒林古街，顾名思义，这里曾经出过滨阳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书香官宦人家，那块由清朝皇帝下令修建的“进士及第”牌坊，经历过百年风雨的洗礼了，至今还屹立在已经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进士老爷故居庭院门前。市政府早就在动脑筋要利用这文化资源，打造滨阳的古文化一条街。

刘鹏一身休闲装，站在空地中央，手里一个遥控杆儿，正指挥着半空中的飞机模型玩得起劲。小飞机一会儿盘旋一会儿俯冲的，偶尔来两个高难度的翻筋斗动作，看得一群小朋友不停地拍着手，大声叫好，跟着小飞机的航线跑来跑去。刘鹏故意遥控杆一拧，小飞机摇摇晃晃地似乎要坠落下来，几名小男孩发出担心的惊叫，他猛地把遥控杆一提，小飞机几乎贴着地面又拉升了上天，小男孩们围在刘鹏身边，羡慕地望着：“叔叔，给我们玩玩好不好？”刘鹏眼角余光微微一瞥，已经瞟到身后不远处，张老头正在朝自己走来。他拍了拍几个小男孩的头顶：“今天不行，叔叔有事，改天一定给你们玩，好不好？”小男孩们点着头，恋恋不舍地散开了。

刘鹏微微一笑，操纵着小飞机降落在已经走到空地边的老张脚边。老张弯腰拿起地上的小飞机，尽管外形不如市面上卖的那些模型精致漂亮，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其是刚才远远地看到了飞行的效果，那是一点儿都不比外面卖的差。他反复摩挲着，惊叹一句：“乖乖，这个比上回你放的那个，个头大多了！”刘鹏笑道：“老爷子，这玩意儿不论个头，得论性能！这是我前两天刚做好的。”老张呵呵一笑：“就是用我们库房里那些废旧板子做的？”刘鹏想了想：“也就一部分吧，其实这也没什么，就是得花点儿工夫，你看——”他顺手把遥控杆递给老张，“这里面好多零件都是上次你拿来的那些板子上拆下来的，这东西，有用没用就得看到谁手里了。”老张佩服地看着刘鹏，握着飞机模型和遥控杆，有些爱不释手：“怪不得，我还琢磨你要那些破烂干什么，看来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也算是变废为宝了。我那乖孙子自从上次看到你的飞机后，天天吵着也要买一个，不过外头卖的也忒贵了点儿。”刘鹏撇撇嘴：“那当然，我这个真要卖，保管也能卖个千儿八百的。对了，你不是说今天

又给我拿来个新玩意吗，快给我看看啊。”

老张拉着刘鹏走到街边的树阴下，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从袋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黑色铁盒，铁盒上还有一些按键：“喏，就这个。”刘鹏仔细端详着，老张有些等不及地凑过去：“怎么样？”刘鹏喃喃自语：“这好像是个小型的遥测数据解密机。”老张一愣：“解密机？用得上吗？”刘鹏抬起头：“还行吧，不过是一个鉴定件，不是真家伙。”老张扬起头：“那是，我们厂刚淘汰下来的，前天才进的库。那你到底还要不要？”刘鹏故作犹豫：“这个……让我想想。”老张一把将解密机揣进怀里：“不要拉倒。”刘鹏嘿嘿一笑，按住老张的手：“别急啊，我没说不要啊。”老张瞪了他一眼：“就知道你小子跟我装蒜，想压价吧？”刘鹏手插进裤兜，向四周望了望，一脸贼兮兮的笑容：“你开个价？”“两百块，一分都不少。”“高了点儿吧，这东西已经不能用了。”“不能用？你那些飞机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现在是明白了，这东西在我手里是一钱不值，在你那儿就是宝贝啊。”“老张，几天不见变精明了吗。得，一百五我收了。”老张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微笑，摇了摇头。刘鹏暗暗恼火，却保持着笑嘻嘻的模样：“咱们俩是老交情了，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差不多得了。”

老张笑眯眯地盯着刘鹏。刘鹏被盯得浑身不自在，正要转头避开老张的目光，忽然听到老张说：“要不白送你得了？”他又惊又喜，以为自己听错了：“白送？”老张点点头，指指地上的模型飞机：“但这个给我。”刘鹏心里乐开了花，自己苦心经营的计策终于成功了，他却故意装出一副不太情愿的表情：“你也喜欢玩这个？”“我刚不说了吗，我孙子喜欢，要买又太贵了，你这既然有现成的，干脆算给我一个人情吗。”刘鹏欲擒故纵，反而摇头撇嘴道：“我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少说也值个千儿八百的，你这一块破板子就换我一个月的辛苦成果，我可不愿意。”说着，他捡起地上的飞机模型，做出要走的样子。这下反倒轮到老张着急了，他一下扯住刘鹏的衣袖：“等等，别急嘛。这什么解密机的，你拿走，这个遥控飞机给我，过几天我再给你拿点儿别的，凑够了三件给你，你看行不行？”刘鹏故意为难地低头想了想：“要不这样，你拿的东西我也不一定用得上，干脆你再带我去那儿一趟，我自己淘点东西。”老张头摇得像个拨浪鼓：“那你可别想了，上次带你进去就差点儿让人发现了。听说这

几天有个什么卫星要运来，站里查得比过去严多了，我可不想丢饭碗。”刘鹏不屑地笑了一声：“再严也就多几个站岗的，还能怎么着啊？”老张苦着一张脸：“何止是多几个，是多了几十个！本来我们那儿监控头就够多的了，这又加了好多个，走哪儿你都觉得有双眼睛盯着你，别提有多别扭了。”刘鹏叹了口气，把飞机模型往胳膊肘下一夹：“唉，那就没办法了。”说着转身就要走。老张一下拉住他的手臂：“别别，你要自己去淘就自己去吧。过两天约个时间，你可小心点儿啊，别被人看见，不然……”

遥控飞机是拿到了，孙子的生日礼物有了，可一想到和刘鹏的约定，老张总觉得心里头不踏实。他这人天生一副老实相，心里想什么脸上都写着，一路上都在琢磨过两天怎么才能把刘鹏悄悄带进库来，不知不觉走回了727站，迎面一个同事打声招呼：“老张，去哪儿呢？周处长正在库里等着你哪！”这话差点把他吓个半死，急急忙忙往库房方向跑去。老张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周处长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站起：“你个老张，干吗去了？上班的时候你不在仓库待着，瞎跑什么呀？”老张耷拉着脑袋，什么话也不敢说。周处长似乎消了些气，指着身边的武梅道：“这是审计局的同志，她想看看库房进出的账目。”老张连连答应，转身从柜子里捧出登记账本，好几摞高高地叠在桌上，低着头惶恐地介绍：“这是每次进新设备的账，这是技术科室报废入库的账，这是送到销毁中心的账，您请慢慢查。”看着武梅也没开口，只是坐下来开始细致地一页一页翻看着登记本，他擦了一把吓出的虚汗，心里却在犯嘀咕：“好端端的，这是查什么账呢？”

招待所的会议室挺大，三个人坐在里面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声音稍微高点，四壁都是回音。刘志军和庞剑都自觉地放低了嗓门说话。

“我检查了727站的监控系统和近期的监控录像，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也对所有的设备进行了检查，没发现什么异常。明天新设备一到，大部分旧的可能要换下来，到时候再统一查一遍。”刘志军和庞剑汇报完，望着武梅，有些无精打采，到滨阳已经好几天了，也没能查出什么有意义的线索，那个蝴蝶的行踪就更甭提了，空剩下一肚子的干

着急。武梅倒丝毫没有放松绷紧的弦,沉吟了一下,目光犀利地盯着自己的工作记录本:“我今天去查了一下仓库的账,账目倒没有什么问题,但那个管仓库的老张显得紧张兮兮的,有点儿不太对劲。”刘志军眼睛一亮,正想说“可以暗中观察他吗”,门被撞开了,秦风使劲用背抵着门,手里托着几个大餐盒:“快来帮我一把。”刘志军和庞剑嘿嘿一笑,起身帮秦风接下了手里的东西。秦风走到会议桌边的空位坐下,打开餐盒,一只只煮得通红的大螃蟹摆在大家的面前,会议室里回荡着秦风爽朗的笑声:“来来来,吃螃蟹,现在正好是螃蟹最肥的时候!”

半小时后,一堆螃蟹已经七零八落,变成一摊碎壳。庞剑满足地一抹嘴,抓起矿泉水瓶狠狠灌了一口。刘志军看着桌上的一片狼藉,皱起眉头:“螃蟹吃完了,事情还是没谱儿啊,明天卫星模拟器可就到了……”秦风和武梅交换了一下眼色,清了清嗓子,宣布明天的工作安排:“明天我带人去机场接模拟器,运到727站后,志军和庞剑开始检测。”武梅补充道:“这么安排是和727站负责同志沟通的结果。处于安全的考虑,这次测试时间安排非常紧,为了不让科研和技术人员太多分心,咱们还是尽量以暗察为主,一次出现在测试中心的人员不要太多,一定要保证测试进度。”刘志军和庞剑不约而同地敬了个礼:“明白!”刘志军一抬头,正看到会议室墙上挂的一幅花猫戏蝶图,那只花丛中翩翩飞舞的蓝翼大蝴蝶煞是刺眼,他又有些焦虑起来:“这蝴蝶会躲到哪里去了呢?”武梅比画了几个手势,提示道:“咱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是间谍想要窃密,我们会怎么办?”庞剑闭上眼睛,慢慢地道:“如果是我,我会先想办法搞到硬件,等试验一完,再拿到全部的试验数据。硬件嘛,得到727站里去偷。软件,就要看涉密人员当中,有没有第二个谷雨生了。”

凌晨5点20分,天蒙蒙亮,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之中。727站已经戒备森严,刘志军、庞剑、727站的周处长等人严阵以待地站在大门口,注视着一辆密封的大型军车缓缓驶入厂区,秦风从军车后紧随的吉普车上下来,和刘、庞两人点了点头,开始指挥工人们装卸和搬运。大部分工程师们已经受命在机房中等待测试,主管联络的负责人也出来

监督工人。秦风爬上军车车厢，目光严肃，看着工人们井井有条地上上下下，他扫视过车厢里的各种设备和器械，一台被塑料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型仪器跃入眼中，包装袋上是几个清晰的字——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

“设备接完了，志军和庞剑他们已经开始检测了。”会议室里，秦风边喝水边说。武梅脸上仍是思索的神情：“卫星模拟器的测试需要多少天？”“二十天。”秦风简洁地回答，“敌人如果真的在滨阳有所企图的话，那这二十天之内，就一定会动手了。”武梅沉吟道：“也许，对方已经下手了，只是我们……”她有些焦躁地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地踱着步，“来了几天了，查来查去，我们还是一点儿方向都没有。这卫星模拟器都来了，我们还什么准备都没有！”秦风起身把武梅按得重新坐在椅子上，认真地凝望着这位成熟睿智的大学同窗的双眸：“武梅，你是总指挥官，可得稳住阵脚啊。保密工作永远都是敌暗我明，但是，敌人只要有动作，就不可能不露出马脚。”武梅对视着秦风信任的目光，片刻，坚定地点了点头。秦风继续道：“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滨阳的对手之所以不露痕迹，很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潜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滨阳本地人，所以不容易引起注意。”他看着武梅紧锁的眉渐渐舒展开来，长舒了一口气，“我们可以分派一部分警力，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一次例行保密检查，重点留意各种与航天技术相关的人、事，甚至是元器件市场，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武梅惊喜地望着秦风：“哎，这还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秦风笑了笑：“你呀，是太紧张了，需要放松，走，陪我去接明明放学，就当换换脑筋。”

滨阳的夜色与北京有些不同，武梅觉得，也许是因为知道有大海环抱着城市，自己的心里才或多或少会多一分宁静，少一分喧嚣。明明听她念了一段《哈利·波特》的故事，已经乖乖地睡着了，武梅坐在客厅里，秦风端着一盘刚洗净削好的水果从厨房里走出来，放在茶几上：“明明睡了？”武梅点点头，目光中忽然流露出一丝寂寞。秦风会意地察觉，笑了笑，在沙发上坐下：“没给家里打个电话？婷婷那丫头应该挺依恋你吧？”武梅微微一笑：“刚打过，跟她爸那儿开心着呢，才不依恋我。说来

不怕丢人,我家婷婷是听着周旭的故事长大的。"秦风用牙签插起一块苹果,递给武梅,望着夜空,感慨道:"也许我们俩都不算称职的家长,哎,当年选择了这事业,就意味选择了今天。"武梅没说话,眼前忽然又回现着当年大学毕业时,全年级同学身着警服,在国旗下庄严宣誓的情景。夜风凉凉地吹过,她忽然想起什么,声音低低地:"秦风,你还从来没跟我说过,明明的妈妈到底……"秦风脸上的微笑忽然凝固了,他缓缓地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是我对不起她……她生明明的时候是难产,我赶到医院,医生要我立即做出决定,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我想保两个……结果大人……没保住……是我对不起她。就是可怜了明明,生下来就没见过妈妈……"

晚上十点半,佟一凡一脸疲惫地走进家门,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雷瑛往他身边凑了凑,低声道:"怎么样啊?"佟一凡先闭目休息,随口问道:"欣欣呢?"雷瑛瞄了女儿卧室一眼:"里面上网呢。你倒给我说说啊,事情怎么样?"佟一凡捏捏鼻梁两边的睛明穴,闷闷的声音让人摸不着头绪:"晚上和柳书记吃的饭,省委组织部的金部长也在。"雷瑛焦急地推了他一把:"你倒是说啊,都把人急死了!"佟一凡睁开眼来,望着妻子,忽然一笑:"你急什么?"雷瑛急得嚷道:"我还不是替你着急!你说滨阳建市以来,有哪一任秘书长跟你一样,一干就是十年,轮也该轮到你了呀!"佟一凡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微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一拍妻子的手:"金部长也是这么说的。"雷瑛惊喜地盯着他:"真的?这么说,这事儿就定了?"佟一凡仰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算是十拿九稳吧。不过,官场上的事儿你不懂。酒桌上虽然是这么说的,可没到正式任命的那一天,谁也不知道这个常务副市长会让谁当。"雷瑛又忧喜参半地低下了头,沉默片刻,忽然抬头对佟一凡道:"有了!老佟,咱们明天去趟文智寺吧?求个签儿,听说可灵了!"佟一凡不屑一顾地一笑:"没看出来你还挺迷信的,要去你去,我一个国家干部搞这一套,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雷瑛有些生气地擂了他一拳:"你就傻吧你!去年黄市长提到省里之前,任命也是好长时间没下来,他去了趟文智寺,抽了个上上签,结果不出一个星期,调令就下来了。"佟一凡半信半疑:"还有这

事儿？你这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雷瑛哼了一声：“什么小道消息，这是他爱人告诉我的，还能有假。”

房间里一堆仪器，恐怕一点儿不比727站逊色，刘鹏吹着口哨，把这两次从老张那里套来的元件一一进行测试，“工作状态良好”，打印机打印出元件测试的分析报告。他关掉电源，把遥感解密机、分析报告都塞进了自己的黑皮包，想了想，拿起手机拨通了老张电话：“老张啊，是我！”“小刘啊，什么事儿？”“我的飞机你拿走了，可你还欠我俩元件呢！”老张的声音一下子压低了，有些紧张：“我最近太忙了，站里刚进了一批新配件，这刚登记完，我连口气还没来得及喘呢，你这电话就来了。你那事儿我想着呢，马上就有旧的配件淘汰下来，再等一两天成不成？”刘鹏当然要趁火打劫：“还真巧啊，偏偏就这几天你开始忙了，我那飞机可值几千块钱啊。老张，你可别怪哥儿们我不讲义气，你要是再不给我东西，说不定我去你们站上溜达溜达……”“小刘，别呀，你看……”“给个痛快话？”“那……那你说个时间吧。”“我就今天晚上有空。”“行行行，晚上我带你进来自己找吧。”

刘鹏挂上电话，得意地从床上弹起身来，走到对面蝴蝶的房间，敲了敲门，推门进去。窗帘拉得很严，遮得房间里没有一丝光线，蝴蝶一个人坐在黑暗中，似乎在闭目养神。刘鹏悄悄一撇嘴，按开壁灯，光线柔和地打在墙上，他盯着蝴蝶，故意夸耀起来：“我已经把全部的硬件拿到手了，怎么样，哥儿们还行吧？”蝴蝶冷冷地一笑：“打算今晚进727？”刘鹏惊讶地抬起头：“你怎么知道我要进去？”

蝴蝶并不回答，只是转身轻轻晃了晃桌上电脑的鼠标，屏幕亮了，MSN上显示着有Peter签名的留言。他忽然又转过头，冷冷地盯着刘鹏，吐出三个字：“用什么？”刘鹏一愣，心里不禁有些发毛：“什么……用什么？”蝴蝶冷冷道：“我问你今晚的行动用什么下钉子！”刘鹏有些不知所措：“DW5。”蝴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DW5能通过计算机的任何接口截获通过该系统的全部数据，三个月前的最新研究成果。我都没用过。看来总部对你们滨阳还真舍得下本钱。”不知为何，这分明是夸奖的话语，刘鹏听起来，却有一种寒毛倒竖的感觉。

夜幕很快降临了。刘鹏小心地把车停在路边,看见老张站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招了招手,他小跑着奔过去。四面挺安静的,只听得到草丛里窸窸窣窣的虫鸣声。他故意皱了皱眉:“干吗约我来这儿啊?”老张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这是我们家属区,跟办公的地方通着呢,这些天办公区大门口都不让停车,卫星来啦!”刘鹏一副轻蔑的表情:“瞧你那样儿,好像咱俩要去偷卫星似的。”老张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小心点儿好,我可不想丢饭碗呢。跟着我啊,记得进去以后溜边儿走啊。”刘鹏奇怪道:“我又不是黄花鱼,干吗溜边儿?”老张笑得有些狡诈:“我早看好了,不是有监控头嘛,边儿上那一溜拍不着。”刘鹏一只手搭在老张肩上:“行啊老张,够专业的。”

两人鬼鬼祟祟地进了办公区,直奔库房。老张从没干过这种在非常时期偷偷往厂里带人的事情,紧张得满头冷汗,动作就跟做贼没两样,刘鹏倒满不在乎地跟在他身后,还低声哑两句:“我说老张你至于么,吓成这样?”老张回头悄声道:“你不知道,这卫星来了之后可严了!我这库房这两天都被人查来查去,实验室那边天天有武警抱着枪守着,你们年轻人就是性子急,我不是说吗,这新配件一来啊,马上就把旧的换下来了,现在的规定,旧配件三天就得销毁,你说我三天里给你找个旧配件还不跟玩儿似的,非得要这个时候,真是!”眼见到了库房门口,老张掏钥匙开门,刘鹏一闪身就钻了进去,值班员听到声响,伸长脖子看见老张:“老张啊,这么晚了出来进去的你瞎折腾什么啊?”老张连连点头:“对不起啊,这就睡了这就睡了。”他反身一进门,赶紧把库门给关上,刘鹏站在库房里冲他乐,老张一摸背心,都湿透了:“你瞧我这一身大汗啊!”

刘鹏四下打量了一下库房,虽然没开灯,但还是看得颇清楚,整齐的铁架子远远地排开去,转角还有几间屋,大概是分开存放不同用途的设备。老张推了推他:“你赶紧挑吧。”刘鹏忽然一捂小腹,眉头一拧:“哎哟,这出门水喝多了,厕所在哪儿呢?”老张不满地瞪了刘鹏一眼:“那边走廊那头儿就是,快点啊,别被人看见。”刘鹏头也不回地答道:“知道啦。”三两步就往尽头跑去,推开写着“过期元件区”的磨砂玻璃门,转个拐,尽头就是厕所,左手边是一道门,贴着“主控机外设区”的字

样。他悄悄一侧身，钻进了左边的门。

铁架上摆放着崭新的设备，都是这几天运来的与卫星相关的各种元件。他飞快地扫视过各种仪器，一眼就瞥到了键盘架上的新键盘，迅速拿起最上面的一块键盘，将回车键的塑料壳抠了下来，从裤兜中掏出那方小小的DW5芯片摁了上去，然后又装上塑料壳，放回原处。他敏捷地钻出主控机外设区，踱到厕所里晃了一圈，洗洗手，走了出来，老张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别磨叽了！赶快找吧。"刘鹏随便挑了两个废旧元件，又跟着老张悄悄溜出了库房。

翌日，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已经搬进了实验室，即将开始正式测试。武梅、秦风、刘志军、庞剑都站在727站的主监控室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监视器屏幕里技术人员的行动。一名工程师转身拿过刚从主控机外设区送来的新键盘，接上电脑，敲了一下，似乎觉得某个地方有点硌手，又敲了两下，没发现什么问题，又继续安装别的设备去了。

第二天，刘鹏懒洋洋从床上爬起来，整理完毕，抓起他的黑皮包从楼上走下，看见蝴蝶早已起来，正坐在面对大海的窗边看书。他微微歪着头一瞥，书皮上是烫金的"圣经"二字，不禁有些羡慕："你这圣经……很难懂吧？"蝴蝶头也不抬，慢条斯理地回答："那得看你心诚不诚。"刘鹏愣了愣神，岔开了话题："元件已经测试完了，我把它送到林总那儿。顺利的话，你很快就能带东西出境了。"蝴蝶用手指轻轻摩挲着书页，依然面无表情。刘鹏讨了个没趣，撇撇嘴，走出了门。

车开得很慢，反正东西已经到手，刘鹏心里一点儿都不急，慢悠悠地往公司开去。突然前方不知从哪里蹿出一名中年妇女，刘鹏一个急刹车，妇女一跤扑倒在车前，一动不动。刘鹏一激灵，立马下车察看，车身上没有任何碰撞的痕迹，那妇女却依旧趴在地上没有反应，街上的人都围了过来，议论纷纷，"是不是撞坏了，不动呀？""没出血啊？""可能是内伤呢。""赶紧送医院看看吧。"刘鹏心头又急又火，暗骂倒霉，正要摸手机拨120，旁边一位冷眼旁观的老大爷忽然道："小伙子，当心！"刘鹏猛地回过神来，正见到一只手从人群中伸进车窗，抓过了黑皮包一缩就逃。刘鹏大声喝道："站住！你给我站住！"挤出人群紧追去，但小偷远比他熟悉道

路，七弯八拐就没影儿了。刘鹏回头走到车前，刚才趴在地上的中年妇女已经不见了，他狠狠吐了口唾沫："妈的，还是团伙！"顾不得围观人群还在慢慢散去，钻进轿车，开车就往刚才小偷逃掉的方向猛追。

小偷跑到一条狭窄的街巷边，放慢脚步，打开黑皮包，里面尽是些打印报告，再一摸，摸出几块电路板和杂七杂八的电子零件，他晦气地骂了声："没他妈一样值钱的！"顺手扔进路边的垃圾箱，转身要走，一抬眼看见刘鹏的车正开了过来，转身就跑。刘鹏显然已经发现他的踪影，开车堵了过来，小偷慌不择路，跑进了一条死胡同，一下子瘫倒在地。刘鹏打开车门，走到面前，阴沉沉地俯视着地上喘气的小偷："跑啊！你他妈接着跑啊！"小偷边喘气边说话："大哥，没见过你这么执著的，您那包里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这趟跑的可亏大了。"刘鹏狠狠地踢了小偷一脚："我问你东西呢？"小偷一指胡同口的垃圾箱："扔了。"刘鹏又是一脚："你他妈还敢骗我！"小偷连连告饶："别打别打，真扔里头了！"刘鹏猛地一把拎住小偷的领口，把他提了起来："你给我听着，把包找回来，咱们没事儿。如果找不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垃圾箱里空空如也，甭说黑皮包，刚才满满的果皮纸屑都不见了。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刚刚路过一辆垃圾车，把垃圾运走了。小偷目瞪口呆地望着空垃圾桶，刘鹏怒火中烧，重重地一拳朝小偷头上砸去："王八蛋！我让你偷！"小偷抱着头蹲在地上："大哥别打别打！警察来了！"刘鹏一惊，回头一看，两名巡警正往这边走来，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小偷一溜烟儿就跑掉了。

"糊涂！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就弄丢了呢！"林孝廉怒不可遏。刘鹏握着手，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东西已经丢了，干着急也于事无补。林孝廉渐渐压下火气，走到窗前，点上一根烟："现在，只能寄希望那个皮包被当做垃圾处理了。"刘鹏战战兢兢道："东西老张那儿还有，我再找他要就是。"林孝廉回头瞪了他一眼："万一落警察手里了呢？"刘鹏嘴里喃喃着："不会吧？不会那么巧吧？"林孝廉不再搭理他，望向窗外的蓝天碧海，一字一顿说："我再跟你说一遍，稍有差错，我们就有可能满盘皆输。我不希望还有下次，听明白了吗？"

第十五章

诱　　捕

蝴蝶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景，显出一脸的从容："他们急于找到你背后的组织，总想放长线钓大鱼……上次我跟他们交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给了我机会……"

挡风玻璃碎了一地，黯淡的红色正从车窗的位置缓缓流了出来。只见一只满是鲜血的手，无力地耷拉在窗边。

"我们滨阳承担着国家的许多科研任务，过期涉密载体的管理一直都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还好建了这个销毁站。"洪站长指着身后的一大片车间介绍着，"这个销毁站是市委佟秘书长亲自主抓的，他是搞保密工作的行家，在周边的城市里，我们滨阳可是第一个成立销毁中心的城市。"大概正因为这个创新性先进性的行业模范作用，领导参观视察是家常便饭，洪站长的介绍早就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了。

武梅放眼望去，销毁站的占地面积不小，车间就有好几个，应该是针对不同类的涉密文件类型有着不同的销毁方法。园区内绿化不错，时不时有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彼此都很谨慎严肃，看来纪律申明得非常到位，武警负责站岗巡逻，自有一种森严的气氛。洪站长继续领着武梅和庞剑向车间走去。

车间里秩序井然，传送带前站着许多身着统一工作服的工人，手戴橡胶手套正在对流水线上的废旧涉密物品进行挑拣选择，传送带末端

一直通向一个两米多高的大型销毁设备，乍一看去颇有些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洪站长笑着解释道："现在除了纸质的文件、印刷品，磁盘、光盘、录像录音带，我们还经常要接触一些科技含量高的涉密载体。声、光、电、磁，种类越来越多，管理的难度确实是越来越大了。"

武梅走到传送带边，随意地瞥过缓缓移动的涉密品，眼睛忽然敏锐地看见了什么，她从传送带上拿起了一块线路板，仔细一看，板上少了一个元件，留有人为卸下的痕迹。洪站长和庞剑几步跨了过来，洪站长微微歪着头疑惑道："可能是在路上掉的吧？"武梅肯定地摇头："看起来像是被人故意卸下的。"她顺手递给庞剑，"看看少的是什么部分？"庞剑接过线路板，只盯了一眼，立刻肯定地说："从布线来看，少的应该是这块板子的关键部件。"不等武梅开口询问，洪站长已经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武处您稍等，我马上去查证一下，看这块板子是从哪儿流出来的。"

滨阳国家安全局会议室里，桌上放着的正是刘鹏被小偷偷走又扔掉的黑皮包，被垃圾车一车拉到垃圾处理站，又被处理站工作人员上交公安局，最后转到了国安局人员手中。皮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分类摆放着：几页分析报告、一块电路板，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零件。秦风双手撑在桌上，望着这一桌的涉密物品，目光严峻："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一旁的技术员点点头，手里捏着一份对包内物品的分析汇报："这块电路板可能是从一个遥测数据解密机上拆下来的，这种解密机的各项参数已经达到了我国军工产品的规格，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是航天航空，而在滨阳最有可能出现的，只有一个地方。"秦风猛一抬头："727站！"

等秦风赶到727站，武梅、刘志军、庞剑和周处长都在会议室里。周处长明显有些紧张，从目前来看，事情的根源同727站的管理密切相关，作为保密工作的主管人员，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介绍起情况来，声音都有些僵硬："遥测数据解密机是用于卫星遥测的。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到，他们通过对解密机的分析，就可以破解我们对卫星遥测的设计原理。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向我们发射干扰信号，阻塞通信通

道。但秦处长拿来的这个遥测数据解密机是不是我们站的，还得等检测报告出来以后才能确定。"

很快，这个事实得到了确认。"这个卫星遥测数据解密机就是我们站的，而且，和武处长刚才在销毁站发现的那块线路板核对过了，确定是同一个编号，就是说，它是从那块板上卸下来的。"听完技术员的检测汇报，周处长心头一沉，面色铁青："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技术员点点头，说道："这是星讯六号通讯卫星遥测数据解密机其中的一个。"秦风和武梅对视了一眼。刘志军追问："其中一个，什么意思?"周处长代替了技术员汇报："是这样的，为了确保硬件的最优性，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同时制作三到五个，从中选出最好的投入使用。"庞剑插了一句："也就是说，淘汰下来的并不是作废的?"周处长点了点头："对，它只是与同一批次的相比较，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而已。"众人一霎时都没了声音，大脑急速运转着——不是废品，星讯六号的遥测数据解密机，被人为卸下了主要元件。武梅直直盯着冷汗直流的周处长，一字一顿地说："周处长，这不是件小事，请你详细汇报一下727站的淘汰元件处理程序。"周处长愣了愣神，表情僵硬地站起身来，推开会议室的门："问题可能出在库房，请跟我来，我边走边说吧。"

"我们一般是把淘汰的元件放进库房，每过三个月会进行一次统一销毁。平时，库房是有专人负责的，元件的进出都有详细的登记。"

"那这个解密机怎么会流失到外面呢?"

"我在想，会不会是我们的管理人员出了问题。"

"你是说老张?"

"就是老张，不过，他平时挺老实谨慎的，应该不至于……"

"结论不急着下，查清楚再说。"

果然不出所料，那晚刘鹏走了之后，第二天库房又送来一堆淘汰品，卫星一到，零件部件都换得挺快。老张提心吊胆了两天，也没谁发现他带刘鹏进库房的事，他又乐得逍遥起来。想起刘鹏对那废旧板子的宝贝劲儿，他还真不知道这每隔几个月送销毁站的垃圾能这么值钱，不由得有些心动，干脆自己悄悄做点这买卖得了。虽说库里规矩入库

物品一律不得流出，可这些废弃品你说就算流出了它又能惹什么麻烦。老张在搁架上的一堆线路板中扒拉着，忽然眼睛一亮，从里面捞出一个嵌着遥测数据解密机的线路板，拿起改锥、电烙铁，三下五除二地就把解密机卸了下来，看了看记在手心里的数字，“VB210……就这个！”他把板子往回一扔，乐滋滋地拿着解密机往值班处走去。上午才接了个刘鹏的电话，说为了感谢他给的零件，问他能不能找到型号 VB210 的遥测数据解密机，可以再帮他孙子做一个坦克玩玩。

桌上的收音机正在放京剧《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老张不由自主地跟着调子哼着，手里翻来覆去地摆弄着刚拆下的那块解密机，门忽然砰地一下被推开，吓得老张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见到周处长面色不善地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他眼疾手快地就把解密机往桌子里塞。秦风却看个正着，抢上一步，猛地按住了老张的手，几双严厉的目光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老张毕竟做贼心虚，手一软，解密机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老张哭丧着脸坐在会议桌前，他哪见过这场面，给刘志军三言两语一逼问，就都招了。

“按照国家保密法的规定，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制作一直到最终销毁，所有单位都必须制定相应的保密制度和措施，并严格遵守。违反这个规定，故意或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你懂不懂？”

老张的脑袋都快埋进大腿里，瑟缩战栗的声音微弱地冒了出来：“我可真不知道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啊！我就是想给我孙子换个飞机玩玩……”

“换什么飞机？”

“就是那种可以遥控的飞机，在外边买一个挺贵的，正好小刘会做，我就用废元件跟他换了。”

“哪个小刘？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姓刘。”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有一次我带我孙子浩浩去儒林古街转悠，正好小刘在那儿玩遥控

飞机，我孙子想要，可我又买不起，我孙子正跟我闹呢，小刘就过来了……他问我是不是在727站管库房，我说是。他就说，其实他飞机就是用各种废元件做的，还说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多拿几个废元件给他，他就帮我家浩浩也做一个。我一想，反正这都是废元件，放在库房也没什么用，就拿去跟他换了。"

"你一共给了他几次元件？"老张伸出三根指头："三次。"

"遥测数据解密机呢？""就一个。"

"那你今天手里这个是准备干吗的？""他打电话来说，还可以帮我孙子做一个坦克，所以我就给他找了一个。"

"他住哪儿？""我不知道。"

"你们怎么联系？""打电话，每次都是他打到我那儿。"

"你有他电话吗？"老张摇摇头，却小声道："不过他这两天肯定还会给我打电话，他想要那个……"小心翼翼地指了指桌上新拆的那个遥测数据解密机。

审问完毕。刘志军望了望身旁的武梅，点了点头。武梅目光平静地射向老张，却无形中自有一股威严与凌厉："如果小刘打电话来要东西，你就像平常一样和他约好见面时间。你要明白，配合我们的工作是你唯一能得到从宽处理的途径。"老张噤若寒蝉，拼命地点头。武梅对刘志军微微一颔首，"带他到隔壁。"刘志军站起身来，推着老张进了隔壁的办公室。

周处长重重叹了口气，已经无话可说。秦风拍了拍他的肩膀，望着武梅，问："下一步咋办？"武梅瞥了老班长一眼，反问道："明知故问，你说呢？"

刘志军拿着碳笔和画板正在老张的描述下复原刘鹏的容貌。老张呆若木鸡地看着面前这位年轻的警官在自己三言两语的讲述下，几笔草草勾勒，刘鹏的面貌就开始基本成形，说不清心里是惊讶还是紧张，小心地补充着："眉毛没这么长……眼窝深点儿，嘴唇再薄点儿……"刘志军熟练地用笔在纸上轻轻涂抹，某些地方做一点适当的模糊处理，老张忽然叫道："对！就是他！小刘就是这模样！"武梅、秦风等人正好推门进来，刘志军把画板高高一举，刘鹏的样貌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众人

眼前。

“货拿到了吗?”银狐经过电脑处理后冰冷而机械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听得人头皮都有些发麻,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林孝廉毕恭毕敬地坐在电脑前,仿佛面前的银狐不是在通过网络发号施令,而是确实居高临下地坐在前方,亲自指挥操纵着局势。所谓看不见的压力,大概指的就是如此。林孝廉大气也不敢出,有些含糊地答道:“拿是拿到了,不过又丢了。”

“丢了? 怎么回事?”听不出情绪波动的声音比外露的愤怒或惊诧更令人感到惶恐,林孝廉连忙解释:“出了点小小的意外,但还可以搞定。”银狐那平得如一根直线的声音继续传出:“货必须要拿到,你很清楚这是你的任务。但是,我不希望再从你嘴里听到‘意外’这两个字。”林孝廉浑身一阵悚栗,惶恐地道:“是,我知道了。”

关掉电脑,林孝廉才敢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自问在此行中也不算是什么小角色,但真正和银狐这样的大人物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当然,这并非仅仅指在组织中的地位而言,更多的,大概还是银狐身上那种渗入骨髓的深藏不露和不声不响的心狠手辣,那是真正让自己感到无比恐惧的。他抹去鬓角的冷汗,在别墅客厅的海滩椅上坐下,闭上眼,平复一下自己的心神,听到走路声,他略略抬眼向楼梯望去,刘鹏正穿着睡衣慢悠悠地走下来。

刘鹏一眼瞥到林孝廉铁青着一张脸正狠狠地盯着自己,同时听到了他的发问:“你和那个老张联系了吗?”刘鹏硬着头皮走到老板跟前:“联系了。”“怎么样?”“我让他再给我找一个解密机,他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林孝廉用手抹抹脸庞,语气忽然变得平和下来:“拿不到解密机,总部会很不高兴,所以即使是冒险,我们都要把它拿到手。刘鹏,总部给我们投入的活动经费已经很多了,解密机是我们现阶段的唯一成果。哥哥我真的很为难。”恩威兼施的手段让刘鹏俯首帖耳,他拍着胸脯立军令状:“林总,包在我身上! 这次一定不会再出问题!”林孝廉点点头:“你给老张打个电话,探探虚实,如果没有明显的破绽,你就跟他约到儒

林古街见面。”

刘鹏摸出手机，按下录音键，拨通老张库房的电话：“喂，老张啊，东西找到了吗？”听筒里老张的话流畅而自然，似乎没什么异常：“当然找到了。我前几天就告诉你了，这两天有新东西下来，你就是不听，非不信我。你说个时间吧。行，明天下午两点，老地方见啊。”挂上电话，林孝廉警觉的目光望向刘鹏：“放出来再仔细听听。”

客厅里反复响着老张刚才电话里的几句话：“……我前几天就告诉你了，这两天有新东西下来，你就是不听，非不信我……”刘鹏竖着耳朵听了半天，说不出什么感觉，疑惑地望着林孝廉。林孝廉手指里夹着一根烟，仿佛发呆地坐了片刻，站起来向蝴蝶的房间走去。

三人围坐在刘鹏的手机前，录音又放了一遍。刘鹏急切地问道：“有什么问题吗？”蝴蝶和林孝廉对视了一下，眼神阴沉。蝴蝶盯着刘鹏，冷冷地道：“单听这一次录音，从内容上是听不出什么问题的。不过——你仔细想想，今天老张说话的语气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刘鹏拼命在脑中回忆前几次和老张的交谈，喃喃道：“平时老张说话啰里啰嗦的，不过今天好像……我说不大明白……”蝴蝶接口道：“是不是像是准备好的？”刘鹏心里一慌，终于察觉出了隐隐的不对，狠狠地点了点头。

蝴蝶接过林孝廉递过的一支烟，夹在指间，目光严厉地望着刘鹏：“这事儿你可能有六成的胜算。”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刘鹏已经感到了生死攸关，冷汗从脑门儿顶上涔涔冒出。蝴蝶缓缓点燃了烟，动作悠闲，仿佛一切在意料之中：“你去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我知道你不得不去。所以，你必须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林孝廉说：“蝴蝶说的没错，我也认为值得一试。”刘鹏定了定神，事到如今也容不得自己选择了，他极力镇定下来：“既然你们都说行，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

林孝廉点点头，若有所思地站起身来，忽然拍了拍刘鹏的肩，显得亲热信任：“好了，有兄弟这话我就放心了。你们好好商量着，公司那边我也要做一下应急处理，把已经拿到手的其他元件妥善安置好。我先走一步。”

在地图上，滨阳市的形状很像一个大鸭梨，市中心万明区处于鸭梨核偏右靠海的位置，儒林古街狭长地顺着海岸线的方向竖在万明区的东侧。秦风在地图上用记号笔画了一个醒目的圆圈，标出儒林古街的方位。武梅、刘志军、庞剑坐在桌前，认真地听秦风介绍具体情况，为即将实施的抓捕进行预案准备。

秦风敲了敲电脑，投影仪在雪白的墙面上打出刚刚设计好的儒林古街布控地形图："儒林古街是一条新建的旅游特色街，分南段和北段，南段还处于规划中。目前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北段，全长450米，是滨阳的杂货市场，主要经营古玩字画、旅游特色商品等。"刘志军一举手："路有多宽？车能不能开进去？"秦风道："路面宽有八米，有的地方占道经营比较严重，最严重的地方路面也就一两米宽，所以车是跑不动的。"武梅点了点头，在工作本上迅速地记下，示意秦风继续。

"除了南北方向的两个主路口，这条街还有东西方向的四个路口。按老张的描述，他和嫌疑犯见面的位置通常是在这里。"秦风指了指地形图上紧靠着东向路口的一点。武梅问道："这四个路口都能停车吗？"秦风点头道："都能。"刘志军又一举手："我估计嫌疑犯要逃跑的话，不会选南北的路口，因为这样的话，他先要跟我们进行几百米的赛跑才能上车。"庞剑问道："我们选择什么时机抓人？一露头就逮，还是等他取了货再回到车上？"武梅沉静地道："稳妥起见，我们等他取了货回车之后抓捕，这样不会惊动太多人。"她站起身，走到电脑前，把北、西、南、东四个路口分别做上1、2、3、4的标记，指着墙面的投影，开始分配任务，"1、2、3号路口离老张相对比较近。4号路口是老张和那个小刘经常见面的地点，他对周围的环境一定非常熟悉，所以把住这个路口至关重要。"

刘志军不假思索，再次举起手："武处，这个路口交给我了！"秦风忽然提高了声音吼了一声："什么就交给你了？这是滨阳，不是北京！"刘志军耳朵被震得嗡嗡直响，望着秦风有点儿发蒙。武梅和庞剑都有些诧异，莫名其妙地望着两人。秦风盯着刘志军，罕见的气势逼人："你以为看两遍地形你就都清楚了？"刘志军没弄懂这位平时一脸和气的秦处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怔怔地答道："我已经在那转了两天，所有街道和

路口都记清楚了……”秦风冷笑了一声：“我在滨阳待了四十多年，儒林古街去了几百次，闭着眼睛都能走出来。你都查清楚了？要是敌人逃出了儒林古街怎么办？如果他是当地人，穿几条巷子就把你甩了。”他转头望着武梅，斩钉截铁地道：“4号路口，我来盯！”

武梅点点头：“就按老秦说的，志军你把住2号出口。”刘志军只能服从。武梅补充道：“如果嫌犯从1号路口过来，你们俩要立即迅速地向这个方向移动。”又对庞剑道，“我和小庞负责3号路口，这个口离老张的位置最远，我觉得敌人从这儿走的可能性最小，但也不排除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的可能性。”任务分配已毕，众人却忽然一下子陷入沉默。良久，才听到武梅缓缓开口，话语里充满疑虑：“我在想，那个小刘，会不会有帮手？”

刘志军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墙上花猫戏蝶图里的那只蓝翅大蝴蝶，咬牙切齿地提醒道：“别忘了，蝴蝶很可能还在滨阳！”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小刘在滨阳会不会还有上线？”武梅果断地道：“抓了他，当场审问！明天的任务就是抓捕嫌犯小刘！敌在暗我在明，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到时候，大家一定要集中精神，保持警惕！老秦，你再安排一队人随时待命，一有结果，马上行动！”

夜色如墨。刘鹏坐立不安，在别墅客厅里走来走去，双手都止不住在微微地颤抖。蝴蝶坐在一旁的沙发上，若无其事地看着杂志，仿佛眼前根本就没有刘鹏这个人。刘鹏按捺住狂跳不止的心，走到蝴蝶身旁坐下，焦急而可怜巴巴地望着蝴蝶，眼前的这个冷漠如冰山的高级间谍，是他此刻唯一能依靠的救命希望：“大哥，您说我有六成的胜算，您说我怎么把这风险降到最低呀？”蝴蝶放下杂志，摸出一根烟叼在嘴上，刘鹏立即掏出打火机小心地替他点着。蝴蝶舒服地抽了一口，吐出一片烟雾，冷冷地瞥了一脸哀求的刘鹏一眼：“我看你还有些小本事……我就帮你一把。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刘鹏急道：“甭说一个条件，十个我也答应啊！大哥您就说吧！”蝴蝶微微坐正身体，注视着刘鹏：“DW5放在哪儿？怎么把它找回来？”刘鹏一愣，故作神秘地说：“没问题，只要你肯帮我。”

刘鹏画出了儒林古街的地形图，指着靠东侧的路口对蝴蝶说："老张一般在这个电器摊的南头跟我见面。"蝴蝶看着图，冷冷地道："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就是秘密抓捕，等你拿了货回到车上再动手。实际上你一停车，他们就开始调度了，等你回到车上就被牢牢包了饺子。"刘鹏脑中想象着自己被众多便衣警察按倒的一幕，有些傻眼："那我……那我拿了货就跑！"蝴蝶冷笑着瞪了他一眼："你两条腿跑啊？你百米速度多少？"刘鹏吓得不敢再吱声。蝴蝶平静地指着北侧路口："你一会儿去找辆车，提前把车停在这里。拿到货之后坐上这辆车，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刘鹏一个劲儿点头："我马上就去。"蝴蝶缓缓地掐灭香烟："明天我和你一块儿去。"

刘鹏惊讶地望着蝴蝶："如果对方有埋伏，你去会不会更危险？北京来的人不是认得你吗？"蝴蝶冷冷一笑："放心！即便是有埋伏，中心人物也是你，他们会死死地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我化装过去，发现有情况，会给你电话，兴许能救你一命！"刘鹏感激得恨不得跪在地上抱住蝴蝶的腿："谢谢谢谢！我把电话拿在手上，它一振动，我立刻就撤！"蝴蝶冷冷道："你也不必立刻就跑。特别是离停车位置还有距离的话，你一跑反而很容易被抓。到时候你索性装着接电话，反倒更能迷惑他们，争取时间。"刘鹏将信将疑："这样行吗？"蝴蝶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景，显出一脸的从容："他们急于找到你背后的组织，总想放长线钓大鱼。上一次我跟他们交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给了我机会……"

第二天，阳光洒进屋来，刘鹏猛地惊醒，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的。他胡乱地洗漱了一下，走下楼梯，蝴蝶已经化好了装，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等候。刘鹏咬了咬牙，掏出一个小小的仪器递给蝴蝶："这是 DW5 的搜索器。我把 DW5 安在 727 站一台电脑键盘的回车键下面。装了 DW5 以后，数据线超负荷运转，键盘寿命会缩短，大概用不了二十天就会被作废送到库房。用这个搜索器就能找到。"蝴蝶伸手接过，却放在了面前的茶几上，轻松地笑了笑："先放家里吧，别那么紧张！"

清晨阳光照耀下的儒林古街，已经开始热闹了起来。按照事先的

安排，刘志军守住了2号靠西的路口，武梅和庞剑盯着3号靠南的路口，秦风则扮成卖饮料的小贩，蹲在4号靠东路口的路边，北边的1号路口旁有个大停车场，正是儒林古街的入口。四下里涌动的人流中，已经布置了多名便衣人员，随时准备行动。

老张站在秦风的饮料车边，紧张地注视着来往的人群，不时擦擦头上的汗水。秦风眼角的余光瞥着老张，嘴唇以极小的幅度动着，把声音送到老张耳朵里："放心，只要人赃俱获，你就戴罪立功了。"老张还是紧张地点了点头，下意识地转头向秦风望去，秦风眼神故意转到别处："别总看我！你就跟平常一样溜达溜达，别离开我的视线就行。"话音刚落，一名小男孩就捏着一张五元钱跑到了饮料车前："叔叔，我要两瓶娃哈哈。"秦风慌忙接过钱找零，递过两瓶娃哈哈纯净水。片刻间，好几个人也走了过来，要可乐要雪碧，秦风一时手忙脚乱，眼见弄假成真，到时若被客人围住脱不开身，那就麻烦了。

庞剑坐在车上，远远地望着秦风卖水找钱的情景直想笑："武处，您这同学真够可以的啊，演什么像什么！"武梅也忍住乐道："他在学校的时候就会演戏，是天生的侦查员，有一回我们在一个劳务市场蹲点，他扮一保洁员，结果疑犯没来，他倒被一帮雇主给看上了。"庞剑一抬眼，看到老张依旧拘谨地站在饮料摊边，随手打开车门跳下了车："我去安抚一下老张。"

庞剑手里拿着张滨阳旅游地图，故意优哉游哉地一脸轻松走到老张身边，老张乍一眼瞧见庞剑，更是不知所措。庞剑把地图一摊，大声道："大爷，我想去海滨大道，您知道怎么走吗？"随即压低声音悄声道，"你别呆呆地站在这儿，就跟平时一样四处逛逛。"老张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庞剑转身要走，老张却猛地回过神来，一脸不解地凑过去："哎，同志。你不是要在这儿抓小刘吗？那你去海滨大道干什么呀？"庞剑简直哭笑不得，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老张忽然一拍脑袋开了窍，"我知道了，打掩护。"接着大声道，"海滨大道啊，你出了这条街，一直往右走就到了。"庞剑长出了一口气，心里暗道："你这老头总算是明白了。"他冲老张点了点头，往来的方向晃了回去。

一个旧书摊忽然跃入视野，庞剑仔细一看，旧书摊上竟然摆着很多

滨阳下水道、电缆、交通施工图纸，有的还盖着密级戳印。摊主孙旺见庞剑对这些图纸颇有兴趣，高兴地招呼起买卖："您还真有眼光，这可是稀货啊！这条街上独一家！"说着又从屁股下坐的旅行包里拿出一叠类似的图纸递上前去，"我这还有好几个年份的呢。"庞剑心里暗暗吃惊，故作不在乎地问道："这多少钱？"孙旺得意地道："年份不一样，价钱也就不一样喽，当然是越老越值钱，像这个1993年的，只要二百块，这1990年的就得四百。如果要的多，价钱还可以商量。"庞剑目光闪烁："你还有多少？"孙旺意识到今天碰到一个大买主，急切道："你要多少？"庞剑微微一笑："有多少要多少。不过我现在有事，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哪天我专门找你买吧。"孙旺忙不迭地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庞剑："好哥儿们，您可是太照顾我生意了，记得打我电话啊。"

回到车里，庞剑将名片顺手交给武梅："这个人在卖机密文件！"武梅一愣："什么？"庞剑严肃地道："滨阳的下水道、电缆、交通施工图的图纸！"武梅心里也不禁暗暗吃惊，但是今天的正事要紧，她把名片往衣服口袋一塞："先集中精神对付今天的主角，其他事完了再收拾。"

别克车在老地方停下。看着面前人流汹涌的儒林古街，刘鹏不禁有些畏缩，蝴蝶拍了拍他的肩，刘鹏终于壮起胆子，吹着口哨，貌似悠闲，从靠东的路口踱进街道。

秦风一瞥眼间已经发现了刘鹏，悄悄举起袖口，对着微型话筒呼叫道："各组注意！嫌疑人出现！嫌疑人在4号口位置。"蹲在瓷器摊前的刘志军悄悄回过了头，盯住刘鹏。车上的武梅和庞剑不动声响地下了车，呼叫道："各组注意，马上向秦风靠拢！"刘志军缓缓地站起身，仿佛无意地朝刘鹏的方向慢慢走去，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眼角的余光中一闪而过，他猛一转头，身后仍是来往的人流。难道是自己看错了？他使劲甩了甩头，又盯紧了刘鹏靠近。

刘鹏正往玉器摊前的老张走近，突然，裤兜里的手机剧烈地振动起来——这是他和蝴蝶事先约好的信号，出事了！他一抬头，看见老张的笑容有些古怪，他心里一慌，想起蝴蝶叮嘱他的话，立即掏出手机假装接电话，脚下轻轻移动着。

正在向刘鹏靠拢的干警们看到他接起电话，不由都是一愣，随即听

到来自武梅的紧急命令："暂时先别动，他在联系上线，注意保持距离！"秦风、刘志军以及人群中的干警们都放慢了脚步，警惕地盯着刘鹏。刘鹏一瞬间已经察觉到了人群中有若干双虎视眈眈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一颗心狂跳不止，却也知道慌乱不得，于是强作镇定，继续装作接电话，几步晃到了孙旺的摊位前。孙旺还以为刘鹏又来照顾生意，笑嘻嘻地递过去一张图纸："刘儿，今天来了。喏，你要的图。"刘鹏心不在焉地接过图，忽然发现一个旅游团正朝自己这边走来，一大群头戴黄帽子的游客嘈杂拥挤地正挡住自己，他不假思索，撒开腿飞快地朝停车场跑去。

正准备抓捕的干警一下子炸开了。秦风也不管饮料摊，猛地冲刘鹏的方向追去，一边大声对着袖口里的话筒呼喊："各小组注意，我这儿丢哨儿了！嫌疑人可能去往1、2号出口！"刘志军眼尖，一眼便看见刘鹏的身影，他顾不得那么多，翻身从人行道的栏杆跃了过去，"嫌疑人在1号停车场！"人群中的便衣干警们纷纷改变方向，拼命地挤过人流，朝1号路口的停车场奔近。整条儒林古街一时被搅得乱七八糟，游客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当是拍电影，伸长了脖子好奇地望着。

刘鹏已经跑上了昨晚按照蝴蝶吩咐准备好的一辆吉普车，狠狠一踩油门，夺路而逃。刘志军几步蹿上自己的越野车，抛下武梅、秦风等人，一气猛追。他死死地盯着前方刘鹏的吉普车，玩命地打着方向盘，一边从耳麦向武梅报告着："武处，嫌疑人正向海清方向逃跑，驾驶白色吉普车，车牌是滨A0126，请求设卡拦截！"

秦风焦急的声音从耳麦里传了出来："志军，我们已经上车，正跟在你后面！已经通知设卡！注意车速！注意安全！"刘志军冲着话筒大喊一声："知道！"动作却是完全相反，油门一踩，越野车四个轮子都几乎跑得飞了起来，迅速朝着刘鹏的吉普车逼近。

后视镜里越野车已经靠得越来越近，刘鹏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车速已经开到了最快，风呼呼地从窗外灌进来，耳朵里只听得见风声，大脑里已是一片空白，只剩下两只手机械地掌着方向盘。前方出现了警察设下的障碍，他死命一咬牙，低了头，驾车狠狠地撞了上去——吉普车重重地撞上拦截物，高高地弹起两米多高，顺着冲力向前滑去，却

在空中失去平衡,侧着翻了好几个滚,最后底朝天地重重落到地上,车身已严重变形,被下落的冲力砸成了一块铁板。

刘志军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停下车,几步奔了过去,俯下身察看吉普车里面的情况:挡风玻璃碎了一地,黯淡的红色正从车窗的位置缓缓地流下,看不见被变形的铁皮挡住的刘鹏,只看见一只满是鲜血的手,无力地耷拉在窗边。

第十六章

串　　联

方瑶死了，刘鹏也死了，蝴蝶依然逍遥自在着，不知所终。

多功能一体机已被拆开，庞剑屏住呼吸，慢慢搜寻着目标……终于，在线路角落发现了一块说明书上没有标记的芯片。他伸出镊子，把芯片夹出来放在手心，仔仔细细端详。找到了，没错，就是它！

"死者刘鹏，家庭住址是在滨阳远郊的岩口铺，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驾驶证上写的。龙队长刚在公安局和劳动部门查了，目前户口上登记的是个体经营者，但劳动合同显示，他从两年前开始在一家叫恒昌电子科贸公司的台资企业供职。"秦风把一本已经打印出的刘鹏材料往会议桌上一放，拉把椅子，坐了下来。

武梅、刘志军都在座，可谁都一句话不说。秦风也沉沉地叹了口气，垂下目光。一时间，偌大的会议室里只听得到轻轻的呼吸声。刘志军忽然赌气似的手一撑，猛地站起来，低声道："这次是我的责任……"秦风不等他说完，手一拦："不，是我的责任！"武梅望着争相承担失误的两人，目光平静："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庞剑从外面推门而进："武处，我把卖图纸的那小子带来了！"说着，他把一大沓滨阳下水道施工图、电缆分布图、交通施工图厚厚地垒在了桌上。秦风心头一沉，这简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东西又是从哪里流失出去的？他和武梅一对视："我们去审。"然后一前一后走出了会

议室。庞剑没跟出去，靠着椅背，皱了眉头对刘志军小声说道："到底是谁给刘鹏通风报信的啊？"刘志军愣愣地望着墙壁，已经半晌没说话，突然他重重地一掌拍在桌子上："蝴蝶！"庞剑吓了一跳："你走火入魔了吧？"刘志军抬起头望着庞剑，炯炯的目光与坚毅的表情下，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断定："我看见蝴蝶了！绝对不会错，一定是他！"庞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伸出手去在刘志军眼前乱晃："邪门儿了，你怎么一抓人就看见蝴蝶？"刘志军恼火地一掌拨开庞剑的手："我都说了不是幻觉，这个刘鹏和蝴蝶一定有什么联系！"

蝴蝶冷静地一按抽水阀，哗啦啦的水声中，一堆已被烧成灰烬的文件顺着抽水马桶的水流卷进了下水道。刘鹏死了，这毫不意外，这种三脚猫功夫的角色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应该说，从昨晚他帮刘鹏策划整个行动的时候，就已清楚地预料到了刘鹏的结局，只不过，他也想赌一把试试运气……蝴蝶顺手把打火机也扔进马桶中冲走，转身又走进海滨别墅的刘鹏房间，轻蔑地看着屋里的那台多功能一体机，文件已经处理了，剩下的就是硬件了。蝴蝶伸手一掰，便卸下了一体机的外壳，他猛地扯下还连着线路的硬盘盒，往旅行包里一装，屋里的电话刺耳地响个不停，他摁下免提，电话里传出林孝廉焦急的声音："刘鹏？"蝴蝶冷冷地道："他出事了。这儿很快就会暴露，马上给我换个地方！最重要的东西我带走了。"林孝廉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哎……我……"蝴蝶已啪地一声直接扯断了电话线，匆匆戴上遮去大半张脸的遮阳帽，将刘鹏留下的 DW5 搜索器往旅行包里一塞，扫视了居住近半个月的别墅一眼，脸上浮起一丝难以言明的冷笑，然后毫不惋惜地离去。

审讯室里，光线暗淡。武梅仔细端详着孙旺的名片，忽然脱口问道："孙旺？"已经在审讯室里呆坐了大半天、昏昏欲睡的孙旺全身一激灵，望着面前神情严厉的武梅和秦风，哆嗦了一句："是……我叫孙旺……"秦风接过名片，不经意地翻过背面，随口念道："守法经营，诚信待客……"平时烂熟的招牌话传到耳中，孙旺一时浑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滔滔不绝地接上了口："守法经营，诚信待客，这是小店一贯的宗旨。

我在儒林古街干了快十年了，从不偷税漏税，还按时交纳管理费，绝对算得上遵纪守法的好商……”秦风冷冷地打断了孙旺正在兴致上的话头：“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啊！”孙旺一个“户”字还没出口，被吓得硬生生地噎了回去。秦风抓起从孙旺旧书摊上收缴的图纸，微微扬了扬：“还守法经营呢，这些是你的吗？”孙旺偷偷瞟了一眼，明显底气不足：“是……是我的。”秦风一拍桌子，瞪着孙旺：“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文件！私自出售是犯法的！你已经涉嫌违反国家保密法了，你知道吗？”

孙旺吓得哆嗦了，一脸哭丧相：“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我要真知道卖这玩意儿要坐牢，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啊……”秦风一招连唬带诈收到效果，趁机再说：“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这对你是有好处的。”孙旺可怜兮兮地抹了一把眼泪：“我一定！您问吧，只要知道的，我一定老实回答。”武梅拿起刘鹏的驾驶证，指着上面的照片问：“这个人认识吗？”孙旺认真看了看，小声道：“这不是刘鹏嘛，我认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他经常来我摊上买旧文件，算不算……买卖关系？”“还有呢？”“没了，就是买卖关系。”

“他每次都是一个人去吗？”

“是啊。”

“那他今天到你摊上干什么？”

“前几天他说要下水道管网图，我给他找着了，今天正好看见他，所以招呼他过去……”

“你还知道他其他什么情况？”

“只知道他叫刘鹏，别的就不知道了。”孙旺忽然又想到什么，“不过他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出手大方，从来不还价……”秦风断喝一声：“够了！”孙旺立即捂住嘴巴，不敢再说话。

“我觉得孙旺和刘鹏应该没有直接的联系。”秦风站在门外，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孙旺。武梅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那到底是谁给刘鹏报的信呢？”

这时，庞剑迎面走了过来：“武处，秦处！最新进展，刚查过刘鹏的手机，这个号码是今天早晨 9 点钟开机使用的，在 9 点 18 分的时候有一个未接来电！”秦风脸色一沉：“他是 9 点 15 分的时候进的儒林古街，

有人在给他放哨!”庞剑点头补充:“还有,志军说他在现场看见了蝴蝶!”武梅一惊:“志军他人呢?”“龙队长他们找到了刘鹏的住处,是一套在他名下的海滨别墅,志军已经赶过去了。”“好,那你先去查孙旺家,等志军回来立即碰头。”

别墅里已空无一人。室内陈设整齐,丝毫没有显示出主人临走时的匆忙慌乱,龙队长和刘志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有些沮丧,还是来迟了一步。特警队员在房间中四下搜查,寻找有价值的线索。一名队员急匆匆地从楼梯上跑了下来,向两人报告:“龙队、刘队,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些东西,请你们俩看看。”

一台硕大的多功能复印机立在房间一角,外壳摇摇晃晃地挂在机身上,明显被人拆过,刘志军弯腰一看,里面的存储硬盘已不见踪影。他直起身,和龙队长疑惑地对视了一下:“你说他们安台这么大的复印传真机在屋里干什么用的?”一旁的书桌抽屉上还挂着钥匙,没有上锁,刘志军伸手一拉,一份醒目的红头文件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关于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在滨阳终试的通报》,旁边还有一沓照片,照片上的人竟让他感到异常熟悉,“陈俊!”刘志军没有说话,只是在脑海中久久地盘旋着此人的名字。看来陈俊一出北京,就被盯上了!

龙队长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何方神圣,但看到刘志军表情有异,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刘志军一拳砸在书桌上:“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他迅速把那份文件和陈俊的照片装入皮包,对龙队长道:“龙队,我发现了一些机密情况,得赶紧回去向武处、秦处汇报一下,这里就麻烦您了。”龙剑会意地点头:“赶紧去,这儿交给我了!”

夜风变凉,南方的海滨感受到了初冬即将到来的寒意。众人坐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都披上了一件外衣。

方瑶死了,刘鹏也死了,蝴蝶依然逍遥自在着,不知所踪。在刘志军的眼前两个血淋淋的画面交互重叠着:方瑶中枪后倒下的柔弱的身躯……从撞坏变形的吉普车中伸出的刘鹏无力的手……他额头上的青筋凸起。武梅平和地望望大家,沉静地一笑:“志军,庞剑,汇报一下各

自的情况吧。”

“我已经去孙旺家查过了。他的图纸都是从销毁站里低价收购的，据说那销毁站表面挺严，实际上管得松，让这些人有机可乘。”庞剑语气比较轻松，毕竟孙旺这边不是重头戏。武梅和秦风的目光投向刘志军。刘志军拿出皮包，取出从别墅房间里发现的文件和陈俊的照片，摊在桌上：“我这边问题严重。这是在刘鹏别墅里发现的。”他又取出一份龙剑几分钟前送到的指纹分析报告，“这是在别墅里提取的指纹。”

武梅和秦风传看着材料，越看越心惊。刘志军继续汇报：“从刘鹏的别墅里发现了一台传真机，还有市委的机密文件，以及十九院陈俊的照片。不知道市委的文件是怎么流失出去的。相信在我们部署之前，他们已经对陈俊下过手了，而且很可能也拿到了想要的东西。指纹显示有三个人在别墅里待过，一组是刘鹏的，一组目前没有记录，还有一组和在北京部分复原的蝴蝶的指纹百分之八十五吻合。”

庞剑见武梅和秦风在沉思，先开口道：“蝴蝶到滨阳以后一直住在刘鹏家里，白天给刘鹏通风报信的肯定是蝴蝶了。”

武梅放下手里的材料，严峻地环视了一下众人：“从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对方触角涉及的范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广、要深，他们的目标好像不仅仅是727站。种种迹象表明，对方扎在滨阳的应该也不止刘鹏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抢在对方进行下一次行动之前把他们找出来！”她转过头对还在思索中的秦风道，“老秦，你看呢？”

秦风紧皱眉头没吱声，心里有些不便向众人坦承的忧虑：销毁站管理不善导致机密图纸流失，现在又加上了个更可怕的市委机密文件到了敌人的屋里……这些可都是那好兄弟佟一凡一手负责的工作啊，出了这样的纰漏，那是不可想象的后果！这个老佟，要说销毁站毕竟是天高皇帝远，他不可能落实到相当细节的地步，那么这份星讯六号的机密通报落在了敌方，又该如何解释呢？他被武梅轻轻推了一下，才回过神：“哦，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我们必须兵分三路，我继续调查刘鹏这条线，特别是他最后供职的那家公司。武梅和庞剑追查这份文件的来源，志军……”刘志军抢过话去：“蝴蝶就归我了。把滨阳翻个底朝天我也要把他找出来！不过，能不能让龙队长协助我一下？”秦风笑道：“没

问题，全力支持！”

碰头会结束，工作又有了新的方向。刘志军和庞剑东奔西跑了整整一天，打着哈欠进自己房间洗漱去了。武梅陪着秦风走到招待所楼下，夜空星子稀疏，风吹在身上深感凉意，她关心地叮嘱道：“这两天要多添衣服了，记着给明明也加衣服。”秦风点点头，望向武梅，神色中有几分恳切：“武梅啊，有些话不好当着小刘和小庞的面讲。那份机密文件，应该是老佟负责的。听说这段时间省里正在考察他，是下一步晋升副市长的安排，是不是……”武梅淡淡一笑，回答：“干保密工作，能敲锣打鼓吗？放心吧。”

大清早一起床，刘志军就坐在床前盯着悬挂在墙上的滨阳城市地图。庞剑从他面前走来走去，竟然一点儿都没能把他的视线转移开去。

“你说他到底能落在哪儿呢？”听到这话，庞剑走到地图前，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他，如果我是蝴蝶，肯定会找一个人少的地儿待着。”

刘志军点头道：“如果他有同伙的话，他们也尽可能少接触，甚至是不接触。如果没有人给他提供生活必需品，那他住所的附近肯定会有一个24小时便利店。”庞剑撇了撇嘴：“那可不一定，我要是蝴蝶，我就一次囤够了一个月吃的用的，我就猫着不出来了。”刘志军抬头冲庞剑一瞪：“一个人一个月得吃多少啊？亏你想得出！再说，他不可能猫那么久。”庞剑悄悄吐吐舌头：“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刘志军咬着牙把拳头一握：“就凭他还想要星讯六号！”庞剑信服地拍了拍刘志军的肩：“对，我就服你这点！蝴蝶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很快，蝴蝶的通缉令发向全市、发向全国。

庞剑远远地就看了武梅和秦风的车停在市委大楼左侧的路边，几步跑过去，先钻上了车：“武处，秦处，727站那边问得怎么样？”武梅平静地道：“老张已经被安排提前退休了，库房换了新管理员，还增添了警卫。看来他们是吸取了教训。还有，周处长说，陈俊送的数据是一组参考数据，并不能直接从中分析出星讯六号的各项具体数据，所以陈俊送

数据来并没有特别的安保措施。我们算是，小小地松了一口气吧。”秦风皱了眉头：“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啊。好了，你们俩去市委找老佟查查文件流失的事，我去查刘鹏的公司。晚上老时间碰头。”

武梅和庞剑下了车，并肩走进市委大楼，敲响了佟一凡办公室的房门。里面传来佟一凡礼貌的声音：“请进。”武梅推门进去，佟一凡很是惊讶，旋即满面笑容：“哟，武处长啊，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快请坐。”看到武梅身后的庞剑，他微微一愣：“这位是……”武梅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同志，庞剑。庞剑，这位是佟秘书长。”庞剑礼貌地微微鞠躬：“您好。”佟一凡呵呵一笑：“请坐。”

武梅和庞剑礼貌地落座，平静地望着佟一凡。佟一凡不知为何觉得有些尴尬，笑了笑，先寒暄道：“知道你们到滨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也没好打扰你们，这几天什么时候有空和秦风来我家里坐坐。对了，武处长，你们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武梅神情温和，道：“是这样的，在前几天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人从727站非法收购星讯六号通讯卫星的硬件，在对这名嫌疑犯的追查中，我们发现了一样东西。”庞剑打开皮包，拿出从孙旺处缴获的下水道管网图和别墅里那份《关于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在滨阳进行测控对接试验的通报》。武梅转手递给了佟一凡。

佟一凡只看到文件的题目，就已大惊失色：“这份文件，怎么会流出去？”武梅目光如炬，表情却依旧平静：“这也正是我们想知道的。”佟一凡从座位上站起来，神色疑惑而忧虑，来回踱了两步：“据我所知，这份文件没有下发过。怎么会流出去呢？这样，我从机要室调阅一下这份文件。”他顺手拿起电话，拨通机要室，“小郑啊，你把星讯六号卫星那份通报拿过来，对，现在！”武梅随即到里间回避。

时间不长，一名眉目清秀的小伙子拿着一份文件走进秘书长办公室：“佟秘书长，文件给您。”佟一凡伸手接过，看着红头文件上密密麻麻的市领导签字，不自觉地偷偷一瞥压在桌子下面的那份武梅刚给的流失文件，两份格式内容完全相同，只是一份有签字一份没有，他心里按捺不住惊讶，表面上却平静如常：“小郑啊，这份文件发下去了吗？”小郑一怔：“没有啊，您不是说这份是机密文件，只送给相关领导传阅的吗。

这不，各位领导看过后都签字了。”佟一凡又仔细看了看，心里的疑惑更深：“你回去，文件先留下吧。”小郑憨厚地一笑：“那您签个字。”

小郑拿着佟一凡的签收单回机要室去了。武梅和庞剑从适才回避的里间里出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佟一凡拿着文件，向两人比对道：“你们看，我们市委这边文件管理一贯比较严格，不允许下发的文件，即便哪个领导需要留下看，都是要签字的。所以会不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比如文件下发前就……”庞剑一听这话急了：“你不会认为，是国家保密局泄的密吧？”佟一凡不悦地扫了庞剑一眼。武梅接过了话茬：“所有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泄密，看问题不能绝对化。佟秘书长，肯定这份文件是您第一个审阅并签字的吗？”佟一凡肯定地点头：“是，文件一到我就签了，您瞧，这上头标记着时间。”武梅指着机要室那份文件上的领导签字，分析道：“市委保留的这份原件，上面有每位领导的签字，可我们找到的这份就不一样了，一个签字都没有。您签字的时间距离收件时间非常短，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份文件是刚一收到就流失出去了。”

佟一凡听着武梅逻辑严密的推理，无可反驳，点了点头。房间里一时陷入了沉默，半晌，庞剑忽然抬头道：“我觉得，问题很可能出在设备上！”武梅目光一凛，抬头望着佟一凡，看似商量，语气中却透着不容置疑的肯定：“佟秘书长，我看还是对市委的办公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比较妥当，您觉得呢？”佟一凡哪里还有拒绝的余地，颔首道：“当然没问题，我会全力支持的。不过，是不是能以暗察的方式进行？我是觉得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别弄得满城风雨的，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武梅想起了昨晚秦风叮嘱的话，点了点头：“行，就按您说的办。”

机要室秘书小郑正在整理文件夹，一抬头，看见市委办公室的姚副主任带着一名透着机灵的小伙子走进了屋。“小郑啊，这位是邵州文星公司来给咱们做设备维护的庞剑，你接待一下啊。”小郑答应一声，心想这次买的设备还真找对了公司，这才没几天，人家就派人来做维护了。他把庞剑领到新换的一大堆机器边：“这些机器都是从你们家买的，我还有别的事儿，要不你自己看看？”庞剑眼睛一扫，多功能传真复印一体

机、电脑、碎纸机，一应俱全，他把手中的工具包一放，点了点头："哎，您忙。"从包里掏出一个辐射测试仪，对着大大小小的机器开始检测起来。不一会儿，屋里的电话响了。小郑接起电话："您稍等，我给您个信号。"小郑挂上电话，走到一体机旁，用胳膊肘撞了撞正准备拆机器的庞剑："你先歇会儿，我要接个文件。"庞剑自顾自地把改锥螺丝刀往外掏："你接呗，不影响你。"小郑一噘嘴："我收的是机密文件，你先去门口等会儿。"庞剑心中一震，故作悠闲地溜到了门边："行行行，我躲远点儿。"小郑一按接收键，一体机嘀地一声响后，文件开始缓缓地打印出来。他认真地收好文件，数了数页数，装进文件夹，又拿出登记册开始细心登记文件的情况。庞剑悄悄冷眼瞥着小郑的工作，断定问题不会出在机要室。

凤凰小区是个老住宅区，外观陈旧，也没有什么物业可言。路旁的告示栏上贴满了乱七八糟的广告，以租房信息居多，这两天多了一张刚由居委会大妈贴上去的通缉令："全城通缉犯罪嫌疑人，代号蝴蝶，身高约一米七八，偏瘦……"打印的照片有些模糊不清。

蝴蝶拎着两个大塑料袋，装着刚从便利店采购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走到告示栏前，盯着自己的通缉令看了片刻，讽刺地冷冷一笑，走进了三单元的楼道。蝴蝶走到门前，借着微弱的灯光观察了一下门缝里夹的一根头发丝，没有异常，说明没人进过屋，他拔出头发丝，掏钥匙开门。

房间的电脑开着，蝴蝶拉开一罐啤酒，猛灌了一口，坐到电脑前，戴上耳麦，银狐那经过机器处理的奇特声音再次响起："安顿好了？""是的，谢谢你提供的备用住处。""凭你的直觉，滨阳的行动应该放弃吗？""DW5 已经安装到位，放弃有些可惜了。"耳机里忽然片刻沉默："我相信你的判断和能力，行动继续。""下一步你指示吧。"蝴蝶顺手抓过啤酒罐，再次狠灌了一口，望向窗外，地处市郊，没有映红夜空的霓虹，秋虫的鸣叫清晰地从楼下的草丛中传来。

海滨浴场是滨阳市的一片胜地，即使已是秋末冬初，海滩上的游人

仍然很多。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沙滩上嬉戏，身材娇好的泳装女郎戴着墨镜悠闲地躺在太阳伞下，惹得游客频频回头。

林孝廉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沙滩，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终于在一把红白相间的太阳伞下发现躺椅上穿着浴袍的蝴蝶身影，于是故作无意地坐过去，身体在蝴蝶的脚边轻轻擦过。蝴蝶拍了拍旁边的另一把躺椅，林孝廉坐了下来，并从怀里拿出一份报纸打开，佯作观看，低微的声音从被报纸遮挡的嘴里飘到蝴蝶耳边："你怎么敢约在这儿见面？你胆子也太大了！现在可到处都贴着你的通缉布告呢！"

蝴蝶舒适地半躺着，伸展着四肢，享受着阳光的沐浴，看上去嘴唇没怎么动，语声却已清晰地递送给了林孝廉："通缉犯都会把自己藏起来，像我现在这样赤裸裸的反倒不会引起注意。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我这也算是半个中隐吧。"

林孝廉皱了皱眉："你住在哪儿？"

"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天幸亏你转移及时，不到三个钟头公安就找到了那别墅。你把别墅的东西转移出来了吧？"

"什么东西？"

"DW5 搜索器啊。"

蝴蝶点了点头。林孝廉心里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接着问道："那台多功能一体机你也带走了吗？"

蝴蝶的声音冷冷的，明显带着不悦："引火烧身的东西，留它干什么！哪有你们这么干的！总部养着你们的目的你应该很清楚，你们费这么大劲儿弄市委的经济情报干什么？对星讯六号有直接用途吗？"

林孝廉不以为然："话不能这么讲嘛，哪有没用的情报呢。我们滨阳站这些年做得不错吧，这跟我们广布眼线有关哪！"

两名戴着红袖标的联防队员从两人身后走过。林孝廉有些不自然地扭了扭身体，蝴蝶若无其事地翻看着手里的时装杂志。等联防队员毫无觉察地走远，林孝廉乜眼看着一脸满不在乎表情的蝴蝶，说不出自己对他这副派头究竟是敬畏还是厌恶："希望我们的初次合作会有好结果吧。"蝴蝶不冷不热地道："如果你能给我提供准确情报的话。"林孝廉

叹了口气："我现在只有佟一凡这最后一张牌了。"蝴蝶的反应有些难得的惊讶："市委秘书长？他会合作吗？"林孝廉苦笑道："虽然时机还不成熟，但我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他凝望着远处海天一线的景色，现出些许失落与伤感，喃喃道："把卫星的事做完，我在滨阳这几年的家底儿可就全赔上了……"

雷瑛正在细心地擦拭办公桌，到恒昌公司也快三个月了，林老板果然把自己当成一尊镇神的菩萨，除了文星公司进货的事情外，其他任何需要操心的业务都没让自己干过，工资照拿，福利照发，她也乐得清闲。这时，林孝廉笑容可掬地推门进来，手里捧着两个盒子，一见雷瑛在亲自擦桌子，连连道："雷大姐，你这是做什么呢？这还用您亲自做啊？那我公司养清洁工是干什么的哟！"雷瑛客气地笑道："没事儿，我也就顺便擦擦。林总，您这是……"

林孝廉把盒子往桌上一放，热情地笑着："新型的商务手机，用着很方便。一台给您，一台给佟秘书长的。"雷瑛搓了搓手，有些不太自然地笑道："这怎么好意思呢？林总您简直太客气了……"林孝廉不由分说地把盒子往雷瑛手里塞："雷大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和佟秘书长与您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再说咱们公司本来就是做通讯器材的，为员工发几部手机也就是正常福利嘛。"雷瑛早就心动了，于是便半就半推着："林总，那您给我两台也不合适啊……"林孝廉爽朗地大笑起来："雷大姐，我是公司的老板，我乐意多送您一台，您还担心什么呀！这个手机好用，智能手写输入，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发短信特方便。"雷瑛惊喜道："是吗？我家老佟整天就为发短信愁呢。"林孝廉笑道："这不正好吗！您就收下吧，说不定佟秘书长也会喜欢哪。"

新手机拿回家，佟一凡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女儿佟欣就已经爱不释手了："妈，这手机可真够高级的，屏幕大，还500万像素，能当数码相机使呢。"雷瑛坐在沙发上笑着："你想要啊？要不给你用，反正我无所谓。"佟欣摇头道："不要，功能是好，可这外观一看就是款商务机，明显是大人用的，我拿着还挺别扭呢。"佟一凡从书房里走出来，看着茶几上的两个手机盒子，登时心知肚明："手机是公司给的吧？值多少钱？"佟

欣喜滋滋地说："这是新款的，还是商务机，少说也得四千。"佟一凡走到沙发前坐下，拿起手机盒子看了看，无甚兴趣，随手一放，低声道："这部手机你给我退回去。"

雷瑛连忙搬出想好的台词："你可真是死心眼儿。我们公司就是做通讯器材的，这是公司给我们的福利，按进价卖给我们。这部手机也就……一千多块吧，公司员工都抢着买。"佟一凡斜眼瞟着妻子，显然有些不相信："一千多块？我看倒像是白给的。"雷瑛生气地嚷道："什么叫白给的呀，那一千多块不是钱啊？好心给你买个新手机你还冲我嚷嚷。不要算了，我明天就去公司退了。"佟一凡向女儿使个眼色，佟欣知趣地进卧室去了，他坐到妻子身边，慢声细语地道："最近人事上会有些变动，现在是关键时期，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所以我们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怕你们一不留神，再出点儿什么事儿就不好了。"雷瑛刹那间喜上眉梢："这么说，基本上就算定了？"佟一凡颇为自信地昂了昂头，微笑道："嗯，如果没有意外……"雷瑛简直是欢喜难抑："那你还不赶紧向柳书记汇报一声。"佟一凡往沙发上一仰："就是柳书记告诉我的。"雷瑛急道："那就约个时间，请他和卢大姐吃顿饭。"佟一凡有些犹豫："这个时候请他们吃饭，不太合适吧？"雷瑛嗔道："合不合适得柳书记说，但咱们总得有个态度吧。"佟一凡想了想，摸出手机，开始查市委柳书记的电话，电话簿翻了几页都没翻到，雷瑛气得一把夺过去："你这老掉牙的手机赶紧扔了算了。你没听人家说吗，穿着新衬衣，拿着旧手机，一天到晚爬楼梯，一看就是秘书级。咱马上就是副市长了，哪还能用这个呀！来来，试试这新的。"

佟一凡接过新手机，拿在手上颇不习惯，雷瑛眉开眼笑地教着他："这个手机，功能全着呢，以后你只要对着念名字就行了。"佟一凡在妻子的指点下捣腾着新手机，随口说着自己的工作安排："过两天，柳书记让我带队进行大型企业经贸考察，这次是去菲律宾……"

又是一天时光消磨过去，727站查了，市委设备测了，每晚例行的碰头会也开了，案情却没什么新进展。招待所楼下，武梅和秦风站在寥廓的夜空下，还在思索着一切可能的疑点。"我查过刘鹏的背景了，父

母都已经去世了,有个姐姐在外地。那个恒昌公司我也去了,那是家台资企业,说来也巧,正好是雷瑛在的那家公司。"秦风皱着眉头说了一遍,还是没发现新问题。武梅问道:"你找雷瑛调查了?"秦风摇摇头:"那倒没有,我是以常规保密检查的名义去的。不过有雷瑛在,查账的时候还省了不少事儿。从表面上看,公司的账务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刘鹏几个月前就被这家公司辞退了。听雷瑛说,刘鹏还跑到公司去跟老总大闹过好几次呢。"

武梅追问道:"是什么理由辞退的呢?"秦风一摊手:"公司辞退员工也不一定有什么理由,迟到早退之类的也就够了。"武梅沉思着:"那倒是,不过刘鹏从 727 站到市委,神出鬼没,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人行动。可他的同伙究竟在哪儿呢?"秦风叹了口气:"庞剑那儿查出什么了?"武梅轻轻摇了摇头。两人走下台阶,抬头一看,月亮已经爬得老高了,武梅暂时摒去脑海中盘绕的工作,微笑道:"你赶紧回家吧,别让明明总是一个人在家。我也要给婷婷打个电话呢。"

武梅边上楼梯,边摸出手机,拨通婷婷的手机。"喂?"让她万万没想到的居然是周旭的声音,她心里一惊:"婷婷手机在你手里?"周旭的声音也透着惊奇:"没有啊,这是我家电话,我去叫女儿来接。"武梅边向自己房间走去,没想通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婷婷的声音兴高采烈地响了起来:"妈!这两天在滨阳过得怎么样?海鲜好吃不?"武梅和女儿聊起天来:"海鲜?别提了,天天吃海鲜有什么意思……"

武梅一边说,一边进了庞剑和刘志军的房间。武梅问女儿:"我明明打的是你手机啊,怎么串到你爸家电话上去了?"婷婷顽皮地回答着:"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今天捣腾手机玩儿,随便设了个来电转移,把我的号跟我爸家的号绑定在一块儿了,忘了取消……"武梅责怪道:"你这个鬼丫头,我看不是忘了取消,而是故意绑定的吧?"

挂断电话,庞剑冷不防问了一句:"武处,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绑定?"武梅随口说道:"我女儿把手机号跟她爸家电话故意绑在一块儿,我一打就串号。"听了这话,庞剑忽然愣住了,稍过片刻,他狠狠一拍大腿:"绑定……串联……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武梅和刘志军面面相觑。庞剑按捺不住兴奋,自言自语:"明天,明

天就见分晓了!”

第二天一早,机要室清清静静,只有小郑和庞剑两人。小郑好像还没睡醒,一边做事,一边不着边际地同庞剑聊天,庞剑有一搭没一搭随口敷衍着。

多功能一体机已被拆开,庞剑屏住呼吸,慢慢搜寻着目标……终于,在线路角落发现了一块说明书上没有标记的芯片。他伸出镊子,把芯片夹出来放在手心,仔仔细细端详着。

找到了,没错,就是它,一定是它!

第十七章

寻　　踪

秦风伸出手指在机器上贴的条形码上一刮，条形码被轻轻地刮落，他顺势将整张小纸片慢慢地揭起来，纸片的下面，另一张条形码赫然在目。

黑板上写着"林孝廉"三个字。武梅没有言语，屋子里忽然寂静了下来。顺着她的目光望向窗外，夜幕宁静，远处有隐约的涛声。

"佟秘书长，这是出国考察团的人员名单。"

"好，先放在桌上吧。"

耳机里发出嗤嗤的电流声，佟一凡和姚副主任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听不清楚，林孝廉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变换的声音波形，拧了拧监听器的控制钮，尝试着将效果调至最佳状态。

"喂，一凡啊。"

"柳书记，您有什么指示呀？"

"是这样，星讯六号的测控试验已接近尾声。预计十天后卫星模拟器和实验数据就集中送往十九院。这个移交的任务由 727 站与国家安全局共同监管。但是这其中牵扯民航、公安、交管等几个部门，需要我们市委从中协调，这件事你要盯一下。"

"好的，您就放心吧。"

"对了，一凡，你出国的日期定了吗？"

“我三天后动身。”

“那正好是你回国之后的事情了。”

电话全程已被完整地录音下来。林孝廉反复听着耳机里佟一凡和柳书记的对话,笑容诡秘。“这市委就跟咱家后院一样,刘鹏啊刘鹏,虽然你没了,一体机也被收缴了,不过,你这句话还真没说错……”林孝廉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机,恐怕佟一凡怎么也想不到,雷瑛带回家的那两台手机,都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窃听器,即使不开机,窃听装置都会处于工作状态,手机的主人,已经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

庞剑两步跑到机要室外,拨通武梅的电话:“武处,找到了! ……对,我把机器带回去!”走回房间,庞剑开始收拾东西,把一体机往箱子里装。小郑急了,伸手拦住:“哎哎,你干吗呢?”庞剑眨了眨眼:“这台机器有问题,我得带走。”小郑摸不着头脑,双手把纸箱一按:“这可不行,哪能你说带走就带走啊! 我得去找秘书长和姚副主任汇报去。”庞剑无奈地耸肩笑笑,关上机要室的门,亮出公安部与国家安全局发给自己的特派证件:“实话说了吧,我是公安部干警,这台机器我得带回去检测,过会儿我让人给你送一台新设备来。还有,这事儿还没查清呢,你得帮我保守秘密,秘书长和姚副主任那儿暂时也不能说。”一遇到重大任务就会被激发豪气应该是男人的本能反应,小郑郑重地一握庞剑的手:“放心吧,我会保守秘密的!”

天有些阴,却又不像是下雨。厚厚的云层罩着天空,风刮得有些大,招待所楼下棕榈树的叶片东摇西摆,远方视野中的大海似乎也在不安分地涌动着,卷起白色的波浪和泡沫推上海岸。武梅拢着双臂,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凝视着远处朦胧的海平面,静静地等待。门砰的一声开了。“武处,我带回来了!”庞剑扛着市委的多功能一体机撞进门来。他顾不上歇口气,就从包里取出那块芯片:“武处,就是这东西,您昨天晚上一句话提醒了我,是呼叫转移!”武梅转过身来,盯着装机器的纸箱,箱子上“高级传真复印多功能一体机”十分醒目。她秀挺的眉毛微微一挑:“是这台机器?”庞剑立即答道:“是啊!”武梅锐利的目光紧盯着庞剑:“你忘了,那晚志军不是说,刘鹏的别墅里发现了一台多功能一体

机吗?”

龙队长火速将刘鹏别墅里那台机器送到。两台多功能一体机并排放在会议室里,一模一样,毫无差别。

庞剑指着两台机器:“查清楚了,这台是市委机要处的,那台是刘鹏别墅里的,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产品。”武梅轻轻把手放在机器上,目光严峻:“真是一对子母机?”庞剑点点头:“我已经通过电信部门查证过了。市委的这台由于安装了内部感应芯片,在收发传真、复印或者扫描时,会启动这个芯片,拨通另一个号码,把传真通过电话线发出去。”说着,他把电信部门打印出的报告递给了武梅。

武梅匆匆一瞥:“无线号码?”庞剑点头道:“嗯,他们用的是无线号码,就是防止市委这边暴露后,我们会因此找到另外那台机器。”武梅握着电信报告,若有所思:“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是另外那台机器先被我们发现,由此牵出了市委这台。”她抬头看着庞剑,“庞剑,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庞剑从桌上拈起那块小芯片,在手里上下抛动着:“这块芯片是深深固化在机器内部的,事先经过周密设计,应该不是在安装调试阶段做的手脚。所以我们应该调查这个供货商!”武梅沉思道:“就是说,你已经排除了市委内部人员做手脚的可能?”庞剑重重一点头:“基本排除!这两天我一边检测设备,一边跟机要室秘书小郑了解情况,机要室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我建议先查供货渠道。武处,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挖出刘鹏的上线了!”

种种迹象表明,滨阳的间谍组织还隐藏甚深,这次即使抓到了蝴蝶,星讯六号没有任何损失,但是如果就此班师的话,潜伏在滨阳的敌人仍然会在未来的时机,利用各种机会,进一步窃取国家的其他机密。因此,一定得在这次行动结束之前,把滨阳的潜在威胁彻底铲除!想到这里,武梅转头望着庞剑:“我同意,再安排一个人和你一起去查查这个——”她的手一指,纸箱上的公司名称醒目而清晰,“代理经销商:邵州市文星公司。”

727站自从出了老张的事件,更由于卫星模拟器的测试还没有结束,眼下的安全保密等级不是一般的高,几乎成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甭说泄密,恐怕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试验大厅里的科技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老张的事情显然没有被声张出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泄密已发生在身旁,但在周处长多次强调保密纪律之后,大家还是提高了警惕。武梅和秦风像往常那样,悄悄对727站巡视了一圈,向周处长了解了进展情况,便又驱车返回招待所。

商务车平稳地穿过滨阳的大街小巷,秦风听武梅讲完多功能一体机的重大发现后,倒吸一口冷气。他皱着眉思考了半天,才问道:“那么,现在主要焦点集中在邵州的文星公司了?”武梅手支在车窗边,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只是猜想。你能不能跟庞剑去趟邵州?志军这几天专门盯蝴蝶的线索,实在太累,再说现在把他撤出来,也……”

秦风哈哈一笑,干脆利落:“武处长,你下命令吧,什么时候出发?”武梅低头笑了笑:“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是征求明明的意见。”秦风一打方向盘,大咧咧地答着:“寄存一下呗!雷大姐那儿,还有龙队长家,又不是第一次……”武梅虽然忍不住随着秦风笑了一声,但心里却有了酸楚,“寄存……唉,婷婷从小到大也不知被寄存过多少回了。孩子大了,会不会怨咱们啊……”

邵州,滨阳的邻市,但没有临海,是一个内陆城市。邵州对滨阳有着较大的经济依赖,两市之间的贸易来往活动非常频繁,为此,两市共同投资修建了邵滨高速公路,打通交通动脉,带活经济发展。

车程不长,跑两三个小时高速就到了。秦风和庞剑先到邵州工商局,调查了解文星公司的大致状况:文星公司,邵州最大的办公器材设备销售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去年荣获“邵州市信得过企业”称号,长期作为各级政府部门的设备采购定点单位。两人又匆匆开车到公司办公楼。一听说是滨阳市委来的人,公司可不敢怠慢,专门派了销售部经理常勇全程接待陪同。

“您就是滨阳市委的秦处长?”常勇恭敬地把秦风和庞剑迎进办公室,沏了两杯茶捧上。秦风点点头说:“对,我是滨阳市委设备处的秦风,这位是我办公室的小庞。”常勇笑道:“我们前一阵还给你们市委发过一批货,办公室的姚主任一直跟我有联系呢。”秦风表情严肃地说:

"我们就是为了那批设备来的。"常勇一愣："难道设备出了什么问题吗？"庞剑补充道："我们发现有的设备不是原装的，好像被人打开过。"

常勇一脸难以置信："这种事在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发生过，究竟怎么回事啊？"秦风喝了一口茶："是那台多功能一体机，机器还能正常使用，只是设备处的同志在检查设备的时候发现了一点儿问题，所以我们怀疑这台机器是不是曾经修理过。"常勇越发疑惑了："不可能啊，凭我们的进货渠道，绝对不会出现翻新机器。在这行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不可能砸自己的牌子！"

"那有没有可能是公司的一些员工在私下做过手脚？"

"这倒是一个问题。不过，以前可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没看到机器的具体情况，也不好下结论。我找一名技术人员跟你们回去看看，如果真的是那样，公司一定按双倍赔偿贵单位的损失。"秦风和庞剑对视了一眼，庞剑道："机器我们带来了，在车上。"常勇站起身来："那更好了。"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你们找个工人到我这里来帮忙搬东西到库房，再通知技术部小何，让他去库房等我。"

待三人跟着工人把机器扛到库房，技术部的小何已经等在那里了。秦风一瞥眼看见停在库房外的货车，车身上喷着"远航物流"的字样，问道："你们不是自己发货？"常勇递过一支烟，笑道："我们的订货量大，自己发不过来。一般同样型号的机器都有几台库存，出库单上有机器的序列号。您放心，有问题一定能查出来！"

小何拿着出库单上登记的序列号对了对机器上贴的标签："机器的序列号和我们出库单上的登记是一样的。"庞剑不动声色地问："你确定吗？"小何顺手开机："我再把这台机器出厂的电子序列号核对一下。"他熟练地打开数控菜单，调出出厂设置，一列数字显示在机器的电子屏幕上，他惊讶起来，"嗯？"庞剑的脑袋飞快地凑了过去："怎么了？"小何指着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电子菜单上的序列号和机器上的不一样！"站在一旁的秦风和常勇几步走了过来，盯着机器仔细观察。秦风打量了一会儿，伸出手指在机器贴的条形码上一刮，条形码被轻轻地刮落，他顺势将整张小纸片慢慢地揭起来，纸片的下面，另一张条形码赫然在目。常勇一瞬间意识到问题严重，转头对小何道："这里没事了，你先去忙

吧。”然后又对秦风、庞剑道：“秦处长，庞同志，我们回办公室去谈。”

看着秦风和庞剑严肃而锐利的目光，常勇的额头冒汗了，他急切地问：“秦处长，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觉得你们不像是市委设备处的人。你们……是公安？”秦风掏出证件，表情严峻：“我们是国安！你们那台设备涉及一起泄密案，请你协助调查！”常勇大吃一惊：“泄密？我们的设备……这怎么可能！”庞剑接着秦风的话继续道：“请你仔细回忆一下与这台设备有关的销售、运输和安装调试过程，以及所有的参与人员。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常勇一张脸皱得像苦瓜：“销售、运输、安装、调试……异常？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早知道，就不该贪这天上掉馅饼的便宜……”秦风听到“天上掉馅饼”几个字，警觉地追问道：“常经理，你刚才说天上掉馅饼，是什么意思？”常勇连忙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是邵州市政府的定点采购单位，但以前没做过滨阳政府的单。我还经常怪市场部的人那边业务拓展得不好呢。上个月，物流那边的老蔡主动过来说滨阳市委办公设备招标，他一个朋友能帮这个忙，让我们去投的标。”秦风和庞剑一对视，庞剑问：“老蔡？”常勇点头道：“对，是物流那边的老员工了，老蔡家就在滨阳，我们公司往滨阳的货都是他送。这人平时办事非常牢靠，我就按他说的亲自投了标，结果就真的中了！”秦风若有所察地道：“这么说，你们投标很顺利？”常勇回想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突然也有了一丝疑惑：“说得是呢！想起来，我送标书的时候，滨阳市委那个……姚副主任就挺热情的，还说一定关照我们，这不我们就中标了……”“你以前不认识姚副主任？”“真不认识，那天头一回见他。”“姚副主任没说为什么要关照你们？”“没说啊，我还纳闷儿呢。”

看起来文星公司似乎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又集中到了老蔡身上。秦风向庞剑使了个眼色，站起身来，和常勇握手：“非常感谢常经理提供的这些情况，麻烦您把老蔡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常勇马上找出一张名片：“这就是老蔡的名片，远航物流，蔡建国。不过，他可是个实诚人呢。”秦风接过名片：“常经理，你再尽量回忆一下从招标到发货整个过程的情况，想起什么及时和我们联系。”

“从常勇的表现来看，觉得可能会是文星公司的问题吗？”“不像，从一体机做手脚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职业间谍干的，而刘鹏他们不大可能安插人在邵州，因此顶多是利用文星做了跳板。”秦风和庞剑一番问答，心里又有了些谱。

商务车绕过邵州的主干道，开到市郊，找到了远航物流公司。公司地址位于邵州的物流集散地，各种物流公司都在这条街上有门市，远航有一家不大的门面，懒散地坐着几个工作人员，在嗑着瓜子聊闲天。

秦风把车停在路边，庞剑走进门市，一个工作人员立即站起来迎上：“你好，远航物流。您是不是有什么货要发？我们这里业务范围遍及全省，保时保质送到。”庞剑礼貌地摇摇头：“不好意思，我是想找个人，你们这儿是有一个叫蔡建国的司机么？”那人歪着脑袋想了想：“他啊，回滨阳了，都走了好些日子了。”庞剑走到他身边，凑上前去：“他回滨阳什么地方了您知道吗？我有点儿急事找他。”一旁的另一个工人大咧咧接过话去：“找平哥问问吧，他们是老乡，但你到底有什么事找他啊？”庞剑摆出一脸憨厚可信的笑容：“我是他朋友的朋友，他朋友托我带点儿东西给他呢。您说的平哥是谁啊，我上哪儿去找呢？”那人叼着烟向对街一指：“喏，对面那家烟酒店门口卖彩票的就是。”

彩票机前两个人一坐一站，坐的那个嘴里含着根烟，双手熟练地在彩票机上操作着，正是机主平哥，站的那个认真地看着彩票机，大概是顾客。秦风和庞剑不便趁人做生意时打扰问话，站在烟酒店边伸脑袋望着。“哥儿们，我这不是蒙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歌厅高消费，麻将赌博干扰社会，买彩票才经济又实惠！……您机选还是手选啊？”庞剑在一旁听平哥嘴皮溜溜地翻着，忍不住想笑。两人等顾客买了彩票离开，踱到了平哥身边，平哥头也没抬地继续贫着：“等你中大奖了，别忘了分我点啊！”一抬头，眼前多了俩人：“两位也是买彩票啊？”庞剑微微一笑：“平哥？”平哥一愣：“咱们见过？”庞剑眉毛一扬：“现在不就认识了么。”

第二天，商务车又驶上了回滨阳的路，车上多了位乘客——平哥。

“两位同志，什么事找老蔡这么着急啊？昨天你们说是什么局来

着,安全局?难道老蔡出了什么安全问题?他开车一向挺稳的呀!"庞剑一听,又是个对国家安全保密基本没什么认识的公民,少不了还费番解释。庞剑说:"老蔡他什么时候回滨阳的啊?"平哥想了想:"上个月调回去的,他老娘身体不好,家里别的兄弟姐妹也都不在,他想了不少办法才托人调回去的。不过他偶尔还跑跑邵州的运输。"一直在开车的秦风忽然插了句:"老蔡家是滨阳哪儿的啊?"平哥嘿嘿一笑:"岩口铺啊,我们都是那儿的。"庞剑心里不禁微微一跳,岩口铺,那不就是刘鹏驾驶证上写的家庭住址吗!

平哥带着秦风和庞剑一直开车到老蔡家的楼下。秦风下车在街边小摊买了袋水果,递给平哥:"你上去,就说是去看老蔡母亲的,我们就不上去了。你把他叫出来,我们再找地方聊。"平哥点了点头,拎着水果上楼了。秦风一递眼色,庞剑会意地绕到了楼房的后侧,盯住了老蔡家的门窗。

十多分钟后,平哥噌噌地下楼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就是老蔡了。平哥领着老蔡走到秦风、庞剑身边:"就是这两位同志找你有事。"老蔡不明所以地点点头。秦风掏出证件:"你就是蔡建国?我们是国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不要紧张,我们找地方聊聊。"

在"茗香茶艺馆",秦风等四人找了个包间,要了壶茉莉花茶。

"老蔡,你还记得上个月你给滨阳市委送过一批货吧?"庞剑开门见山。

老蔡小心地答道:"记得。那趟拉的是办公设备,都是从邵州的文星公司取的货。"

秦风平静地说:"那天送货路上有没有什么意外?"

老蔡想了想:"意外……没什么意外,就是晚了点儿,把送货时间耽误了,我还被扣了点儿钱。"

"为什么耽误了?"

老蔡扭头一看身边的平哥:"我们仨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结果就耽误了。"

"你们仨?还有谁啊?"

"刘鹏呗!"

刘鹏!庞剑悄悄瞥了一眼表情镇定的秦风,抑制着心头的狂喜,装作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刘鹏是谁啊?"

平哥端起茶杯:"他是我们的一个哥儿们,我们仨都是岩口铺的,从小一块儿玩大的,后来我跟老蔡到邵州了,他还在滨阳。"

秦风也平静地啜了口茶:"这刘鹏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以前在我们镇上开电器修理铺,手艺好着呢!比我们有见识,而且能说会道,认识的人也多。听说后来认识了一些做生意的,其中有个老板好像是华侨,在滨阳开公司。刘鹏就跟着那个老板在一个什么电子公司上班,后来又当上了主任还是经理,反正混得不错。对了,老蔡,那天咱们俩是怎么碰上刘鹏的?"

老蔡憨厚地一笑:"哪儿是碰上的,我跟刘鹏是约好的,他那几天刚好在邵州办事,给我打电话说回滨阳的时候顺便捎上他。"

秦风不经意地皱了皱眉:"刘鹏怎么知道你那几天要来滨阳?"

"我那趟活儿就是他给介绍的,他在滨阳关系多,帮着我给文星公司介绍了一宗买卖。正好送货的时候我们仨都在,就准备一起拉着货回滨阳,那天晚上我请客吃的烧烤。"

"结果呢,我们仨那晚上喝得一塌糊涂,跌跌撞撞找了个旅馆,一睡就到第二天晌午了,我们还自个儿笑呢,三个醉汉居然没把人家的货给丢了。"老蔡呵呵一笑,接着说,"后来迟到了,人家市委打电话告到公司,我被扣了半个月奖金。"

秦风继续询问着:"那后来呢,你们在哪儿分的手?"

老蔡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我本来说先送刘鹏回家,我再去市委送货,可刘鹏说已经晚了让我先送货,到了那边他还帮我卸完货才回的家。"

武梅听完秦风和庞剑的叙述,提出了明显的疑问:"三个人都喝了酒,刘鹏是在老蔡和平哥睡着后一个人换掉的多功能一体机?可那台机器当时在哪儿?"庞剑想了想:"也许是刘鹏事先藏好了那台安装芯片的机器,等老蔡和平哥醉了之后,刘鹏偷了老蔡的钥匙,一个人开车到

藏机器的地方，偷梁换柱之后，然后再回的旅馆。”

刘志军的大嗓门毫不客气地响起：“一个醉鬼半夜在邵州城里开车转悠，亏你想得出来！最近全国都在查酒后驾驶，逮着就拘留。假如刘鹏是偷拿的车钥匙，那他还敢酒后开车？这不太可能。”

秦风点了点头：“志军说得没错，刘鹏应该是有帮手的，这也和我们一直觉得刘鹏在滨阳有上线是符合的。应该是有另外一个人跟在刘鹏后面，替他拉来那台机器，两人一起实施了掉包计，这样似乎更合理。”武梅继续分析道：“而且，照老蔡所说，刘鹏是跟着老蔡搬东西进的市委办公室，所以他更能准确地趁机把那台掉包的机器送进机要室。”

所有的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刘鹏身上，庞剑皱眉道：“这个死鬼还真厉害了！他倒是一蹬腿儿，嘴也闭了，可我们上哪儿再找人问去呢？”秦风轻轻一按庞剑的肩，站起来走到会议室悬挂的小黑板边，开始进行案情分析：“但目前其实已经牵出一条线了——市委的姚副主任。”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刘鹏和姚副主任的名字，“文星公司投标是靠老蔡牵的线，老蔡又说是刘鹏帮的忙，可文星公司的常勇又一直说姚副主任特别热情地接待他们，而且还主动说要关照他们。就是说，刘鹏和姚副主任可能有什么关系。一种情况，他们认识，甚至是一伙的；另一种情况，他们中间还有其他的人！”

武梅不同意地摇了摇头：“我倒觉得，从目前的情形看，姚副主任和刘鹏同伙的可能性不大。那样的话，刘鹏似乎不需要费那么大劲去弄市委的文件，看来我们明天还得去趟市委探探姚副主任的底，看他的反应。”说完，又转头望着刘志军，“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刘志军一摸脑袋：“这些天跑居民区、派出所，才体会到什么叫大海捞针！滨阳这种沿海城市，新建的居民小区邻居相互都不认识，港澳台甚至外国人都在这儿买房，这城市里藏个把人太容易了。不过，我和龙队长现在采取重点设防、四处搅和的战术……”庞剑听得有趣，打断话头：“什么叫重点设防、四处搅和啊？”刘志军笑道：“我们根据物业记录，对可疑住户重点盘查，这叫重点设防。然后一天跑十五到二十个居民小区，在小区周边的超市、商场转悠，这就是四处搅和。你们不知道，最近滨阳连小偷都少了！”庞剑乐不可支：“刘捕头，真有你的！”刘志军重

重地在庞剑肩头一拍,“今天我还要汇报一个重要情况。刘鹏在海边的那幢别墅,最初的户主不是他,是他的老板林孝廉。去年十月份刚办的产权过户。”庞剑一拍大腿:“我就说吗!他一个刘鹏哪买得起这么豪华的房子!”秦风顺手在黑板上写下“林孝廉”三个字。武梅没有言语,屋子里忽然寂静了下来。顺着她的目光望向窗外,夜幕宁静,远处有隐约的涛声。

第十八章

沉　　沦

佟一凡惊恐地注视着林孝廉的背影，仿佛身处冰窖，全身发冷。他猜不透林孝廉到底有什么企图，竟然如此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让自己完全掌握在对方的掌中……

姚副主任正在打印滨阳市大型经贸考察团赴菲律宾考察的日程安排。这个由佟一凡带队的考察团，集中了滨阳国有和私有大型企业的领军人物。一般来说，这种考察主要就是同菲律宾的华人华侨企业进行经贸洽谈，酒席饭桌上谈笑风生中就可以拿下一些项目，这对于滨阳的经济发展，自然是大有好处的。自然，姚副主任尽心尽力，不敢有差漏。

门被推开了，姚副主任一抬头："武处长，庞同志，您两位来了！前天秘书长还问起你们呢！我带你们去秘书长那儿？"

武梅平静地摇摇头："不用了，秘书长忙，就不打扰他了。今儿我们来是有一点儿小问题，请姚副主任提供些线索。"姚副主任笑道："没问题！只要我知道的。"武梅凝视着姚副主任的双眼，悄悄寻觅着诚实或者虚伪的蛛丝马迹："请你讲一下上次更换办公设备的供货商的情况吧。"姚副主任忙着把刚打印出的文件收拾好："您稍等，我找找那公司给的名片——这儿，文星公司。我们市委采购设备有明文规定，一次性采购二十万元以上，就要公开招标。当时有六七家公司来竞标呢！文

星这家不错，资质齐全，价位也合理。我们就选了他们了。这个事前前后后都有记录。佟秘书长也非常清楚的。”他自顾自地说着，忽然意识到什么，“怎么？是他们的设备有啥问题？”

武梅突然问道：“这家公司是谁推荐的？”姚副主任一愣，似乎极力地掩饰着什么：“啊？没……没人推荐啊。他们自己找上门的，我们事先都不认识。武处长，要不，我还是带你去佟秘书长那儿吧。”就这么两句话，武梅已经明显察觉事有蹊跷，但这么追问下去会打草惊蛇，于是她轻松地笑了笑：“不必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佟秘书长不是出国了吗？”姚副主任一摇脑袋：“没呢，明天的飞机！”武梅伸出手，礼貌地表示感谢：“那就不打搅他了，请您代为辞行吧。我们在市委的调查就告一段落了，今天算是来跟佟秘书长和姚副主任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告辞了。”

目送武梅和庞剑出了门，姚副主任脸上流露出一丝怪异的表情，他匆匆拿着刚才打印的考察团日程安排，走进了佟一凡的办公室：“秘书长，这是最后确定的日程安排，您过目。对了，我刚把武处长送走。”佟一凡略带不好表露出的厌烦抬起头：“他们怎么又来了？不是前两天就查完了走了吗？”虽说武梅是秦风的同学，又是从北京来的，但现在可正值他佟一凡人生道路上的非常时期，事实上，那天武梅和庞剑带着那份流失的市委文件来找他，他就已经不太高兴，这不故意和自己作对吗？

姚副主任小声道：“他们刚才又来问我办公设备招标的事，我没多说。”佟一凡皱起眉头：“设备招标怎么了？这事儿安全局也管？又不是纪检委。”姚副主任忽然惊讶起来：“可是，秘书长，当时这家公司是雷大姐推荐的，事先您不知道的吗？”佟一凡放下手里正在看的日程安排，表情明显不快：“小姚，你这什么意思？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招标的，不是吗？你放心，保密部门的调查我知道，他们工作做得细，各个环节都会查，但不是查到的都有问题！我们只要履行了正常手续就没问题，身正不怕影子歪！”姚副主任甚少见到佟一凡这样疾言厉色，连连点头：“是是，秘书长说得对。”

第二天就要带考察团出国，佟一凡便提前下班回家准备去了。到家的时候天还没黑，落霞壮丽地烧在天边，呈现出瑰丽的金红色。佟一

凡开门进屋，雷瑛正在给他整理旅行箱，听到门响，雷瑛头也不回地说："老佟啊，回来了。今天我问过了，菲律宾那儿的天气倒是不错，就是有点儿湿，我怕你这身子骨受不了潮。"佟一凡看着快挤爆的箱子，说："就出去几天而已，别塞那么多东西，没必要。"说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遥控器按开电视，忽然想起姚副主任提到的办公设备，他眉头一拧，问道："有件事问你，市委前一阵办公设备招标，那家公司是不是你介绍给小姚的？"雷瑛愣了一下："对啊，你现在才知道？"佟一凡警觉地坐直了身："是你们那家台湾公司？"雷瑛随便地道："不是，我们公司根本就没投标。是邵州的一家公司。"佟一凡一听不是直接联系，心头多少松了口气，又往沙发上一仰："不是就好！你说你，又跟邵州的公司掺和什么？你了解人家吗？"雷瑛有些意外，诧异地望向佟一凡："这家公司挺有实力，应该没问题的。怎么了？你问这个干吗？"佟一凡闭目养神，嘴里喃喃道："没什么，随便问问。"雷瑛也不好往下追问，虽然嘴上不再说什么，脑海里却浮现出办公设备当时招标的情景——

"雷大姐呀，听说市委马上要进一批办公设备，您看，能不能帮帮忙啊？"林孝廉笑容可掬。雷瑛想着自己进公司不到三个月，这位林老板工资开得高，福利发得好，天天把自己捧得跟个神仙似的，是该找个什么机会回报一下，于是笑着说："行，我跟他们说说，不过能不能行我可说不准。"林孝廉呵呵一笑："雷大姐谦虚了，只要您雷大姐开口，哪能不成的啊？这是公司的名片。"雷瑛接过一看，有些惊讶："文星公司？咱们公司不参加竞标啊？"林孝廉笑道："文星也有我的股份。实不相瞒，雷大姐，我想求您办事，又不想连累您和佟秘书长，您现在在我们恒昌公司上班，您把生意介绍给我们恒昌，那外人一看还不说三道四？介绍文星过去，外人也看不出什么来，谁也抓不到把柄。"雷瑛对这位林老板缜密细致的考虑佩服得五体投地："林老板想得真周到！"林孝廉笑道："这反正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这家公司做的也是正当生意，质量信誉没的说，只是这种招标多少都得通通关系，我虽说是从台湾来的，这些人情世故也都懂。您只要给市委那边打个招呼，我让他们业务部自己去跑就好了。"雷瑛点头微笑着，拿起手机，拨通了姚副主任的电话。

姚副主任向来都是个听话办事的人，事后林老板也大方地送了一张信用卡给以回报。按理说这位林老板的安排应该是很周密，介绍文星，很少有人把她雷瑛联系得上，但是老佟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设备有什么问题，或者公司走漏了什么风声？雷瑛心里悄悄犯着嘀咕。

吃过晚饭，武梅、秦风、刘志军、庞剑又已经忙碌着一起研究案情。秦风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说："我去房产交易所核实了那栋别墅的情况，的确像志军说的，是林孝廉去年转给刘鹏的。刘鹏花了 120 万。""120 万？"庞剑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百平方米的海滨别墅，等于白送！"武梅颇具深意地微微一笑，心中已是洞若观火："那就说明林孝廉和刘鹏之间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关系。"秦风也是一笑，问道："姚副主任那里有什么发现吗？"武梅摇了摇头："和预想的差不多。我们没掌握什么直接的线索，也不好再往下问。"庞剑又插嘴道："那人真有意思，一问多了就把我们往佟秘书长那儿拉。"武梅想起姚副主任的那副表情和态度，有些轻蔑："跟个小媳妇似的，凡事问婆婆。他大概是想告诉我们，他那儿出什么事都是佟秘书长的！"

这时，庞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低头一看，奇怪地自语了一句："这是哪儿的区号啊？"接起来一听，竟然是邵州文星公司的常勇。常勇的声音显得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唯恐说错了什么："小庞同志啊，我想起了一个情况，不知道有用没用？我们去投标那天，和姚副主任谈话时，姚副主任提到过一个'雷大姐'……"庞剑警惕地竖起了耳朵，把手机干脆按成免提，让屋子里的其他人都听着常勇继续说，"姚副主任好像是说……雷大姐关照过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然后他还让我们把材料准备得再充分些。我就想起来这些。"

挂了电话，庞剑脑子里一百二十个问号，和刘志军面面相觑："雷大姐？雷大姐会是谁呢？"武梅和秦风对视了一眼，虽然都不吭声，但彼此都知道答案。武梅犹豫了一会儿，试探地问："会不会是……雷瑛？"秦风脑子里一团乱麻："不大可能吧？"武梅提醒秦风："你上次说，雷瑛和刘鹏在一个公司。"秦风点了点头："可雷瑛怎么会跟刘鹏……这不可能啊！"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武梅当然不愿意雷瑛和这件事情有牵连，可从

目前的迹象来看，这个姚副主任口中的“雷大姐”又不太可能会是别人，她分析道：“现在基本可以排除文星公司的嫌疑，他们卷进来只是搭了一个桥，问题是谁让他们卷进来的？刘鹏一个人有这么大能耐？雷大姐是谁，必须马上查清楚。如果她就是雷瑛，那她为这家根本不认识的公司牵线搭桥，动机又是什么？”

第二天一早，按照秦风的建议，武梅和秦风先去了趟市委，准备和姚副主任确认谁是雷大姐。到市委一问，才得知姚副主任下区县检查工作去了，眼下，只能找雷瑛暗访了。

来到恒昌公司，雷瑛惊喜地迎出门来：“你们俩怎么一起上这儿来了？”秦风大声笑道：“上你这儿来还要事先打报告啊？”雷瑛笑着给两人沏茶：“老佟这两天上菲律宾了，欣欣又天天上英语课，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你们晚上也上我家来玩玩吧。”武梅端起茶杯，微微一笑：“雷大姐，我们是来调查你们公司一个员工的，本来想问问你们林老板，刚在前台听说他也出差了，所以来问问你，看你知不知道。”雷瑛心无城府，快言快语地笑着：“没问题，问吧问吧。”武梅轻轻一笑：“你认识刘鹏吗？”

雷瑛也没多想，随口道：“那天老秦也来问过我刘鹏的事。这个刘鹏啊，是我来了以后他才走的。我对那家伙没什么好印象，不怎么好好上班。听说林老板一开始对他不错，但后来他几个单都没做好，还净给公司添麻烦，公司就把他辞了。”武梅悄悄瞥了一眼秦风，秦风抽着烟望着窗外。她继续和雷瑛闲聊，脑中急速过滤着一切有效的信息：“你知不知道他给公司添了什么麻烦？”雷瑛表情有些为难，想了想：“这我也说不太清楚，只是听林老板这么念叨，他走了以后，有一回还跑来跟林老板大吵呢。听别人说他以前是开个体修理铺的，也难怪，这种小市民就是没素质。”

武梅握着茶杯，打量着办公室里的陈设，继续闲扯：“雷大姐，这家公司把你请来可够精的，你在滨阳这么多年，机关企事业单位认识的人可不少呢，随便给它牵个线搭个桥，比聘十个业务员都强哪。”雷瑛听着奉承话，满心欢喜：“关系倒真是有不少。不过，我可不是走后门，我们公司产品、性价比的确不错呢。”武梅笑道：“雷大姐，您还真是够敬业

的，见了老朋友都不忘替公司做广告呢。上个月市委购买的那批办公设备，听说是您给牵的线，对吗？"

雷瑛一愣，脸上闪过一丝掩饰慌乱的神情："那个啊……我们公司没做，我可不敢把自己的公司介绍去做他们市委的生意。就这我们家老佟还三天两头嚷嚷着，让我辞了这份工作，说什么领导干部家属怎么的……真的，你们可以去查，真不是我们公司供的货。"武梅点头："我们查过了，设备是从邵州文星公司进的。"忽然，她话锋一转，"那家公司也做办公设备，应该和你们打过交道吧？"雷瑛不知道武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顿时显得有些紧张："没有……我，我不认识他们……"一阵短暂的沉默后，雷瑛支支吾吾岔开了话题："秦风，今晚上带上明明来我家吃饭吧。老佟不在家，我跟欣欣俩人待着挺没劲的，多几个人热闹点儿。武处你也一块儿过来，有什么事咱们到时候再谈，行不？"武梅客气地一笑："雷大姐太客气了，有空一定去。"

回到车上，秦风黯然无语。凭自己这么多年的侦查经验，雷瑛的三言两语早就露出马脚了。他看了一眼身边神色平静的武梅，说道："的确有些不对劲。我没什么好说的，该怎么查你来定吧。"

武梅和秦风这两天就盯死了姚副主任的动向，市委那边接线员一说他回来了，两人就立即驱车赶到市委大楼，直接走进姚副主任的办公室。姚副主任乍见两人一起进来，有些吃惊，但转瞬就恢复了平日里那副见谁都是笑嘻嘻的油泥鳅表情，殷勤地招呼着："武处长，秦处长，请坐请坐，不好意思啊，听说这两天两位一直在找我，我是一直在各区县跑，今天下午刚回来，整天瞎忙。"武梅已经厌倦了这套官腔，冷淡地一笑："姚副主任挺辛苦的嘛。"姚副主任还没听出话里的讽刺，继续打哈哈："辛苦谈不上，不知武处长找我有什么事啊？您看佟秘书长出国还没回来，你们今天……"武梅终于忍无可忍地正色道："姚副主任，今天我们来是找你进行一次正式的询问。希望你能实事求是，给予配合。"姚副主任一愣，被武梅的凛然气势震住了："啊？好的，好的，我配合。"秦风冷冷地看了姚副主任一眼，拿出笔开始记录。

武梅恢复了平静的表情，语气却绵里藏针："请你谈谈最近这次办公设备招标的情况。我指正常程序之外的情况。"

姚副主任又是一怔,有些迟疑:“正常程序之外,那怎么会?我们的招标是非常透明公开的,这个是有底可查的。”

“姚副主任,今天可以告诉你,你们这次从文星公司进的办公设备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还很严重,如果你还有什么隐瞒,可能会对你不利……”

“是,是,我知道了。我好好回忆一下……”犹豫片刻,姚副主任终于极不情愿地开口了,“这批设备,其实我也是按着上边的意思办的……”

“上边的意思?谁的意思?”

姚副主任转身从一本大名片夹里找出一张名片,上面正是“邵州文星公司销售部经理常勇”几个字,他微抖着手递给武梅:“这张名片……是秘书长夫人雷大姐给的。”

秦风忽然停下手里的笔,冷冷地盯着姚副主任:“姚副主任,你可要为你说的话负责啊!”

姚副主任有些委屈地挪了挪:“确实是雷大姐给的啊……”

“佟秘书长知道这事吗?”

“事后我问过他,他没直说,但说了‘举贤不避亲’什么的,我想他一准儿也是这个意思呗!后来我们招标组看着文星公司的设备也确实不错,就把事情定下来了。这是真的,我在这里头可没拿……一点儿好处啊。”

看来事实已经很明确了,武梅从秦风手中拿过询问记录,递到姚副主任面前,平静地道:“请你在上面签字吧!你提供的情况我们还要继续调查,这段时间请你正常工作,同时注意保密!”

菲律宾宿雾岛是东南亚著名的旅游胜地,阳光,海滩,椰子树,妙龄泳装女郎,一派南洋风情。游客们在这里玩得乐不思归,恨不得把家搬到这里。不过,佟一凡可没这种感觉,到处赶场式的出席酒宴,参观企业,与当地华人华侨会谈,忙得团团转,一点儿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何况,他心里还总惦记着市委的人事变动,希望赶紧结束考察行程,早点回滨阳。

虽说归心似箭，酒宴上，佟一凡依旧是谈笑风生，作为本次考察团团长，无论是自己带队的滨阳企业家，还是菲律宾本地的华人华侨，都会来敬他两杯，寒暄几句。滨阳佟秘书长千杯不倒的海量令众人惊叹，而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睿智敏捷的头脑与儒雅大气的风度，更是让众多宾客由衷钦佩。

总算结束了一天的应酬。佟一凡回到观海眺洋的四星级香格里拉酒店高档单间，换上睡袍，享受着海上日落的美景，摸出手机开始给市委柳书记打电话，汇报这几天的考察情况，顺便探探柳书记的口风。“……这边的华侨非常热情……对，投资意向很多，的确是有成效……呵呵，柳书记，听说您刚从省里开会回来？……哎呀，谢谢柳书记，谢谢领导！”

挂上电话，佟一凡满心舒坦，刚才柳书记的话已经透露出些许好消息。看来自己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他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海面一片正由金黄变得淡紫的晚霞，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这时门铃响了。佟一凡趿拉着拖鞋一开门，有些疑惑地看着站在门前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您是……”

对方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佟秘书长您好，鄙人林孝廉，也是本地爱国华侨，现滨阳恒昌电子科贸公司总经理，和您太太是同事，今天特意来拜访。”

佟一凡有些不知所措地把林孝廉让进屋：“您……请坐。”林孝廉满脸堆笑地将手中提的袋子轻轻一放：“这是我给您带来的台湾上等乌龙茶，特来请秘书长品鉴品鉴。”佟一凡还没回过神来，有些莫名其妙：“我们还不认识呢……”林孝廉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地说：“秘书长，我想您该知道我的。您太太在我们公司，可是常常提起您哪。夫人实在是帮了我们不少忙，我是专门来这儿谢您的！”佟一凡一愣：“来这儿谢我？”林孝廉的脸上渐渐浮现起一种难以描述的奇怪表情：“在国内不方便嘛！”佟一凡猛地坐直身体，语气开始变冷：“你什么意思？”

林孝廉微微一笑，目光中却渗透着一股砭人肌肤的冷意：“秘书长，雷大姐可是我们公司的能人啊！”他缓缓从西装衣兜里摸出一份清单，轻轻摆在茶几上，佟一凡只看了一眼，额头上的冷汗涔涔而出，那竟是

往雷瑛户头上注资的单据，看到最后的数字，已经是几十万元！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青筋跳动，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恐惧与惊乱："她怎么会收你们的钱！我让她把这些钱退给你们！"

林孝廉又是一笑，神情诡异："退？有些东西是可以退的，有些是退了也不管用的。我这里还有点东西，秘书长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就算是退还给你的吧。"说着，他又从皮包里摸出一沓纸，递给佟一凡。

佟一凡接过那沓纸，手在微微地发抖，仔细一看，全是市委的红头文件，还有"机密"两字戳印，猛然间，他觉得脑中一片空白，刚才勉强保持的镇定已荡然无存："你……你这是从哪里搞到的？"林孝廉不阴不阳地笑着："哪里搞到的？不是您给我们的么？秘书长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佟一凡的冷汗已经顺着额头流到了脸颊："我给你们的？"林孝廉继续道："秘书长，您别急嘛。没有您和夫人的鼎力相助，我们能把那套机器送到市委大楼里去么？"

那套机器？佟一凡忽然记起武梅和庞剑给他看的那份流失的《关于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在滨阳终试的通报》，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武梅和庞剑所说的"问题一定出在设备上"。他脸色惨白，却忽然勃然大怒，指着林孝廉大喝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就报警抓你！"林孝廉笑眯眯地轻轻把佟一凡不住颤抖的手按下："秘书长，您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忘了，这不是在国内哪，再说了，您拿什么举报我啊？没证据吧？可如果我要反过来做，您就不一样了……"

佟一凡陡然像被抽干了全身精力，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说："我……我可以向组织说清楚……"林孝廉已经成功地反客为主，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负手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幽静的大海，甚至不把身后的佟一凡放在眼里，冷笑道："说清楚？秘书长想得太简单了吧！这些东西你是说不清楚的，设备是你进的，秘密是你给的，你和你夫人也收到了活动经费。这些，你跟你的组织说得清楚吗？"

佟一凡惊恐地注视着林孝廉的背影，仿佛身处冰窖，全身发冷。他猜不透林孝廉到底有什么企图，竟然如此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让自己完全掌握在对方的手掌之中……他哆嗦着冒出一个字："你……"林孝廉忽然转过身来，目光更加阴沉："我差点儿忘记，还有一件东西要请秘

书长过目。”说着，又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佟一凡心惊肉跳地翻看着，一直看到文件末尾自己妻子雷瑛的亲笔签名，只觉得天旋地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自愿参加组织，从事情报工作，这可有您太太的亲笔签名呵！太太是间谍，您又脱得了干系吗？”

房间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良久，佟一凡仿佛才恢复了一点神志，颤抖着手从桌上摸起一支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林孝廉居高临下，俯视着瘫坐在沙发间的佟一凡：“合作！秘书长是聪明人，我们最愿意和聪明人合作。”佟一凡眼睛直直地盯着茶几上的文件和清单，林孝廉会意地笑了笑：“只要我们合作，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你要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知道，佟秘书长眼看就是佟副市长了，做朋友的怎么会坏了您的好事呢？可是，您要是实在误会我今天的一番诚意，秘书长，组织部门再来考察的时候，恐怕是要出些情况哦。”

佟一凡一言不发地低头抽着闷烟，身旁的林孝廉还在滔滔不绝：“秘书长，您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咱们做的这事，跟叛国啊、政治啊扯不上什么关系，说实话，这些情报八成都派不上什么真正用场。有人收购，我们就挣这份钱，仅此而已。不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嘛，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呢。”

“秘书长，您拼搏一生，不就是想让自己官运亨通、仕途显达吗？眼前的机会来之不易，如果出一点儿差错，常务副市长的位子可就让别人捡了便宜喽。对了，令爱如果愿意到美国读书，我们可以帮她联系一所更好的学校，提供高额奖学金，一年六到八万美元，足够了吧？您放心，奖学金绝对保险，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突然间，佟一凡狠狠地掐灭刚刚点燃的香烟，一指房门：“你马上走！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拿走！”林孝廉冷笑一声，慢条斯理地收起茶几上的文件和清单：“先不急于下结论，佟秘书长！我给您留张名片，您好好考虑一下。佟秘书长升迁在即，想必不会轻易放弃这顶辛苦半生挣来的乌纱帽吧？您休息，我们改天聊。”说罢，他夹起皮包，不紧不慢地退出了房间。

佟一凡反锁了房门，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这居然不是一场噩梦。

太阳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佟一凡居然一点儿没有察觉。一夜未睡，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佟一凡狠狠地揪住自己的头发，努力站起来，走进盥洗室，捧起冷水，狠狠地往自己脸上泼去……

有人敲门。佟一凡擦干满脸的水珠，强迫自己恢复常态。打开门，考察团秘书老董满脸笑容地说："秘书长，今天是去海边观光，该出发了。"佟一凡缓缓摇了摇头，挤出一丝笑容："不去了。昨晚没睡好，想休息休息，年纪不饶人哪……"老董连连点头："是是，秘书长这两天太辛苦了，您就好好休息吧。"佟一凡关上门，猛地坐在沙发上。颤抖的手，痛苦地向林孝廉留下的那张名片伸去……

碧海蓝天。沙滩上，两个身影渐渐走到了一处。海浪轻轻地涌上岸边。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做一件对你来说很容易的事。秘书长，不用紧张，咱们不过是做一笔交易罢了。"

"交易？你是存心把我往火坑里推！"

"怎么会呢，秘书长多虑了。对朋友，我们一向是爱护有加的。"

"不用废话，你直说吧，到底想干什么？"

"秘书长果真是爽快人。很简单，我要一份星讯六号卫星模拟器在滨阳转运的详细日程安排，仅此而已。"

从最后一天宿雾的行程到飞回国内，佟一凡强打精神应酬交际，他感到自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下了飞机，司机把他一路送到住宅的楼下。他浑身乏力地进了家门，径直把自己晾在了卧室的大床上，睁着两眼，恍恍惚惚。

雷瑛坐在床边，很是担忧："你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佟一凡一动不动，忽然长叹一声。雷瑛好像明白了什么，一拍床单，神情也有些沮丧："柳书记从省里开会回来了，你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那个副市长都快把人熬死了，当上了好，实在要是当不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看也多挣不了几个钱……"佟一凡眼珠缓缓转动，停在妻子

身上，雷瑛转头避过丈夫的目光："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宿雾那地怎么样啊？说说你这几天怎么过的？"

佟一凡缓缓伸手，猛地握住了雷瑛的手掌，雷瑛触电般一下惊得回过身来。佟一凡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妻子，一字一顿："你知道我这次在宿雾遇见谁了吗？"

雷瑛吓得身体微抖："谁？"

"林孝廉！你们公司的老板林孝廉！你跟他们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

雷瑛顿时放松下来，满不在乎："不就是普通的雇佣关系吗？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这个家？你知道你闯什么祸了吗？"佟一凡忽然如坐针毡一般从床上弹起身来，两眼直直地盯着雷瑛。雷瑛被吓一大跳："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人了……最近人都怎么了，疑神疑鬼的。"佟一凡一下清醒过来："你说谁疑神疑鬼？"雷瑛想起武梅与秦风那天到公司的情形，有些后怕起来，不敢再瞒着："武梅和秦风都来找过我了，我正为这事儿担心呢。你们那设备是不是真出事了？上回介绍那家公司，林总给了五万块，说是辛苦费。"

佟一凡眉头拧成了麻花："你怎么这么糊涂！承认了吗？"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不能说！下次有人再问，只承认向市委介绍了那家公司，其他的一概不能承认！"

"这……能行吗？"

佟一凡呵斥道："不行也得这么办！你给我听着，赶快从那家公司辞职！"

第十九章

出　洞

“了却凡心无尽事，心无尘念有佛缘……”佟一凡脚步忽然一滞，不知所措地回头望了老僧人一眼，刹那间心中竟有一种空无一物的感觉。

星讯六号外运协调会在市委召开。进入会场前，参会者均按规定把手机交给工作人员保管。佟一凡忐忑不安，交出了自己常用的手机，却悄悄摁下了藏在身上的袖珍手机的拨号键。

武梅和庞剑一早就风风火火地赶到恒昌公司，准备与林孝廉进行一次面谈，寻找蛛丝马迹。一路上，武梅便已打定主意，直接亮出身份，挑明来意，看看林孝廉的反应。“林总您好，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干警，目前有一件涉密案子牵涉到你们公司的一名员工，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林孝廉一拍脑袋，一副了然于胸、微带愤怒的样子：“我知道了！我要没猜错的话，两位警官应该是为刘鹏来的吧？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好事……”武梅神色平静地望着林孝廉，等待他的下文。林孝廉一面把武梅和庞剑礼貌地请到沙发坐下，一面冲了两杯高级台湾乌龙茶。

武梅接过茶，却并没有喝：“林总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请问贵公司到底为什么辞退刘鹏呢？”林孝廉重重地叹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显得有些无奈：“说起这个刘鹏，他之前是我们外联部的主任，为人阴险，做事情不择手段呀。我真是后悔当初看错了人！前不久，我们让他去搞市政府主干道工程的竞争标底，大家都明白嘛，这就是吃吃喝喝玩

玩就搞定的事情嘛。可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偷来了人家标底的文件！我的老天，那是市政府啊，这怎么得了！您想想，这样的人怎么敢用，只好辞了他算了。”庞剑心头暗暗冷笑，但故意插口道：“那怎么没去举报他呢？”

林孝廉摇摇头，满脸苦笑：“小同志，我们是外资公司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事啊，全公司就我一个人清楚。因为是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还让那小子讹了公司好几万块钱呢。这个人把我们公司可是害惨了！哦，上次那位秦警官来调查的时候，我当时胆小，没敢讲，真是很抱歉！后来我想想，这小子指不定会做出什么违法乱纪事呢，我干吗替他兜着啊，所以，今天干脆向两位警官坦白了。”武梅平静地说：“这事说清楚就行了。听说，林总曾经送给刘鹏一套房子？”林孝廉一愣：“房子？”他似乎极力在脑海中搜寻回忆，想了想，好像恍然大悟：“你们说滨海路那套别墅吧？那屋风水不好，凶宅！我本来当时是让刘鹏帮我把房子卖掉，风水的事我也跟他说了，没想到这小子不信，见我这房价钱便宜，就自己买了。您看，他住进去不到一年，这不就出事了！风水先生说得果然不错啊！”他端起茶壶给武梅、庞剑添了添茶，“我幸好没住进去。不过呢，刘鹏这种人早晚得出事，只是给市委领导添麻烦了。我在滨阳这么多年了，也一直在为滨阳的建设出资出力，误用了刘鹏这样的人，实在是无心办坏事啊……”武梅面对这样一只滴水不漏的老狐狸一时还真没辙，只能不动声色地微笑点头：“是啊，林老板为滨阳做了不少贡献呢……”林孝廉爽朗地一笑：“哪里哪里，我简直都快把滨阳当成第二故乡了。这是我的名片。”说着掏出名片夹，给武梅、庞剑一人奉上一张。武梅还能说什么，只好站起身来：“谢谢林总提供的情况，那我们先告辞了，希望随时保持联系。”林孝廉客气地笑道：“好说，24 小时开机呢，随时恭候。”武梅向庞剑一递眼色，两人礼貌地告辞离开办公室。

回来的车上，武梅说：“庞剑，你觉得有什么理由会让佟一凡和林孝廉一起去菲律宾呢？”庞剑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他们什么时候一起去菲律宾了？”“在他办公室里，你没看见他旅行箱上托运行李的封条？”庞剑一捶手掌：“武处，您眼光真毒！我立马去查。”武梅从风衣兜里摸出林孝廉的名片，递过去：“顺道儿，把他的指纹提取一下。”

从菲律宾回来后，佟一凡主动提出到文智寺烧烧香，给马上就要出国的女儿求个平安，这让雷瑛喜出望外。隔天后，一家三口就到了文智寺。

佟欣好久没出来郊游了，一个人兴奋地冲在前头，雷瑛也颠着发福的身体努力向前走。佟一凡落后了老大一截，心事重重地走着。

经过一座小庙时，佟一凡与雷瑛走了进去。小庙是一间独立的跨院，显得简陋冷清。走进山门，迎面是一座小小的殿堂，梁上悬挂着一块匾额"观音殿"，门楹两边是一副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途人。"看着这副对联，佟一凡心中不禁微微一阵颤动，一转头，看见一位眉目慈祥的老僧人正坐在小院的茶几边，悠闲自得地品着茶，他不知哪里来的莫名冲动，抛下还在殿里参拜观音的雷瑛，走到老僧人身边，礼貌地合十行礼："老师父。"老僧人微微一笑，伸手一请："累了就请坐吧。"

雷瑛拜完观音，也走了过来。老僧人平静地笑着："两位施主也是有缘人了，不嫌弃的话，就请喝一杯小庙的茶吧。"一旁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和尚恭恭敬敬地给佟一凡和雷瑛沏了两杯茶。佟一凡满腹心事，闷闷不乐地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老僧人眯着眼，瞥了一眼佟一凡，缓缓道："心静不着尘世间，静心难哪……"佟一凡心中忽然一惊，直视着老僧人闭目养神的面容，他不禁叹了口气，接过话去："是啊，静心真难哪，怕只有长老这样的世外高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这些天我为求心里的清静……已经不堪重负了。"雷瑛听得无趣，一瞥眼看到香案上的一筒签，乐滋滋地捧了过来："大师，您给我们解支签吧。"老僧人和蔼地点着头："好啊。"

雷瑛把签筒往佟一凡面前一递："你抽。"佟一凡犹豫了一下，抽出一支签，交到了老僧人手中。老僧人拿着签看了片刻，抬头看了看佟一凡和雷瑛，淡淡地道："这是支姜公封相签。"雷瑛满脸期待地凑上去："大师，这该怎么讲？"老僧人依旧语音平淡："姜公就是姜子牙，他辅佐武王伐纣，如有神助，节节取胜，是大周的开国丞相，所以说，姜公封相，是支上上签。"雷瑛乐得合不拢嘴了："真是承大师吉言，那我年年来上

香还愿。老佟，你听到没有?”一转头，佟一凡却仍神情淡漠地坐在一旁发愣，雷瑛有些不高兴地推了丈夫一把：“老佟，发什么呆呢？还不快谢谢大师。”佟一凡猛地回过神来，苦笑了一下，向老僧人合十道谢。雷瑛一看表，佟欣已经去了半个小时了，差不多该下山回来，于是站起身：“我去看看欣欣下来没，你就先在这儿再多坐会儿吧。”

老僧人注视着雷瑛离去，若有所觉地望着佟一凡：“这位施主，我看，您心里是有什么难事吧?”佟一凡摇头苦笑：“大师，您真是阅历丰富，我现在真是进退两难的。您指点一下迷津?”老僧人轻轻一笑：“指点不敢，算是为施主给个参谋吧。施主，你写一个字，我给你拆一拆。”佟一凡从包里摸出纸笔，想了想，像批阅文件一样龙飞凤舞地写了一个“凡”字，递给老僧人。老僧人默默地看了半晌，又抬起头来，注视着佟一凡，适才朦胧的目光忽然清明如炬，仿佛能洞察人心：“看施主这个‘凡’字，意气用事，遒劲有力，必欲有所为、有所图，只是我们出家人常说，凡心所向，其实皆是虚妄。”佟一凡觉得后背没来由的一阵冷汗，却强自镇定，笑道：“大师这是就我的笔迹而言的吧，我这人从来就是这样写字的，习惯了。如果按照拆字算卦的道理，您看我这‘凡’字，有什么说法?”老僧人微然一笑，提起刚才佟一凡用过的笔，在纸上写下八个字：“凤鸟不来，虚室生白”。佟一凡简直如读天书，诧异地道：“大师，这八个字怎么解释?”老僧人轻轻往藤椅上一仰，不再答话，手里捻着念珠开始慢慢地转起来，佟一凡当了这么多年市委秘书长，也接触过许多宗教人士，知道不该问的多问无益，于是默默地笑了笑，收起纸笔，低头合十：“就谢谢大师的指点，我告辞了。”说罢，站起身朝庙门外慢慢走去，这时身后低低传来老僧人的喃喃自语：“了却凡心无尽事，心无尘念有佛缘……”佟一凡脚步忽然一滞，不知所措地回头望了老僧人一眼，刹那间心中竟有一种空无一物的感觉。

“武处，指纹鉴定出来了！刘鹏别墅的另外那个指纹样本确实是林孝廉的！”庞剑兴高采烈地举着指纹鉴定报告冲进了会议室。秦风呵呵一笑：“一直为海滨别墅里那第三个指纹找不到下家。这下人齐了，蝴蝶、刘鹏、林孝廉。”庞剑已经是一刻也不想再等了：“志军，我们马上收

拾东西，拘捕那个林孝廉去！"武梅忍不住摇头一笑："你想得太容易了吧？刘鹏曾经是林孝廉的员工，林孝廉今天特意说明开除刘鹏之后，曾给刘鹏送过钱。这个人老谋深算，指纹的事，他肯定早就做了准备。"庞剑尴尬地吐了吐舌头，拉开椅子坐下不再吱声。

武梅走到小黑板前，把刘鹏、蝴蝶、林孝廉的名字连成一个圈，又补上雷瑛的名字，沉稳地说："刘鹏因为老蔡的关系能够轻易接近文星的货物完成掉包。林孝廉通过雷瑛，雷瑛通过姚副主任，让文星公司中了标。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这些人里谁是被利用的，他们有没有已经参与到间谍组织当中的可能性。"秦风一看见武梅写上雷瑛的名字，不由自主地着急起来："我们再想想好不好！雷瑛那事儿我们不是还没查清吗？"

武梅也急了："秦风，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也不愿意雷瑛有问题，因为那样很容易把佟一凡牵扯进来，但我现在不得不怀疑佟一凡。我们刚刚查到，佟一凡在菲律宾和林孝廉有过单独见面！"

一时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半晌，武梅望了庞剑一眼："对林孝廉和恒昌公司实施24小时监控吧！"庞剑如梦初醒站起身来，扯上刘志军往外走去。

窗户大开着，夜风冷冷地吹进来。武梅拢了拢身上的风衣，走到窗边关窗户，依旧一句话不说。会议桌边的秦风忽然闷闷地冒出一句："对不起，是我不够冷静！"武梅回过头去，凝视了一会儿秦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温和，轻轻地说："我理解你，我也多么希望雷瑛只是无意中卷进，希望即使再查下去她也什么事情都没有，更不会牵扯佟一凡。我也知道，其实你最担心的不是雷瑛，而是佟一凡！你害怕这位信任敬佩了几十年的兄长，做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吧？"

秦风抬起头，迎上武梅的目光，强自一笑："你啊，总是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心思。"武梅轻轻笑着："看出来还不罢休，还要抖搂出来，戳别人痛处。周旭就这么说过我。"她的话锋一转，"要是佟一凡真的卷进来，那麻烦就大了。我是想，这一两天，你找他谈一次话，雷瑛的事就直接问吧，看看他的反应，我想，分寸你能把握好的。"

康乐居酒店里，秦风、佟一凡坐在屋角的一张小桌子边，菜很快端上了桌。秦风给佟一凡斟上酒，给自己也倒上一杯："老佟，好久没这样了啊，来，干。"佟一凡仰头把酒倒进喉咙："明明呢，没给雷瑛送去？"秦风心里一颤，开始挑起话题："武梅帮着接回了。雷瑛还在那公司干呢？"佟一凡嚼着牛肚，仿佛心不在焉："我正准备让她别干了。"秦风诧异地哦了一声，佟一凡用筷子一打秦风的酒杯："哦什么哦啊！我一回来雷瑛就跟我说你找她了。你今儿是代表组织跟我谈话啊？"秦风笑道："一半是，一半不是。"佟一凡压低声音，小声道："我们市委的设备到底出了什么事啊？"秦风轻声道："问题挺严重的。"佟一凡一脸无比震惊的表情："到什么程度？难道那份文件真是通过设备流出去的？如果设备有问题，就不止那一份了。我的天！"秦风虽极力让自己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但这样暗中试探几十年的好兄弟，分明是不信任的表现，心里挺不是滋味，终于直接说出用意："老佟啊，咱俩这么多年的哥儿们了，我们这行你当年也干过，用不着我在这儿说什么官话，今儿你给我个准话，办公设备那事儿，雷姐或者你，到底做了什么？"佟一凡一手握着酒杯，一手捏着筷子，垂头丧气："唉！雷瑛确实是给那个公司牵了线，是别人托她办的，不过，当时所有的手续都是符合要求的。她可没拿人家一点好处！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可，这……有嘴说不清啊。"

"到底是谁托的雷瑛？"

"大概是她公司那老板吧。"

"你和他们公司老板认识吗？"

"以前不认识，结果这次我去菲律宾考察碰到他了。"

"他跟你一起回来的？"

"我只是在会上见过他一面，回来的时候他没跟我们坐一趟飞机。秦风，我可跟你说啊，我佟一凡没有干任何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

秦风默默地喝了口酒："雷姐得主动把事情说清楚才行啊……"

佟一凡一乜眼："你让她现在去说……唉，时运不济，雷瑛跟了我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沾着我什么光，我是担心她。再说，秦风，你知不知道这事儿会影响多大？"

秦风一愣："啥意思？"佟一凡一阵苦笑："你该知道啊。我提副市长的事，现在正考察呢。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官瘾，我把自己这大半辈子就压在这仕途上了。我实在不希望关键时刻出什么事啊！"

蝴蝶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浓重的夜色，狠狠地把手里的一个空啤酒罐捏成铁饼。已经半个月了，自从躲进这片不起眼的居民小区，他已尽可能地减少了出门购物的次数，尤其这几天，外头越查越严的风声，已经逼得他足不出户了。东西眼看吃完了，再不买，恐怕还没等拿到星讯六号的秘密，他就变成出租房里一具干尸了！"妈的！"一咬牙，蝴蝶一跺脚站起身来，匆匆走到卫生间化了个装，出门了。

蝴蝶排在超市等待付款的队伍中，警惕地四周打量。很快轮到了自己，他把购物车里的一大堆东西往收银台上一抱，收银员开始挨个刷条形码结账。蝴蝶手插在裤兜里，静静地等着。这时，身后一名小男孩忽然指着超市门外兴奋地喊起来："妈妈，看，警察叔叔……"蝴蝶心头一惊，悄悄用眼角的余光一扫，正看见刘志军和几名民警一边说话一边朝超市走来。他暗暗恼怒地一捏拳头，忽然一闪身，从购物通道快步走了。

收银员刷完商品，抬头一看，眼前的人没了，急得大喊："哎，这谁的东西？人哪儿去了？要不要啦？……"刘志军正走进超市，一眼就见到收银员面前堆着一堆东西在找顾客，一下就明白了，立即轻声对身边的民警道："立即封锁超市出口，挨个盘查！"快步走上前去，询问收银员："看清刚才那顾客的长相了吗？"收银员朝刘志军摇了摇头："我只顾看东西了，没看人。"忽然那小男孩扯了扯刘志军的衣角，清脆响亮地说："警察叔叔，我看见了，刚才那叔叔的手腕上画了只蝴蝶。"

刘志军一听，拿起对讲机边喊边跑着冲出超市："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凤凰路家家乐超市发现蝴蝶行踪！请求支援！"

但查遍超市，已无蝴蝶踪迹。刘志军随即在附近的居民小区进行全面布控。

大清早，太阳光透过薄薄的雾气洒下来，满草坪都是晶莹的露水，闪闪发光。林孝廉打开车库，一上车，一只冰冷的手忽然搭上他肩膀，他吓得全身一颤："谁？"蝴蝶从车后座上冒出脑袋，低声道："别嚷，是我！"林孝廉转头盯着蝴蝶看了看，长出一口气："你……你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上来的？"蝴蝶冷冷地说："昨晚。"

蝴蝶终于忍无可忍失去冷静，狠狠地一揪头发，歇斯底里地吼道："那个国安他娘的跟我死磕！整天阴魂不散地跟我转！我几天待在房里不出门，实在弹尽粮绝了！去买点儿东西，谁知道……哎，你这车上怎么连点儿吃的都没有啊？"林孝廉急道："那我给你买点儿去？"蝴蝶伸手制止了林孝廉拉车门的动作："别！你以为你现在很安全啊，早就有人盯上你了。下车，假装修车！"

此时林孝廉已满头大汗，顺手抓了个扳手下车，蹲在轮胎前假装捣弄，悄悄问道："你怎么有我钥匙？"

"先不谈这个。你最后那张牌怎么样？卫星测试马上就完了，数据怎么拿回来？"

"佟一凡已经是我们鱼线上挂着的鱼了。"

"当心他咬断鱼钩跑了。"

"那样的鱼逃了也活不长，放心，佟一凡没那个胆子。"

"行了，你赶紧走，时间长就被人发现了。"

林孝廉站起身来，拉开前车门挡住视线，蝴蝶悄悄从后车门开了条缝钻下车，蹿到车库的零件架后面。林孝廉皱着眉头悄悄瞥了眼蝴蝶："我中午一般不回家啊，你得再多坚持一天。"说完，开车出了车库。

对林孝廉和恒昌公司的24小时监控已经开始。刘志军和庞剑猫在车里，远远地注视着恒昌公司的大门。"哎，快看快看！"庞剑激动万分地指着恒昌公司大门，刘志军悄悄从车座上探头一望，只见佟一凡和雷瑛一起走进了公司。庞剑摸电话赶紧给正在和秦风一起视察727站的武梅汇报："这简直是重大新闻！我怎么觉得自己跟八卦记者似的……"

雷瑛满脸不高兴地被佟一凡"押"到林孝廉的办公室前，根据昨晚

佟一凡对她下的命令，她必须在今天之内从恒昌辞职，务必把文星公司之后的一系列事从身上撇干净。

“本公司留不住雷大姐这样的贤能实在可惜啊！但是没办法，佟秘书长都亲自出马了。各部门我都打电话通知了，雷大姐去办手续吧，我陪佟秘书长坐一坐。”林孝廉表现得难舍难分，搞得雷瑛挺不好意思的，连连道歉下楼办手续去了。办公室门一关，林孝廉立即就是另一副面孔，冷冷地对坐在沙发上闷头抽烟的佟一凡道：“是你的主意？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佟一凡没有抬头，声音低沉：“她在你这里我不踏实。”林孝廉笑了笑：“谈我们的事吧。佟秘书长这些天为什么老是关机啊？”佟一凡仍旧低着头道：“什么原因你比我清楚吧。我可不想活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忽然摸出腰间的手机往桌上一扔。林孝廉看着这部被自己做过手脚的手机，心中已经了然，看来佟一凡发现这其中的奥妙了，于是淡淡地一笑：“是，都已经是合作伙伴了，的确应该坦诚相待，我把窃听功能关掉。”说着，他在手机上按了按，又递还给了佟一凡。佟一凡接过手机，将信将疑地看着。林孝廉耸耸肩：“真的没事了。雷瑛手上那部女式的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这是套情侣手机，我们只在男士用的这部上做了手脚。好了，谈我们具体的合作方案吧。”

佟一凡轻轻抹了抹手机屏幕，插回腰间的手机套，低声道：“你说的那事儿，不在我的管辖范围。”林孝廉脸上渐渐没了笑容：“谁说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佟一凡惊疑地抬起头，接住了林孝廉咄咄逼人的目光：“你什么意思？”林孝廉阴沉沉地道：“秘书长，办公设备的事情我可帮你铲平了啊，你可知道我也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啊。”佟一凡恨恨地道：“那件事是你设的圈套，我们根本不知情！”林孝廉忽然打个哈哈，阴冷地笑了起来：“秘书长，您还在这些事情上纠缠什么？你可别忘了，你们政府的许多秘密、机密文件还在我这儿呢。这事要查起来你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你说你带着这部手机参加了市委几次重要会议了？我们每一次收到有用的信息可都给你打了款的！账目可是一清二楚！”

佟一凡听得全身颤抖，半个字都插不进去。林孝廉掏出一张银行卡，往佟一凡面前一放，态度又变得殷勤起来：“这是我在国际银行给你

开的账户,已经打进了30%的订金,事成之后,会付您全款的。还是那句话,这件事做完了,咱俩就分手,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佟一凡只觉得身体一阵热一阵冷,汗流浃背,低低地问了句:"这样做安全吗?"林孝廉亲近地揽住佟一凡的肩:"放心,我们不是新手,你看看雷瑛账户上那么多钱有人查出来了吗?回头变成令爱的奖学金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

佟一凡咬着牙,额头上的青筋都在跳动,嘴唇哆嗦着,终于说出轻得几乎让人听不见的一句话:"两天后……召开星讯六号外运协调会……"林孝廉轻松地捕捉到了这句话中的信息,高兴得拍了拍佟一凡的背:"这就对了嘛!在星讯六号外运协调会上,请佟副市长打开手机。"佟一凡有些诧异地抬头望着林孝廉,满脸的汗珠清晰可见:"保密会议……手机是要上交的……"林孝廉呵呵一笑:"所以佟副市长需要另一部手机,请笑纳。"他拿出一部袖珍手机,托在掌中,呈到佟一凡面前。佟一凡迟疑着,终究还是接了过去。林孝廉微微一笑:"这是部普通手机,您可要拨号的哦。"这时,门外传来雷瑛的敲门声:"林总,老佟,我可办完手续了啊,你们聊完没啊?"林孝廉礼貌地站起身来:"佟副市长,不送了。"

走出恒昌公司,佟一凡仿佛从地狱走回了人间,都要虚脱了。

两天后,星讯六号外运协调会在市委召开。出席会议的主要是相关涉密部门负责人,市委书记柳旭安亲临会场,会议由佟一凡主持。作为保密工作人员,武梅和秦风也列席旁听。进入会场前,参会者均按规定把手机交给工作人员保管。佟一凡忐忑不安,交出了自己常用的手机,却悄悄摁下了藏在身上的袖珍手机的拨号键。

柳书记环顾了一下众人,清了清嗓子:"今天是星讯六号卫星转运工作协调会。大家知道,星讯六号卫星是我们国家一颗重点实验卫星,这颗卫星的最终测试现在正在我市727卫星测试中心紧张进行,两天后测试工作就要完成,届时,卫星模拟器和重要实验数据将转送北京。在转运过程中,需要我们滨阳市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保证卫星模拟器和试验数据的绝对安全。今天民航、交管、武警都到会了,下面请727

站保卫处周处长介绍一下整个日程安排，各部门按这个时间表密切配合……”

周处长等柳书记讲完，站了起来，开始宣读时间安排：“根据现在的试验进程，整个测试工作将于12月3号全部结束。转运工作从12月4号早7点开始。12月4号上午7点，封存全部数据，进密码箱。8点整，卫星模拟器、相关硬件和数据密码箱启运，由滨阳警方配合武警一起，从727站运抵机场，直接空运到北京……”

与此同时，林孝廉和蝴蝶正在车库里凝神地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周处长的声音：“设备和数据运走之后，试验过程中的全部计算机格式化，所有磁盘消磁，所有消耗性硬件回收。所有技术人员出站。12月4号晚6点之前，完成上述工作，工作人员撤出。12月5号凌晨6点前，销毁站运走全部废旧物资，专人押送，当天销毁！”

第二十章

狭　　路

在诡异幽暗的车库里，林孝廉和蝴蝶正在密谋。终于到了成败攸关的时刻，蝴蝶有些迫不及待，而老谋深算的林孝廉，却永远有着不为人知的算计。

"星讯六号启运之后，727站的设防会相对松懈……"

"可是他们会议上说6点前销毁站就来车运废旧设备了。"

"所以必须在销毁站的车过来之前取走DW5，我们必须，也只能在12月3号夜里动手。"

"时间紧迫啊。这DW5你用过吗？"

"没有！"

"这玩意儿真能把数据全部带回来？"

"刘鹏临走前对我说过，DW5会影响它所依附设备的使用寿命，所以，目前被安装了DW5的那块键盘应该已报废进了库房。搜索器，刘鹏已经留给我了……"

在诡异幽暗的车库里，林孝廉和蝴蝶正在密谋。终于到了成败攸关的时刻，蝴蝶有些迫不及待，而老谋深算的林孝廉，却永远有着不为人知的算计。

此时，727站，正在进行卫星天地对接的最后一次试验程序。三人

检查组在秦风、周处长的陪同下，站在总控计算机前，注视着大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字。

中午12点一过，大厅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工程师的口令：

"系统加电！"

"设置完毕！"

"检查信息通道！"

"通道正常！"

"指令循检，上下行信道频谱性能测试！"

"数据正常！"

"距测功能测试、误码率测试！"

"数据正常！"

一位工程师仔细盯着电脑，一边在ENTER键上反复敲击，电脑没有反应。身边一位同事问道："有问题吗？"

"键盘好像出了点毛病。"说话间，他用鼠标完成了这一动作，"数据正常！"

"距离零值测试！"

"数据正常！"

大屏幕上显示出"测试终止"的字样。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一齐站起，望着大屏幕上不断闪烁却已不再变换的数字。

总工程师清了清嗓子："现在我正式宣布：滨阳星讯六号卫星天地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卫星模拟器和测控数据即将运往北京卫星总体工程部，大家辛苦了！"

瞬间，掌声和欢呼席卷了总控机房，就像当初322所完成研发任务时的情景。在场的武梅等人，虽然心头还装着千钧重担，也不禁被这欢快愉悦的氛围所感染。

总工程师在周处长的陪同下，拿着刻录完成的试验数据光盘，来到武梅和秦风跟前："试验圆满完成，请监督我们存取密件。"

保密室在大楼6层，这是727站最森严戒备的地方，楼层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摄像头，几乎可以叫做360°无死角。周处长和总工程师各自拿着自己的身份识别卡，在电子门上一刷，门开了，保密室里顿时灯光

明亮，周处长回头对武、秦二人解释道："保密室供电系统是自动开启的，只要门打开，灯就会自动亮起来。"秦风问："如果切断电源呢？"周处长笑了一下："门是电子锁控制，没有电，门就打不开。"四人一起走进保密室，周处长和总工程师各自在保险柜的控制台前输入密码，只听啪的一声，一扇保险柜门应声而启。总工程师小心翼翼地把光盘放进保险柜，周处长继续道："每次存取密件至少都要有两个人在场，否则也是无法进行的。"

下午 2 点，秦风等人回到招待所。一碰头，庞剑便关切地问道："怎么样，727 站那边结束了？"秦风点点头："结束了，已经把试验数据存保密库了。从目前情况看，测试数据很安全，敌人在 727 站下手的可能性应该很小。"武梅微微笑了笑："但愿如此吧，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庞剑，林孝廉那边情况怎么样？"庞剑挠挠头："他这几天倒是特别消停，每天从家里到公司，两点一线。这会儿志军还在监视呢。"武梅闭目沉思了一会儿，忽然睁开眼来，表情异常严肃："最后关头，我觉得林孝廉和蝴蝶一定会联起手来，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加紧追捕蝴蝶，以防不测！"

也许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北京的事件，对蝴蝶的心狠手辣还不够了解，自从试验数据光盘入保密室后，秦风或多或少有了一丝放松，他轻轻拍了拍武梅的肩："你也该休息一下了，这两天大家都熬了不少夜，晚上还得去 727 站值夜班，你先去睡会儿吧。到时间我叫你。"

"我怎么进 727 站？"

"这两天，安保已经提到了 A 级，看来，我们得亮出王牌了。"

"你是说佟一凡？"

"没错。花这么大代价拖佟一凡下水，得物有所值。"

说着，林孝廉站起身，走到窗前，往楼底下俯视。一部商务车在公司对面的街道上已停了好几天。他明白，自己的行动一直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到了眼下这个时候，只能将计就计，铤而走险了。他拿定主意，掏出手机，拨打佟一凡的电话。

佟一凡接起电话，全身像触电一样重重一震："林，林老板？"林孝廉的声音阴沉得瘆人："秘书长，我得跟您再见一次面哪。"佟一凡头上的

汗水又大滴大滴地渗了出来:“这个就不必了吧……”外面传来门铃响,佟一凡一心想挂电话,也不等林孝廉再说什么,急道:“我家来客人了,改时间说,我挂了。”说完,猛地按下挂机键。紧接着,手机又发出声音,他抓过一看,是林孝廉刚发的一条短信:“请佟副市长权衡!明早前回电。”佟一凡放下手机,脑子里一片空白。

深夜1点。雷瑛和佟欣早就睡熟了,母女俩享受出国前最后的相聚时间,一起在佟欣的卧室里睡了好几个晚上了。佟一凡坐在床上,房间里一片漆黑,他反复看着林孝廉发给自己的那条短信,猛地一摁键,毫不犹豫删掉那条短信,拨通林孝廉的手机:“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提供了!你要履行承诺,不要再骚扰我和我的家人!”

林孝廉无耻而自得的笑声从听筒里传出:“你佟秘书长在727站布下了千军万马,单给我们一个日程表,我们只能观摩,不能参与嘛!”佟一凡深深地一掐手掌:“你到底还要什么?”林孝廉的声音显得很平静,却透着巨大的强迫:“没什么,请你明天晚上送一个人进727站。”佟一凡简直难以置信:“这不可能!”林孝廉充满威胁的语气,犹如寒风一般森然逼近:“佟秘书长,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战团了,你没有退路,你只能和我们绑在一起。你好好想想吧!”

林孝廉挂上电话,满意地笑了笑,从公司大楼21层高的地方眺望滨阳的夜景,整座城市静谧而黑暗。佟一凡辗转反侧,痛苦思索了半天,最终还是无奈地答应了。林孝廉转身走到办公桌前,迅速在键盘上敲着字:“进展顺利。”对方联系人的银色狐狸小头像闪动了两下,对话框里出现对方的应答:“蝴蝶?”林孝廉继续敲着:“就要起飞了。”对话框里又显出几个字:“别搞砸了。”林孝廉心里一冷,怔了一怔,赶紧打字:“明白!”

“武处,龙队长查到林孝廉有套房子就在公司楼上,这两天都没回家。他的举动,始终都在我们视线范围内……”

“知道了,继续盯紧他。”武梅挂上电话,望着沉思中的秦风,微微皱了皱眉。秦风问道:“没什么动静?”武梅点点头,脸上布满疑惑:“真是蹊跷,林孝廉现在住进公司不出来了。”

卫星模拟器和实验数据已安全送离滨阳，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武梅直到接到秦风在机场亲眼见到军用飞机上天的电话，都还觉得像是一场梦，她始终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潜伏涌动的危机会静悄悄地就平息了？难道是他们遗漏了什么吗？

刘志军的电话也打来了："林孝廉还在茶餐厅里呢，真是奇怪，他这两天没有任何行动，一天到晚优哉游哉的……"庞剑在一旁看着武梅放下电话，忍不住说："蝴蝶也没消息了，他们是不是发现很难得手，索性放弃行动了？"武梅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担忧："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是不是我们漏掉了什么？"庞剑抬手腕看了看表："现在是中午 11 点，飞机应该在下午 2 点就到北京了。东西都运走了，他们想干也干不了什么了。"武梅看着实验大楼外开始陆续离开 727 站的工作人员："说的倒是没错。不过，还得等明早销毁站的车一来才算石头落地呢。"一旁的周处长关切地道："武处长、小庞同志，你们先回去休息了吧，这里我会安排人继续值班，秦处长说他晚上也会亲自来值夜班。"

武梅、庞剑二人回到招待所，实在是太累了，各自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傍晚了。武梅拿起手机一看，有一条未读短信，是秦风发来的："知道你在休息，不打你电话。跟你说一声，卫星已经平安到达北京了，我已向柳书记做了汇报，今晚我去 727 站值夜班，明天一过就万事大吉了。"这时隔壁的庞剑也睡醒了，走过来敲门："武处，今晚怎么安排？"武梅边穿衣服边道："去志军那里看看，就算卫星这边没事了，但林孝廉和蝴蝶还没落网呢，可不能轻易让他们跑了。"

庞剑开车上路，颇有些不以为意："没想到是虚惊一场，看来这个林孝廉也是个明哲保身的家伙。"武梅靠着车窗，一时没有答话，仍旧在细细思索：到底是哪里不对呢？她绝不允许自己再有方瑶事件那样的失误。可是，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太安静了，安静得甚至不正常……她仔细清理着思绪，从测试结果出来到现在，林孝廉和蝴蝶一伙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近数据，难道……难道他们在 727 站有内应？内应——武梅脑海中忽然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灵感，一时失声道："老张！"庞剑一愣，手上的方向盘差点儿没把住："谁？"

“从事情一开始，刘鹏是对老张下的手，他为什么要拉拢老张？老张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花那么大力气收买老张，只是为了废旧的解码器吗？老张是不是对我们还隐瞒了什么，或者说，林孝廉他们还利用老张做了些连老张都没发觉的事情？他们到现在仍没有动静，甚至连卫星模拟器和数据已运走仿佛都毫不在意，是不是因为他们早有准备，所以根本不用着急？”

庞剑狠狠一拍脑袋：“对啊！”武梅毫不犹豫地说：“走，找老张去！”

一幢旧旧的居民楼，采光效果很不好，大白天的楼道里一片黑暗。武梅和庞剑摸到老张家门前，敲了敲门，老张打开门，不由一愣：“武处长，庞同志……”武梅毫不客气地挤进门去：“老张，我们还想向你了解点儿情况。”一时间老张紧张得张着嘴合不上：“了解情况？该交代的我都交代完了，工作也丢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想把我怎么着啊？”

武梅盯着他，目光凛然：“老张，把你和刘鹏从认识到最后，你们俩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再从头原原本本地向我讲一遍，一个细节都不要漏！”

“10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带孙子浩浩去儒林古街随便瞎逛，就在那片空地，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放遥控飞机……后来，我就问小刘，这飞机哪里买的啊？他说，不是买的，是他自己做的……小刘问我说，你是不是在727站里面看库房啊？我说是啊，小刘乐呵呵地说，他那飞机其实就是用废旧零件做的，他还说，727站库房里不是有的是废旧零件吗……我就带了几次废零件给他，而且都是卖给他的。那小刘也挺大方的，每次都不还价。再后来有一次，他让我再多送他几个解码器，就把飞机白送我……小刘就说，我给他找那些废零件，他都用不上，还不如他自己亲自去我们库房淘几个……我实在是拗不过他，那天晚上，就悄悄带着他进了库房。那天他去上了个厕所，半天没出来，我在外头给吓得不行，就怕他给人看见……”

武梅猛地打断老张：“你说他上厕所半天没出来，他是不是悄悄跑到设备区里去了？”老张苦着脸道：“我们后来清点过一遍，没发现少东西啊。”武梅若有所思地想了想，又道：“那个屋子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老张低着脑袋：“都是些鼠标键盘打印机什么的。”

"鼠标键盘?"庞剑忽然想起什么,急道,"武处,我在公安部的时候就听说,现在敌人的技术可先进了,有一种什么仪器,可以从计算机的任何接口截获数据……"武梅双手重重地一拍:"是的!之前所有断掉的线索此刻都可以接上了。"她立即掏出电话打给周处长:"周处长,我想问一下卫星测控这段期间有没有更换过主控机的外设?"周处长的声音平稳地传来:"有啊,两天前就换过一个键盘,说是连续工作时间太长,敲得太猛结果报废了。"

抬头一看老张家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到了9点,武梅噌地站起身来:"庞剑,快走,赶去727站!"

蝴蝶蹲在地上,仔细地系着鞋带,动作显得平静悠闲。地上是一张727站的结构图,图上放着几样东西:手机、无声手枪、DW5搜索器、匕首。蝴蝶缓缓地把匕首插进登山靴的靴筒中,拉开衣服拉链,把手机、手枪以及搜索器一一插进内兜,这时手机忽然振动起来。他摸出手机,打开一看,屏幕上显示林孝廉发来的一条短信:"晚上10点,佟一凡会在车库外接你,带你进727站。"蝴蝶鼻子里哼了一声,立即删掉短信,静静地坐在车库里,闭目养神。

果然,佟一凡如约到来了。蝴蝶用衣服紧紧地裹住自己,缩成一团,躺在佟一凡的车后座下。佟一凡面无表情地开着车。两人从车库上车的那一刻起,就从没对视过一眼,没交谈过一句。车缓缓驶近727站大门,警卫看到车牌,礼貌地敬礼,佟一凡探出头去:"我来巡视一下保卫情况。"警卫毫无拦阻地放行,车开进了727站。佟一凡慢慢将车开到一个隐蔽的角落,蝴蝶敏捷地打开车门,幽灵般地溜下车,消失在夜幕中。佟一凡望着这个陌生人的身影在黑暗中隐没,长吁了一口气,调转车头,向大门驶去。

刚到大门,迎面就看到秦风正停下车走进来,佟一凡见躲不过了,硬着头皮踩下刹车,伸出脑袋打了招呼:"老秦?"秦风一愣,笑了笑,走到车窗前:"老佟,你怎么来了?"佟一凡苦笑道:"听说明早销毁站才能来车,我来看看情况,如果可能的话连夜请示柳书记让销毁站过来处理,省得夜长梦多。"秦风笑道:"你这个办法倒也好,不过今晚我值班,

估计没什么问题，别打扰柳书记休息了。"说着大步往实验大楼走了过去。佟一凡怔怔地望着秦风的背影，一踩油门，车开出了727站。

商务车在路上飞驰着，庞剑汇报着刚刚从公安部确认的信息："对！主控机主要是负责测试运算工作，如果键盘被做了手脚，所有的输入都可能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只要在键盘里安装一个存储器，就能把每一次敲击记录下来，然后在其他机器上全部复原！"武梅道："就是说，如果键盘恰好坏掉，被放进废旧仓库……"两人不约而同地嘿了一声。武梅抓起手机拨通秦风的电话："秦风！现在你立刻到727站的仓库，敌人很可能就在那儿下手。我马上就到，你要小心！"还没等武梅说完，秦风急切的回答已传来："知道！"电话就挂了。武梅一时无暇顾及，又马上给刘志军打电话："志军，你马上赶去727站！今晚可能会有情况！"

此时的蝴蝶，早已潜入727站库房。他冷冷看了一眼横躺在地的库房管理员尸体，把枪插回衣兜，悄悄把尸体拖进角落，又蹑手蹑脚地窜进废旧元件区，在一排排搁架前用搜索器寻找起来。搜索器上的红灯一开始没什么反应，渐渐地开始闪烁，蝴蝶心中暗喜，举着搜索器靠近一堆废键盘。终于，他惊喜地看到搜索器在一个键盘前指示灯变成了绿色。他细致地观察了一遍键盘，立即发觉关窍，三下五除二地拆掉回车键，一块小小的芯片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一把抠出，揣进衣兜。忽然，库房外传来两个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蝴蝶立即凝住身形，缩到架下，一动不动地等着。

两名搬运工有说有笑地走进库房，大声喊着管理员："小胡！小胡！"忽然，一名搬运工瞥见角落里直挺挺伸出一双人腿，吓得惊叫了一声。藏在暗处的蝴蝶，一连两枪，两人应声倒地。蝴蝶正待脱身，却又察觉到库房门口传来的响动。他面色一沉，反身隐入元件区的黑暗之中。

秦风举着枪，绷紧神经，一步一步挪进库房，刚才那戛然而止的一声呼喊他听得真真切切。微弱的光线下，两名搬运工的身体一横一竖趴在库房通道中，秦风警惕地环顾着四周，轻轻蹲下身，一探两人的鼻

息，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么短的时间，凶手肯定来不及逃脱，他就躲藏在这间杀机四伏的库房里！秦风仿佛听见了自己沉重的心跳，他双手攥紧了枪，目光如炬，继续在黑暗的库房货架中摸索着。忽然，不远处的搁架后传来一丝动静，秦风一个箭步冲将过去，举枪对准货架，猛地一掀，不见人影，背后却忽然一凉，一把匕首从后背狠狠地扎了进来，他强忍剧痛猛然回头就是一枪，身后的蝴蝶早有防备，闪身躲过，又是一刀深深地扎进了秦风的腹部，秦风再也支持不住，摇晃了一下，猛地摔倒在地。

此时，刘志军和几名727站的警卫纷纷拥进了库房。蝴蝶恨恨瞪了一眼躺在地上血流如注的秦风，屏住呼吸，从货架的间隙中死死盯住循声而来的刘志军，悄悄举枪瞄准。就在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冷不防，秦风用尽最后力气一下拽住蝴蝶的双腿，狠狠一扯，蝴蝶猝不及防重重摔倒在地，完完全全暴露在刘志军眼前。蝴蝶的身形样貌，早就被刘志军牢牢刻在了脑子里。电光石火的刹那间，蝴蝶还没来得及拾起地上的手枪，就被刘志军一枪击中脑门，当场毙命。看着地上双目紧闭、双手还紧紧拽着蝴蝶裤腿的秦风，刘志军陡然明白了刚才的一切，如果不是秦风，恐怕自己已遭遇不测了。他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秦处！"猛地跪下身去，抱起秦风的身体就往库房外冲去。

门外警灯闪烁，人头攒动。刚刚赶到的武梅，呆呆地盯着刘志军怀中浑身是血的秦风，声嘶力竭地高喊："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第二十一章

离　　歌

武梅双目幽深，始终不用正眼去看佟一凡："还有二十分钟，林孝廉的飞机就要起飞了。看来秦风真的是死不瞑目啊。"

深吸一口气，佟一凡猛然抬起头来与武梅的双目直直对视着，他说："我就是证据。"

车头大灯的光柱像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划破了寂静的夜幕。

佟一凡一踩刹车，汽车猛地停在自家楼下。他仿佛刚从一处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下来，整个人仍处于惊魂未定的恍惚状态。他抬起头扫了一眼窗外，矗立在沉沉夜色中的公寓楼，只有自己家的窗口还透出一丝微光。

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只觉得眼皮跳得厉害，脸上很烫。如果真像林孝廉所说的，再也不会来打搅他和他的家人，他真恨不得做个手术，把记忆中的这一段经历切除干净……刚才秦风和自己打招呼的情景不时地在眼前闪现。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有这么一天，自己居然是躲在暗处的窃贼，而亲如兄弟的秦风，却是磊落地站在明处，一如既往地信任着自己。但愿那个被自己偷偷带进727站的人不会被秦风发现……这时，佟一凡仿佛触电般陡然醒过神来：赶紧毁灭证据！他跳下车，从后备箱里拽出车载吸尘器，又回到车上，在蝴蝶坐过的后座上仔细地清理着。

“老佟，你干吗呢？”

佟一凡一阵紧张，下意识地关掉吸尘器，推开车门。站在车外的雷瑛满头雾水：“你这是怎么了？大半夜的，在这儿傻坐着干吗？赶紧把车停库里去啊。”佟一凡抬头盯了妻子一眼，晃动一下身子，低声嗫嚅道：“家有贤妻，家有贤妻啊……”

“你说什么？”雷瑛一愣。佟一凡的手机忽然刺耳地响了起来，他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兆，犹豫着摁下了通话键：“喂……什么？秦风怎么了？……”手一滑，手机啪的一声掉到地上。雷瑛连忙捡来。佟一凡心猛地揪起来，一把抢过手机，翻身跳上驾驶座，发动了汽车。雷瑛急得趴在车窗上问：“去哪儿？怎么刚回来就走啊？”佟一凡两眼充血，仿佛失去了理智，给足油门，汽车嗖地冲了出去。

滨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全滨阳最好的外科大夫都被紧急召来了。市委柳书记亲自下达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秦风的命救回来。

佟一凡气喘吁吁，冲到医院急救室门前。眼前划过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憔悴失神的武梅、呆若木鸡的刘志军、痛心疾首的庞剑，还有扑在武梅怀里默默抽泣的明明。

明明抬头看见了佟一凡，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扑到他的怀里。佟一凡脑子里一片空白，紧紧抱住明明，瞪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急救室的门开了，一名医生走出来，表情严峻：“谁是病人家属？”无人应答。“病人家属在吗？”医生又问了一声。武梅上前一步：“我是。”医生压低了声调：“已经心率衰竭，生还的可能性很小，随时可能昏迷，我们给他打了强心针，还能维持10分钟左右。你们进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味道。输血袋里的血浆慢慢地嘀嗒着，一滴一滴挤进秦风的血管里。众人纷纷围到手术台前，在水银灯光的映射下，秦风脸上是没有血色的安详。佟一凡目光呆滞地站在一旁，他怀里的明明伏在病床上，紧紧握住了秦风的大手，轻轻哭着：“爸爸……”

秦风缓缓睁开眼睛，努力地想笑一笑：“明明……”他的目光慢慢寻找着，转到武梅脸上，停了片刻，又转向了一旁的佟一凡。佟一凡连忙

握住了秦风的手，他感到一阵直刺心口的冰凉，哽咽了起来："兄弟……"

秦风视线中的一切在渐渐变得模糊；他好像听到了一些含混的声音，切近而又遥远……他是如此真实地感觉到，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和身体脱离，朝一个深邃的黑洞飘去……孩子他妈，我可以来见你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明明，该怎么办呢？……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紧攥着佟一凡的手，嘴唇微微翕动着，声音缓慢而清晰："老佟……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明明……就交给你了……"

心电图监视器上，一条笔直的线平静地滑过，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明明哇的一声扑到爸爸身上，哭喊声撕心裂肺。

明明一个人抱着变形金刚缩在床头，一动不动，漠然地看着眼前的大人们。雷瑛强装微笑，坐到床边："明明，跟雷阿姨回家吧，到阿姨家去住，好吗？"明明抱紧了变形金刚，呜咽着，摇着头。雷瑛柔声道："欣欣姐姐在家等着你呢，还有你佟伯伯。"

明明猛地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发出沉闷的喊声："我不去，我要等爸爸！"武梅端着刚做的饭走进房间，拍了拍被子："明明，先吃点儿饭，要不武阿姨今天晚上陪你？""不要！我谁都不要！我哪儿也不去！你们都出去，我就想一个人在家待着！"声音是如此哀怨，如此绝望，让武梅与雷瑛都忍不住再度落下泪来。两人刚一出门，明明就跳下床，砰的一声把门重重关上，房间里传来撕裂般的哭声。

小小的客厅里，此刻拥挤不堪。市委柳书记、佟一凡、刘志军、庞剑、龙队长，再加上武梅和雷瑛，几乎要把客厅撑破。女人们默默流着泪，男人们闷闷地抽着烟。虽然蝴蝶被击毙，卫星数据安然无恙，但这并不能减轻人们心里的哀伤。

窗外的天空渐渐变得明亮，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会议室里，庞剑举着文件压低声音说："武处，鉴定报告出来了，蝴蝶身上的键盘按钮是一个存储器。"他把存储器在电脑上一插，投影仪上显示出一组数据，"这里面存储着这段时间主控机输入的所有数据，

而且安装了定时自毁系统，在设定的时间内，让键盘发生故障。蝴蝶之所以破釜沉舟进727站的仓库，就是为了这个。”

武梅点了点头，神情黯然。星讯六号的秘密文件，终究没有被敌人窃走，可秦风，自己的老同学和老战友，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抬起头，长吁一口气，目光转向刘志军：“志军，那天晚上的情况查清了吗？”

刘志军说：“查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什么证据，但是……”

“但是什么？”

刘志军说：“我觉得，佟一凡不会平白无故去727站。”武梅垂下眼帘，思索片刻，果断地站起身：“我们去找他谈谈。”她快步走出房间，心里却莫名地泛起一阵酸楚：秦风，对你来说，不要揭开一切真相，反而才是安慰吧，对不起……

佟一凡呆坐在办公室里，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大家都知道了秘书长的挚友秦风牺牲的事情，谁也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他。而此刻，包围佟一凡的不只是伤心，更多的是恐惧。连着两个晚上，他一次次被噩梦惊醒，梦中看到秦风鲜血淋漓地站在自己面前。被自己带进727站的那个陌生男人，狞笑着，一刀一刀往秦风身上扎，自己却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想跑却挪不动脚步，想喊却发不出声音……没错，是自己，是自己害死了秦风这个好兄弟！……手机嘀的一声响，佟一凡收到一条短信，发信人是林孝廉，他陡然坐直身躯，握紧手机，下意识地扫了一眼门口。屏幕上是这样一行字：“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佟秘书长，你好好保重，希望你们全家幸福快乐。”佟一凡快速地按下删除键，他继续呆坐在椅中，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哀。

门忽然被推开了，佟一凡抬起头，心中猛地一跳：“武处，你……来了。”

武梅语气里透着疲惫：“佟秘书长，我想跟您谈谈。”佟一凡点了点头：“请坐。”

武梅开门见山地问道：“佟秘书长，727站的出入记录显示，那天事发前一个小时，您去过727站，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佟一凡一愣，理了理思路，回答道：“对，我去过。是这样，卫星模拟器运走以后，第二天早上销毁站才能来车拉报废器件，我就想过去看看

情况，如果可能的话，让销毁站早点过来处理，省得夜长梦多。在那儿还碰上了秦风，谁知道……”说到这，他触动了对秦风的记忆，悲从中来，泪水簌簌地从脸上滑落。

武梅问：“您的车走哪条路去的727站？”佟一凡一怔：“哪条路？……抱歉，我没听懂你的意思？”武梅看了佟一凡一眼，没有回答。佟一凡苦笑了一下，想了想：“我是从家出发的，走了康华南路、滨海路，然后到的727站。”武梅盯着佟一凡，一字一顿地说：“恒昌公司老板林孝廉家就住在滨海路，您跟他熟吗？”佟一凡心里一阵紧张，但脸上仍不动声色：“算是认识吧。在菲律宾商务考察的时候，和他碰巧住同一家酒店，见过两次面。雷瑛原来就在他们公司，不过现在辞职不干了。他家住哪儿，我并不知道。”

武梅心平气和地说：“佟秘书长，林孝廉是我们侦查中的一个重要嫌疑对象，其实他早就在我们的监视中，只是一直没有直接证据。我们刚刚知道，他已经订了出国的机票，如果就这样让他走了，我想，秦风会死不瞑目的。”

办公室里一时陷入沉寂。武梅又补充道：“林孝廉最近找过您或者跟您说过什么吗？”佟一凡缓缓摇了摇头。

武梅沉默片刻，站起身：“那好吧，如果您想起什么，随时联系我们。”佟一凡点点头，目送武梅的背影离开。登时，他虚脱般地瘫在旋转椅上，浑浊的泪水从眼中汩汩涌出：原谅我，秦风，原谅我……

茶馆里，林孝廉悠闲地读着一份报纸，还时不时端起茶杯啜一口。监视车里的庞剑早已咬牙切齿，恨不得现在就冲出去把他狠揍一顿，案子不用审，罪也不用判了，直接拖到秦处长灵前一枪毙了，多少也解解自己的心头之恨。身边的刘志军倒还沉得住气，盯了这么久，一点儿愤怒的表情都没有。庞剑气冲冲地脱口而出：“咱们这么盯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要我说，干脆直接拘了，查他一个底儿掉，我就不信找不出证据！”刘志军放下望远镜，冷冷地瞥了庞剑一眼：“你又不是第一天当警察。”庞剑问：“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他走？”刘志军没再搭理他，举起望远镜，继续观察林孝廉的动静。

武梅站在市委秘书长办公室门前，默然许久，再次推门走了进去。佟一凡问："武处，还有事儿吗？"武梅说："我想来再问问您车上的情况。"佟一凡故作惊讶："车上？我的车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有什么发现？"武梅说："现在还没有，我们对您车里脚垫上的脚印进行了取样，正在进行分析核查。希望您能告诉我，最近有哪些人坐过您的车？"佟一凡心头一惊，有些慌乱，他那天只是用吸尘器吸了一遍坐垫，至于脚印，还真不知道会不会像指纹一样被查出痕迹。

佟一凡保持着镇静："好的，我想想，我想想……""您可以慢慢想，想清楚了，明天告诉我。对了，佟秘书长，明天为秦风送行，您应该来参加吧？"佟一凡不敢再正视武梅的目光："当然，我当然要去。"

武梅快步向楼下走去，不用回头，也能感觉到身后佟一凡茫然失措的目光，她在心底感叹：佟一凡，如果你真是秦风的兄弟，希望你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

冬季的大海显得阴暗沉默，海鸥嘎嘎地叫着，滑翔着飞过半空。望海广场上游人稀疏，花坛中只剩下褐色的泥土，显得很萧条。海风推涌着波浪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澎湃的声响。海天模糊一片。武梅扶着栏杆，出神地望着远方，一个月前他和秦风在这里看海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们选择了公安事业，就意味着选择了无法推卸的使命，选择了奉献，选择了孤独和不被理解。"

是啊，秦风，我为什么要为你哭泣呢？我应该为你骄傲，为你自豪才对啊！你一定不希望见到我们的眼泪，你那么喜欢笑，怎么会愿意给自己的人生画下悲伤的句号呢？对吗，我的兄长，我的同学，你也是我在心底，深爱着的一个人啊……

海风不知不觉变得柔和了起来，缭乱的发丝萦绕在耳际，武梅继续凝望着苍茫的大海，仿佛与它融为了一体。

透过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窗外霓虹闪烁，晚霞还未褪去，交织出一片鲜艳的美丽。

佟一凡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静静打量着正在收拾旅行箱的佟

欣——美丽，从容，一举一动都散发着青春的朝气。还记得欣欣幼年时蹒跚学步的情景，一晃眼，就这样长大成人了……佟一凡忽然有了几分欣慰，笑了笑："东西都备齐了吗？"

"差不多了，今天又跟我妈出去买了一堆，我妈说国外东西贵，恨不得把这几年要用的东西都给我准备齐了，她也不想想我一个人拿得了吗。我这是上学，弄得跟移民似的。"佟欣一边说着，一边把衣服往箱子里塞。

佟一凡笑道："你妈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嘛。"佟欣满不在乎地一撇嘴："哎呀，我都这么大了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们就放心吧，到时候一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就行啦！"佟一凡闭上了眼，情不自禁地点着头，继续道："不过，欣欣，家里能给你的也许就这么多了，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你不了解的，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轻信别人。记住，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轻易借给别人钱。"佟欣一愣，忍不住扑哧一笑："爸，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饭厅传来雷瑛的声音："你们爷儿俩，过来吃饭了。"佟一凡叹了口气，起身向饭厅走去。

佟欣悄悄观察着埋头扒饭、一言不发的父亲，心里琢磨着刚才他的那番话，忽然端起饮料杯子："爸。"佟一凡一怔。佟欣认真地望着父亲："爸，我知道你最近因为秦叔叔的事心情不好，但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后天就要走了，你和妈一定要保重身体，要懂得享受生活。"佟一凡看着懂事的女儿，表情复杂，终于微微一笑，举起手里的杯子，雷瑛也举起杯子呼喊着："来来，我们一家人碰碰杯，算是给欣欣饯个行吧！"

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殡仪馆外，翠绿的松柏上挂着一滴滴晶莹的雨珠，如水晶般清澈。佟一凡深埋着头，跟着为秦风送行的人流，缓缓地向告别厅走去。

秦风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鲜花环绕的玻璃棺中，神情安详，依稀还挂着一丝笑容，仿佛离去得了无遗憾。

"秦风同志是我们党的忠诚战士，为我们滨阳的国家安全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保护国家重大项目绝密数据，他坚决同敌人做斗争，不

幸光荣牺牲……”

柳书记为秦风致悼词。告别厅中响亮的回音震动着耳膜，佟一凡竟觉得自己的双手在微微发抖，他从走进这里的那一刻起，自始至终都没敢抬头看秦风一眼。他没有胆量，他不敢，一切都是自己的罪孽，他愧对所有的人，更愧对自己的好兄弟。

佟一凡跟在缓缓绕行默哀的人群中，终于不由自主地悄悄抬头看了一眼秦风的遗体。秦风神态平静如常，如同熟睡中的模样。这一瞬间，佟一凡额上的冷汗涔涔而下，只想退缩、逃离，短短的绕行一周漫长得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尽头。

这一刻，在机场候机大厅，林孝廉悠闲地办理完行李托运手续，朝不远处的刘志军、庞剑和龙队长迎面走去。三位干警怒目相视，压抑着自己的愤怒。林孝廉满面堆笑：“哟，真是没想到啊，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几位这几天辛苦了。不知是来给我林某人送行呢，还是也要出门呢？”

庞剑狠狠地一捏拳头，指骨发出一声脆响。林孝廉继续着充满快意的挑衅：“其实我对滨阳，还是很有感情的嘛。只不过那边还有很多事情等我回去处理，没有办法呀，如果事情顺利呢，可能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不过，如果不顺利呢，呵呵，这一走恐怕就不会回来喽！”庞剑忍无可忍地说：“林孝廉，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林孝廉哈哈一笑：“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嘛。”他低头一看表，“时间还早，要不我请几位喝杯咖啡，聊一聊？我林某人可是最爱交朋友的哦！”刘志军冷冷道：“不必了。”林孝廉故作惋惜地一摊手：“既然各位不肯赏光，我也就不勉强了。咱们就后会有期吧，再见啦！”他满面春风地一挥手，踱着缓慢而轻闲的步子，向安检门走去。庞剑一握拳头就要冲上去，却被身旁的刘志军和龙队长死死地拉住了。

殡仪馆就坐落在滨阳的南海仙境公墓旁。告别厅外，殡仪馆一侧雨中的青山格外苍绿，山上的公墓群显得肃穆而庄严。佟一凡呆呆地站着，雨水很快打湿了衣服。这时，一朵伞花在头顶为自己挡去了雨

水。佟一凡愣愣地回头,武梅举着伞,平静地站在身边。良久,武梅开口问道:“佟秘书长,就这么走了吗?”

佟一凡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武梅双目幽深,始终不用正眼去看佟一凡:“还有二十分钟,林孝廉的飞机就要起飞了。看来,秦风真的是死不瞑目啊。”

佟一凡心里一颤,踏出一步,走出雨伞的遮挡,抬头望向阴沉的天空,清冷的雨水直接地打在脸上,又滑下脸颊,如同自己的泪水,他慢慢地闭上眼,声音沙哑而颤抖:“武处……我……我……”

深吸一口气,佟一凡猛然抬起头来,与武梅的双眼直直对视着。他说:“我就是证据。”

登机口处,林孝廉迎面撞上刘志军等三人,他一脸诧异。刘志军冷冷地说道:“林先生,你说得可真准啊,咱们还真是后会有期,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这是什么意思?”林孝廉依旧一副不屑的神情。

庞剑将林孝廉手中的登机牌一把抢过来撕得粉碎:“林孝廉,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林孝廉故作镇定:“笑话!你们有什么证据?”庞剑轻蔑地一咧嘴,不由分说给林孝廉铐上手铐:“证据?你会知道的。”

两部手机摆放在审讯桌上,金属外壳在白炽灯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刘志军拿起一部,举在手中:“这是你送给雷瑛的两部手机吧?”

坐在对面的林孝廉不在乎地笑了笑:“那又如何?”

“手机里安装了窃听器,也是你的杰作吧?”

林孝廉装作不可思议地一昂头:“哦?是吗?这个刘鹏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还觉得奇怪呢,他买了两部手机,非要让我送给雷瑛,真没想到他竟然这样。警官,我承认我们公司员工存在着向政府官员送礼的情况,但没想到他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实在是小人所为,可恨,可恨。现在他人已经不在了,我们也无法追究他什么了。当然,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随时到公司财务查账,那儿有刘鹏买手机的账目登记。”

武梅拿起一张蝴蝶的照片:“这个人你见过吗?”

林孝廉盯着照片看了两眼:“有点儿眼熟。”

武梅继续平静地问道:“在哪儿见过?”

林孝廉装模作样地想了半天:“我想想……对了,好像是在刘鹏的别墅里见过。刘鹏被辞退以后老来公司闹事,我没办法就给了他一笔钱,不想让他再来公司,我就送到他家去了。送钱那天,这个人好像就跟刘鹏在一起。刘鹏的朋友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是不是啊?”

武梅微微一笑:“林总想得可真周到啊。”

林孝廉啧啧叹息了一声:“唉,这年月真是不能把人想得太简单,我以前错就错在过于相信刘鹏,结果给自己找了这么多麻烦。”

庞剑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走进审讯室,把电脑面朝林孝廉一放:“林孝廉,这是你的电脑,你不会说不认识吧? 照片上这个人,还有印象吗?”

液晶屏幕上,显示着一张给727站送过数据的十九院工程师陈俊的照片。林孝廉的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却又故作镇定:“没什么印象。”庞剑一声冷笑:“你可想清楚喽?”林孝廉摇摇头:“确实没什么印象。”庞剑把电脑调转过来朝向自己:“你总该听说过数据恢复的技术吧? 就算你格式化了,我也能恢复个八成回来! 我给你读一段你删除的公司计划吧:‘恒昌电子科贸公司第三季度销售任务安排……’”林孝廉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

“秘书长,办公设备的事情我可帮你铲平了啊,你可知道我也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啊!”

审讯室里忽然响起一句阴沉的声音,林孝廉浑身一激灵,不知所措地望着审讯桌后的武梅、刘志军和庞剑。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林孝廉的眼皮在微微跳动,桌上一个MP3,正在发出和它微小的体积不相称的巨大声响,在他听来,就像是黑夜中的电闪雷鸣——

“哎哟,秘书长,您还在这些事情上纠缠什么? 你可别忘了,你们政府的许多秘密文件还在我这儿呢。这事要查起来你可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的! 你说你带着这部手机参加了市委几次重要会议了? 我们每一次收到有用的信息可都给你打了款的! 账目可是一清二楚!

“这是我在国际银行给你开的账户，已经打进了30%的订金，事成之后，会付你全款的，还是那句话，这件事做完了，咱俩就分手，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这就对了嘛！在星讯六号外运协调会上，请佟副市长打开手机。”

录音放完，审讯室一片沉寂。林孝廉面如死灰，无力地坐在椅子上。他失算了，他再一次失算了，没想到佟一凡居然算计了自己，悄悄地把他们俩的对话录了下来……

武梅沉静地盯着林孝廉：“想继续听下去吗？”

沉默。一段死寂的沉默后，林孝廉终于开口了。

“照片是从北京发来的。”

“谁发给你的？”

“没见过，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银狐’。”

“你们还会联系吗？”

“任务结束，我们也就中止联系了。”

“你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网络，声音处理过。”

“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听蝴蝶的意思，银狐一直都在北京。”

武梅出了审讯室，注视着刘志军和庞剑把林孝廉押送出去。龙队长从另一间房间走出来，手里拿着几页纸，递给武梅：“武处，这是佟一凡的交代材料。还有，他希望您把这封信转交他的家人。”

雨后的空气异常清新，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透着光线，城市的景色显得明丽动人。远方的大海也难得地呈现出蔚蓝的颜色，如同一块无垠的蓝色丝绸一样伸展开。雷瑛站在窗前，抱着双臂眺望着远方，表情呆滞而漠然。身后的佟欣捧着信纸，泪流满面——

“雷瑛，欣欣，原谅我对你们的隐瞒。我曾经以为，那是爱护你们最好的方式。

“我这一辈子，把仕途看作生命的全部，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晋升，为了官职，为了爬上更高的位置，让更多的人对自己俯首听命。

正因为这样，我才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才把自己逼上今天这样的绝路。曾经，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一次又一次地抱着侥幸心理企图守住自己的职位，甚至一直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叛国者。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是自己自欺欺人的借口罢了……这两天，我悟透了父亲给我取名一凡的含义，做一个凡人，做一个没有野心和欲望的凡人，原来是这么可贵。可是……现在，我已经不能回头了。

“欣欣，你已经是大姑娘了，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你的人生旅程。爸爸也许不能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了，也不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的人生伴侣，原谅爸爸吧，爸爸是爱你的。

“雷瑛，你以后要面对的可能不仅是艰难生活，还要担负起照顾明明的责任。秦风的死是我直接造成的，恳请你能替我把明明培养成人，希望他成为一个像他爸爸那样的男人……答应我，这是秦风对我最后的托付，也可能是我对你的最后一个请求……”

火车站人头攒动。武梅一行和前来送行的柳书记还在站台上话别。刘志军捅了捅庞剑，往一列窗口挂着“滨阳—上海”车牌的车厢门一指。庞剑侧身望去，远远看见佟欣正一个人拖着笨重的行李箱走上站台。两人三步并作两步，奔到佟欣身旁，一个接过了她手里的旅行包，一个扛起了箱子。佟欣抬头看着这两位陌生的警官大哥，露出了感激而又有几分茫然的微笑。

“亲爱的爸爸，对我来说，这段日子曾经是那么的不真实，我到现在还无法相信，它是不是一场噩梦？可这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失去了一个原本温暖的家，让我不得不鼓起勇气来面对今后的生活……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此刻，我终于可以平静下来，用这种方式向您诉说我的心情……

“我知道，爸爸妈妈做了错事。但改变不了的是，我依然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也永远是我的亲生父母。亲爱的爸爸，有时候我也在想，假如您能提前告诉我您知道的事情，假如……当然，所有的假如都已经没有意义；如果人真的可以选择过去，我愿意用我一切的一切，包括我的

青春和生命，来偿还你们的过失，来挽救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佟一凡轻轻放下落款处画着一颗小红心的信纸，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走到床边，闭上眼。

高高铁窗外的阳光，静静地照进看守所，狭窄的囚室中沐浴着和煦的温暖。佟一凡躺在硬实的铁板床上。这么多天来，终于可以安心坦然地睡个觉了。

第二十二章

棋　　子

银狐轻轻磕了磕烟灰，摘下头上的耳麦，望着窗外霓虹闪烁的夜空。他忽然微微一笑，舒适地往旋转椅上一仰……星讯六号，最关键的地方，他早已安排好棋子了。

庞剑看完名单，郑重其事地说："武处，我觉得，这里头嫌疑最大的就是周旭。"

银狐轻轻磕了磕烟灰，摘下头上的耳麦，望着窗外霓虹闪烁的夜空，面无表情。林孝廉失手，蝴蝶出事，未见得让他有多么紧张，或者说，从内心深处，虽然组织上一再强调协同合作，但哪个人能没有点私心，不想把功劳留给自己……到了北京，就是他的天下。星讯六号，在最关键的地方，他早已安排好棋子了。

电脑屏幕上那个刚才还是亮色的头像呈现离线状态，向日葵小图标下的"宋子杰"三个字已变成了灰色。他平静地回忆着适才的对话——

"十九院进展如何？"

"设备已经安装好了。"

"当心被查出来。"

"放心，我们不是还有第二套方案吗？一旦设备出什么问题，第二套方案随时可以启动。"

“动作一定要轻，尽量离敏感区域远一点儿。”

“明白，我们最后一枚棋子精着呢，专业出身，做事还没出过纰漏。”

“呵呵，也是用钱喂出来的，有进展随时向我汇报。”

余音似乎还在耳边环绕，银狐扔掉已经燃尽的烟头，咂巴几下嘴唇，有些意犹未尽。

北京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寒风跟刀子一样割人，街道边的杨树叶早已落得精光，挺拔着光秃秃的树干在大风中摇曳。

武梅一下火车，就感受到了久违的京城气息，大风刮得眼睛都睁不开，头发也被吹得凌乱不堪。来不及回家，唐正刚局长派来接站的车直接就把武梅、庞剑、刘志军三人拉回了安全局办公大楼。

汇报完滨阳的情况，办公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虽然唐正刚早已得知滨阳发生的事情，但此刻听完武梅他们的亲口讲述，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悲痛。倒是武梅把情绪调整了过来，轻声道：“唐局，干我们这份职业，很多事情是避免不了的。您安排下一步工作吧。”唐正刚点了点头，递给武梅一份文件。

文件是由总参、国防科工委、国家安全局联合下发的——“北京航天航空设备装配总院（军工单位内部排序：十九院），负责星讯六号卫星的整星测试工作。务必周密保护星讯六号的安全。”武梅心里微微一惊，说道：“看来，敌人很可能已经在十九院打下埋伏了。”唐正刚眉头一挑：“怎么回事？”

庞剑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从林孝廉电脑中恢复的陈俊照片。刘志军解释道：“是这样，我和武处去滨阳的路上遇见同车厢的一位十九院工程师，就是陈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带着数据，可是刘鹏死后，搜查海滨别墅的时候发现了陈俊的照片，后来又在林孝廉的电脑里也恢复出了这些照片。据林孝廉交代，陈俊到滨阳的当天，他们就已经把他的硬盘克隆了。据说是银狐给滨阳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情报，包括陈俊的车次、车厢号以及到滨阳后入住的宾馆等。”

唐正刚皱了皱眉：“又是银狐！方瑶的案子还没结呢！目前你们有银狐的什么线索吗？”

庞剑摇摇头:“林孝廉能提供的就是银狐网上的联络账号,我已经查过了,那个账号已经注销了,而且他们套用的都是国外的 IP 地址,根本无法追踪到他们在国内的真实 IP。据林孝廉交代,和方瑶一样,银狐和他进行联系时也使用了电子变声,所以他无法判断真实性别。不过上次武处不是根据方瑶描述的银狐坐姿推测出了他应该是名男性吗。这就是目前我们关于银狐的唯一线索。”武梅补充了一句:“还有,那组陈俊的照片。”

唐正刚抓起桌上的电话:“技术科吗? 立即来人,把滨阳的照片拿去分析,我等着要结果。”

一个半小时之后,会议室的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了技术科的分析报告。技术员正在进行讲解。

“根据透视关系和景深,对方使用的应该是 500 毫米的长焦镜头,光圈 16;通过照片像素的颗粒,我们可以判断出相机的感光度是 200,另外,根据拍摄的角度和焦距的长度,可以计算出拍摄者和陈俊的直线距离大约是 20 至 30 米,而拍摄者所处的方位是在陈俊位置的东南方向 45°角。”

刘志军停下记录,抬头问:“具体地点找到了吗?”技术员答:“通过对周围地形的勘测,可以确定拍摄地点是在十九院门口的马路边。”庞剑撇了撇嘴:“光天化日在马路边用这种镜头拍摄,很容易被发现吧。”技术员无奈地一笑:“是的,所以根据拍摄角度推测,应该是在一辆面包车上完成的拍摄。我们一分析出这结果,就联系了附近的协管员,查过那条街的交通监控头,可惜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线索。”

庞剑有点儿泄气:“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刘志军也有些无奈。武梅微微一笑,说道:“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只把目光盯在照片上,离开照片思路反而会更清晰。”唐正刚望着武梅胸有成竹的表情,做了个“请”的手势。武梅站起身,走到投影仪前,一按电钮,关掉了大屏幕,说道:“十九院进进出出的工程师很多,出差也是常事,但知道陈俊带着重要文件去滨阳的人,我估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核心人员,我们就从这些人着手去调查,根本犯不着漫天撒网。”

庞剑眼睛一亮:“那我们得跟进 322 所一样,进驻十九院喽?”武梅

点了点头，话锋又突然一转："问题是，我们三个人该怎么进十九院？"唐正刚会心一笑，手指敲了敲会议圆桌："说到点子上了！继续。"

"陈俊出差这件事的知情者可能不太多，但仔细想想，有很多人是可以间接打听到消息的。这涉及到知情者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一些细节的情况可能需要我们深入他们的生活圈子才能了解清楚，所以，我们就不能像进322所那样以专案组的身份进去了，身份必须隐蔽一些，才更利于工作。"

唐正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赞同道："你是说暗进十九院？这好办，这段时间十九院会接待各方面的检查组，你们以航天总院督察组的身份进去，这个身份比较便于和业务人员打交道。"武梅说："唐局，我们已经跟对手较量几个回合了，对方不可能对我们一无所知。要是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以更隐蔽的方式进十九院，效果可能会更好。"唐正刚一笑："武梅啊武梅，你说你跟我绕弯干吗呢？直接说不就得了！明白了，我找渠道给庞剑安排一个十九院的正式工作，就当新毕业的大学生吧！"说完，转头看了看庞剑，"小庞，不委屈你吧？"庞剑嘿嘿一笑，拍了拍胸脯："怎么会委屈呢？我是卧底，金牌卧底！"

唐正刚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两天后你们进驻十九院！"

武梅终于回到了离开一个多月的家。推开家门，一股闷得发霉的空气扑面而来，她赶紧开窗透气，疲惫地坐下，才发现屋里的家具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武梅这才意识到，婷婷不在家，这个家已经一个多月没人住了。她叹了口气，开始整理收拾房间。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3点，再过两小时婷婷就该放学了，待会把女儿从学校接回家，母女俩好吃顿团圆饭。

到了学校的放学时间。武梅裹着围巾，戴着别致的小棉帽，早早守候在校门口，预备给婷婷一个惊喜。学生们穿着厚实的冬装，有说有笑地从学校里走出，武梅踮了脚，焦急地朝人群里张望，却始终没有瞧见女儿的身影。这时，一名中年女子走出了校门，武梅急忙迎了上去："李老师！"

中年女老师抬起头来，努力搜索着脑海中的记忆："您是，周婷婷的

母亲？"武梅忙不迭地点头："对对，李老师您好，我是来接婷婷放学的。"李老师一愣，不解地问道："周婷婷已经转学了啊，您不知道吗？"武梅一下子蒙了："什么？转学？"

李老师虽说之前对婷婷父母离异的情况早有耳闻，却没有想到，夫妻俩居然连女儿转学这样的大事都不相互通知一声。对这样不负责任的家长，她有些不满，口气严厉了起来："上个月，她爸爸来办的手续。婷婷妈，我能不能跟您说两句？您看，当初我想找您谈谈婷婷的事情，可怎么也联系不上您，现在她转学走了，您却来了……"武梅满脸惭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李老师继续数落着："我知道您工作很忙，但总要抽点时间关心一下孩子吧？婷婷是个懂事的学生，我这个做班主任的，可是替婷婷委屈呢。"武梅心乱如麻，连连点头："是，是，对不起，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李老师轻轻摆了摆手："赶紧跟婷婷爸爸联系吧，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冬季的天黑得很早，下午 5 点半，学校已经走空了，路灯也亮了起来。武梅呆呆地站在校门口，越想心里越窝火，二话不说摸出手机就拨周旭的电话，电话接通，话筒里传来周旭压低的声音："什么事？我还在开会，等会儿再说。"武梅可不管他开不开会，一肚子火气爆发了出来："婷婷转学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电话那头，周旭离开会场找了个僻静处，继续回话："你不是出差了吗？我想等你回来再告诉你。"武梅说："转学对孩子没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吗？这么大的事，也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周旭也有些按捺不住火气了："跟你商量？你一走就是个把月，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等着跟你商量，没准儿就到下个学期了！新学校是市重点，离我这儿又近，接送方便，有什么不好！""你觉得好？你征求婷婷意见了吗？孩子到一个新的环境适应不适应，你都考虑清楚了吗？""武梅，不是什么事情都得按着你的思路办吧？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而且我有孩子的监护权，用不着跟你汇报吧？""你别拿什么监护权来压我，婷婷的事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我要不是为了孩子，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你……你简直不可理喻！我还要开会，挂了！"

周旭愤愤不平地回到会议室。满屋的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觉察出了周总工程师的情绪变化，有些莫名其妙，又不敢多问。只有新来的年

轻工程师邓原平还在兴奋地开玩笑:“周总,刚才我们正说呢,会开完去吃粤海楼的海鲜怎么样?您刚才不是说请我们客吗,哈哈!”周旭重重地把手机往桌上一放:“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总之星讯六号的任务艰巨,从明天开始大家就要全力以赴进行攻坚战了。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饭改天再吃,要不……黄斌,你带大家一起去,我来买单。”

窝着一肚子火回到家,周旭刚进门,就听到厨房里锅碗瓢盆热闹不已,饭菜的香味已经飘进了客厅,婷婷正蹲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没等他坐下,燕子端着一盘菜出来了:“回来了?饭已经做好了,赶紧吃。”她边解围裙边对婷婷亲热地喊道,“婷婷,开饭了,赶紧洗手去!”

婷婷极不情愿地起身,走到餐桌旁,没精打采地一坐,盯着周旭冒了一句:“爸,我想吃麦当劳!”周旭一怔:“吃什么麦当劳啊?你看桌上这么多菜,可比麦当劳强多了。”婷婷一翻眼皮:“我就想吃麦当劳。”“行啊,改天爸爸带你吃去。”“不,我就想今天吃。”周旭望了一眼神情尴尬的燕子,似乎明白了女儿的用意,有些生气。燕子连忙打圆场:“没事儿,要不,我去买吧,婷婷,你想吃什么?告诉燕子姐姐……”周旭瞪了一眼女儿,冲燕子摇了摇头:“你别惯着她!”婷婷索性离开餐桌,坐回沙发,满不在乎地开始啃起了薯片:“好啊,我要吃一个汉堡,一份大薯条,一杯奶昔,还有一对奥尔良鸡翅……”周旭终于忍无可忍,重重地把筷子一放,吼道:“今天就在家吃,谁也不许出去!”

婷婷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噘了噘嘴,心里有些委屈。

门铃这时响了,婷婷径直跑去开门。一拉开门,婷婷喜出望外地大喊一声:“妈!”一头扑进武梅的怀里。

麦当劳升级成了牛排大餐。婷婷美滋滋地用刀切着盘子里的牛排,吃得津津有味。武梅默默看着女儿,含笑不语。

婷婷用叉子叉起一块肉:“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了?”说着把肉塞进嘴里,抬头直视母亲,表情复杂。武梅一愣,反问道:“谁说的?”婷婷眯着眼,嘟囔着嘴:“这还用说啊,你连门儿都不进呢!”

武梅哑口,看着婷婷又吃了一阵,才轻声道:“转学了怎么也不告诉妈一声?”婷婷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就算告诉你,你能回北京看我吗?”武梅满脸愧疚:“生妈妈气了?”婷婷自顾自地吮着吸管,一杯果汁

瞬间就下去一大半:"你后来都不给我打电话了。不过现在我都已经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被抛弃。"武梅垂下眼帘:"对不起,婷婷……在新学校还习惯吗?""还行吧,反正离家近,爸下班经常来接我。那个燕子姐姐也偶尔来接我。"武梅微微一笑:"看来你们相处得还挺融洽。"

婷婷一本正经地说:"那不叫融洽,叫客气。"

武梅被女儿的正经劲儿逗得不禁笑了:"你爸跟她认识很久了吗?"

"我也不清楚,你们分开以后我不是一直跟着你吗,他的事我也不知道。不过,那个燕子现在一个星期总得来我爸家三五趟。"

"她工作不忙啊?"

"好像挺轻松的,不用天天去,经常带着工作到家里做,还总问我爸工作上的事儿。"

"哦? 都问些什么?"

"卫星呀什么的,具体我又不懂。"

"是吗? 你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吗?"

"她就是一记者,好像是什么航天杂志的,反正跟卫星有关,大概就靠这个把我爸给勾引了。"

武梅伸手在女儿头上轻轻一拍,嗔怪道:"小孩子别瞎说!"

太阳露出苍白的脸,气温越来越低,寒冷的北风吹刮着光秃秃的树枝。

庞剑穿着羽绒服到了十九院门口,被保安小黄拦住:"这位同志,您找谁?"

庞剑冲小黄一笑:"我是来报到的。"小黄一愣:"新来的?"庞剑掏出新办的工作证,递过去:"新来的,刚毕业,第一天上班。设备科。"小黄拿着工作证看了看,拍了拍出入登记簿,递上笔:"登个记吧。"庞剑点点头,龙飞凤舞地签上大名。

"等会儿,我给设备科打个电话。"小黄转身抓起电话,"喂,设备科吗? 有个叫庞剑的来报到……哦,知道了。"挂上电话,他往科研大院一指,"往里走第一个路口左拐那栋楼,设备科在316。"

十九院大门外的一辆商务车上,刘志军远远看着庞剑进了大门,朝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武梅一笑："武处，该我们上啦。"

保密处处长赵阳接待了"航天总院督察组"成员武梅和刘志军一行。他是十九院里唯一知道武、刘两人真实身份的人，专门负责配合两人开展工作。三人例行公事，在十九院的各个部门转了一圈，强调了一下工作进度和保密纪律，然后返回保密处商讨对策。

赵阳先介绍了十九院目前的安保情况："在星讯六号装配测试工作正式启动以前，我们就已经把保密工作提了一个等级。监控设备全部更新，而且铺得更全面，几乎没有死角。按照总局要求，我们还统一更换了手机，换成了天翼的，以确保网内通话安全。十九院掌握着卫星的核心机密，我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是所有间谍关注的焦点，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漏洞，越找不到漏洞我心里反而越不踏实。武处、刘队，你们这一来，我心里可安稳多了。"

武梅微微一笑，切入正题："赵处长，陈俊的事你们调查得怎么样了？"

赵阳说："我们一接到上面的通知，就开始排查，目前看来，知道陈俊带着星讯六号文件去滨阳的，只有这五个人。"他晃了晃鼠标，点开文件夹，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文档，里面是五个人的照片、名字和身份——

"周旭，男，'星讯六号'总工程师；黄斌，男，十九院 901 大楼保密实验室工程师；陈小雨，女，十九院 901 大楼工程师；邓原平，男，十九院 901 大楼工程师；石竹，女，十九院 901 大楼工程师。"

刘志军在一旁默默看着，已经把几个人名字和长相熟记在心。看到周旭的名字，他下意识地瞄了武梅一眼，又问："就这几个？"赵阳点点头："能准确了解陈俊出差时间的人不多，知道陈俊带着保密文件离开的人更少，就只有他办公室里的几个同事。陈俊是我们院保密实验室的成员，在院里接触的人并不多。为了保障保密实验室的安全，901 大楼正准备安装虹膜门禁系统，这样一来，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就可以得到更严格的控制。"

武梅赞同道："嗯，在我们对人员进行排查的同时，应该把重要的实验数据放到核心区域内，这样才可以缩小观察范围，最大程度保证核心秘密的安全。赵处长，有劳您费心了。"赵阳笑道："这可是我的分内工

作啊。”

刘志军把几个人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说道：“武处，是不是应该从这几个人身上下手？”武梅转头望向赵阳：“赵处长，以你的了解，这几个人里谁的嫌疑比较大？”赵阳一拍脑袋：“武处，说老实话，我做出这份名单来心里就在犯嘀咕了，这……我觉得……谁都不像啊……”武梅沉吟了一下：“慢慢来吧，我们再去901大楼走一圈。”

十九院是星讯六号整星测试中心，901大楼的保密实验室更是核心中的核心，整整一层几百平方米的空间都布置成了实验室，各种仪器设备安放得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在其中穿梭来往。刘志军走到门前，恰好撞见庞剑和几名技术工人在安装虹膜门禁系统，两人暗暗交换了一下眼色，装作不认识擦身而过。赵阳一边走一边介绍：“这些工程师都快有一个月没休假了，进度催得紧啊！”三人走进实验室，工作人员似乎早习惯了隔三岔五的上级检查，头也不抬地继续工作着。赵阳叫住一个小伙子，让他找一位工程师来向检查组介绍情况，小伙子应承下来，匆匆离开了。

没多久，一名装扮时尚的年轻女工程师脚步轻盈地走到三人身边，赵阳笑着介绍道：“石竹，快来，这两位是总院派来进行安全检查的同志。”石竹礼貌地伸出手去，武梅和刘志军脑海中浮现出刚才见到的五人名单，两人不动声色，友好地和石竹握了握手。赵阳说：“石竹是我们十九院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海归博士。让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星讯六号的基本情况吧。”

石竹落落大方地走到实验仪器旁，优雅而从容地说道：“卫星的基本情况比较复杂，不知道两位想听哪方面的内容？”刘志军开口问道：“我们想知道对于卫星总装来讲，哪一个部门最重要？”石竹瞥了他一眼，微微露出诧异的表情：“你们是总院来的？”刘志军一愣，不知道自己哪里露了马脚：“怎么了？”石竹淡淡一笑：“不好意思啊，只是觉得你们不太像咱们航天系统的人。”武梅微笑着问：“哦？为什么呢？”石竹盯着刘志军说道：“对于卫星总装来说，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在卫星升空的过程中，强大的阻力压迫着机体的每一个零件，任何瑕疵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最重要是什么意思？”刘志军听了，露出

一脸尴尬。赵阳连忙解围："十九院最重要的部门当然就是你们保密实验室和卫星总装车间了，石竹，你就甭兜圈子了。"武梅岔开话题，把刚才的疏漏给搪塞了过去："石工程师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卫星总装的进度呢？"

庞剑警惕地向四周望了望，哧溜一下钻进保密处办公室。武梅正在翻看着十九院的保密资料，刘志军一笑："你小子，怎么跟做贼似的！"庞剑说："做贼也是你们给害的。武处，电脑那一块儿我已经查过了，没发现问题。他们统一装了长城安全系统，指纹识别技术启用了 BIOS 底层开机指纹强制身份认证功能，只有授权用户才能开启信息终端，非常周密。"武梅点了点头："我们和赵处长沟通过了，明天你去检查监控设备，他替你安排好了。"

刘志军拍了拍庞剑的肩膀："看一眼这张名单，这是陈俊去滨阳的五个知情者，有没有什么好点子？"庞剑一把从刘志军手里扯过"五人名单"，认真地琢磨起来。刘志军又向武梅汇报道："武处，我刚才又打听到一个情况，其实上次滨阳之行原本应该是陈俊和石竹一起去的，但临时改成了陈俊。"

武梅问道："为什么？"

刘志军摇摇头："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但陈俊说是总工程师周旭决定的。"武梅点了点头。刘志军继续说："石竹，刚才我们见过的那位，她也是核心涉密人员之一。"

庞剑看完名单，郑重其事地说："武处，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武梅盯着他："少来这套，说。"庞剑指了指手中的名单："我觉得，这里头嫌疑最大的就是周旭。"武梅平静地看着庞剑："为什么？"庞剑一本正经地分析道："如果我是银狐，想要拿到卫星数据的话，一定是从离数据最近的人下手。如果真像林孝廉说的那样，银狐早就盯上了十九院，那么他的目标极有可能就是掌握最核心秘密的总工程师——周旭。"清了清嗓子，庞剑继续分析道，"最重要的是，周旭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让陈俊一个人去滨阳，这也为敌人下手提供了方便。所以，我觉得，周旭应该是我们的主攻目标。"

刘志军看了一眼武梅，插嘴道："我觉得你的猜测有一定道理，但是……"武梅举手打断了刘志军："志军，不用回避什么，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我们都应该按正常程序调查。"

"罗队长，您不用一天三查岗吧！哥儿几个都留心着呢。"小黄一脸赔笑，望着正在翻看出入登记的保安队长罗兵。罗兵眼都不眨一下，又翻了一页："不查严点儿，第一个丢饭碗的就是我。胜昌公司今天来过？"

小黄点了点头："对，他们是给901大楼装什么虹膜系统的，听说，以后除了实验室的人，谁也进不去了。"罗兵嗯了一声，不动声色。小黄好奇地望着罗兵："罗队，这虹膜到底是测什么的？据说比指纹还先进啊，是不是跟外国大片里演的那样？"罗兵敷衍道："差不多吧。"小黄一副期待的表情："那等安好了你带我去开开眼？"罗兵顺手操起登记簿往小黄头上一砸："有什么好看的？你呀，就一沟里的山药蛋子！"

罗兵指着登记簿上的名字招了招手，小黄凑过去，只见当天上午9点10分的出入记录上，武梅、刘志军两人名字后面的工作单位一栏是空白，罗兵脸色一沉："怎么回事？"小黄连忙解释道："赵处长领着进来的，说这两人不用出示工作证。"罗兵愣了愣："是吗？……以后没有特殊情况，必须按规矩办事。"小黄连连点头："知道，知道。"说着，往科研大院方向一个步行过来的男子一指："罗队，瞧，就是他，赵处长带进去的。"

罗兵定睛望了望迎面走来的那名男子，愣了愣神，脱口而出："志军！"刘志军也愣住了，瞪着罗兵看了半晌，冲上去就是一拳："兵子！咱多少年没见了？"

第二十三章

交　情

刘志军微微一笑："那时候，哥儿几个都有种英雄情结。"罗兵对过去不屑一顾，自嘲着："是呀，现在想想都觉得幼稚，都什么年代了，谁是英雄？谁他妈都不是！"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监控系统非常严密，但并不安全，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安防设备被别人所利用。本来是为了安全，现在却成了最大的隐患。"

十九院的综合健身楼，成了刘志军和罗兵久别重逢的"战场"，两人在篮球场上跑得全身冒汗。老规则，刘志军进攻，罗兵防守，这还是在警校养成的习惯。罗兵比刘志军高，体格也更健壮，拉开架势一站，就严严实实挡住了刘志军的进攻路线，刘志军只能利用灵活的身体左右腾挪寻找空当。

想起同窗时的往事，罗兵一笑："志军，咱哥儿俩多少年没见了？十年，整整十年了！"

"是呀，当时警校没毕业，你就被部队挑走了，当了特种兵……怎么样？真枪实弹的感觉倍儿爽吧？"

罗兵摇头："甭提了，现实跟理想差太远了，一年到头每天就是训练，没几次任务。还不如在学校时痛快！"

刘志军哈哈一笑："那能叫痛快？睁眼就是一个五公里越野。"

罗兵接着说:“早饭只有五分钟,叼着馒头进课堂,看着就像一群饿狼。”

刘志军想起了当年的顺口溜:“老天大雨哗哗哗,咱们操场啪啪啪。把个沙坑当泥塘,愣是让咱往里蹚。”

“太阳底下练射击,一练就到晚吧晌儿。”罗兵也接着念道。

“洗澡水比雨水凉,流的汗水比开水烫。”

“晚上偷偷去食堂,一摸一把豆腐酱。”

“还有一瓶芝麻酱。”

“馒头片加白糖,干部来了赶紧藏。”

“看月亮,思家乡,还想着心里的大姑娘。”两人实在憋不住了,撑着墙壁捧腹大笑,气儿都差点儿喘不过来。罗兵好不容易止住笑,手一挥:“走,晚上我请客! 想吃什么,随便!”

一顿汉拿山烤肉将两人撑得半死,兴头不减,俩人又一起溜达到通海大厦咖啡厅,继续海阔天空地侃,恨不得把分手十年的话都说完。

看着三环路上林立的大厦和来来往往的车流,罗兵大发感慨:“读警校那会儿,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唉,那样的日子,今儿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刘志军微微一笑:“那时候,哥儿几个都有种英雄情结。”罗兵对过去不屑一顾,自嘲道:“是呀,现在想想都觉得幼稚,都什么年代了,谁是英雄? 谁他妈都不是!”

刘志军不置可否,苦涩地笑着,虽然并不完全赞同罗兵的话。然而,少年不识愁滋味,无忧无虑的时光就那样匆匆地溜走了,心里多少有些惆怅。罗兵打着酒嗝,用手指着大厦外行色匆忙的人群:“你看这些下班的人,赶路的人,他们在忙什么? 忙着回家吃饭? 看孩子? 咱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刘志军平静地靠在沙发上,手里玩着钥匙链,心不在焉地说道:“没什么不一样吧?”罗兵冷冷一笑:“当然不一样啊。你看,车里的和路上的,住棚户楼和住五星酒店的,这就是区别,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

刘志军听出了罗兵话里的怨气,淡淡一笑:“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何必怨天尤人呢?”

罗兵摸出一支烟叼上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幽幽地吐出一团烟雾。刘志军接住罗兵扔过来的烟，笑了笑，他不愿让这种失落的情绪冲淡了久别重逢的兴致，话锋一转："你复员以后就直接来了十九院？"

罗兵仰头望着天花板："没有，本来以为能去刑警队，后来人家编制满了，就把我发到派出所，干了几年，没什么意思，辞职不干了。你呢？"

刘志军感叹一声："我毕业后也想去刑警队，后来阴差阳错也没去成，就去了发改委。"罗兵一乐："你也没干公安？真可惜，记得上学那会儿每次做案情分析，你都是总结性发言，把老师都给镇了，大家都说你是属狗的，用鼻子就能闻出线索来。"刘志军摇头摆手："少来，你们那是挤对我！"

咖啡厅里响起了清扬舒缓的钢琴声。

罗兵又点燃了一根烟，感叹："唉，当初警校两个最优秀的高才生，都没能坚持住自己的理想，悲哀！"刘志军端起咖啡，喃喃道："这就是生活吧。"

"志军，对了，你来十九院干吗？"

"你们有个卫星项目做安全检查，人手紧张就把我临时调过来凑数。"

"是星讯六号吧？"

"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过来跟着混呗。"

罗兵正要接过话去，手机响了，接起一听："喂，怎么了……钥匙？又找不到了？咳，说你什么好啊！……过来拿吧，通海咖啡厅。"刘志军早听出话筒里的女声，等罗兵挂了电话，眼睛冲他一挤："老婆还是女朋友啊？"罗兵噗嗤一笑："表妹。"

半小时后，一个身材高挑的妙龄女子款款走到两人面前。刘志军一回头，居然是在十九院看到的石竹。他不由愣住了，问："这不会是你表妹吧？"罗兵扔掉烟头："对啊，就是她。来来，石竹，给你介绍一下，警校的好哥儿们，刘志军！"

石竹看着刘志军，只淡淡地笑了笑，似乎并不觉得意外。

罗兵问石竹："钥匙怎么又丢了？"

石竹小嘴一撇："没办法，我天生跟钥匙没缘分。"

刘志军噗嗤一乐，不想到石竹转过脸来，冷不丁问了句："很可笑吗？"

刘志军索性开起了玩笑："依我看啊，既然你管不了钥匙，那就管好你的表哥吧。只要他在，钥匙就跑不了。"

据气象台预报，北京的气温将下降到零下4度。

燕子快步走进十九院大门，一身臃肿的装扮逗得石竹直笑。她进屋后，一层层脱掉羽绒服、帽子、围巾，露出一身素雅的正装后，石竹说："哟，大记者，怎么穿这么正式啊？"燕子笑着从提包里摸出化妆盒，开始补妆。石竹按下电梯按钮，笑道："你采访周旭还用来院里啊，随便找个地方说说不就完了吗？"燕子白了她一眼："别瞎起哄啊，这可是两回事，公事公办。"

总工程师办公室的门半开着。周旭在电脑前打字，听到几声敲门，抬头一看，石竹和燕子已站在门口。

石竹笑着："周工，把人带到了，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说完又诡秘地冲燕子挤挤眼，转身出去，带上了房门。

周旭看着燕子一身职业装扮，不禁笑道："你至于穿成这样吗？"燕子一本正经地说："周总工程师，我现在是正式采访您，您的时间非常宝贵，咱们开始吧。"

周旭笑着坐下，按照燕子的要求摆了个造型，先拍了两张照。燕子掏出录音笔："周总工程师，我谨代表《空间爱好者》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庞剑来到十九院监控室，值班的技术员小肖笑着迎上前："你就是设备科的庞剑吧？赵处长跟我们都打过招呼了，请坐。"

望着整整一堵墙的监视屏幕，庞剑感叹道："你们这儿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小肖介绍道："可不是。901大楼是我们院的实验主楼，全楼一共安装了91个监控头，其中保密实验室就有18个。因为保密实验室是核心部门，所以采取了全方位监控，除了厕所以外，没有死角。"

庞剑走到控制台前，拍了拍小肖的肩："比监狱还严啊。"

燕子的采访还在继续进行。"卫星总装进度的消息不能透露一点儿吗？"

"确实不方便说，现在所有工作都在按原计划进行，不出大的意外，卫星可以如期发射。"

周旭无意间看了看表："哟，燕子，时间差不多了，就这样吧，我下午还有别的安排呢。"

燕子一笑，停下手中的笔："好吧，不过，还得补几张外景照片。"

周旭皱了皱眉："这么麻烦？"无奈地笑了笑，起身跟着燕子往楼下走去。

看着十九院里似曾相识的景色，武梅不由自主联想起在322所经历的事情，也不知道沈伟国、沈小涵、谷雨生他们现在怎样了。她和刘志军明查，庞剑暗访，这样里外配合，相信过不了几天应该会有所收获。这时，901大楼里走出两个人，身影都很熟悉。仔细一看，那不是周旭和燕子吗？武梅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问一旁的赵阳："赵处，他们在干吗呢？"

赵阳定睛望去："哦，那就是我们院的周总工程师，正在接受采访吧。"

武梅一惊："采访？他这个时候怎么能随随便便接受采访？上报了吗？"

"院领导批准过的，采访的杂志社是我们十九院的协作单位。"

武梅问："采访内容你清楚吗？"

"这个……不是很清楚，武处，这……应该没什么吧？"

"赵处，在这种非常时期，总工程师是否能接受采访，不是你们院能决定的，更何况还在办公大楼门前拍照！"说话间，武梅快步赶上前去，不由分说伸手挡住了燕子的镜头。

燕子诧异之余，抬头一见是武梅，生生愣住了。周旭问道："赵处，怎么了？"

赵阳向燕子解释："记者同志，我们这里现在禁止照相。"

燕子也不多说什么，知趣地收起相机，倒是周旭有些窝火："我们跟院里打过招呼的。有什么问题吗？"

武梅正视周旭，说道："这是我们工作的职责，请配合。"

燕子有些尴尬，轻声说道："不好意思，那我先告辞了。"

周旭不满地瞪了武梅一眼，转身要走，却被武梅叫住："周旭同志，我们能聊聊吗？"

周旭将沏好的茶，冷冷地放到武梅面前，故意避开武梅的目光，对赵阳说："赵处，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赵阳解释："非常时期，要非常对待，都是为了生产安全着想。"

周旭转身问武梅："今天来单位找我有事？"

赵阳不知道他俩的关系，正想介绍，武梅挥了挥手，严肃地对周旭说："我找你是想了解一下陈俊的情况。"

"陈俊怎么了？"

"听说，是你让他去的滨阳。"

"对。"

"为什么？"

"工作需要。"

"据我们了解，刚开始并不是安排陈俊一个人去的。"

周旭有些惊奇，她竟然将这些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武梅打定主意要刨根问底："能告诉我具体原因吗？"

周旭苦笑了一下："恐怕不能，这属于我们内部的人员安排，不方便透露，更何况还涉及一些技术环节。"

"周总工程师，我对技术环节不感兴趣，只想知道原因。"

周旭不客气地回了一句："有这个必要吗？"

武梅针锋相对道："有没有必要，不是你能决定的。"

办公室里气氛一时紧张起来。赵阳连忙向周旭解释："周工，武处是负责卫星总装阶段安全保障工作的，希望你能配合，咱们共同把工作做好。"

周旭冷冷瞥了武梅一眼，故意把嗓门放大："好，我可以说，但具体情况会牵扯到一些国家机密，赵处长，你负责院里保密工作，你觉得可以说吗？"

赵阳连连点头："没问题。"

周旭吸了口气，赌气似的把一大篓子话全部倒了出来："因为厦门和南通地面站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院派人带着一些新的修改数据去滨阳。原本打算让陈俊和石竹一起去，他们是负责测控对接实验研究的，后来石竹这边的项目出了一些问题走不开，我就让陈俊一个人去了。这原因够详细了吧？"

武梅追问道："你觉得，让陈俊一个人去安全吗？"

"什么？"周旭一愣。

武梅望着赵阳："赵处，院里应该有规定吧，携带重要文件出差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赵阳看了看武梅，又看看周旭，有些左右为难："这……是有这个规定……"

"那保密处为什么允许陈俊一个人出差？"

周旭辩解道："现在院里工作非常繁重，根本抽不出多余的人手。"

"那也应该有保密处派人去监督！"武梅毫不留情。

周旭火冒三丈，噌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嚷道："监督？武梅，你什么意思？你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放心，还是对我们的人不放心？我告诉你，如果等保密处腾出人手来监督，耽误了时间谁负责？实验数据不能及时调整，整个卫星模拟实验都要延期，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能等，我们等不起！"

武梅冷冷望着面前这位大动肝火的前夫，说道："进度绝对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

"等你察觉到就已经晚了。"

周旭愣住了，瞪着武梅，一字一句地说："武梅同志，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任！"

武梅站起身来，不紧不慢地说："周总工程师，你也要对自己的话负责。我们会继续保密安全检查的。如果有必要，我还会来找你。"

一直泡在监控室的庞剑,用手指轻轻一敲,实验室工作的画面切进屏幕,放大,再放大,工程师坐在电脑前的特写跃入眼帘。从屏幕上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工程师脸上的表情,连电脑显示器上的数字文档,也清清楚楚。他一边操作一边卖弄似的说道:"如果把监控头对准所有的电脑显示器,那么,工程师的每一个举动,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小肖有些发蒙:"你的意思是,监控头有可能变成外人的眼睛?"

"不是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可是……监控室的保卫措施非常严密,根本不可能允许外人进入啊。更何况改变监控系统的设置?这不大可能吧。"

庞剑利索地把所有监控头调成对准工作电脑的角度。大屏幕上,一台台闪烁的显示器呈现在监控墙上,工程师们埋头各自的工作,数据演算不断地更迭变化,纤毫毕致,触目惊心。

庞剑皱了皱眉,自言自语道:"这些操作,未必在监控室里才能进行,只要敌人能够侵入我们的监控系统,这些摄像头就等于被他们遥控了。"

十分钟后,武梅、刘志军和赵阳匆匆赶到了监控室。赵阳叮嘱小肖一番后,小肖到监控室外放哨去了。

庞剑打开一个接线盒,熟练地在监控设备的视频线上安装了一个信号采集器,又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装上一个接收终端,轻轻调试了几下,开始了演示:"我把监控头的视频输出接到我的电脑上,就可以和整个监控系统相连。这样,我就可以轻易进入监控系统,控制任意一个摄像头。"他娴熟地敲击着键盘,很快,保密实验室里一台电脑显示器出现在庞剑的笔记本屏幕中,"我在电脑里再加入图像处理装置,就可以得到高清晰度的画面。"屏幕里,实验室电脑显示器上的内容清清楚楚,连显示器角落上粘着的灰尘都清晰在目。

赵阳倒吸一口凉气:"看来,必须给电脑加装视频信息保密器。"

"不只是电脑,这间实验室的任何信息都不安全。"庞剑又一敲键盘,屏幕上很快出现了办公桌上的一张便条,上面写有清晰的几个字:

"明天下午前，整理出6号测控数据小样。"

"情况就是这样，"庞剑转过身来，神色凝重地说道，"我们的监控系统非常严密，但并不安全，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安防设备被别人所利用。本来是为了安全，现在却成了最大的隐患。"

刘志军紧锁双眉："在办公时间，里里外外的人这么多，如果有人想大肆入侵监控系统，应该不太容易吧？"

庞剑点头道："没错，不可能有人像我这样大摇大摆地接出一条视频线，拿着电脑随意操作。但整个十九院的监控系统非常庞大，线路也很复杂，只要有人在某个角落将已经埋好的视频线挖出来，然后再连上一块大容量的硬盘，就可以把所有视频文件输入到硬盘里。现在的硬盘就跟手机大小差不多，很容易隐藏。"

赵阳一摸脑门，渗出一层冷汗。武梅一直沉默不语。庞剑继续说道："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计算机都加装视频信息保密器和干扰器，这样不仅能保护计算机显示屏上的信息，还能有效地抑制传导辐射。另外对监控系统的传输数据也要进行加密处理。"

赵阳拼命点头："我马上上报院里，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刘志军低声问武梅："武处，那个《空间爱好者》的记者要不要调查一下？"武梅凝视着整堵墙高的监视器，怔怔地说："监控系统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一切，这个漏洞如果被银狐他们抓住，应该不会再画蛇添足地派一个记者来添乱吧？"

"您是说，调查的重点应该在十九院内部？"

武梅若有所思："逻辑上是这样。但方方面面的嫌疑对象都得留意。幸好这个漏洞被及时发现，但愿我们走在了敌人前面。"正说着，她不经意看见周旭的身影从画面上走过，心里咯登了一下。说实话，自己一直不愿意看到他卷入这个旋涡。更重要的是，自己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

小肖站在监控室外的台阶上，四处张望。罗兵碰巧走过，招呼道："干吗呢，跟这儿戳着。"小肖回过神来："哦，里头、里头正检查监控设备呢。"

"难怪大楼监控系统刚才突然中断了，我还说怎么着了呢……"罗

兵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挥挥手，径直走开了。

柔和的音乐在咖啡厅里弥漫。燕子用瓷勺轻轻搅动着面前的卡布其诺咖啡，杯面泛起一圈圈漂亮的乳白色花纹。石竹吮着一杯芒果汁，悠闲地跷着腿。燕子有些担忧地问："今天周旭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石竹回答："好像有点儿生气，你没问问他？"燕子面露难色："他们之间的事我也不好问啊，上次打官司关系闹得那么僵，唉。"石竹摇摇头："那又不是你的错。"燕子微微叹了口气："可是婷婷一直对我有偏见。"

石竹抬起头，望着好朋友，认真地道："说实在的，我觉得你跟周旭不合适，他大你二十多岁，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孩子，你也清楚婷婷对他的重要性。"燕子托着腮，目光迷离："我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在讨论结婚的事了，现在婷婷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障碍。"

"我看啊，这个障碍要跨越怕没那么容易。"

"是吗？"

石竹忍不住感慨道："哎，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上他了。"

燕子端起瓷杯喝了一口，入口苦涩，回味香甜，和自己此刻心中的感觉很相似："他成熟、智慧，有责任感，值得我信任。"

石竹有些不以为然："可是他的智慧和责任感只体现在工作上，男人常常是工作和生活两种状态，而且太成熟的男人会少了很多情趣，你能忍受生活的平淡和无趣吗？"

燕子一笑："生活本来就是平淡的。"

"服了你了，真不知道你对他的感情到底是偶像崇拜呢，还是爱情？"

燕子反问："有区别吗？"

"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付出是单向的，而后者的情感付出是相互的，得有交流。明白吗？说吧，你想得到什么？"石竹一本正经。

"得到我爱的人。"

石竹翻着白眼："我看你是无可救药了，太有想象力的爱情，通常是悲剧收场哦。"

燕子回了一句："你是在用你的经历教育我吗？"

石竹一愣，目光明显黯淡下去，燕子自知失言，连忙道："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没什么，都过去那么久了。"石竹嘴角掠过一丝苦笑。

在通海酒店，客户经理宋子杰正和罗兵在空旷的台球室里切磋。

一颗白球飞速地撞向球阵，彩球滚得四散开来。宋子杰在桌前的烟灰缸上磕了磕烟："最近有什么动静？"一身休闲装扮的罗兵趴在桌上打了一杆，直起身来："大楼要更新监控系统，咱们的计划恐怕会有点儿麻烦……"宋子杰又进了一球："硬盘已经拿回来了？"罗兵点点头。宋子杰继续进攻着："没留下什么痕迹吧？"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

"当然放心。不过，阿兵呀，我看你还是小心为妙。"

"难不成就这么放弃？"

"是放，但不是弃，暂时先放放。他们既然开始查设备，咱们就避实就虚，做点儿别的。"宋子杰狡黠地一笑，从衬衣衣兜里摸出一张 VISA 卡，递给罗兵，"下一步，你该多陪陪你的那个老情人了。"

调查仍在十九院继续，陈俊事件的疑点集中到了石竹身上。项目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候出问题？武梅静静观察着坐在面前的石竹的神情，似乎没发觉什么异常，用赵阳的话说，石竹就是那副冷漠清高的样子，一直如此。

"听赵处长说，原来应该是你和陈俊一起去滨阳的？"

"对。"

"为什么后来你没去呢？"

"工作上有点儿事，走不开。"

"没有别的原因？"

石竹一愣："什么意思？"

武梅淡淡一笑："我们就是想把事情了解清楚。"

石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头望着武梅："我能问你一个问题

吗?”武梅点点头。石竹一字一顿地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坐在一旁的赵阳接过话去:“不是说了吗,武处是总院派来监督安全生产的。”

石竹盯着武梅看了半晌,摇了摇头。武梅笑道:“怎么,还是不相信?”石竹直直地盯着武梅:“听你说话的口气,像警察。”

“石竹,三十岁,上海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0年进入十九院,至今……”刘志军正在念石竹的档案,被武梅打断:“她在国外待了多久?”

“三年零四个月。”

庞剑从蹲着的椅子上跳下来,一本正经地对武梅说:“我觉得石竹有重大嫌疑。”

武梅微笑道:“说说看。”

庞剑说:“我觉得,石竹不去滨阳是有预谋的。她应该是有意回避,她早就知道有人要对陈俊的电脑下手,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就找借口推托了,万一事情泄露,她也能置身事外。而且,我觉得陈俊的行程很可能就是石竹泄露出去的。”

刘志军白了庞剑一眼:“然后呢?”

庞剑继续说:“石竹有留学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说,这段时期是个真空期,她在国外具体做过什么,接触过什么人,我们都不知道,调查起来也很困难。她很可能就在这段时期跟间谍组织建立了联系,或者说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

武梅面带微笑,不置可否。刘志军插话道:“武处,我的想法和庞剑有些出入。我觉得,如果石竹是间谍的话,她更应该和陈俊一起去滨阳。”

庞剑问:“为什么?”

“有石竹在身边,更容易对陈俊下手,而且可以做得悄无声息。而且,如果石竹不去滨阳,换另一个人和陈俊一起去的话,间谍下手岂不是更加困难了?”

“石竹可能早就预料到,她一撤,陈俊只能是一个人去了。”

“这是周旭的决定。”

“那石竹找借口不去滨阳怎么解释?”

“这个……我现在也不太确定,只有让她自己解释了。”

庞剑哈哈一笑:“她自己解释? 她要是间谍,她说的话你信啊?”

武梅摆摆手,制止了两人的争论,说道:“今天我询问石竹的时候,她也没解释清楚……也许,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刘志军自言自语:“但为什么石竹不去滨阳呢? 她想隐瞒什么?”

庞剑也跟着猜测道:“石竹会不会又是一个方瑶式的人物,要不对她的家里进行一次秘密搜查?”

武梅摇头:“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和间谍组织有关,我们无权这么做。不过——”她补充道,“有一点庞剑说得很对,她对我们的到来显得非常敏感。比如,她不止一次怀疑我们的身份。”

“其实,凭我的感觉,”刘志军试探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她表面看上去是有点另类,怪怪的,但其实……挺单纯的。”

“喔?”庞剑的眼神有些异样,“单纯?”

刘志军补充道:“我后来在外面见过她一次,她是我同学的表妹。”

武梅似乎被提醒了:“是吗? 志军,你倒是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多接触接触她。”

十九院的布局,同其他科研机构大同小异,前面是工作区,后面就是家属区。从家属区后门出去是一条胡同,类似于小型集贸市场。每到放学时间,市场里就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学生。

在一家杂货铺前,老板目不转睛地盯着店铺里的几个小孩,生怕哪个捣蛋鬼趁他不注意偷偷顺走点儿什么。一个小男孩蹲在一角,正拿着一辆电动遥控车爱不释手地拨弄着。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女人走过来,招呼小男孩:“虎子,别玩了,回家。”虎子回过头,对她说:“妈,我想要这个汽车。”

“不行,家里已经有那么多玩具了,不能再买了。”

虎子央求道:“妈,就要这一个,以后再不要了……”

“上周不是才给你买了个变形金刚吗,现在又要玩具汽车,妈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听话,把车放回去,跟妈妈回家。”

小男孩的倔脾气一上来，抱着汽车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就要！"母亲急了，两手提的蔬菜水果往地上一放，一把揪住儿子："你起不起来？"虎子噘着嘴不说话。母亲更加生气："我数三下，你起不起来？一、二、三——"眼见儿子就是不起，母亲抓住虎子怀里的汽车玩具就往外抢，虎子拼命不放，母亲气冲冲地一巴掌打在儿子的手臂上，虎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母亲夺过玩具，满脸歉意地递还给老板，连连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一把拽起地上号啕的虎子，"走，回家去！"说着，拎起蔬菜水果转身要走。这时，杂货店老板却开口说道："哎，别急着走啊。"

母亲一愣，回过身来："怎么了？"老板颠来倒去地把汽车玩具检查了一遍，指着玩具尾部的一条裂痕："这是你们弄坏的吧？你们得赔！"年轻母亲有些慌张："不会吧？怎么会是我们呢？"老板提高了嗓门："怎么不是你们？你们刚才抢来抢去，你儿子玩之前这车还是好的呢，你说，不是你们弄坏的是谁弄坏的？"年轻母亲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瞪了一眼脸上还挂着泪滴的虎子，转头对老板赔笑道："真是不好意思，您说吧，赔多少？"老板一翻白眼，挑起一个手指："一百！"

过路的人都围了过来看热闹。年轻母亲脸上明显挂不住："老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各退一步，你给我打个五折，五十，行吗？"老板冷冷地摇着头："不好意思，这个折可打不了，我们也是小本经营。"年轻母亲本来就心急，老板又蛮横不讲理，一下子把她惹火了，一咬牙嚷道："你这样也太欺负人了吧！"

年轻母亲不想再和这种人理论，拉着小男孩就要离开。老板一个箭步上前，扯住年轻母亲的挎包，年轻母亲惊恐地大声道："你干什么？放手！"虎子眼看妈妈被别人欺负，眼泪一擦，扑上去一口咬在老板手背上。老板疼得哎哟一声，顺手一掌就把虎子推倒在地，凶神恶煞地盯着虎子："哟！你还敢咬人啊?!"一捋袖子，就要对小孩子动手。

正在这时，罗兵分开众人走上前来，亲热地唤道："曼玲，虎子，在这儿干吗呢？"虎子一下从地上蹦起来，扑到男子怀中："罗叔叔！"

杂货店老板一见眼前这名魁梧的汉子，气焰就灭了一大半，他认得罗兵，十九院保安队长。"她得赔我东西……"老板的声音里明显透着怯意。罗兵回头一瞪，吼道："滚！"

第二十四章

出　走

接线盒里线路密布，让人眼花缭乱，其中一根较粗的电缆上，排列着一圈小小的针眼。

他锁了门，戴上耳麦，耳机里传来怪异的变声："进展如何……组织上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你那边的行动必须加紧……"

"找到了？……好，我马上到！"

武梅挂上电话，一看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11点，窗外早已夜色深沉。

十九院旧设备科库房的一间地下室里，满地灰尘，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庞剑和刘志军把刚发现的一个接线盒抬到明处。武梅俯身一看，接线盒里线路密布，让人眼花缭乱，其中一根较粗的电缆上，排列着一圈小小的针眼。

"取过证了。"刘志军说。

武梅环顾了一下四周，问赵阳："这间地下室的钥匙谁负责保管？"

"按说应该归保卫处管，但这个地下室原来是设备科的，后来设备科搬走了，这儿就变成了杂物间，一般都不锁门，有什么东西都往这儿放。"赵阳解释道。

庞剑取出掐线装置，比画着说："从这儿可以引出一条传输线，然后接到其他外设装置上，十九院整个视频监控系统就成了别人的下饭菜，

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

赵阳手足无措地说：“现在该怎么办？”

武梅又仔细看了看那段掐线，不动声色地说：“把东西都放回去，不要打草惊蛇。”然后，转身对赵阳说：“赵处，别有顾虑，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替我们三个保密。”

三人连夜赶回保密局办公室。刘志军把现场照片导入电脑，说：“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庞剑皱眉道：“看来，这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间谍。”

刘志军摇摇头：“那倒不一定。因为这是个杂物间，出入的人很多，脚印杂乱，再加上又不上锁，根本无法圈定嫌疑人的范围。”

武梅感叹：“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已经对监控系统下手了。”

庞剑说：“可以肯定，间谍就在十九院里隐藏着，银狐很有可能就是十九院的人！”刘志军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可我们还不清楚对手是什么时候在线路上动的手脚，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获得了什么信息。”

庞剑接过话来：“是啊，从现场来看，本来应该有个存储数据硬盘的，但是现在只剩针眼，显然是他们知道了什么动静，所以悄悄地撤了。看来，我们还是没跟上他们的步子。”

武梅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水，一边喝着，一边仔细整理着思路……陈俊、周旭、监控系统……敌人主动撤出，说明有两种情况，一是他们已经成功得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行动结束；但星讯六号项目还在进行中，这似乎不大可能。另一种可能，就是检查组的行动已经被对方发现，他们担心设备暴露所以主动撤退了。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拿到全部想要的东西，迟早还会动手。那么，只要对方动手，我方就还有机会……武梅眼睛一亮：“说不定，我们一进十九院，银狐就知道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十九院里一定有他们的人。这个人熟悉十九院的情况，而且离几个核心人物很近……”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目光投向刘志军，“志军，最近石竹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刘志军愣了愣，回答道：“还没怎么接触，不太好说……”

庞剑嘿嘿一笑：“是不好意思说吧？”

刘志军瞪了庞剑一眼。武梅说："现在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没别的法子，只有守株待兔，盯紧十九院的人，盯紧星讯六号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

十九院的印刷厂就在家属区附近，或者说就是家属区的一部分。印刷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着，办公室主任王曼玲大声地向排版工人比画着，要求加快进度。王曼玲是那种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女人，她常常哀叹自己运气不佳。想当年高考落榜，顶替母亲进了十九院的印刷厂，结婚又离婚，一个人拖着个儿子，日子过得疙疙瘩瘩并不舒心。王曼玲看了看手表，走出车间，摸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忙吗？"电话里是罗兵的声音："没事，你说。"

"周末是虎子的生日。"

"我记着呢。"

"我想带他出去玩，你有时间吗？"

"没问题，我有时间。"

"那太好了！你说咱们去哪儿呢？"

"让我想想，晚上再跟你商量，OK？"

暮色渐浓，天边还残留着一抹微弱的云光。早过了下班时间，周旭收拾好东西正要走，发现实验室还亮着灯，走过去一看，石竹还在忙着。"你还不走啊？外面可要下雪了。"周旭关切地问。

石竹正噼里啪啦敲着键盘："忙完这一组数据就走。"

周旭笑了笑："其他人怎么跑得那么快？"

"欢度周末呗。"石竹头也不回地答道。

周旭有些感慨："说得也是，好长时间没过周末了，下班都不知道该干点儿啥。"

石竹揶揄道："和燕子约会呀……"

这时，周旭的手机响了起来，石竹忍俊不禁："说曹操曹操到啊！"

周旭一笑，接通了电话："喂，燕子……咱们先去接婷婷……我现在就过去接你，等我。"

天上飘起了雪花，越下越大，没多久就铺满了路面。石竹皱着眉头站在十九院门口，有些踌躇，今天是周末，赶上了晚高峰，打不着出租车。看着眼前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她想，再不走就更麻烦了。吸足一口气，正要迈开步子，一辆黑色大吉普开了过来，稳稳地停在她面前。石竹一愣，车里的刘志军摇下了车窗，冲她笑道："去哪儿？我送你一程吧。"

石竹犹豫了一下，上了车。

外面是冰雪世界，车里却温暖宜人。刘志军问："去哪儿？"

"通海大厦，练瑜伽。"石竹淡淡地回应。

刘志军笑了笑："你们兄妹俩，好像没事儿都往那儿跑。"

石竹没搭话，在手包里摸索半天，掏出手机来发短信。刘志军也知趣地闭上了嘴。

"到了。"刘志军把车稳稳停住。石竹推开车门，正要下车，又回过身来，问道："谢谢。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们来十九院到底想查什么？"

刘志军一愣："监督安全生产啊。"

石竹有些不屑："口径挺一致啊。"

"什么口径一致？你说我和罗兵吗？"刘志军装糊涂。

石竹淡淡地一笑："请帮我转告你们那位大姐，和人讲话别老跟审讯似的，和谐社会嘛，待人和气点儿。"说完，下了车，向通海大厦走去。刘志军目送石竹一阵，一低头，发现后座上有个发光的东西，探身过去一摸，原来是一串钥匙。

一个小时的瑜伽练习，石竹已是满头大汗。她收拾好东西，跟几个伙伴打过招呼，下了电梯。经过前台时，迎面撞见了客户经理宋子杰。她知道宋经理是罗兵的哥儿们，自己的健身金卡就是他赠送的，于是礼貌地招呼道："宋经理。"

宋子杰笑道："哦，石小姐，又来健身啊？"

石竹点了点头。

宋子杰想起了什么,问道:"你的会员金卡是不是快到期了?"

石竹回答:"好像还有一周,我正要续费呢。"

"我给你签个字,刷一下就可以了,自己人续什么费啊。"说着,宋子杰接过石竹手里的卡,让前台小姐很快办好了续费手续。

石竹有些不好意思,微笑着表达谢意。

出了通海大厦,石竹来到街边,正想招手,吉普车又停在了她面前。车窗缓缓落下,她惊讶地问:"你怎么还在这儿?"

刘志军探出脑袋:"这绝对不是巧合,上车吧。"

石竹站在原地没动,冷冷地打量着他。

刘志军拎起一串钥匙:"其实我也没想等你,可是它不同意。"

石竹斜他一眼,不再矜持,就势上了车。人虽上了车,车子却没动。短暂的沉默后,刘志军回过身来,一脸严肃的样子:"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石竹微微一怔:"什么?"

"请问我该往哪儿开?"

石竹忍不住地笑了笑:"十九院家属区 3 号楼。"

"OK!"刘志军瞥了一眼她的笑容,对身边这位难得一笑的冷美人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关切。

清点完账目,宋子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电脑开着,MSN 上闪动着一只银色的小狐狸头像。他锁了门,戴上耳麦,耳机里传来怪异的变声:"进展如何?"

"他们开始注意检查监控系统了。第一套方案终止,已经启动第二套方案。"

"组织上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我正设法侵入周旭的私人电脑,掌握他的动向。你那边的行动也必须加紧。"

"明白。我们的线人一直在行动,不过开销挺大,经常是狮子大开口。"

"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拿到东西。"

一路堵车，好不容易在电影开演前赶到了影院，周旭把车停好，婷婷哧溜一下窜出来，飞快地跑进影院："我去买爆米花和饮料！"周旭和燕子匆匆忙忙跟在后面。

票是燕子在网上预订的，不然这时候早就没座了。婷婷抱着两瓶康师傅绿茶和一筒爆米花走了过来，一瓶递给周旭，一瓶握在自己手里。

周旭一愣："怎么只买两瓶？"

婷婷一撇嘴："我拿不了。"说着把爆米花塞到燕子手里。

燕子笑道："谢谢婷婷。"

婷婷冲她一笑，嘴里蹦出一句："不客气，你都吃了吧，别浪费。"

周旭瞪了女儿一眼，也不好生气，那样会破坏了气氛。他伸出手，一边拉一个："走吧，进场了。"

燕子捏着票找到座位，招呼周旭和婷婷过去。婷婷一看是并排的三个座，便抢先一屁股坐到正中的座位："我要坐中间！"燕子望着周旭，一脸的尴尬。周旭耸耸肩，有些无奈。

电影散场回到家，婷婷率先撞进门，四肢一甩，倒在沙发上大发牢骚："什么破电影嘛，一点儿都不好看！"

周旭知道这鬼丫头话里有话，为避免难堪，他打算尽早收场："好了，累了一天，赶快睡觉去。"说着，顺手把一个包装袋撂在茶几上。

婷婷噌地一下又坐起来，一把拽过袋子，从里面掏出一件男士羊绒衫，惊讶道："哟，还买衣服了？"

周旭问："看看怎么样？"

婷婷掂在手里看了半天，问燕子："这是你送给我爸的？"

燕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婷婷站起来，把衣服往周旭身上一比划："挺好看的。"

周旭长长地舒了口气，燕子也颇感意外。不料婷婷冷不丁又冒出一句："就是不太适合你。"

周旭还没回过神来，婷婷继续说道："颜色太艳了，爸，要相信女儿

的审美,以你的年龄和身份,应该选风格成熟稳重的,看来燕子姐姐还是不太了解你。你看,你身上穿的这件就很适合你嘛。"

听女儿说着,周旭不由自主地低头看了看身上穿着的羊绒衫。婷婷故意大着嗓门说:"这是前年我妈去香港的时候给你买的吧。"

周旭下意识瞟了瞟身边的燕子,燕子的神情有些窘迫。

夜深人静。燕子在沙发上落寞地坐着,周旭掩上婷婷的房间门,走进客厅,轻声道:"婷婷睡了。"燕子把羊绒衫叠好,重新放进包装袋。

周旭安慰道:"孩子的话,别太在意。"

燕子笑容苦涩:"她是你女儿。"

"我觉得……婷婷还是挺喜欢你的。"

燕子拉过周旭的手,直直望着他的双眼:"喜欢归喜欢,但你觉得她能接受我们在一起生活吗?"

"婷婷是有点任性,但我想她会接受你的。"

燕子喃喃道:"周旭,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也很喜欢婷婷。但我不希望你在我和婷婷之间去做选择。"

"我明白,我把婷婷从她妈那儿要过来,确实打乱了咱们的生活和计划。但你放心,婷婷那儿我会好好跟她沟通。"

燕子握住周旭的手,缓缓倚住周旭的肩膀,两行热泪从脸颊上淌下:"我不想成为影响你们父女关系的罪人,但我真的离不开你。"

周旭动情地把她揽在怀里:"燕子,谢谢你能这么想,再给我一点儿时间。你放心,咱俩的事我会尽快跟婷婷说,我相信,她一定会接纳你的。"

此时,婷婷趴在床上一点儿睡意都没有,她睁大着眼睛,耳朵恨不能伸到客厅去。她模模糊糊听到了客厅里的对话。短暂的沉默后,大门咔哒一声关上了,周旭送燕子出了门。婷婷翻了个身,咬着嘴唇,闭上了眼。

"虎子,起床了,再贪睡,你罗叔叔就不带你出去玩了!"王曼玲话音刚落,虎子霍地一个翻身从床上蹦了起来。王曼玲从衣柜里拿出一件

崭新的小羽绒服："乖儿子，妈祝你生日快乐！"说着搂过虎子，在他额头上重重亲了一口。

楼下这时传来汽车喇叭声，王曼玲到窗口一看，罗兵正站在吉普车旁冲楼上招手。她赶紧给儿子套上衣服："快，罗叔叔都到了。"

母子俩整理完毕，急急奔下楼。罗兵背着双手，俯身望着虎子："闭上眼睛，我数一二三。"虎子听话地闭上眼，三声数过，睁开眼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谢谢罗叔叔！"他一把接过罗兵手里的遥控汽车玩具，紧紧抱在胸前。

罗兵拉开车门，将虎子抱上副驾驶位："走，今天叔叔带你去欢乐谷。"虎子大声欢呼着："好啊好啊！"王曼玲微微笑道："就你老宠着他。"罗兵回头一笑："你的儿子就跟我的儿子一样，不宠他宠谁？"听到这话，王曼玲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摩天轮，翻滚列车，大转盘，海盗船……王曼玲只坐了一个旋转杯就晕头转向，赶紧找个热饮屋坐下休息，把虎子交给了罗兵。

一眨眼大半天过去了，玩累了的虎子爬上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王曼玲脱下围巾盖在熟睡的虎子身上，轻声道："罗兵，虎子很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谢谢你。"罗兵的脸映在后视镜上，棱角分明，衬出一股男性的坚毅和成熟。

"甭跟我见外，其实，我也好久没这么高兴了，我一直都挺喜欢孩子的。"

"那你应该早点儿结婚啊。"

罗兵漫不经心地说："结婚这么重要的事，不是想早就早的啊。"

王曼玲微叹一口气："是呀，早结也未必就有好结果。"

罗兵笑道："咱们同学里面你要孩子最早吧？"王曼玲嗯了一声。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罗兵忽然说道："如果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咱俩就好了，可能孩子都比虎子大了……"

这话让王曼玲听来简直像一道闪电，她一时愣住了，手抚在虎子身上，怔怔望着后视镜里罗兵那张略带伤感的脸……

周末到科技馆的参观并没有提起婷婷的兴致，一进家门，她伸了个

懒腰，径直走到饭桌边坐下，对周旭说道："爸，你过来坐下，有事儿跟你说。"

周旭一时摸不着头脑，笑呵呵地坐到了女儿身边。

"爸，你别嬉皮笑脸的，我要跟你商量件大事！"

周旭憋住笑，故作正经地说："好啊。什么大事？"

婷婷学着大人的样子，长叹一口气，脸上挂满忧伤："爸，我问你，是不是你想和燕子姐姐结婚？"

周旭一下怔住了，愣愣地望着女儿，半天才憋出一句："你听谁说的？"

婷婷噘着嘴说："昨晚你们在客厅里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周旭沉默了片刻，觉得这样也好，父女俩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他淡淡一笑，郑重其事地问道："婷婷，你觉得燕子姐姐怎么样？"

"挺好的。"

"那你同意我们结婚吗？"

婷婷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不同意。因为她是姐姐，不是妈妈。"

"婷婷，我希望咱们能有个完整的家。燕子一定会对你好的。"

婷婷继续摇着头："可我只有一个妈妈。"

周旭语重心长地说："是啊，你当然只有一个妈妈，燕子姐姐只是跟咱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她也没想取代你的妈妈。"

婷婷抿着嘴唇，避过父亲的目光："我不想跟燕子姐姐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的意见。"

"她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啊，多一个人关心你不好吗？"

"爸，是你自己更需要燕子姐姐吧？"婷婷忽然反问了一句，她的眼里噙满了泪，竭力控制着不让泪水掉下来，"我就是不同意你们结婚。"

"婷婷，你太任性了。"

婷婷再也忍不住，哽咽着提高了声音："爸，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征求我的意见，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小孩。你们大人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听过我的意见。当初你和妈妈离婚的时候，不是也没问过我吗？既然你想有个新的家庭，为什么还要把我从妈妈那里抢过来？"说完，站起身来，哭着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调查组没有假期。周末，武梅、刘志军、庞剑三人仍窝在办公室里开会。庞剑在赵阳的协助下给那间杂物室装上了隐秘的摄像头，但是几天来毫无收获，想必是对手已经预感到危险，按兵不动了。

"我这两天一直在注意石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举动。她的活动范围除了单位和家以外，最常去的是通海大厦的健身房和美容中心。"刘志军汇报道。

这是一个年轻女人最正常的生活交际圈子，似乎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武梅想了想，问道："你跟她有过更近的接触吗？"

刘志军点点头："有过两次。"

"印象如何？"

"能感觉出来，她这个人挺清高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比较傲慢，不太好接近……"

刘志军正说着，武梅的手机急切地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的是周旭的名字。武梅接通了电话："喂，怎么了？……什么？婷婷不见了！"

刘志军和庞剑面面相觑。

周旭坐在沙发上发愣，武梅和刘志军走近电脑桌，一遍遍观看婷婷留下的一段视频，想从中尽可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 爸爸，我不能阻止你和燕子姐姐结婚，当你有了新的家庭就不再需要我了。我本来是想回到妈妈那里去的，但妈妈工作很忙，我想在她眼里可能工作比我更重要。其实在我心里，一直还天真地以为我们仍然是一个家庭，尽管你们已经分开。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走了，祝你和燕子姐姐幸福。

视频文件的修改时间是凌晨2点16分。武梅注视着周旭，镇定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发现婷婷离开的？"

"早上我叫她起床时就发现她不在，以为她周末去同学家了。中午发现电脑开着，才看见这段视频。她手机也扔家里了。我给她所有的朋友和同学都打过了电话，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周旭一脸憔悴，六神无

主地问:“武梅,你觉得婷婷会去哪儿啊?”

武梅摇了摇头,没有吭声。

周旭默然,望着婷婷留在电脑旁的家门钥匙,重重地叹了口气:“那我们怎么办?”

武梅的心里和周旭一样焦急万分,但她知道,这个时候盲目的急躁于事无补。

外面刮着大风,吹得满街光秃秃的杨树枝不断地摇摆。婷婷抿着唇,身子缩在羽绒服里,慢慢走出美术馆。接下来该去哪里呢?她走到路边的长椅上坐下,默默发呆。

忽然,身边传来细细的喵的一声,把她吓了一跳,侧头一看,一个纸箱放在长椅的另一边,里面一只小猫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婷婷的泪水一下就从眼眶中漫了出来。这只孤单的小猫,怎么和自己一样呀?没有亲人,没有家,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她把小猫抱到怀中,温柔地抚摸着它。

也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响起了一声和蔼的问话:“小姑娘,这是你的小猫咪吗?”

婷婷睁开眼,一个身材敦厚、笑容可掬的中年人站在自己面前。

婷婷摇了摇头。中年人发觉了婷婷脸上的泪痕,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微笑着问道:“小姑娘,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啊?”

婷婷望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大人,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挪了一下。中年人呵呵一笑:“你别怕,你是不是在 141 中念书啊?我以前见过你。我儿子也在那个学校。你爸爸叫周旭,对不对?”

婷婷有些惊喜地点了点头,忽然想起自己是离家出走,不能让爸爸的熟人把自己带回家去,于是又迟疑着摇了摇头。

中年男子微笑道:“我姓曹,你叫我曹叔叔吧。你喜欢这只小猫吗?它一定是被主人遗弃的,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去养啊。”婷婷抱着小猫,喃喃自语:“可……我也是个被人遗弃的小孩,无家可归……”

中年人诧异地问道:“你爸爸妈妈不在吗?”婷婷回答:“他们都在,就是不在一起了。”

“他们都不要你了？”

“不是，是我不想要他们了。”

中年人笑了笑：“你是个挺有主见的小姑娘。”说着伸出手去，轻轻拍了拍婷婷怀里小猫毛茸茸的脑袋，说道，“可是你还不能独立生活，就像这只小猫一样，需要有人照顾。”

婷婷听着中年人的话，向他投去信任的目光。

“天底下哪有不爱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你一个人出来，他们肯定会很着急的，知道吗？”

“叔叔，那我该怎么办呢？”

中年人语气严肃了起来：“你这只淘气的小猫呀，就应该赶紧回家！”

婷婷点了点头，抱起小猫站起身来。没想到受到惊吓的小猫咪陡然从婷婷身上滚了下去，飞快地朝马路中间窜去。婷婷慌忙追了上去，一辆小轿车正好飞驰而过，婷婷来不及躲闪，一声惊叫，眼前登时一片黑暗……

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没有发现婷婷的踪迹。周旭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边，燕子靠在他身旁，望着坐在电脑前的武梅和刘志军，有些尴尬，又不好回避。

刘志军又把 QQ、MSN 等聊天工具的记录调出来看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什么线索。武梅灵机一动：“查一下昨天浏览过的网页。”刘志军打开 IE 浏览器，点击历史记录，一大溜网址蹦了出来，“中国美术馆当代抽象派青年画家作品展”、“首都博物馆北京珍贵名人书画展”、“中华世纪坛当代欧洲印象派画展”……

刘志军试探地问：“她是不是看画展去了？”

周旭如梦方醒：“对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她从小喜欢画画，咱们赶紧去找！”说着就要出门。

燕子小声提醒道：“已经过了下午 5 点，展览馆都关门了……”

周旭一捶大腿：“那还等什么？报警！”

武梅静静地看了他一眼：“现在还没有到立案的时限，而且这又不

是什么刑事案件，警方不会马上介入的。”

周旭失控地大声嚷道：“你不是保密局的吗？整天办案、办案、办不完的案。这么多年，你为孩子到底做过什么？以你的身份，请求警察帮忙，这很困难吗？”

“这是两回事。婷婷离家出走跟我办案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权力调动警力来找她。”

“跟你没关系？如果不是你一天到晚忙案子，婷婷至于这样吗？”

“她为什么离家出走你自己最清楚！”武梅狠狠地瞪了周旭一眼，转身出门而去。“武梅姐！”燕子快步追了出去。

刘志军走到周旭身边，忿忿不平地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武处会跟你离婚了！”

周旭愣愣地看着刘志军：“什么？”

“为了这个案子，武处差点儿把命都搭上！上次子弹擦着她的脖子飞过去，只要再偏三公分她的大动脉就会被打穿！可你呢，你就在那时候，非要跟她打官司抢女儿！”

周旭此刻才知道上次武梅受伤的内情，震惊之余，嗫嚅道：“这，这我当时不知道……”

燕子在楼下赶上武梅，真诚而愧疚地向她道歉：“武梅姐，对不起，我们没有照顾好婷婷。”

“跟你没关系。”武梅说。

“要不是因为我们的事，婷婷也不会离家出走。”

武梅淡然地说：“那是你们的生活，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还是先找到孩子吧。”

这时，身后忽然传来周旭的喊声，武梅和燕子不约而同回过头去，只见周旭跌跌撞撞跑来，手里握着手机：“婷婷……在医院！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武梅一听，脸色变得煞白。

婷婷静静躺在病床上，头上和右腿裹着纱布，正安稳地熟睡。武梅坐在床沿，紧握女儿的手，端详着女儿有些苍白的脸庞。周旭站在床前，低声向武梅复述着医生的话：“大夫说，需要留院观察一下，轻微脑

震荡，腿上是软组织挫伤，其他的没什么大事。主要是受了些惊吓，给她打了针镇静剂，所以还要睡会儿才能醒。"

婷婷翻了个身，努力地睁开眼睛，发现爸爸和妈妈就在跟前。她把眼睛瞪大，仿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嘴里喃喃说道："爸！妈！我不是在做梦吧？"

武梅心里一酸，搂住女儿："傻丫头，以后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好好跟爸妈说，别一个人出去瞎跑，多危险呀！"

婷婷撇了撇嘴："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心情不好出去溜达了一会儿……"

武梅轻轻拍着女儿的手，把女儿拥进怀里，声音哽咽着："是爸妈对不起你，害你这么伤心……"

周旭也在床边坐下，柔声道："婷婷，是爸爸不对。"

婷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哇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爸爸，妈妈，你们都那么忙，我今天可以和妈妈在一块儿，但见不着爸爸；明天可以跟爸爸在一块儿，又见不着妈妈。今天我受伤了，你们都过来了，我知道等我一离开医院，你们又会分开，各忙各的了。爸，妈，我现在特别想在医院里躺一辈子，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不会再分开了！"

武梅和周旭紧紧抱着女儿，泪眼模糊。

第二十五章

暗　　算

宋子杰挂上电话，吁了口气，想起刚刚在网上接到的银狐的指令——不到迫不得已，我不想启动第三方案。但愿第二方案进展顺利。……一旦事情有变，立即撤退！

一进办公室，武梅就问："十九院监控系统有什么情况吗？"

刘志军回答："没什么动静。石竹那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武梅点点头："对十九院的核心技术人员，不光要调查，还要保护。"

刘志军觉出武梅话里有话："武处，你的意思是？"

武梅扫了一眼刘志军与庞剑，问道："你们觉得，周旭会不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我们之前不是已经排除过了吗？"庞剑说。

"说实话，我从来不认为周旭会是间谍。但是，他极有可能成为对方下手的对象"，武梅说着，又望向刘志军，"志军，你昨天有没有注意到他家里那台电脑？"

"电脑？"刘志军迅速搜索着昨天的回忆，诧异地摇了摇头。武梅走到沙发前坐下："我注意到，那台电脑的摄像头一直亮着灯。"

刘志军有了点印象："嗯，好像是，但是，会不会是自动打开的啊？"

"外行！"庞剑在刘志军背上拍了一掌，"一般情况下，摄像头不会设置成自动打开，除非是在录像或是网络视频才会开启。"

刘志军疑惑道："会不会是周旭或婷婷打开的？"

武梅摇头："我问过了，婷婷说她录完视频就关了机，周旭一早起来根本就没打开过摄像头……我是担心，周旭家的电脑被人监控了。"

"您是说，有人利用网络控制周旭家电脑的摄像头？"刘志军一惊。

庞剑点头道："这并不难，远程控制就可以做到。一旦家庭电脑被控制，所有与电脑连接的外设都可以被启动或关闭。黑客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刘志军还是有些不解："但是，周旭家的电脑并不涉密啊，周旭是总工程师，他应该不会像谷雨生那样，稀里糊涂地把工作带回家去做吧？"

武梅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管怎样，还是别掉以轻心，想办法把周旭的电脑查一下吧。"

"Yes，Madam！"庞剑模仿港片里的桥段，行了个笔挺的军礼。

从周旭那里"骗"出电脑很容易。刘志军去了趟周旭家，谎称为了配合警方处理婷婷的交通事故，需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顺利地把电脑搬走了。庞剑在办公室里一开机，随手一捣鼓，眉头就皱了起来："乖乖，果然被切成肉机了呀！"

"什么意思？"武梅不解地问。

"就是说，这台电脑肯定被远程控制了。"

"说得具体点儿。"

庞剑解释道："这种远程控制程序一旦侵入电脑，就可以利用网络对启动的电脑进行实时监控，它会把一个自动连接的程序安装到电脑上，电脑启动后会自动连接到互联网。"

刘志军补充道："也就是说，即便使用电脑的人没有进行网络连接的操作，电脑也会自动联网。"

武梅问："会不会是有人对周旭家的电脑做了手脚？"

庞剑摇摇头："那倒未必。一般电脑的操作系统都或多或少存在后门隐患，很容易被攻击。黑客就是干这个的，什么盗QQ盗银行账号之类的。但这台电脑是被远程控制的，我觉得，事情可能不会那么简单。"

武梅盯着电脑屏幕，一时有些想不明白，对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仅仅是远程控制的话，并不可怕，因为周旭家的电脑并不涉密

呀……"

出于职业敏感，刘志军打断了武梅的话："武处，如果他们对周旭个人有什么企图呢？"

"请求局里批准我们上手段，对周旭等几个核心涉密人员进行监控。"武梅向唐局长汇报工作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唐正刚笑着问："武梅，你不会告诉我，周旭有问题吧？"

"这倒不是，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

唐正刚点点头："你不妨换一种思路。重要的是把握好大方向，而不是纯粹依赖什么手段。回去抓紧时间，尽快理出个头绪来。否则，我这里不好交代。"

"唐局，我听出来了，您是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不满。"

唐正刚正色道："案子不破，你说我能满意吗？"

"这我知道，所以请求上级批准我们采取一些必要的技侦手段。"

唐正刚把手一挥，一口回绝了："武梅同志，我们的规定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有证据，绝不能违规操作。采取手段很容易，但要对人民负责，绝不能滥用我们手中的权力。"

"这怎么是滥用呢？"武梅争辩道，"其实，这么做也是一种保护，我们已发现周旭家的电脑被远程控制了。"

"严格意义上说，这属于黑客行为，周旭家的电脑并不涉密，用不着我们直接介入。适当保护可以，但监控手段不能上。"

武梅无奈地说："那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了。"说着，站起身来准备告辞，唐正刚想起了什么，问道："听说婷婷出车祸了？"

"擦破了一点儿皮，已经没事了。"

唐正刚把武梅送到门口，关切地说："孩子也是大事，同样不能忽略。"接着又轻声问，"你刚才说要监控谁来着？"

武梅心头一喜："您批准啦？"

"我批准什么啦，见空子就钻！"唐正刚大声说完，又瞧瞧门外，压低声音道，"你不是说十九院的监控系统很完善吗，办公区、家属区都有，对不对？动动脑筋。"

武梅恍然大悟："明白了，谢谢唐局！"

"这是新下来的生产计划，"胖乎乎的牛厂长把一堆表格递给办公室主任王曼玲，"曼玲呀，你看怎么调配一下，重点保证星讯六号，其他的印刷任务也别落下。"

"最近的活儿可真不少。"王曼玲随手翻了翻计划表，看着满篇的日期和数字，微微地蹙起了眉头。

牛厂长捧着保温杯，眯着眼道："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多上点心。星讯六号的资料下周就送来，保密处会派专人全程护驾呢。"

王曼玲随口道："每次不都是这样吗？"

"这回院领导好像格外重视。"

王曼玲说："安全方面有他们保密处把关，咱们的任务就是把好质量关。"

"没错。你办事，我特放心"。牛厂长笑眯眯地说道。

回到办公室，王曼玲把生产计划表往桌上一搁。正值午休时分，她不觉有些疲累，往桌上一趴，枕着胳膊很快就睡着了。

等她迷迷糊糊醒来，罗兵似笑非笑地站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那份生产计划表在看。王曼玲吓了一跳，忙理了理衣服和头发，嗔怪地问："你怎么进来了？"

罗兵凑到她面前，说："正好路过，想你了。"

王曼玲莞尔一笑："你天天都路过，怎么就今天想起来了？"说着，起身关上虚掩的门。

等王曼玲走回办公桌前，罗兵漫不经心地说："顺便问你点儿事。"

"什么事？"

"星讯六号的正样数据也在你们这儿印刷吗？"

"对呀，怎么了？"

罗兵下意识听了听门外的动静，压低声音道："我想要一份正样卫星数据。"

王曼玲惊讶地望着他："你要这个干嘛？"

"我认识一个生产飞行器的企业老总，他们需要一些技术方面的参

考资料，我答应了帮他找找。”

“兵子，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属于保密文件，拿出去是违法的。”

罗兵满不在乎：“没那么严重，人家要这些东西也不过做个参考。外国网站连制造原子弹的方案都贴出来了，还在乎咱们这些玩意儿吗？”

王曼玲还没回过神来，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吓了她一大跳。“喂……好……行……我这就过去……”放下电话，她心神不宁地说，“兵子，我先过去开个会。”

罗兵一笑：“那我先走了，晚上我去接虎子。”

王曼玲忐忑不安地熬到会议结束，蹬上自行车急急往虎子的学校赶。到了校门口，就看见罗兵站在吉普车旁冲她招手。

王曼玲有些惊讶：“你还真来了，我以为你开玩笑呢。”

罗兵笑道：“我可是说到做到。”

正说着，一名小学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王阿姨，虎子闹肚子，起不来了！”

“啊，闹肚子？在哪儿？”王曼玲不由分说，跟着那孩子就往学校里跑。赶到操场篮球架下，只见儿子倒在地上缩成一团，捂着肚子不停地哼着。

“虎子，你怎么啦？”王曼玲紧张得手足无措。随后赶来的罗兵二话没说，抱起虎子就往外跑。王曼玲紧随其后，两人把虎子往车上一放，驱车直奔医院而去。

等罗兵打理好一切把王曼玲和虎子送回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王曼玲照顾儿子睡下，回到客厅，一脸歉疚地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罗兵说：“忙活这么久，连饭都没吃。饿了吧？真不好意思。你坐会儿，我去弄些吃的。”

“不忙，先坐下喘口气吧，瞧把你给累的。”罗兵柔声说道。王曼玲就势在他身边坐下，难为情地捋了捋头发，喃喃道：“有你在，我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罗兵凝视着她的眼睛，忽然一把将王曼玲拥进怀里。王曼玲依偎在罗兵的怀里，身子禁不住颤抖起来，开始低声抽泣。罗兵在她耳边深情地诉说着："曼玲，相信我，我对你是真心的，相信我……"

注视着罗兵一往情深的目光，王曼玲痴痴地点头："我相信。"

按照武梅的吩咐，保密处处长赵阳把十九院办公区和家属区所有的监控录像资料都搬了过来。每张硬盘都标明了编号，一张硬盘对应一个工作区或一幢楼，另外还附有一张表格，注明了用户或住户。看着这一大桌子排列整齐的硬盘，庞剑心里直叫苦："天啊，这么多！怎么看得完？"

刘志军揶揄道："你傻啊，先挑重点的看呗！"说着就在硬盘里扒拉，很快就有了成果："16 号楼周旭家，3 号楼石竹家。你看周旭的，我看石竹的。"

庞剑把硬盘接上电脑，点击鼠标，开始搜寻目标。两人默不作声，各自为战。看着看着，庞剑露出一脸坏笑："哎，幸好武处不在。"

刘志军一愣："怎么了？"

庞剑往自己屏幕上一指，正好是燕子挎着包走进楼道的画面："这个女记者，可是天天出入周旭家啊！"

刘志军假装一本正经地说："她是趁周旭不在的时候去的吗？记一下时间。"

庞剑不屑地说："你傻啊？周旭家又没有涉密资料，她是去做家务活的！"

刘志军噗嗤一笑："看来你小子还不傻。"

庞剑看着画面里的燕子，惋惜道："其实，我觉得这女孩儿挺不错的。可惜了，干嘛非得爱上一大自己二十多岁的叔叔呢？"

"甭瞎贫了，过来看看！"刘志军一指自己的电脑屏幕，对庞剑说，"解释一下，她这是干嘛呢？"

屏幕上，3 号楼下的小花园里，路灯亮着，石竹穿着厚厚的衣服，一个人在花坛边踱着步，周围没人，楼里各家住户也不见灯光。

庞剑不以为然地一撇嘴："散步呗，没见过啊？"

刘志军指着屏幕角落显示的监视器时间："看看时间，这么冷的天，夜里两点钟还出来散步？"

庞剑仔细一看："是哦……她这是想干什么呢？"

刘志军用鼠标拖着进度条："你看，这是上两天的，也是这个点儿，这一个星期她都出来三回了，差不多都是这个点儿。奇了怪了。"

庞剑表情严肃起来："我跟你讲个案例啊，是前苏联的事。一个间谍被克格勃盯上了，可他愣是在24小时严密监视中，把情报传出去了。你猜他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他每天早上固定时间在海边沙滩上跑步，旁边克格勃一直盯着他，他戴一耳机边跑边听广播，每天跑，跑完就回去，也不跟任何人搭话或者接触，弄得监视他的克格勃一头雾水拿他没办法。后来终于发现了，海边不是有不少鹅卵石嘛，其中有一块就是信号接收器，这小子跑步的时候那耳机是数据发射器，他跑完了，数据也交换完了，克格勃一走，他同伙就过来取走石头里的情报。"

刘志军此前还真没听说过这个故事，惊讶得张着嘴："还有这么诡异的办法？你是说，石竹也在发报喽？那她干吗不一个人在家发，大半夜吹着西北风到院子里发？"

"嗨！我没这个意思，不过给你普及普及侦探知识罢了。"庞剑做了个鬼脸。

一匹棕栗色的新疆纯种伊犁马健步跑了两圈，不疾不徐地在驯马师的指挥下停住了步子。宋子杰身手矫捷，一个鹞子翻身，从马背上跃下，冲一旁的罗兵走了过去。罗兵笑道："宋哥，你这马骑得真不赖，有点儿专业范儿。"宋子杰没答话，拍拍罗兵肩膀："走，外面随便逛逛去。"

冬天的大地，四处都是裸露的黄土，天气阴霾，空中浮散着薄薄的雾气。宋子杰望着远处的山峦，低声道："印刷厂那边进行得怎样了？"罗兵掏出烟盒，递给宋子杰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数据分两批到印刷厂，保密处会派专人盯着，想在印刷过程中动手很困难。"

"是吗？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宋子杰看着罗兵，微微一笑。

“还是你了解兄弟呀，宋哥。现在印刷厂都是电脑排版，卫星数据的电子文件会在印刷厂停留两天……”

“电子文件保存在印刷厂的机要室里。”宋子杰打断了罗兵的话。

罗兵一惊，问：“你怎么知道？”

宋子杰吐出一个烟圈：“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没错，电子文件会锁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只有牛厂长一个人有，保险柜还设有电子密码。要想拿到文件，必须同时拿到钥匙和密码。钥匙牛厂长有，可密码是随机的，保密处的人会临时接管，密码只有他们知道。”

“这么说，只要我们拿到钥匙并且解开密码，就可以得到文件了？”宋子杰气定神闲地问。

“莫非你早就计划好了？”

“要拿到钥匙，首先要接近这个牛厂长。”

“我跟他也就平时打个招呼，并不熟。”

宋子杰轻轻一笑，望着马场里正全力奔跑的赛马，不动声色地说：“这些我都帮你做好了。”他举起烟吸了一口，看了发愣的罗兵一眼，继续说，“牛厂长最近几天都没有开车上班。我调查了交管局的事故记录，他的车一星期前和一辆出租车撞上了。车撞得很厉害，但没有人受伤。开车的是他表弟，喝了酒，所以他负全责。他现在不光开不了车，还得找地方修车，这样的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

听到这里，罗兵心领神会，朝宋子杰竖起了大拇指，说：“宋哥，小弟我服了。”

到了下班的点儿，罗兵站在传达室门口一边翻看出入登记簿，一边扫视着过往的人群。一个胖乎乎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打着招呼：“哟，牛厂长，下班啦。”

牛厂长正夹着皮包往外走，扭头一看：“罗队长，好久不见。”

“你牛厂长是工作繁忙，没太注意吧。我可是天天都在这儿呢。咦，牛厂长，今天怎么没开车呀？”

“哦，没开，车出了点儿问题。”

"是吗?"罗兵拍着胸脯道,"车有什么问题找我呀,我有一兄弟开了个修理厂,解决问题挺方便,再说了,咱自己人的厂子,放心。"

牛厂长心里窃喜,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哎呀,哪好意思麻烦你呀。"

罗兵摇头笑道:"这不就见外了吗? 小事一桩。牛厂长——"他凑近脑袋,低声道,"最近他们车行想印些宣传材料,我想有劳您帮个忙。"

牛厂长笑着:"哦,好啊,印刷的事,你尽管来找我,要不咱们见了面详谈?"

说着,他把罗兵拉近身边悄声问道:"罗队,你那兄弟的车行修车能走保险吗?"

"当然可以,没问题。"

"我的意思是,如果保险公司没法理赔,能不能想想办法?"

罗兵满口应承道:"绝对没问题,这种事情他们见得多了,有的是办法。"

牛厂长喜出望外:"那,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您说。"罗兵装作不知情。

"我那车出了个事故,让你兄弟帮忙给看看,能走保险最好。"

"行,晚上我给他打个电话,估计问题不大,正好,他不是还得求您给帮忙吗?"

"监控录像有收获没有?"武梅坐在副驾驶座上,窗外掠过京城的灯红酒绿。

正在开车的刘志军摇了摇头:"石竹的行为有些古怪,时不时半夜到花园里散步。可她平时接触的人很少,朋友也不多,没什么外出活动,从目前看,就凭她夜里散步这一点,断定不了什么。奇怪了,敌人的行动好像突然停止了一样。"

武梅想了想,说:"我们发现了不少疑点,但哪一条都很难进行下去,是这个意思吗?"刘志军接过了话头:"会不会我们的调查惊动了他们? 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我们的调查方向是正确的!"

"但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

武梅轻轻呵了口气，车窗上立即蒙上一层水蒸气，她伸手抹去雾珠，视线立即清晰了："有可能，他们的行动根本就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妈，闷死了闷死了！我想出院！"婷婷在病床上折腾着。

武梅看着眼前活蹦乱跳的女儿："大夫说还要观察两天呢。"婷婷眨眨眼，看了看坐在床边的周旭："妈，刚才我爸还说你很忙，肯定过不来，我就说你一定会来的！"

武梅斜了一眼周旭："妈再忙都要来陪宝贝女儿呀。"婷婷笑了起来："无聊死了！妈，给我讲故事吧！"武梅点点头："想听什么？""就讲你们逃生训练的事，我最爱听了。"

"好好好，那就讲讲我的毕业考试吧。那次考试啊，题目是危机状况下的独自逃生。你秦风叔叔跟我一组，他是我的对手，扮坏人绑架了我。他把我捆起来，能不能逃生就看我的了。"婷婷想象着秦风叔叔绑架妈妈的样子，好奇不已。

武梅继续着自己的讲述："你秦风叔叔可够狠的，大力胶结结实实地把我缠了十好几道，我是一点儿都动不了。可你不知道，这大力胶啊，捆人捆得紧着呢，怎么挣扎都扯不开，但这东西怕扎，只要把它划开一小口子就能撕开了。"

婷婷听得入神，不禁问道："那你用什么东西把它扎开的呢？"

"这你就猜不到了吧。我啊，事先含了大头针在嘴里。秦叔叔可狡猾了，他把我从头到脚都检查了一遍，可我把针藏在下颌底下，他没发现。你不知道，大头针把我下颌都扎出血了。"婷婷吐吐舌头："妈，多疼啊！"

"多疼也得忍住啊！你想想，如果真是遇到危险，求生才是最重要的，受点儿疼算什么。等秦风一走，我就把大头针吐出来，挪到手边，一个孔一个孔地扎，然后就逃出来了！那次考试，我得了全班最高分。"

"妈你真棒！"婷婷忍不住要在床上跳起来，却被武梅制止了："别闹腾，其他病人还要休息呢。"婷婷点点头，转过头又满脸期待地望着周旭："爸，你也讲一个！"周旭一笑："好了好了，睡觉吧。我明天讲。"婷婷

一咧嘴："爸，你说的啊，不许耍赖哦！"

出了病房，候诊大厅里空无一人，光线有些昏暗。

武梅和周旭静静坐在长椅上。周旭低声说道："武梅，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婷婷。"

武梅淡然："没必要向我道歉。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不，婷婷这次事故，完完全全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多想想孩子的感受。"他顿了一顿，喉结微微一颤，"也该想到你的感受。"

武梅瞟了他一眼："还是多想想孩子吧，我不用你操心。"

周旭叹了一口气："我现在才体会到一个人带孩子的艰难，真不知道这两年，你们娘俩是怎么过来的。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亏欠你们更多。"

武梅平静地说："你现在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吧？"

"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可能是年纪大了，有点儿力不从心。"

"你要学会劳逸结合。"

周旭一笑："这句话本来是我想对你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

"嗯，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周旭一怔："我的帮助？我能帮你什么呢？"

武梅抬起头，表情严肃："你是星讯六号总装项目的负责人，对这颗卫星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人。"

周旭看着武梅，心底泛起莫名的一股暖意。

"我问你，如果你是间谍，我是说如果，那么现阶段什么环节、什么数据对你是最重要的？"

"对于卫星总装来说，任何环节都很重要，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导致卫星发射失败，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主次之分。"

"这话石竹也对我说过。那这样说吧，如果敌人在322所是为了拿到卫星轨道控制系统，到滨阳是为了获取卫星地面站的测控试验数据，那他们在十九院又能做什么呢？"

周旭想了想，回答道："322所和727站的数据，都要进行检测、汇

总成正样机数据以后,才能进行总装,而最后的总装就在我们十九院完成。”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数据?”

“卫星正样机数据。”

“正样机数据?”武梅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正样机数据在谁手里?”

“我们还在对误差率进行微调,所以现在的数据还不是最终输入到卫星芯片里的数据。”

“最终数据什么时候能出来?”

“快了,一周之内吧。”

“谁有机会接触这些数据?”

“这就不好说了,至少我们项目组的每个人都可以。”

夜色宁静,王曼玲卧室里点着一盏昏暗的壁灯。她幸福地依偎在罗兵身旁。罗兵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一团烟雾,漠然地望向窗外的夜空。罗兵的大手在她柔软的肌肤上摩挲着:“曼玲,等我赚到这笔钱,就带你们出国,让虎子到国外上学。”

王曼玲点点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

“那你愿意帮我吗?”

“我帮你?”王曼玲露出诧异的神情。

罗兵盯着她说:“我跟你说过的,就是星讯六号的正样机数据。”

王曼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真的想要那些东西?”

“我可不是开玩笑。”

王曼玲心里一阵慌乱:“可是……”

罗兵看出了王曼玲的不安,笑了笑,一把搂住她劝慰着:“我知道那些数据很重要,要不它也不值那么多钱呀。”

王曼玲一怔:“多少钱?”

“三百万。”

“三百万?”王曼玲瞪大了眼睛。

“所以它值得我们冒险。”

王曼玲直视着罗兵狂热的眼神，一道凉意从脊背上划过："阿兵……这……这可都是国家秘密，我们这是出卖国家的科研成果……"

罗兵不屑道："什么科研成果，我们的卫星技术是什么水平你不知道吗？比起欧美发达国家差得太远了。人家有航天飞机、空间站、月球车、火星探测器……我们这些都是小儿科的技术，保什么密呀！"

王曼玲紧紧握住罗兵的手："可是……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出这么多钱买呢？"

罗兵意识到，只要再做最后的一步努力，王曼玲的心理防线就会崩溃。他进一步解释道："不瞒你说，出钱的是国外的一家民营企业，他们没必要也买不起顶级的卫星技术成果。民营公司卫星技术的开发纯属商业用途，对他们来说，与其花几千万的研发费用，还不如花几百万买现成的东西呢。"

罗兵看了一眼怀中沉默不语的王曼玲，继续开导她："一旦有了钱，我们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们要让虎子接受国外良好的教育，虎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一定要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不然就是我们的失职。"

恍惚之中，王曼玲忽然惊醒过来，惶恐不安地盯着罗兵："不……阿兵，这是犯法的。有你在我身边，我和虎子就很满足了。"

罗兵不发一语，毫无预兆地把唇贴了上去，热烈地拥住她的身体。王曼玲轻轻地"嗯"了一声，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一阵发烫，被澎湃的激情裹卷得难于呼吸……

"武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十一年前，石竹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车祸。当时，一辆中型货车和一辆出租车相撞。出租车司机和副驾上的乘客当场死亡，坐在后座上的就是石竹，因为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但由于两次大出血，现在会偶尔头晕，还有点儿贫血。副驾上的乘客是石竹当年的男友，是滨阳人。而且她已经去滨阳见过男友的父母，都准备买房子谈婚论嫁了。出了这件事后，她就一直没再谈恋爱，埋头念书，后来考上了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去了。所以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愿去滨阳。我去十九院查了以前的出差记录，此前石竹的确从来没有去过滨阳，即使安排她去，最后都会临时换人。"刘志

军一口气把了解到的情况和盘托出。

庞剑听得入了神,连连感叹:“言情小说！简直是言情小说!”

刘志军白了庞剑一眼,说:“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精彩,或许,也更残酷。”

庞剑回了一句:“这能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石竹不去滨阳有她的原因,但并不能说明她就一定没有问题。”

刘志军摇摇头:“不,我们怀疑她的理由不成立了,为什么还要继续错下去呢？我去医院查了她的病历,她看过精神科,有严重的失眠现象,她练瑜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半夜出来散步也就不奇怪了。”他喝了口水,继续补充道:“这段时间我跟石竹的接触比较多,她给我的感觉是思想比较单纯,表达方式也很直接。尽管给人的感觉很孤傲,但为人还是非常善良的。所以我觉得,她的间谍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

武梅听完,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宋子杰必恭必敬站在通海酒店曹副总经理的办公桌前:“曹总,您找我?”曹副总经理长着一张和蔼可亲的圆脸,待人礼貌周全,说话温和而庄重,在通海酒店一向为下属所爱戴。他拍拍沙发:“坐,坐,一直想跟你聊聊,可总抽不出时间。”宋子杰坐下来,等待着上司发话。

“这个月酒店经营的情况刚统计出来,业绩还是稳中有升,现在是旅游淡季,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宋经理这几个月的工作很有成效嘛!”

宋子杰谦虚地答道:“我们主要是加强了同周围大企业单位的联系,增加了大量的固定客源,保障了业绩的稳定性。”

“嗯,宋经理,可有人反映你经常给熟客打折甚至免单,光 VIP 金卡就发出去十几张了,这种非正常性损失不太应该啊!”

“曹总,我觉得,想要得到回报总要有所投资,而且我对他们的优惠都在我职权范围内,并没有带来不良的后果。”

对这个回答曹副总经理很满意,点头道:“我想你的经营策略是有道理的,酒店需要人气,在旅游淡季我们更应该加大对固定客源的吸引力,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我今天找你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看来

你很有自己的见地。我就放心了。”

宋子杰的手机在腰间振动起来，他悄悄瞥了一眼，赶忙摁掉，有些心神不宁。

曹副总经理似乎察觉到什么：“你如果有事就先去忙吧。”

宋子杰连忙道：“不好意思，曹总，家里有点儿急事，我去回个电话……”

“没关系，你赶紧去忙吧。”

宋子杰如释重负地出了办公室。曹副总经理诡异地笑了笑，放下刚才一直捏在手中的手机，打开了电脑。

“兵子，怎么样？目标上钩了吗？”

“一切顺利，今天晚上约他来通海。”

“嗯，怎么做你都清楚了吧？”

“放心，晚上见！”

宋子杰挂断电话，吁了口气，想起刚刚在网上接到的银狐的指令——不到迫不得已，我不想启动第三方案。但愿第二方案进展顺利。不过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旦发现情况有变，立即撤退！

不知什么原因，此时的宋子杰有些心烦意乱。尽管他对自己的计划和罗兵的能力都颇有信心，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但愿不要出什么岔子才好。他提起桌上的座机，给酒店洗浴中心部门负责人打去电话：“喂，我是宋子杰，今天晚上罗兵先生要带一个朋友来消费，好好接待一下！”

刘志军的吉普车停在十九院门口，人在座位上，眼睛却悄悄留意着大门里往来的人流。

石竹款款而来，刘志军打开了车门。石竹跨上车，还没等刘志军开口，就好奇地问：“我哥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

“哦……对，上次看你身体不好，给你买了点儿补品。本来想让罗兵给你，谁知道他直接给你打电话说了……”说着，他从后座拎出一袋子补血的营养品放到石竹手上。

石竹微微一怔，说道：“那，就先谢谢了。”

刘志军语气里有些不自在：“不客气，这是单位发的，我也用不上，就给你拿来了。”

“你们单位组织献血了？”石竹问。

刘志军一愣：“没有啊？”

“那干嘛发补血的营养品啊？”

刘志军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啊，对，是献血了，我在外面忙，没参加。”

“你们单位不错嘛，你没献血还给你营养品？”

“啊，哦，是挺不错的……可能买剩了吧……所以给你拿来了……”刘志军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自己老是语无伦次。

石竹听出了破绽，但并不戳穿，她轻轻一笑：“这样吧，我请你喝咖啡，有时间吗？”

石竹选了一处颇具情调的小酒吧，看上去像是常来，对这里非常熟悉。刘志军有些拘谨，坐在沙发上四处张望。石竹问：“喝什么？”

“你定吧，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石竹也不再推让，叫过服务生：“两杯蓝山咖啡。”

刘志军没话找话：“这里环境真不错。”

“嗯，清静，感觉很舒服。”

“你常来？”

“嗯。”

“一个人？”

“对啊。”

刘志军一时沉默，转移了话题：“你喜欢芭蕾吗？”

石竹一怔：“怎么突然问这个？”

刘志军指着她正盯着看的海报，海报上是《胡桃夹子》的广告。

“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对芭蕾的一往情深。”

石竹有一些诧异：“是吗？那是小时候的梦想了……”

“我觉得，你和罗兵很像。”石竹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刘志军。

刘志军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哦？说来听听。"

"表面上看，你和罗兵是两类人，他外向，你深沉。"

刘志军不禁扑哧一笑："你是说我故作深沉吧？"

"故作深沉也算深沉。还有，你们都非常聪明，而且都有一股傲气，是那种从来不服输的人。"石竹轻轻一捋头发，继续说着，"虽然跟你接触不多，但我能感觉出来。只不过，他张扬，而你比较内敛。"

刘志军微笑道："我们才见过几次啊，你就看出来啦？"

石竹优雅地端起咖啡，柔和的光线下，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迷人的女性气息："你们这样的人都有一种气场，一遇见就能感受出来。"

刘志军笑道："这么说，你也是这样的人了？"

"也许吧。"石竹放下杯子，把目光投向不远处正弹奏着优美旋律的钢琴，脸上流露出几分寂寞，"这样的人往往都非常执著，也非常敏感，他们要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当有人总是碰巧出现在生活里的时候，他们不太相信那只是巧合。"

刘志军心里一动，默默地抬起头，直视着石竹，觉得脸上莫名地发烫。石竹也收回了目光，静静望着他，精致的脸上是罕见的柔美笑容。她的眼眸深处，分明透露出渴求温暖的愿望。

看着面目全非的车被拖进修理厂，牛厂长满心感激地拍着罗兵的肩："这次真是有劳兄弟你了！"罗兵笑道："小意思，都是哥儿们，他们经常跟保险公司打交道，知道这里面的猫腻。找个理由给你定损，让保险公司抓不到任何把柄，全赔可能够呛，但至少能报个百分之八十吧。"

"够了够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哎，怎么没见你那个兄弟，叫上一块儿吧，我请客！"

"我那兄弟临时有事没来。您把车放这儿就不用操心了，我来负责，修好了给你开回去。"罗兵拍拍手上的灰尘，"忙活半天都一身臭汗了，牛厂长，我带你去个地儿舒服舒服？"牛厂长眉开眼笑："成啊！听你的。"

在通海大厦享受完贵宾级洗浴服务后，两人疲塌塌躺在高级按摩

房里休息。牛厂长趴在床上，一名按摩师正在他背上用力地揉捏着，"罗兵，你小子啊，像我们山东人，直来直去、重情重义，仗义！"

罗兵趴在另一张床上，也正享受着销魂的按摩服务："谢谢老哥夸奖，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尽管开口。"说话间，摆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他翻身下床，"老哥，我去接个电话。"

罗兵出了按摩房，摁断电话，径直走进更衣室，打开储物柜，从牛厂长的衣服里摸出一串钥匙，转身钻进卫生间，反锁了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拓模工具盒，将保险柜的钥匙重重往印泥上一摁，然后打开卫生间的门，宋子杰已经守候在外。罗兵不动声色地把盒子往他手里一递，信步返回了更衣室。

按摩房里，牛厂长已经熟睡，鼾声正响。

第二十六章

疏　　忽

与罗兵的狂喜截然相反，刚才惊险的一幕仍在王曼玲眼前不停地闪现，她揪紧了罗兵的羽绒服，近乎哀求着："阿兵……求求你……我们停手吧……"

武梅非常肯定地说："这是吸盘解码器的印记，有人用解码器打开过保险柜。让技术科来人提取指纹吧。"

跑马场上朔风呼啸，呵气成霜，来这里的人寥寥无几。宋子杰紧裹着一件棉大衣，若无其事地坐在训练场边，对一旁的罗兵说："钥匙和工具都替你准备好了。"说完，捧起一杯刚沏好的热茶品啜起来。

罗兵望着不远处刚牵来的一匹健硕的英国纯种马，不住地赞叹。宋子杰继续低声说："五十万订金已经打过去了，你查收一下。事成之后把东西直接给我，剩下的钱我照例打到你的卡里。"

罗兵似乎心不在焉："钱都好说，宋哥办事我放心。"

宋子杰瞥了他一眼："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印刷厂的地形我很熟，那儿晚上没有保安，只有两个值班的，有咱自己的人。"

"看来，王曼玲已经被你搞定了。"

罗兵正色道："我可是真心实意对待人家的，要不谁能给我卖命呀。"

宋子杰笑着说："呵呵，爱江山更爱美人，阿兵，看来你这次是财色兼收嘛，最后可别抽不了身呀。"

罗兵听他这么一说，胸脯一挺："宋哥，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罗兵不害人，只为求财，谁帮过我我心里记着，有恩必报，但如果谁挡我财路，我更不会手下留情。"

"恩怨分明，侠骨柔肠啊。"宋子杰朝罗兵挑起大拇指心里却暗暗思忖着他话里的言外之意。

新年将至，各大商场欢天喜地，促销手段花样百出。罗兵为王曼玲母子各挑了一件礼物，然后便直奔她家而去。

进了王曼玲家，没见到虎子，罗兵问："虎子呢？"

"送姥姥家去了。"

罗兵从购物袋中先拿出一个大盒子："瞧，这是我给虎子的新年礼物。"

王曼玲接过一看，是一个包装精致的遥控飞机模型。她喜笑颜开："虎子要是看见了，还不定怎么高兴呢。"

罗兵顺势把王曼玲揽到沙发前坐下，又摸出了一个小盒子，递到她面前："这是给你的。"

王曼玲痴痴地看着，罗兵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心形红色小盒子，不用打开，她已经猜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了。她踌躇着，有些手足无措。

罗兵凝视着她，微微一笑，打开了盒子，是一枚璀璨夺目的钻戒！罗兵拉起王曼玲的右手，郑重其事地将钻戒套在她的无名指上："曼玲，这是我送你的新年礼物。"

王曼玲痴痴地端详着耀眼的钻戒，有些语无伦次："这……太贵重了吧……"

罗兵也不言语，两手掐住王曼玲的腰部，就势一下把她举了起来。王曼玲觉得天旋地转，一阵眩晕，还从来没有哪个男人用这种方式向她表达爱意，她陶醉在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当中。

罗兵放下王曼玲，把她揽在怀里："等将来咱们有了大钱，先给虎子买一架钢琴，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他。"

王曼玲怔怔地望着罗兵："兵子，其实我并不在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只要你能跟我们在一起，我就知足了……"

"可我在意！"罗兵凝视着她的双眸，"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吃苦。今后不论在哪里，我一定要让你和虎子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王曼玲眼神中带着几丝不安："我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如果没有虎子，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可是……"她想避开罗兵那双炽热的眼睛。

罗兵拉住她的手，一字一顿地说道："曼玲，相信我。"

王曼玲浑身轻轻颤抖了起来，将脸深深埋进罗兵的怀里。良久，她抬起头来，喃喃道："印刷厂那儿，你让我做什么……"

印刷厂里的机器终于停了，车间的灯也陆续关闭，工人们陆续下班离厂。王曼玲坐在办公桌前，极力想平息不安的情绪。她走出办公室，穿过空旷的走廊，远远听到值班室传来《新闻联播》熟悉的片头曲。她走进值班室，工人小刘正斜靠在床头看电视，一见王曼玲进来，连忙站了起来，满脸堆笑："王主任好。"

"小刘，今天又是咱俩搭班啊。"王曼玲漫不经心地说。

小刘咧嘴笑道："可不是嘛。"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您说。"

"我家虎子今天不太舒服，晚上我得回去一趟。"

"没问题，王主任，您回去，我盯着。"

"那多不好意思呀。"

"以前你还经常替我呢。"

"这样吧。"王曼玲说，"你先去吃饭，我盯着，10点你过来替我。"

"那也成。"小刘点点头。

王曼玲就势在屋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冲小刘一笑："怎么样？跟新女朋友处得还好吗？"

小刘有些不好意思："一般吧，这不才刚开始嘛？"

"那还不赶紧去约人家吃个饭、看场电影……你得让人家看出你的

诚意啊！”

小刘一边系鞋带一边笑道：“主任，看不出来，这方面你还挺有经验的嘛。您辛苦，我10点一定准时回来。”

小刘乐呵呵出门了。王曼玲长长地叹了口气，迫不及待摸出手机给罗兵打电话。

等候罗兵到来的那段时刻里，王曼玲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敲门声一起，她赶紧拧开门锁，等罗兵闪身进了印刷厂，她立即关上大门，低声道：“小刘10点左右回来。”

罗兵点点头：“机要室的钥匙呢？”

“在我这儿。”

罗兵察觉到王曼玲的惊惶，笑着握了握她的手，示意她放松。两人快步来到机要室，王曼玲掏出钥匙打开门，罗兵迅速从包里取出一个黑黑的像个大铁饼一样的东西，跪在保险柜前，将铁饼往保险柜门上贴。那东西似乎有极强的磁性，一下就牢牢吸在了门上。

王曼玲惊恐地问：“这是什么？”罗兵说：“密码解码器，电影里经常见到的。”王曼玲更加慌张起来：“你还有这个？”罗兵顾不上多说：“待会儿再给你解释，你别站这儿了，到值班室去守着，当心有人来。”

王曼玲点点头，匆匆忙忙回值班室去了。

罗兵跪在地上，举着手电筒，小心翼翼打开解码器电源，开始调试。

时间一分一秒过得很快，罗兵有些焦急。这款解码器是宋子杰给的，据说最多需要十分钟就能打开保险柜。显示器上的数字不停变动着，忽然嘀地一下中止了，罗兵伸手一抹额上的汗珠，抬腕一看表：9分37秒。他满意地一笑，从胸前的衣兜里摸出从牛厂长那里复制来的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扭，咔的一声，保险柜打开了。

几叠厚厚的资料和一块移动硬盘摆在保险柜里，他迅速抓起硬盘来到隔壁王曼玲的办公室，插上电脑，然后连接上自己带的硬盘，开始复制拷贝。

这时，王曼玲急匆匆走了进来：“怎么样了？”罗兵低声回答：“快了。瞧你，别那么紧张。”

话音刚落，大门处传来砰的一声，两人一惊。罗兵一递眼色，王曼

玲赶紧向大门跑去。

小刘吹着口哨走进值班室，没看见王曼玲的人影，有些诧异。一转身，突然看见王曼玲表情僵硬地站在门口，吓了一跳："哟，王主任，我还以为你都走了呢！"

王曼玲努力让自己保持着镇定，问道："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说10点吗？"

小刘懊丧地撂下手机，往床上一坐："哎，别提了，本来想陪她看场电影，票都买好了，结果她姥姥那边又来个电话，说是有事儿，让她赶紧过去。我就送她回家了。"

王曼玲没办法了，只能没话找话，为罗兵尽量拖延时间。她摆出一副老大姐的派头，往桌子上一坐，开始大谈特谈男女如何相处的秘诀。小刘听得心烦意乱："得，主任您够累的了，要不您先回吧，我盯着就行。"

王曼玲看了看表，心跳得厉害，有意站在门口，遮挡着小刘的视线："没事儿，还早呢，我再盯会儿。"小刘笑道："不早了，别让虎子一个人待家里，赶紧回吧。"

突然，一声轻微的撞门声传进值班室，王曼玲心一紧，差点儿喊出声来，背在身后握着门把的手已在微微发颤。小刘警觉地站起来："什么声儿？"

王曼玲急中生智，往走廊望了一眼，说道："哦，可能是我办公室的门没关好。我去看看。"小刘跟在她身后："我也去。"王曼玲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快步走在前面，只觉得自己的背上冷汗直冒，脑袋里一阵阵晕眩。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王曼玲推门进去，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下了。罗兵已经不在了，电脑还开着，她走过去将电脑关了机，转身对小刘笑道："看吧，我的门没关好，大概是风吹的。"小刘随意往四周看了看，见到机要室的钥匙正放在办公桌上，不觉有些诧异。王曼玲连忙解释："对了，我刚才想检查机要室呢，随手把钥匙放这儿了，给你放回值班室吧。"小刘咧嘴一笑，一把抓过钥匙："我正寻思机要室的钥匙怎么不见了呢。我正要去拿点儿东西。"说着，便朝机要室走去。

机要室的门紧闭着，没有什么异常。就在小刘插钥匙的时候，值班室里他自己手机的铃声响了起来。小刘一听：“哟，我女朋友的电话。”说完，掉头就往值班室跑。

王曼玲稍一使劲，推开了机要室的门，脑袋刚一探进去就差点儿瘫倒在地——罗兵正面色铁青地站在机要室中。保险柜已重新锁好，然而房里却没有一处可供藏身的地方，要不是那个救命的电话，恐怕……

罗兵一把托住王曼玲行将虚脱的身体，顺手把机要室门一关，将钥匙塞到王曼玲的手中，然后敏捷地贴着墙的暗处溜到大门前，偷偷瞥眼望去，小刘还在接他女朋友的电话呢。他冷笑着，不声不响拧开印刷厂大门，一闪身窜了出去。

王曼玲片刻也不想停留，赶紧跟小刘打了个招呼，匆匆离开了印刷厂，直到钻上罗兵的吉普车，仍是惊魂未定。她瘫倒在座位上，身上没有一丝力气。罗兵有些心疼地把她搂在怀里：“亲爱的你太紧张了！赶快深吸一口气，再轻轻吐出来。”王曼玲按照罗兵说的重复了几次，心跳渐渐慢了下来。她伏在罗兵的肩头，问：“拿到了？”

罗兵亲一下她的脸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你说呢？”

与罗兵的狂喜截然相反，刚才惊险的一幕仍在王曼玲眼前不停地闪现，她揪紧了罗兵的羽绒服，近乎哀求着：“阿兵……求求你……我们停手吧……”

宋子杰拿到罗兵送来的硬盘后，如获至宝。他一刻都没敢耽搁，迅速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将硬盘中的数据分段压缩成文件包，又通过境外的一个 IP 地址将文件发到指定的信箱，随后用 MSN 与银狐取得了联系。

等他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完毕，已经是深夜 12 点了。他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打开窗户，迎着北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欣赏起了冬季北京的夜景。

“看看，你们怎么给我解释！”唐正刚恼火地把一份材料往办公桌上一扔，怒气冲天地瞪着面前的武梅、刘志军和庞剑三人。“这是刚刚从

网上截获的星讯六号部分技术文件,你们自己看看!"

为了配合武梅他们的行动,安全局加强了对十九院及周边地区的网络监控。尽管宋子杰运用了专业加密的网络传输信号,安全局还是截获了一部分数据。

武梅从桌上拿起材料,一声不响地翻看着。刘志军皱着眉头一时无话可说。庞剑却忍不住嘀咕起来:"网络这部分是我负责的,可是十九院的网络安全目前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这怎么可能呢?"

唐正刚瞪着庞剑:"我要提醒你们:正样机卫星的任何资料都是国家绝密,不论哪个环节的点滴技术,一旦泄露出去,国家的损失都难以估计!毫无疑问,大量有关星讯六号的数据已经泄露到了境外,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他把头转向武梅,气势咄咄逼人:"武梅,我们工作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现在情况就摆在你面前,你说怎么办?"

刘志军和庞剑用眼角瞟着武梅,手里都捏着一把汗。

武梅放下手中的材料,不急不躁地说:"发生了严重的泄密事件,我有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罚,但希望领导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把整个事件调查清楚。"

"我还是要提醒你,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了劣势。原以为对手停止了行动,但事实证明,他们还在活动,而且冲破了我们的封锁线!"

"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武梅继续说道,"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之后,敌人终于按捺不住要现身了。如果他们按兵不动,我们便无从下手,现在他们既然行动了,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唐正刚的怒气正渐渐平息,他踱到武梅跟前,问道:"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我就要这些被截获的数据。"

武梅亲手将安全局截获的卫星数据报告文件摆在了周旭面前。看着这份报告,周旭额头上直冒冷汗。

"确定是卫星正样机数据吗?"武梅问。

"确定,可是这些数据怎么可能泄露呢?这是我们刚刚修正过的版

本,时间不超过三天……”

“看来,很可能是你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周旭心如乱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能不能告诉我,这些数据对我们的卫星发射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正样机数据全面、完整、真实地展现了卫星的各项性能和指标,如果被人窃取,对未来卫星的发射将会带来重大威胁。”

“除了正样机数据之外,还有没有更重要的数据?”

“更重要的……什么意思? 正样数据已经是绝密级文件了。”

“比如,下一步你们要完成的计划是什么? 你再想想。”

周旭想了想,自言自语道:“下一步? ……对了,还有遥控飞行指令。”

“遥控指令?”武梅一脸疑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个东西,是不是用它来向飞行器下达遥控指令?”

“对,你说得很对。”

“我再问一个问题,要是遥控指令落在别人手中,他们是不是就能直接控制卫星了?”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如果把遥控飞行指令和指令使用手册同时拿到的话……不过,说实话,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颗卫星的遥控飞行指令被盗的。”

说到这里,周旭、武梅同时陷入沉默。

周旭忽然打破沉寂:“不过,目前我可以保证,遥控指令数据现在是绝对安全的。”

“为什么?”

“因为文件还没有调试完毕,每天都在更改。”周旭怔怔地望着武梅,低低道,“对不起,真没想到国家机密在我身边泄露了,之前我还……”他叹了口气,“是谁把数据泄露出去的呢? 这太可怕了!”

武梅微蹙着眉头:“现在还没有头绪,所以希望你能帮我。”

周旭一按桌子,腾地站了起来:“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些仪器、电脑、网络,还有我们的工程师,只要你说怎么查,我绝对服从! 这不光是国家利益,也是上万航天人的心血。要不就从我的办公

室开始，你们调查吧！”

武梅凝视着周旭坦诚而急切的目光，轻轻按住他的手：“你先别急，现在最怕的就是忙中出错，十九院该查的地方我们都查遍了，现在就算把它拆了，也未必能找到泄密源。”

周旭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武梅望着周旭，诚恳地说道：“周旭，其实你在十九院工作，让我一直很庆幸。”

周旭一愣：“为什么？”武梅轻轻一笑：“因为有你在，我至少知道谁是我可以相信的人。”

周旭心中涌起一阵暖意。武梅继续道：“我来找你，就是想听听你的判断，你们项目小组里，谁的嫌疑最大？”周旭点点头，又拿起那份数据文件仔细扫视着，表情渐渐凝重起来。他抬头望着武梅，吐出两个字：“石竹。”

石竹和刘志军约好晚上一起去看芭蕾演出。为此，石竹大半天都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不料，到下午的时候，刘志军忽然推说临时有事，去不成了。惹得石竹小姐脾气上来，谁也不理，一个人坐在实验室里生闷气。直到赵处长过来找她，她才醒过神来，极不情愿地随赵阳去了保密处办公室。

一进门，石竹首先看见的就是坐在沙发上的刘志军。刘志军仿佛在刻意回避她，始终没有抬头。石竹把头一甩，没好气地径直走到武梅的对面，坐了下来。

武梅开门见山：“石工程师，我们请你过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石竹感觉到了办公室里异样的气氛：“可以，说吧。”

“据我们了解，三天前，项目小组刚对卫星正样机数据进行过一次修正，那次是你负责的，而昨天周旭又对这个数据进行了一次微小的调整。是这样吗？”

“对。”

武梅继续问：“你有没有把修正过的数据发给其他人？”

石竹一愣，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其他人指谁？”

刘志军低声说:“十九院以外的人。”

石竹淡淡地一瞥,刘志军终于抬头正视自己的面容了。她冷冰冰地问:“你是在审查我吗?”

刘志军一时说不出话来。武梅接过话头:“算是吧。”

石竹冷笑一声:“凭什么?”

武梅递过去那份截获的卫星数据文件:“因为,你修正过的数据发生了泄密。”

“什么?!”

匆匆看过白纸黑字的文件,石竹的情绪有些低落,这的确是经自己修正过的数据,但怎么会……她一言不发地沉默了片刻,忽然抬头看着武梅的眼睛:“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也没必要解释什么,你们有证据的话可以抓我。”

武梅正想说什么,刘志军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武处,我能不能单独和石竹聊聊?”武梅点了点头,和赵阳一齐起身出了门。

屋里只剩下了石竹和刘志军两人。石竹直直瞪着刘志军,清澈的眸子中闪动着伤心的怒火。

刘志军的口气里有几分歉疚:“石竹,说实话,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但你的态度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石竹冷冷一笑:“好,那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女人的真正身份?”

“保密局督察处处长。”

“你呢?”

“安全局干警。”刘志军一字一顿地说。

石竹神经质般地掩住自己的脸,目光中透着凄婉:“我现在知道了,其实你一直是在监视我。我还天真地以为我们每次都是巧遇呢……骗子!”从牙缝中挤出后两个字,她的眼中已渗出了泪水。

刘志军没有勇气直视石竹,低着头,用最大的诚意解释着:“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事以后我再跟你解释,现在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回

忆一下，谁有可能拿过你修正过的数据？不管怎么样，你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对吧？”

石竹轻轻捋开遮挡前额的长发，抹去泪痕，冷冷地说：“按照程序，我修正完成数据后，先交保密处，然后由保密处的人送去印刷厂。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刘志军浓眉一皱，眼前一亮：“你说什么？印刷厂？”

“石竹绝不是间谍，”刘志军郑重其事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问题可能出在印刷厂。”

“印刷厂？”武梅一惊，下意识地看着赵阳。

赵阳解释道：“卫星数据确实在印刷厂存放过。”

“什么时候？”

“三天前的事。”

“哪个印刷厂？为什么会放到那儿？”

“是由十九院监管的印刷厂，十九院内部的批量业务都由他们来做。”

武梅追问道：“也包括星讯六号？”

“嗯，整个印刷过程都有专人负责监督，严格控制数量。那天我还亲自去看过。按理说不太可能是印刷厂出问题，电子文件是锁在保险柜里的。”

刘志军一惊：“你是说电子文件也会留在印刷厂？”

“是啊，以前都是这样的，印刷业务先做成电子文件，然后锁进他们的保险柜。他们那儿的保险柜跟我们保密处的一样，都是统一配置的。而且存放卫星数据的时候，我们会重设密码，这个密码连印刷厂的人都不知道。”

“走，去印刷厂。”武梅站起身来对赵阳说，“马上联系这个印刷厂的负责人，让他在厂里等着，先不要提我们。”

牛厂长闻讯赶来，提心吊胆地陪同武梅一行走进机要室。

保险柜静静地立在墙角。庞剑抢上前去，蹲在保险柜前上下打量，

脱口而出:“这是俄罗斯上世纪末的产品,十二位电子密码设置。”

“谁保管钥匙?”武梅直截了当地问。

牛厂长连忙道:“我随身携带。”

“有备用的吗?”

“备用钥匙都由保密处保管。”赵阳补充道。

武梅追问道:“这个保险柜做过保护漆吗?”

赵阳连忙点头:“做过,保密局要求统一做的。”

武梅点点头,缓缓走到保险柜前,蹲下身去仔细察看。她就着反光,仔仔细细观察密码转盘锁附近的漆面。过了一会儿,武梅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问身边的人:“考考你们,知道保险柜为什么要加一层保护漆吗?”

几个人愣在那里,一时回答不上来。牛厂长嗫嚅道:“不会是为了美观吧?”

武梅笑了笑:“借用一下打火机。”

牛厂长连忙掏出打火机递了过去。武梅蹲下身去,点燃打火机,用火苗围着密码转盘周围的漆面烘烤了大约两分钟,然后轻轻往烘烤后的部分吹了一口气——保护漆上逐渐显现出一圈淡淡的痕迹,而且越来越清晰,正好围着密码转盘形成一个外环状。

武梅回过身来:“你们看。”几个人凑上前去观看,惊诧不已。

武梅非常肯定地说:“这是吸盘解码器的印记,有人用解码器打开过保险柜。志军,让技术科来人提取指纹吧,注意不要暴露身份。”说完,她站起身来,把打火机还给牛厂长,“走,去你办公室谈谈。”

牛厂长惶恐不安地坐在办公室里,两眼眯成一条缝,大气不敢出。

“牛厂长,不用紧张。”武梅心平气和地说,“我想请你回忆一下,你的钥匙最近有没有给过其他人?”

牛厂长擦擦额头上的汗水,非常肯定地:“没有,绝对没有。”

“别着急,你好好想想。”

牛厂长从裤腰上摸出一大串钥匙:“绝对没有。武处长,赵处长,您看,我这钥匙一直都挂在身上,轻易不离身的。”

武梅又问道:“那么,最近印刷厂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牛厂长歪着脑袋,努力回忆着:"可疑的情况……最近除了活儿比较多,经常加班以外,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啊……"

"卫星正样机数据放在这里的那段时间,都是谁在值班?"

"第一天是王曼玲和小刘,第二天,应该是我和小赵,结果我临时有事让小郭替了我一天,昨天是我亲自来的。"

武梅逼视着牛厂长:"牛厂长,那你觉得印刷厂谁的嫌疑最大?"

牛厂长哭丧着脸:"我……我……觉得,我的嫌疑最大……"

看着牛厂长滑稽的模样,武梅不禁一笑,接着问:"牛厂长可真实在啊,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嫌疑最大呢?"

牛厂长嗫嚅着:"因为……只有我有钥匙……可是……"

"可是保险柜确实不是你开的。是这样吗?"

牛厂长有口难辩,急得满脸通红,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真的不是……不是我……开的……"

武梅看着眼前这个泣不成声的人,心里已经有数了:"我知道,保险柜确实不是你开的。"一肚子委屈的牛厂长,听武梅这么一说,哭得更伤心了。

陪同在旁边的赵阳也上前安慰道:"我说老牛,不要这么激动嘛。这么大人了,哭天抹泪的,多不像话呀。你可是一厂之长,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要好好配合武处长他们的工作。"

牛厂长连忙捣蒜一样地点着头:"一定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在回保密局的途中,刘志军一边开车,一边说出了心头的顾虑:"武处,咱们对印刷厂就不进行排查了?"

劳累不堪的武梅蜷缩在后座上,若有所思地回答:"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大张旗鼓的调查不会有任何效果,只会打草惊蛇。"

"那咱们就来个引蛇出洞呗。"庞剑随口说道。

"问题在于,"刘志军停顿了一下,"我们怎样才能把蛇引出来?"

听了刘志军的话,武梅愣了愣神,然后把目光投向了庞剑:"这回看你的了,庞剑同志。"

"我?"一时间,庞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

第二十七章

潜　　伏

“这么看来，十九院只是敌人耍的空城计，真正的目标是印刷厂……让小庞再来一次‘无间道’，争取做个金牌卧底。”

王曼玲躺在罗兵的怀中，心有余悸地小声说：“我们罢手吧……上次的钱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这么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新年第一天，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元旦的欢乐气氛中。

唐正刚原打算中午一家三口出去吃顿饭，下午再去看看老人。但听说印刷厂有了重大发现，立即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听取武梅的汇报。没办法，又只能委屈老伴和儿子了。

“从表面上看，印刷厂嫌疑最大的应该是牛厂长，因为只有他有保险柜的钥匙，但实际上，他的嫌疑又是最小的。”

“为什么？”听完武梅的分析，唐正刚问道。

“据我们了解，牛厂长待在印刷厂已经有二十多年，当厂长也有八年了，如果他是间谍的话，出问题的就不止是星讯六号了。”

“嗯。如果牛厂长被排除，那谁的嫌疑最大？”

武梅回答：“情况还不太清楚，昨天我从赵处长那儿拿到了印刷厂所有人员的资料，暂时没发现可疑的对象。为了避免让调查再次陷入被动，我们决定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调查。”

刘志军附和道："我同意武处长的分析，敌人在暗，我们在明，有必要把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

武梅补充道："银狐这伙人躲在暗处，他们的计划非常缜密，常规调查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唐正刚若有所思地问："那你们是想？"

"我们打算，派庞剑进驻印刷厂。"

"这么看来，十九院只是敌人耍的空城计，真正的目标是印刷厂。"唐正刚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捏在手上，思忖片刻："武梅，你是检查组的组长，只要是对破案有利的行动，我都支持。"他转而呵呵一笑，"让小庞再来一次'无间道'，争取做个金牌卧底。"

回十九院的路上，刘志军一边开车一边念叨着："没想到唐局答应得这么痛快！这下庞剑想躲都没门儿了。"武梅淡淡笑道："你以为唐局是听咱们一说就拍板的吗，他心里有本经，老谋深算着呢，我这点儿本事，还不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刘志军摇头晃脑地感叹："高！实在是高！"

过了一会儿，武梅关切地问道："石竹最近怎么样？"

"没什么动静，我觉得，可以排除对她的嫌疑了。"

武梅从后视镜里看着刘志军的表情，知道小伙子有些沮丧，低声道："我的意思是，上次的谈话是不是影响她的情绪了？会不会干扰她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吧？"

"应该有一点儿，毕竟她是无辜的。"

"她后来跟你联系过吗？"

"没有。"

赵阳和牛厂长早就等候在办公室了。牛厂长还是一副滑稽的无辜的模样。武梅理解牛厂长此刻的心情，淡淡一笑："牛厂长，请坐。"

落座之后，牛厂长胖胖的圆脸上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露出一副虔诚聆听教诲的姿态。

武梅望着赵阳："赵处长，把庞剑安排进印刷厂，这在院里应该不会

有连锁反应吧？”

赵阳摇摇头：“小庞进十九院就是以毕业分配的名义进来的，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怀疑，现在等于工作调动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武梅点了点头，目光投向牛厂长：“牛厂长，我们打算让庞剑以技术员的身份到你厂里去工作。这一点，你要做得滴水不漏，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牛厂长连连点头：“我明白，我明白，赵处跟我说过了，一定滴水不漏！”

听周旭说婷婷这几天的情绪好多了，燕子挑选了一些婷婷喜爱的食品，还特意买了一套幾米漫画去探望她。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啊？是我爸告诉你的吧？”婷婷捧着幾米漫画开心地一笑，顺手从床头抓起一个苹果递给燕子，“谢谢燕子姐，吃个苹果吧。”

燕子笑道：“婷婷，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呀。”

婷婷话里有话：“那当然，你是客人嘛。”

燕子一听，尴尬地笑笑，转移了话题：“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听说明后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婷婷难过地望着燕子，神色淡漠：“回家？回哪个家？爸爸家还是妈妈家？”

燕子一时语塞，觉得自己真没用，在这个小姑娘面前总显得那么笨嘴拙舌：“你爸爸……还有我，随时都欢迎你回来呀……”

婷婷咧嘴一笑：“燕子姐，你的爸爸妈妈应该也随时都欢迎你回去吧？”

燕子无言以对。

周旭走进病房时，婷婷正在翻看那本幾米漫画。他把食品袋一拾：“婷婷，看我今天给你买什么了？”

婷婷噌地一下坐起来，抢过袋子：“哇！上好佳番茄薯片，还是老爸了解我！”

“别让你妈看见，要不又得给你没收了。”

婷婷满不在乎地咔嚓咔嚓嚼着：“没事，我妈都两天没来看我了，她呀，忙起来就顾不上我了。我也习惯了，嘻嘻。”

“鬼丫头。”周旭怜爱地摸摸婷婷的头，说道，“你妈最近确实很忙，她的职业特殊，责任非常重大。你要多理解她。”

“我当然理解啊，只是她顾不上我，让我怎么理解她呀。”婷婷一副嗔怪的样子，“真不知道她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

周旭一撇嘴，指点着婷婷：“你呀，还是不理解。你说，你妈妈喜不喜欢你？”

“当然喜欢呀。”

“既然她喜欢你，却没时间来看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她有更重要的工作。也许在别人眼里，你妈妈他们的工作不那么显眼，也不那么重要，但是只有真正了解他们的人，才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所以啊，婷婷你要学会理解妈妈，如果我们都不能理解她，那谁还能给她支持呢？”

婷婷若有所思地歪着头，奇怪地望着周旭：“爸，那我可就不明白了，你这么理解妈妈，为什么还要跟她离婚呢？”

周旭一愣，过了半天才喃喃说道：“也许……我以前……可能真的不太理解她吧。”

婷婷一噘嘴，嚼起一块薯片：“现在理解也来得及呢……”

武梅蹑手蹑脚地走进病房，此时的婷婷已经歪在枕头上睡着了。

周旭为她搬过一张椅子：“都这么晚了，你还过来。”

“是啊，看到女儿我心里才踏实。”

“她等了你半天，实在熬不住才睡的。”

武梅苦笑道：“那边刚抽出身来。”

周旭微微一笑，表示理解：“怎么样，有进展吗？”

武梅点了点头：“嗯，有一点儿。”

“这么大岁数了，别太累着自己。”周旭关切地说。

武梅一怔："我有那么老吗？"

周旭忍不住噗嗤一笑，细看眼前的武梅，虽然眼前平添了一些岁月的印痕，但淡定的笑容和深邃的眼眸间，依然掩饰不住动人的姿采。周旭心里，不由泛起了一阵波澜。

"说实话，最近我也在悄悄观察周围的情况。"周旭自嘲道，"我现在都快成业余侦探了。"

"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帮助我，谢谢。"

"说实在的，"周旭喃喃着，"别的忙我也帮不上，只能尽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少给你们添麻烦了。星讯六号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着大伙儿多年努力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心里挺高兴的。"

武梅柔声道："这个时候还让你为婷婷分心，我真过意不去。"

周旭摇摇头："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我争到了婷婷的抚养权，却还得麻烦你。"

武梅笑了一笑，刚想说什么，周旭伸手轻轻按住武梅的手："咱俩就别再说客套话了，毕竟，婷婷是我们俩的女儿。"

以十九院设备处实习生的名义，宠剑来印刷厂报到了。

"这是我的工作调动证明。"庞剑一本正经地向牛厂长出示证明。

牛厂长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探头往两边扫了一眼，见没人打扰，这才回过身，走到庞剑跟前小声道："小庞同志，你有事就尽管吩咐，我全力配合。"

庞剑见状，会心地一笑，切入正题："牛厂长，请你安排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要对厂里的所有电子设备进行一次检查。"

"没问题，我全力配合。"

"另外，目前厂里没有监控系统，我们会见机行事，尽快安装。"

"没问题，我全力配合。"牛厂长还是这句话。

看着牛厂长毕恭毕敬的样子，庞剑心里觉得好笑，说道："我说牛厂长，你别紧张呀，咱们这样子会让人看出破绽的。你放松一点儿，放松一点儿。"

"没问题，我全力配合。"牛厂长说完这话，一愣，自己也乐了。

庞剑无奈地挠挠头："这样吧，咱们先到车间里随便转转，我也好熟悉熟悉情况。"

"没问题……哦，"牛厂长清清嗓子，"咱们这就去。"

牛厂长带着庞剑往车间转悠，正好遇见了王曼玲。像往常一样，牛厂长满脸堆笑打着招呼："曼玲啊，你来得正好，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庞，院里设备处分到咱们这儿实习的。啊，小庞，这是咱们印刷厂办公室的王主任。你别看她岁数不大，可是咱们厂的老职工呢。"

庞剑上前一步，笑着说："王主任您好，我叫庞剑。"

"你好。"王曼玲一边招呼，一边打量着这位新来的小伙子。

这时，小刘抱着一沓印刷品从他们身边经过，也好奇地凑过来："厂长，设备处的人怎么来咱们这儿实习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牛厂长笑道，"以后呀，咱们这儿的设备维修和更新都归设备处统一管理了，先得有人来熟悉熟悉设备不是？"

不等牛厂长介绍，小刘冲庞剑点头一笑，自报家门："本人刘一德。"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庞剑和小刘、王曼玲已经像熟人一样，三人围在一张桌上边吃边聊。冷不防，小刘"哇噻"一声，放下碗筷，煞有介事地捧起王曼玲的右手："哎……呀呀，我说王主任，钻石玛瑙手牵手，美就美在心里头。瞧瞧这大钻戒，看着就吓人！罗队长送的吧？"说完冲庞剑挤挤眼，一脸坏笑。

王曼玲一甩手，嗔怪道："得了吧你，瞎嚷什么呀！有本事赶明儿给你女朋友也买一个。"

庞剑早就注意到了王曼玲右手无名指上那颗闪闪发光的钻戒。进印刷厂之前，他详详细细了解过这里每一位职工的信息。王曼玲，离异，独自抚养儿子，可这钻戒……听小刘那么一说，他也连忙附和道："王姐，真是挺漂亮，少说也得一两万吧？"

王曼玲脸上划过一丝羞涩，连忙掩饰道："不会这么贵吧？他一个朋友打折卖给他的，不值那么多钱。"

小刘嬉皮笑脸道："跟罗队长说说，赶明儿打折也卖我一个吧。"

王曼玲岔开话题："哎，你那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唉，别提了。"小刘苦笑，"共同语言少，早晚长不了。我算知道什

么叫相识容易相处难了。”

王曼玲调笑道：“刘一德，两天没见，你可出息了，一套一套的。”说完，起身洗碗去了。

庞剑一直面带微笑地听着两人斗嘴，见王曼玲走远了，便不经意地向小刘问道：“你刚才说的罗队长，就是院里的保安队长罗兵吧？”

“没错，堂堂罗队长，谁不知道呀。”

“他们俩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前几天罗兵过来找她，两人磨磨叽叽的样儿，谁还看不出来呀？”

“罗队长经常来这里？”

“也不是经常，反正来过几次。”

听庞剑说罗兵和王曼玲正在热火朝天地谈恋爱，刘志军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庞剑却不以为然：“孤男寡女，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罗兵还送了王曼玲一枚钻戒。据我目测，那戒指少说也值个万儿八千的。”

“志军，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武梅探寻着。

刘志军白了庞剑一眼：“罗兵挺优秀的，别看他现在待在保安队，但以前当过兵，还做过警察，说不定哪天就接了赵处长的班呢！可王曼玲呢，离婚，还带个孩子，罗兵会看上她？我搞不懂。”

庞剑瞥他一眼，说：“爱情这事儿，还真说不好呢。”

武梅继续问：“志军，你觉得罗兵这个人怎么样？”

“我看他的嫌疑不大，毕竟在军队和公安系统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人品不错。”

武梅一笑：“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别忙着替兄弟说好话。”然后叮嘱庞剑，“上次卫星数据在印刷厂放了三天，除了牛厂长以外，嫌疑最大的就是晚上在厂里值班的那几个职工，多留意他们的动向。”

“明白。”庞剑点点头。

“另外，间谍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会特别敏感，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要过早暴露。”

一大早，庞剑又正儿八经地到印刷厂上班去了。进了厂门，他就直

奔牛厂长办公室。门一开，露出牛厂长胖乎乎的圆脸："哟，小庞，什么事？"

庞剑礼貌地说："牛厂长，从今天开始我要对所有电脑进行检测，先从您这儿开始吧？""没问题，没问题，我全力配合。"牛厂长边说边让出办公桌前的座位。

庞剑坐上旋转椅，打开牛厂长的电脑，从电脑包里抽出一个光盘，插进电脑光驱开始检测。

牛厂长站在一边关切地看着，两只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小庞同志，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吩咐，我全力配合。下面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各部门都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而且对于你的身份背景，我也打了个埋伏。我跟个别人交代过了，你是咱们总院庞副部长的儿子。如果有人问你，你不承认，也不否认，故作神秘呗！这样一来，咱们这出戏唱起来才有意思，对吧？"

庞剑一上午都在忙活，当他检查到王曼玲的电脑时，发现系统刚刚被格式化，问起原因，王曼玲的解释也合情合理："没办法，电脑中毒了。"

这几天下班时间早，过了5点，厂里就没留下几个人。王曼玲走出大门，老远就看到罗兵那辆熟悉的吉普车停在路边。

王曼玲快走几步钻进车里，罗兵送上一个热吻，把她揽在怀里问道："这两天厂里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可是我总感觉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似的。"

罗兵笑了笑，安慰道："一定要沉住气。你什么也没做，慌什么啊？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切问题我来处理，天塌了，有我罗兵顶着。"

听到这话，王曼玲一阵紧张："兵子，你就是我和虎子的天，你一定不能塌，你一定不能出事啊！"

"放心吧，等我们把数据拿齐了，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上好日子了。"

王曼玲躺在罗兵的怀中，心有余悸地小声说："我们罢手吧……上次的钱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这么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罗兵冷冷一笑，望着后视镜里自己毫无表情的脸："停手？现在能停得下来吗？"

王曼玲听得心里一紧，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过了一会儿，她又轻声说道："这两天设备处新分来个大学生，叫庞剑，说是来检查设备的。今天还检测了我的电脑呢，幸好我上午就格式化了。"

罗兵笑道："看来你已经进入状态了嘛，亲爱的。"

罗兵、王曼玲两人到学校接上放学的虎子，油门一踩，吉普车就神气地拐上了大路。车过十九院大门时，罗兵远远瞥见刘志军的身影，刹住车，对王曼玲说："等我一会儿，有个朋友，我过去打个招呼。"

刘志军看见迎面而来的罗兵，招呼道："哟，兵子，刚下班啊？"说着，夸张地弯下腰往罗兵的车里望去，注意到了副驾驶座上的王曼玲。刘志军回过身来嘿嘿一笑："兵子，挺潇洒嘛，带女朋友出去玩儿？"

"别胡说，我这是顺路带朋友一程。"

刘志军挑了挑眉："你就装吧，我还不了解你。人不错，挺漂亮的，院里的？"

"嗯，印刷厂的，我们以前是同学。"

"原来是老相好。不错，什么情况？"

"离婚了，有个孩子，我看人家孤儿寡母的挺不容易，能帮就帮帮呗。"

"是嘛？人家可是受过一次伤害的，你悠着点儿。"

"去去去，我还没说你呢，你倒先忽悠上我了。"罗兵转守为攻地嚷嚷着，"你可真要悠着点儿呀，石竹可都找我来了！"

刘志军一愣，语气软了许多："啊？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说你呗。"

"说我什么了？"

罗兵一笑："干吗这么紧张？做贼心虚了吧？"他目不转睛盯着刘志军。

刘志军微微叹了口气，也不言语。

罗兵拍了拍刘志军的肩："你们之间的事呢，我可管不了。我呢，就

想强调一下,石竹是我表妹,你要是欺负了她,我可不答应啊!”

小刘放下手中的活计,来到了王曼玲的办公室。“王主任,你找我?”

“一德,来,帮我看看电脑。”

“电脑怎么了?”小刘凑上前去。

“前两天小庞还给我检查过,可现在速度又慢了,不知道是不是又中了毒。”

“是吗? 要不,让他再给你看看,人家可是专业网络工程师。”

“这点小毛病,用得着麻烦他吗,你帮我看看就行了。”

“那我可看了,没艳照门啥的吧?”小刘打趣道。

“年纪轻轻的,不求上进。”王曼玲嗔怪着。

“谁不想上进呀? 上进也得上面有人呀。”说着,小刘做了个“嘘”的动作,把门掩上,压低了声音,“王主任,你不知道吧,这个新来的小庞可是有背景的,人家上面有人。”

“啊? 什么背景?”王曼玲好奇地问。

“他可是咱们总院庞副部长的公子!”

“是吗?”

看着王曼玲将信将疑的神情,小刘一本正经地说:“这我还能骗你?反正他在咱们这儿也待不了多久,就是走走过场,牛厂长的意思是平平安安把这位爷送走,就是胜利!”

为了核实庞剑的身世,吃午饭的时候,王曼玲特意和庞剑坐在一起。两人边吃边聊,话题慢慢引到了王曼玲关心的内容上。

“小庞你是北京人吧? 父母都在北京?”

“嗯,王主任也一样吧?”

“我,老北京了。”王曼玲笑了笑,又问道,“怎么样? 厂里的工作还适应吗?”

“还行,还行。”庞剑觉得王曼玲今天的举动有些反常,便记起了牛厂长的叮嘱,要故作神秘,不置可否。想到这里,他不觉轻轻一笑:“今

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得多请教王主任呢。”

王曼玲推托着：“不敢当，你年轻，有技术，真正是前途无量啊。”

“哪里，我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懂，好多东西要学呢。”

“对了，你应该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吧？”

“算是吧，我母亲是中学老师。”

“哦，那父亲呢？”

庞剑犹豫了一下：“我父亲就是个普通干部。”

“不会吧，一看你这气质，就知道家庭背景不一般。咱们航天总院有个副部长也姓庞。”

牛厂长说过，不承认，也不否认，要故作神秘。庞剑淡淡一笑，说：“他是他，我是我，王主任，咱们还是吃饭吧。”

北京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晚饭过后，在暮色掩护下，庞剑带着几个人进入印刷厂，开始执行专案组的行动计划——安装监控。上次泄密就因为印刷厂没有监控设备，这回绝不能重蹈覆辙。按照武梅的设计，这次的安装在完全隐蔽的状况下进行，摄像头都安置在空调、电脑机箱、排风口等最不容易被人注意的地方。

正当几个人七手八脚忙活的时候，印刷厂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王曼玲一个人走了进来。幸亏牛厂长在厂门口负责放风，才及时把她拦在了院子里。

“牛厂长，您这么晚了还在厂里呢？”王曼玲诧异地问。

“嗨，有个客户约好了来厂里谈生意，我这一直等着呢。咦，不是下班了吗？你还回来干啥呀？”

王曼玲一听，有些气恼：“您不是让我今晚把工作进度表给做出来吗？下班时忙着接孩子忘拿材料了，只好回厂里来做。”

牛厂长呵呵一笑：“哎呀，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你先回去，明下午给我就成。”牛厂长笑容满面，不由分说地推着王曼玲往外送。王曼玲满腹狐疑，又不好多问什么，只好怏怏而去。

深夜，依偎在罗兵怀里的王曼玲，仍然有些心神不定。几天来，一些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感觉，让她越琢磨越不踏实。她把对庞剑身份的疑虑告诉了罗兵，罗兵的心里也嘀咕开了：这个庞剑到底是什么背景？他来印刷厂究竟要干什么？他决定把这个庞剑的身份弄清楚。

"兵子，"王曼玲突然想起了什么，"刚才我去厂里，看到牛厂长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说是在等客户谈生意，但我感觉他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罗兵面无表情地看着王曼玲，心里也涌起了几分不安。

第二十八章

决　　裂

“这是在打劫啊！”宋子杰情绪失控，愤愤地冲耳麦里小声吼着。耳机里传来银狐从容镇定的声音：满足他一切条件。钱，明天到账。

望远镜中，一前一后开进十九院的吉普车和商务车，竟然未经保安的盘查，径直开了进去。此事蹊跷，他摸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在印刷厂安装完监控系统后，庞剑当晚赶回专案组办公室，向武梅汇报了日间发生的情况，推断王曼玲有重大嫌疑。

“根据你的描述，她的确是想了解你的身份，这一点毫无疑问。”武梅进一步问道，“凭你的直觉，她对你的身份是一般性的好奇还是有意试探呢？”

“有意试探！”庞剑不加思索地回答。

刘志军却不以为然：“要我说，那只是你的个人判断。就算她是有意试探，那跟嫌犯有什么必然联系？她想和一个副部长的儿子套套近乎，不是很合理吗？”

庞剑白了他一眼：“关键是王曼玲具备作案的条件，数据失窃时她是值班人员。”

武梅接过庞剑的话，说：“即使王曼玲有嫌疑，我想她也顶多是个从犯。”

刘志军一愣，问：“武处，有什么根据吗？”

武梅平静地注视着刘志军："假设王曼玲有嫌疑，以罗兵和王曼玲的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庞剑补充着："我同意武处的分析，如果王曼玲有问题，那罗兵肯定也有问题。而且，罗兵一定是主犯！"

刘志军噌地一下站起来，激动地说："庞剑，你开始怀疑周旭，然后怀疑石竹，现在又怀疑罗兵和王曼玲，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几个周围的亲人朋友通通怀疑一遍才满意啊！"

庞剑这时倒显得很沉着，说道："志军，冷静点儿，你要面对事实。你自己不也说过嘛，怀疑归怀疑，如果他们是清白的，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听庞剑这么一说，刘志军镇静了下来，半天才喃喃道："如果罗兵确实有嫌疑，武处，那我没什么可说的，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执行命令。"

庞剑松了口气，说："武处，要是罗兵有问题，那么，他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银狐呢？"

"这倒不大可能，"刘志军接过话来，平定了一下情绪，"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对他的过去非常了解，我认为，他不太可能成为银狐这种级别的间谍。"

武梅用手指敲击着桌面，缓缓说道："志军，我知道做这样的假设一时让你难以接受，不过，我们现在还只是假设。我想说的是，如果假设成立，罗兵下一步会做什么呢？"

刘志军沉吟片刻道："我判断，他下一步会想办法确定庞剑的真实身份。"

庞剑插嘴道："怎么确定？"

"查你的档案。"

档案？说到档案，三个人同时激灵了一下。原来，把庞剑说成是庞副部长的儿子，这只是牛厂长的灵机一动，目的是便于庞剑开展工作。如果这时候对方真去查庞剑的档案，发现他的身份与档案不符，就极有可能产生怀疑。

武梅当机立断："志军，你赶快和赵处联系，问问十九院人员档案是怎么管理的，务必在今天夜里把庞剑的履历表修改过来。还有，庞副部

长的电子档案也要修改一下，如果有难度，我们可以随时请求唐局出面解决。”

“是。”

“庞剑，密切注意你的电子档案，对方一定会来查阅你的信息，一旦发现登录者，一定要锁定对方的 IP 地址，确定他的具体位置。”

“明白。”

当天夜里，在赵阳的配合下，十九院设备处庞剑的资料被紧急修改。庞剑同时在网管后台进行操作，抹去了修改时间。然后，通过唐正刚的协调，连夜将庞副部长的电子档案也做了相应修改。

第二天一早，罗兵果然派手下从后勤处打印了一份设备处人员名单及网络登录账号。随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按照规定程序输入密码，成功进入十九院人事部的网页，找到了设备处庞剑的电子资料。没错，就是这个人，罗兵认真地浏览着庞剑的履历，“父亲：庞国华；工作单位：航天总院技术部；母亲：王树芳；工作单位：航天总院附属中学……”

中午时分，宋子杰也发来短信，证实航天总院庞国华副部长的儿子名为庞剑，工作单位是十九院设备处。

既然庞剑的身份属实，他来印刷厂实习也就没必要怀疑了。虚惊一场，罗兵打消了心里的疑虑。

出乎罗兵意料的是，他的登录行动在网页上留下了精确的时间记录。他的 IP 地址被庞剑一路追踪，最终锁定。

“对方登录时间是上午 10 点 15 分 48 秒，撤离时间是 10 点 24 分 30 秒，IP 地址是十九院保卫处，账号使用人罗兵。这是唯一一个打开我页面的人。”庞剑口气里透着隐隐的兴奋。

案情终于有了头绪。武梅立即赶回安全局向唐正刚汇报。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王曼玲和罗兵有重大间谍嫌疑，但我们还没有掌握直接证据。”

唐正刚听完武梅的汇报，沉思片刻，缓缓道：“我有两点意见供你们参考。第一，在滨阳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证据，险些让林孝廉逃脱，现

在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第二,谁是罗兵的背后主使,这个人一直没有露面,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银狐?"

武梅进一步分析道:"卫星的遥控飞行指令就要送到印刷厂了,王曼玲和罗兵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这次一定要人赃俱获,先拿下罗兵,再挖出幕后的银狐。"

商务车朝医院驶去,今天是婷婷出院的日子。刘志军一路上沉默不语。

"志军,你跟罗兵多少年没见了?"武梅开口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刘志军喉结蠕动着,说:"有十年了吧。"

"你觉得他变化大吗?"

"可能是以前太熟悉了,感觉怎么变都还是他。"

"现在看来,罗兵就是我们最大的突破口,千万不能节外生枝……"

刘志军淡淡一笑:"武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心里有数。"

病房里东西收拾停当,武梅拎了拎已经整理好的袋子,对周旭说道:"这么多东西,你今天先带回去一部分,剩下的明天再来拿一趟。"

周旭点点头:"知道,你多陪女儿待会儿吧。"

武梅坐在床沿:"今天我晚点儿走,送你们到家,明天婷婷上学,我就不过来了。"

婷婷拉着母亲的手,眼泪汪汪,武梅和周旭面面相觑。武梅问道:"怎么了?婷婷。"婷婷扑在武梅怀里,抽泣起来:"我不想出院!"

周旭诧异地问:"为什么呀?"

婷婷满脸泪水地望着父母:"因为一出院,你们又要分开了!"

周旭和武梅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有些愧疚。武梅柔声劝解:"妈妈会经常去看你的呀,傻丫头,哭什么呢?"婷婷抬头盯着周旭,似乎有些不信:"爸,你会让妈妈经常来看我吗?"

周旭一笑:"说什么傻话呀,你妈来看你我拦得住吗?"

婷婷继续小心翼翼地道:"那么,如果你和燕子姐姐结婚了,我能不能回妈妈那儿?"周旭没想到女儿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时竟呆住了。

病房里的人纷纷投来惊奇的目光,也不知道这一家三口究竟是怎

么回事，明明是出院的好日子，女儿反倒这样伤心。武梅和周旭低头不语，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通海大厦保龄球馆，罗兵玩了几把，无精打采地回到休息区，躺倒在一张沙滩椅上。宋子杰打量着他，发现他情绪有些异常，关切地说道："阿兵，咱们可是九十九拜都过来了，就剩最后一哆嗦了，关键时刻，你可要挺住啊。"

罗兵转过脸去，两眼失神地望着窗外，像是在自言自语："宋哥，我不想干了。""什么？你说什么？"宋子杰猛地一下坐直了身子，惊讶地望着罗兵："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跟你开玩笑。"罗兵叹口气，正经说道，"现在风声太紧，不好下手了。上次得了手，我总感觉其中有诈。没准儿这是个诱饵，正等我上钩呢。"沉默良久，他又说道，"宋哥，说真的，就为这点钱，没准儿我连命都得搭上，不值当啊。"说完，拿眼睛瞄着他。

宋子杰听出了罗兵的意思，这分明是在跟他讲条件。他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嗯，哥哥我绝对明白这种生意的风险，也理解你的难处。我刚才说了，这最后一哆嗦你如果放弃，不觉得可惜吗？这可是你实现人生梦想的关键时刻。你不是常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吗？"说着，又斜睨了罗兵一眼，"说到钱嘛，哥哥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得得得。"罗兵抬手打住他的话，"重金酬谢是不假，问题是命都没了，要钱还有什么用？"

宋子杰沉吟良久，无可奈何地说："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涨两成，怎么样？"

"宋哥，你还是不明白。我一个人能花多少钱？我要那么多钱干吗？"

"阿兵，你到底什么意思？"宋子杰不解地问道。

"现在形势不一样了。"罗兵的脸上罩起一层愁容，他重重叹了口气，"你也知道，王曼玲还有一个孩子，就这点儿钱怎么安置他们娘儿俩？"

宋子杰很纳闷："你莫非还真看上那个小寡妇了？"

罗兵正色道:“宋哥还不知道我这人吗,最讲情义,要是人家不帮我,我也不可能拿到东西,不管怎样,我总得给他们娘儿俩留下一笔生活费,让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我罗兵做事最讲究一个义字。宋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宋子杰不动声色,咬了咬牙:“你觉得多少合适?”

罗兵半晌没吱声,似乎在思考,良久,才伸出一只巴掌:“这个数。”

宋子杰大吃一惊:“五百万?”

“这还多?”

宋子杰按捺着性子,说:“我说阿兵,说句难听的,你这可真是茅坑边上啃鸡腿,亏你还能张开嘴。你……够狠!”

罗兵冷冷一笑:“宋哥,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那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哥哥应该比我更清楚。况且我们这也不是买卖,讨价还价就显得太俗气了。”

“阿兵,这两年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吧,该拿的你都拿了,该给的我们也都给了,现在临到节骨眼儿上你又打算撂挑子、敲竹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不够仗义啊?”

罗兵往躺椅上一出溜:“宋哥,你得替兄弟多考虑考虑,这钱又不是你个人的,留在手里下不了崽儿,何必斤斤计较呢?如果你真不想替兄弟打算,那我也没办法,咱们就到此收手吧。”

一听这话,宋子杰马上赔起笑脸:“阿兵,别着急嘛,我替你想,你也得替我想呀。你想,我一时上哪找这么多现金啊?”

罗兵疏懒地一点头,笑道:“这倒是,我只要现金,够哥哥忙一阵的了。”

“这是在打劫啊!”宋子杰情绪失控,愤愤地冲耳麦里小声吼着。

耳机里传来银狐从容镇定的声音:满足他一切条件。钱,明天到账。

宋子杰摘下耳麦,怒火中烧,心里正暗暗咒骂着,手机响了一声,一看,是酒店曹副总经理发来的短信:“请来我办公室一趟。”宋子杰关了电脑,整了整仪容走出门。

引蛇出洞的时候到来了。赵阳根据武梅的指示，将在当天下午把最后一批星讯六号正样机数据送到印刷厂，其中包括卫星的遥控飞行指令。牛厂长那边也做了相应的部署，故意没有安排夜晚的值班人员。

“志军，你看我们是否需要对罗兵进行全程监控？”武梅问刘志军。

刘志军摇摇头：“罗兵是个非常机警的人，受过特种兵训练，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如果提前监控，恐怕会打草惊蛇。”

武梅点点头。刘志军接着说：“我建议，咱们索性就来个守株待兔，把印刷厂控制住，只要他一进印刷厂的门，不就成瓮中之鳖了？”

武梅表示了赞同：“你负责指挥布控，准备行动吧。”

到了下班的时间，印刷厂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庞剑悠闲地吹着口哨穿过车间走廊，正巧碰见王曼玲也在锁门，他上前热情地打着招呼：“王主任还没走呢？”

王曼玲一笑：“我这正锁门呢。”

庞剑随口道：“那我先走一步，BYE－BYE！”

王曼玲微笑着目送庞剑出了大门，又回头看了一眼空空荡荡的车间。

几天前秘密安装的监控头，此时发挥了作用。王曼玲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屏幕上清晰可见——她小心翼翼地在印刷厂车间里转悠着，每一间办公室都查看了一遍，确认所有的人是否都已离开；有的门虽上了锁，她仍不放心，走上前去推一推……她做梦都不会想到，通风口、排气扇、空调、电脑的音箱……安装在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将这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记录了下来。巡视完毕后，她终于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掏出了手机。

武梅从监视屏上收回视线，看了看表，意味深长地看着刘志军：“行动组那边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刘志军神情肃穆，“一共调来五个组，已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

“严密监视，各组保持联系。”

此时，赵阳看着监视器屏幕上的王曼玲，摇了摇头，深深发出一声叹息。

夜深人静，寒风凛冽。罗兵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停在了十九院大门附近的路边。不远处的另一辆吉普车上，刘志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切。罗兵下了车，悠闲地走进十九院大门，若无其事地和保安打过招呼，向印刷厂方向走去。刘志军紧紧地抿着嘴，牙齿咬得嘎嘎作响。他明白，从这一刻开始，他们这对曾经的好友，将成为誓不两立的对手。他向身边的侦查员做了一个手势，车子和不远处另一辆商务车一起发动，缓缓开进了十九院。

此时，一个高倍望远镜架在通海大厦的一扇窗户上，静静观察着十九院门口的动静。望远镜中，一前一后的吉普车和商务车，竟然未经保安的盘查，径直开进了十九院。宋子杰抬起头来，眉头一皱，摸出手机，给罗兵编发了一条短信。

保密处的监视屏幕上，只见王曼玲和罗兵蹑手蹑脚来到机要室门前。王曼玲神色慌张，拿钥匙的手一直止不住地抖动。罗兵凑上前，取过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旋，门被推开了。正在这时，罗兵掏出手机来看，两人的行动即刻僵住了。随即，罗兵迅速关上门，抽出钥匙塞到王曼玲手中，拉着王曼玲就往外走。王曼玲一脸惊诧，不知所措。只见他们迅速回值班室放好钥匙，疾步走出印刷厂大门……

"停止行动，迅速撤离！"武梅向待命抓捕的刘志军呼叫。

庞剑大惑不解："他们绝对是来窃取卫星数据的，没有理由就这么走了呀？"

武梅快速思索着："把刚才的视频回放一下，一定有问题。"

屏幕上回放着刚才的视频片段：王曼玲抖动着手，罗兵抢过钥匙，迅速插入，开门，罗兵看手机，两人中止行动。

"停，就这儿！"武梅走到监视器前，指着罗兵手里的手机，"罗兵看完短信之后脸色明显有变化，有人发短信让他停止行动。"

庞剑点点头："是银狐吗？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埋伏？"

正在这时,刘志军推门而入,气喘吁吁地问道:"怎么回事?"

庞剑懊恼地说:"有人提示罗兵。"

"提示"这个词在武梅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对庞剑说:"把从十九院大门到印刷厂这段路程上的监控录像调出来。"

庞剑立刻动手,键盘上十指如飞。很快,多个角度的监控画面被同时调到不同的监视屏幕上:罗兵下车,进入大门,和保安打招呼,走向印刷厂,随后是两辆车尾随进入大门。

"志军,你们进门的时候为什么保安没有阻拦你们?"武梅问。

一旁的赵阳开口道:"我跟值班的保安交代过了,见到你们的车号一律放行。"

"糟糕,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武梅一捏拳头,咬紧了嘴唇。重大的疏漏,怎样才能补救回来呢?

"兵子,到底怎么了?"王曼玲紧张地看着罗兵。

罗兵有些不耐烦:"不知道,今晚不行了,你先上楼吧。"

王曼玲还想再问,却被罗兵推上了楼梯。看着王曼玲消失在逐层亮起声控灯的楼道中,罗兵回到自己车上,摸出手机打给宋子杰,语气显然透着不快:"宋哥,怎么回事儿?"

"在你之后,有两辆民用牌照的车跟进了十九院,保安连问都没问就直接放行了。"

"这很正常呀,如果事先打好招呼,保安就不会询问了。"

"这么晚,两辆陌生牌照的车进入,你不觉得奇怪?"

"卫星总装马上就要结束了,各种审查组来来往往的,这很常见啊。"

"我总觉得,这两辆车没这么简单,你还是小心为妙。"

"好吧,我去查查。"挂上电话,罗兵长出了一口气,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麻烦,也许是宋子杰过于谨慎了。眼看东西就要到手,他可不想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断了自己的财路。

第二天一早，罗兵就来到传达室，要出值班登记，很快找出了那两辆陌生牌照的民用车。

“这两辆车是怎么回事？”

“不太清楚，是赵处打过招呼的。”保安解释着。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还没走呢，就停在院里。”

“还没走？”罗兵把登记簿一扔，转身向大院里走去。

一辆商务车和一辆吉普车并排停在901大楼下。罗兵凑近一看，松了一口气。车窗玻璃下压着一张航天总院的通行证。他随即拨通了手机：“宋哥，车我调查过了，是总院的，现在还停在院子里，应该是来做技术评测的。”

“确定没有问题？”

罗兵不屑地答道：“确定！”

武梅此刻正俯视着901大楼下的停车场，看见罗兵在两辆车旁边停留片刻后，又离开了。她的眼神紧随着罗兵的身影，自言自语道：“果然，他还不想放弃。现在可以肯定，罗兵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狡猾的敌人。”

刘志军拿出一张十九院大门周围的建筑图：“我已经观察过了，大门周围高楼不少，可以看到门口的观察点很多，布防起来非常困难。”

武梅沉吟片刻：“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在印刷厂抓捕罗兵，以他为突破口找出银狐。”这时，刘志军裤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掏出来一看，居然是罗兵发来的短信：“欠你一顿酒，今晚七点，通海大厦见。”刘志军一愣，把手机递给武梅。

“瞧，你这位哥儿们，不愧接受过特警训练，警惕性高着呢！怎么着，你去吗？”

“当然去。”

傍晚时分，通海大厦二层的粤菜酒家，罗兵点了一大桌经典粤菜，又要了两瓶52度的国窖1573。望着这一桌丰盛的菜肴，刘志军打趣道：“兵子，这太夸张了吧？你不会是小偷抢银行，发不义之财了吧？”

"瞧你说的,咱兄弟这么久没聚,一定得喝痛快了!"罗兵嬉笑着,"志军,今天你能来我真是特别高兴!别的不说了,咱们先碰一杯。"两人不由分说,推杯换盏了起来。

接着就是山呼海啸,一通神聊,聊的也都是过去的陈年往事。

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到似醉非醉,罗兵举杯说道:"志军,你老实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工作?"

刘志军一张脸已经喝得通红,脑子却十分清醒,果然是在试探啊。他故作神秘地看了罗兵一眼,一副喝高了得意忘形的模样:"前一阵在你们院有任务,也不好跟你说,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可以告诉你了。哥儿们我现在在公安局呢。"

罗兵假装大吃一惊,一跷拇指:"志军,当初我可就看出来了,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

"什么大事,脱了这层皮什么都不是。"

"公安局,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儿。"

"咳,也就是名字唬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真干起活来没正点儿,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都是扯淡,忙起来个把月都不着家,钱虽然挣得不多,倒觉得挺经花,后来一琢磨,原来是没时间花!"

说着,刘志军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咕咚一口饮尽:"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一位老教官说,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保持这个行业的尊严,立功受奖那是赶上谁算谁,最主要的就是别给头上的国徽抹黑,现在想起来,哎……"

罗兵笑了笑,仰在椅子上,喷着酒气:"你是有追求的人,我可比不了,早就撤出公安干保安了,说白了就是混口饭吃,什么行业不行业的,我这叫什么行业,看大门行业?就像你说的,脱掉警服就一普通人,可普通人也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尊严就得有钱,没钱他妈屁都没有!"

说话间,两人干掉了最后的小半瓶。刘志军趴到了桌子上,嘴里喃喃,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罗兵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去趟卫生间。"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洗手间,接了一捧水狠狠地搓了搓脸,又从裤兜里摸出一片解酒药含在嘴里,不一会儿,整个人就清醒了。走回桌前,他推了推刘志军:"志军,志

军！……"没动静。罗兵再低头一看，趴在桌上的刘志军已经打起了呼噜。他招呼服务员："我朋友喝多了，你们别打扰他，我去跟你们宋经理打个招呼。"说着，迅速穿上衣服，快步走出了包厢。

宋子杰早已在客房中等候，一见罗兵进来，迫不及待地问道："你那位安全局的朋友呢？"

"包厢里躺着呢。"

"都准备好了？"

"当然，不知道宋哥有没有准备好？"

"你还不相信我？"

"我这人臭毛病多，宋哥多担待，见了钱我心里才踏实。"

宋子杰盯了罗兵一小会儿，笑道："阿兵，我欣赏的就是你这个性，够坦白，不绕弯子。"说罢，转身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密码箱，轻轻一摁，箱盖弹开，满满一箱子的百元大钞。罗兵伸手想接，却被宋子杰笑着摁住了手："老规矩，先干活，后拿钱。"罗兵一怔，眼里掠过一丝不快。

此时，包厢里的灯已经关闭，服务员没去打扰刘志军，也没急着去收拾房间，就留刘志军一人在桌上趴着。刘志军睁开了眼，窗帘没拉，窗外的灯光将包厢映得透亮。他用意志驱赶着挥之不去的醉意，艰难地站起身来，直直望着闪烁的霓虹灯，脑海里一片木然。他知道，从罗兵离开这间包厢的那一刻起，自己和这个相识多年的朋友，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决裂。

刘志军拨通了武梅的电话，声音很轻："罗兵已经离开……"

印刷厂依旧没有人值班，偌大的车间空空荡荡。浑身酒气的罗兵闯了进来，王曼玲眉头一蹙："干吗喝这么多酒？"罗兵说："这酒不喝不踏实。钥匙呢？"王曼玲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把钥匙递给罗兵。

罗兵镇定地来到机要室，打开门，重复了上次开启保险柜的全套程序，轻而易举地将存储着卫星遥控飞行指令的硬盘拿了出来，搬出电脑开始拷贝。王曼玲忐忑不安地在办公室里等候。

笔记本屏幕上显示着拷贝进度，25%……40%……罗兵盘坐在地上，眼神里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光亮。忽然，他听到大门处传来一声轻

微的响动，顿时警觉起来。他心急火燎地等待拷贝完成，把电脑一合，顾不上收拾现场，更顾不上去叫隔壁的王曼玲，冲出门外，朝印刷厂大门狂奔。门口早已埋伏有人，两名侦查员一见罗兵冲出，立即闪身拦截。罗兵蹲身撤步，一把抓住一名侦查员的手腕，一个过肩摔，重重把对方扔出了两米开外。紧接着，他迈开箭步来到围墙角，蹬在墙边堆放的一堆杂物上，手一扒一撑，轻盈地跃出墙去。墙外是印刷厂和十九院科研区之间的一道小侧门，通往家属区。罗兵一落地，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疾奔。忽然，前方闪出一个魁梧的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路灯照映下，罗兵看到的，是刘志军那张方正刚毅的脸。

罗兵瞠目结舌。刘志军丝毫没有醉酒的迹象，一字一顿地说："兵子，说实话，真不想在这里碰见你。"

罗兵尴尬地一笑，缓缓朝刘志军走近："志军，我真没想到……不过，栽在你手里我认了。你说，我现在后悔，是不是有点晚了？"

不等刘志军回答，罗兵猛地伸手抓住刘志军的胳膊，想故伎重施。早有防备的刘志军，刹那间展臂扣住了罗兵的腰，两人重重地一齐摔倒在地。罗兵拼命挣脱，刘志军却抱得越发结实，两人在地上紧紧扭作一团。

警车闪着警报灯，将路口封得严严实实。庞剑和一群侦查员，火速拥上前来。罗兵见状，终于放弃了挣扎，松开两手，仰天瘫倒在地。

刘志军站起身来，缓缓卸下腰间的一副手铐，扔在了罗兵身旁。

躺在地上的罗兵，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地望着刘志军。刘志军背过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惨白的路灯照射着地面，就像积了一层白色的雪花。

第二十九章

圈　　套

《孙子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银狐关掉电脑，走到窗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十九院大门外发生的所有情况。

印刷厂车间灯火明亮。王曼玲竟丝毫没有显出恐惧的神情，在武梅和赵阳的注视下，她静静地整了整头发，整理了一下办公桌，然后随着两名干警的押送缓缓走出了办公室。其实，当她抱着侥幸心理和罗兵一起走上这条不归路时，心中未尝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一刻，只是……

她突然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凝视自己的武梅，低声恳求道："我可不可以见见孩子……"武梅心里一颤，望着眼前这同样是母亲的女人，还是决然地摇了摇头："孩子不应该见到你现在的样子。"王曼玲痛苦地低下了头，捂住自己的脸庞，终于痛哭失声。

其余干警还在现场紧张有序地拍照取证。武梅望着王曼玲抽泣的背影，心中黯然。

赵阳叹了口气："她还有个上小学的儿子，我见过，孩子挺懂事，离婚后一直跟着她，真不应该啊……"武梅垂下手臂，心绪难平。

"兵子，你是个明白人，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你知道我们想找谁。"刘志军从腰间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替双手被铐的罗兵放到嘴边，火

苗一闪，烟点燃了。罗兵狠狠地吸了一口，没有吭声。

“你以为把东西给了他们，就能拿到钱吗？兵子，你太天真了吧。”刘志军心平气和地说，“东西一旦到手，你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们只会用一种手段，杀你灭口。如果不是被抓，你可能现在连命都没了。”

刘志军不再说什么，按下车窗，烟雾被冷风吹散。罗兵一口接一口地吸着，不一会儿，嘴上的香烟已经燃尽，烟头掉在车上，被他重重地用脚踩灭。他闭着眼睛沉默着，良久，陡然睁开眼睛：“好，我带你们去找他。”

罗兵那辆吉普车出了十九院大门，缓缓朝通海大厦的方向开去。

宋子杰放下望远镜，冷冷一笑，擦拭着手里乌黑发亮的手枪，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巧玲珑的消声器。

很快，2018 客房的门铃响了起来。宋子杰走到门前，从猫眼里看出去，罗兵提着包站在门前。宋子杰拉开门：“东西拿到了？”罗兵点了点头。宋子杰满意地一笑，刹那间，枪口顶在罗兵的额头上：“把包扔在地上。”罗兵毫无反抗地松了手，包落到了地上，宋子杰冷笑一声：“辛苦你了啊，阿兵。大功不言谢，来世再报吧。”

宋子杰正要扣动扳机，忽然发现罗兵的手上戴着手铐，大吃一惊。此时，埋伏在客房两侧的刘志军和庞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上去，将宋子杰掀翻在地，慌乱中只听手枪一声闷响，子弹朝上射入了天花板。

刘志军利索地将宋子杰缴了械。

罗兵冷冷注视着屋内的一切，一言不发。庞剑走进房间，将宋子杰放在桌上的一只小皮箱拎了出来，放到罗兵面前，打开拉链，是一满箱红色的百元钞票。庞剑伸手抓起一沓，扯断纸带，一片片白纸飘落下来，只有留在他手里的第一张是真钞。

“你妈的！宋子杰，你这个王八蛋！”罗兵怒不可遏地，高举双手，手铐重重砸在宋子杰的头上，一股鲜血从宋子杰头上缓缓流下。

“这么说，第二方案完全失败了。接下来呢？会把你牵扯出来吗？”

大洋彼岸传来了 Peter 不无嘲讽的声音，“你太令我们失望了，大名鼎鼎的银狐先生。”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的对手已经在筹备庆功宴了，他们以为已经抓到了银狐。看来，我的第三套方案必须启动了。”

银狐磕了磕烟灰，关掉了电脑，走到窗前。这里是通海大厦的 1906 号客房，同宋子杰所在的 2018 一样，同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清十九院大门外发生的一切。长时间以来，他就是这样隐蔽在宋子杰身边，指挥着所有间谍计划的实施，就连宋子杰也丝毫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能通过网络和他联系。

《孙子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对银狐来说，宋子杰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替身，是关键时刻随时舍弃的棋子罢了。不过到了现在，他也没有了退路，只剩下最后一张王牌了……他的脸映在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上——那是一张圆而微胖、平静中透着和蔼的面庞。

安全局专案组办公室闹声喧天。庞剑还没进门就兴奋地大喊：“武处，大获全胜！银狐落网了！”武梅望着一前一后走进来的庞剑和刘志军，出乎意料的顺利，让她竟然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刘志军也兴奋地说道：“银狐就是罗兵的上线，通海酒店的客户经理宋子杰。我们一直在追踪的那个向境外传送数据的无线网卡及各种作案器材，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了。毫无疑问，银狐就是他！”

武梅的神态依旧很平静。庞剑又在一旁补充道：“我查了他的电脑，有一些他和境外间谍组织往来的邮件还没有完全抹掉，他的代号显示都是‘银狐’！”

这时，一名侦查员推门闯了进来：“武处、刘队，那家伙闹得不行，说他头疼，非要我们送他去医院！”

审讯室里亮着刺眼的灯，宋子杰抱着脑袋窝在沙发上半死不活的样子，嘴里有气无力地嚷嚷：“我不行了，头疼，我要去医院！……我是外籍！外籍！我受伤了……”

武梅透过钢化玻璃，静静望着屋里的宋子杰。一旁的刘志军有些

愤怒:"这小子明明是在耍花样!"武梅心里十分清楚,耍赖是嫌疑犯一贯的伎俩,她微微一扬头:"先送医院吧,布置警力,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宋子杰被送去医院了,看来短时间内还进行不了审讯。获悉案情进展的唐正刚打来电话指示,按原定计划,先审罗兵,从罗兵处寻找突破口。

接听完唐局长的电话,刘志军对武梅说:"武处,审罗兵的任务交给我吧。"武梅点了点头:"行,必须要抓紧,银狐虽然落网了,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搞清楚,不能掉以轻心。"然后,又转头吩咐庞剑,"天亮以后,你去公安局了解一下罗兵以前的工作情况吧。"

窗外的天空已经泛起蒙蒙的亮色,紧张的一夜转眼就要过去,一宿没休息的三人竟然丝毫不觉得疲倦。武梅微笑着说:"天都快亮了,星讯六号今天就要从十九院送往发射基地呢,我还得去监督一下。"庞剑一拍脑袋:"哎呀! 我现在还是十九院的在岗职工呢,是不是应该给牛厂长打个电话请个假?"一听这话,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

朝霞满天,停在十九院内的卫星总装车正在待命启程了。星讯六号,将在部队的严密押送下送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太空增加一颗闪烁的星辰。武梅望着赵阳率领工程师们仔细核查每一辆车内的设备编号,蓦然,秦风押送载有卫星模拟器的车队缓缓驶出滨阳727站的场景浮现在眼前,不知不觉间,眼眶竟有了几分湿润……

"想起秦风了吧?"周旭来到了她跟前,递过来一张纸巾。就这么一个细小的举动,让武梅从内心感到,这么久以来,累积在心里的伤感、委屈和难过,还有争夺婷婷监护权的不快都在这一刻消释了。她接过纸巾,释然一笑,擦去脸上的泪痕:"是啊,将星讯六号平安送出十九院,也算是对他在天之灵的告慰了。"

周旭平静地说:"你们的任务可以告一段落了吧?"

"快了。"

"多休息,注意身体。"周旭叮嘱道。

"你也是,趁这个项目结束,好好休养一阵吧。我也得多抽时间陪

陪婷婷了。”

武梅淡淡一笑，她忽然觉得：女儿在周旭那里，和在自己身边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她问道：“孩子这几天还好吧？”周旭点点头，笑道：“最近学习很用功。对了，她让我郑重转告你，她想你了，还说你是她的精神支柱。”

武梅心里一暖，却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丫头，还郑重转告呢。”

看着厢式货车一辆接一辆驶出十九院，周旭终于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轻松了：“今天有时间吗？咱俩一起到学校接婷婷？”武梅一愣：“今天？”周旭点头：“怎么了？又有事要忙？”

武梅粲然一笑：“好呀！”

“5点钟，学校门口见。”

刘志军走进审讯室，坐到罗兵对面的椅子上。罗兵难堪地转过脸去，不愿面对他。

“你从部队复员后就分到了东郊分局，一直表现很好，还立过一次三等功，前年辞职到了十九院应聘保安队长。”刘志军开始发问，“是宋子杰帮你安排的吗？”

“不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为什么辞职做保安？”

“为了钱。”罗兵冷冰冰地回答。

在东郊分局刑侦大队长丁国华的办公室里，庞剑正在了解罗兵当年的情况。

“罗兵刚来分局的时候，就分到我们大队，由我带他。这小伙子是棵好苗子，脑袋瓜好使，胆大，心细，办事也利落，才来两年就立了三等功，起势特别好。我跟领导汇报过几次，把他当重点对象培养……嗨，这孩子真是可惜了！”丁国华想起几年前的事，很有感慨。

庞剑点了点头，捧起茶杯喝了一口水：“那他后来怎么又离开警队了呢？”

“年轻人，总少不了这样那样的毛病，按说，这也没啥，但后来我发

现罗兵交了不少朋友，尽是社会上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吃喝也开始讲究起来。这些我都没亲眼看见，是听其他同事说的，在我面前他还是比较收敛的，因此我也就没太理会。问题出在一次扫毒行动上。”

刘志军给罗兵点燃了一根烟。罗兵继续着他的讲述——“那次扫毒，我早知道计划，提前就跟那老板打了招呼。谁叫那时候我跟他妹妹相好呢？人家还给了我不少好处，我总不能不帮忙吧。结果没想到两个月后，那老板不是个东西，因为别的事被拘了，还把我给咬了出来！我当时死不承认，但是局里是没法待了，所以到了十九院当保安。”

“是谁介绍你到十九院的？”

“是石竹介绍我过来的，但这事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罗兵忽然抬起头，一脸严肃地望着刘志军，“志军，你可以放心跟她交往，我表妹是个好女孩。”刘志军一愣，半晌，才继续询问：“你是怎么认识宋子杰的？”

“是他主动找上我的。两年前我在通海的酒吧赌球，不知怎么引起了他的注意，老跟我套近乎，或许他早就调查过我的身份了。后来我们就合作赌球，不过我发现他对赌球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过一阵也就不赌了。”

“当时，你知道他是通海酒店的吗？”

“后来才知道的。”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从事间谍活动的？”

“大概三个月以后吧。有一天他请我吃饭，问我能不能拿到十九院的人员档案，我当时就觉得他有问题，但并没捅破。他开了个不错的条件，我答应试试。”

“你给他了？”

“给了。我把十九院主要部门人员的人事档案电子版给他了。”

刘志军站起身来，到门边向审讯室外的干警吩咐了两句。不一会儿，干警拎来一台笔记本电脑。刘志军打开电脑，调出陈俊的照片：“这组照片你见过吗？”罗兵瞟了一眼，说：“陈俊，我就知道他可能要出事。”“照片是你照的？”“那倒不是。”“为什么说他会出事呢？”“那阵子，宋子杰隔三岔五地问我十九院的事，还让我特别留意出差去滨阳的人员。”

“那你是怎么打听到的?”“石竹在项目组啊,原先应该是石竹和陈俊一起去滨阳的,后来石竹不去了,我知道之后,就去后勤处查了陈俊的订票记录。”

“后来呢?”

“后来? 把消息告诉宋子杰了呗!”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庞剑走了进来,问道:“在地下室给监控视频安装掐线装置的应该是你吧?”罗兵点点头:“对,本来想等到总装结束后再取出来,没想到你们一进来就开始查监控设备的漏洞,所以我们决定先撤。”刘志军追问:“所以,你们才把目标转向印刷厂的?”

“对,是我把王曼玲拉下水的,我害了她。”罗兵往椅背上一仰,望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白炽灯,终于流露出一丝懊悔的神情。

“我知道我犯了罪,但是希望政府能宽待我的孩子。”王曼玲望着审讯桌后的武梅,苦苦哀求着。武梅平静地对她说:“我们会联系孩子的父亲,妥善安置孩子的。”一听这话,王曼玲的脸色大变,惊恐不已:“不,不! 求求你们了! 别把虎子交给他,那个畜生根本就不配做父亲,孩子交给他就毁了!”她声嘶力竭,泪水不止地涌出眼眶,“警官,求求你们了……”

武梅默然,待王曼玲稍稍平静一些,才开口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只能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王曼玲声泪俱下:“不,不……那个畜生已经赌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要把孩子交给他,他肯定会把孩子卖了的……”她突然抬起头直视着武梅,“警官,你也有孩子吧,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会离婚呢? 都是他把我们母子俩害成这样的!”

王曼玲的话让武梅心底一震。一个破碎的家庭,受伤害最大的往往就是孩子。为了孩子,也许是王曼玲犯罪的理由之一吧。“你不恨罗兵吗?”王曼玲微微一怔:“罗兵……他……他对我和虎子都很好……他也是为了我们……”

“如果罗兵是在利用你呢?”武梅的话一出口,王曼玲立即反驳道:“不……不可能! 我相信他是真的,他是真的对我好……”

隔壁的审讯还在继续。刘志军望着罗兵："再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配合到底。你听说过银狐吗？"

"没有。"

"一次都没有？"

"嗯。"

"宋子杰还有没有同伙？"

"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候，他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主。可我觉得他是装的，几十万块钱的事情想都不想就能拍板，八成他就是头儿了。但有时候，他又好像真的要向什么人请示。"

"他需要向人请示？"

"可能吧，但这只是我的感觉而已。至少到现在为止，都是他对我发号施令，他就是我的唯一上线。"

对罗兵和王曼玲的提审已经结束，三人小组在办公室里碰头。刘志军说："罗兵交代了他和宋子杰的交往过程。他对宋子杰不守信用非常愤怒，我认为，他口供的可信度没有问题，这些口供对我们审问宋子杰有很大的帮助。"他顿了一顿，补充了自己非常想说的一句话，"武处，罗兵这样，也算是有立功的表现吧？"

武梅淡淡一笑："这个我们说了不算，不过总比死扛到底要好得多。志军，放心，我会在报告里说明的。"武梅的话让刘志军如释重负，继而他又补充道："不过，他没有说到宋子杰以外的任何人，而且关于宋子杰的很多情况，他凭的是自己的猜测，实际上他并不清楚。"武梅有些惊讶："你的意思是，宋子杰到底是不是银狐，还是个问题？"

庞剑急道："这不会有问题！宋子杰就是银狐，他那里搜出的联络设备，还有电脑里与境外的通信记录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从罗兵这边看，宋子杰完全是单独行动的。这也符合这一类间谍的活动特征。"一时间，武梅也不好轻易下结论，于是岔开了话题："宋子杰现在怎样？"刘志军答道："一句话也不说，装死呢。"武梅胸有成竹地一笑："现在总局正帮我们搜集银狐的外围信息，既然他受了伤，我们就稍缓再审吧。大家已经连续工作快四十个小时了，今天先到这儿。回去好好休息一

下，再琢磨琢磨，明天一早突审宋子杰。”

北京的冬天，雪少风大，寒冷又干燥。婷婷的脑袋缩在羽绒服中，有说有笑地走出校门。忽然她在人群中似乎看到了什么，哎呀一声，大喊着甩开身边的同学朝前面冲了过去。几个同学有些莫名其妙。这时，婷婷已经拉着武梅和周旭的手，向他们招手喊着：“不用等我了！你们先走吧！”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婷婷高兴得手舞足蹈。武梅微笑道：“想你就过来了呀。”婷婷嘿嘿一笑：“我也想你了。我还想吃妈妈做的菜了。”周旭点头笑道：“好啊，今天就不出去吃，家里自己做吧。”武梅看了他一眼：“要不去我那儿？”周旭笑道：“还是去我那儿吧。”婷婷摇着武梅的手说：“妈，去爸爸那儿吧。我想吃你炒的土豆丝，想死了！还想吃爸爸烧的茄子……”武梅拍了拍婷婷的头，笑着说：“好啊，走吧。”

三人一起上了周旭的车，周旭一转方向盘，车开上了回十九院家属区的道路。车刚一开走，停在不远处的一辆小轿车也尾随而去。

爸妈联手下厨，效率和质量就是不一般。婷婷只做了不到一刻钟的作业，就闻着香味冲了出来：“哇！”热气腾腾的一桌家常菜已经摆满餐桌了。

武梅端着最后一盘菜走出厨房，解下围裙坐下。周旭宣布：“开餐。”婷婷立马给爸爸妈妈每人夹了一块糖醋排骨，塞到他们嘴里。

三人正有说有笑地吃着，忽然传来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三人还没反应过来，燕子已经推门进屋了。她看见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情景，先是一愣，随即显得十分尴尬。周旭看看武梅和婷婷，站起来招呼道：“吃饭了吗？一起坐下来吃吧。”燕子勉强笑了笑，放下手里的东西：“不了，我是过来看看婷婷的，给她买了几本书。”

武梅见状，知趣地站起身来：“婷婷，妈妈晚上还有工作，先走了。”婷婷不满地瞪着周旭，一边拉着母亲的手臂：“还没吃完呢。”周旭左右为难，有些不知所措。武梅对婷婷说：“婷婷，妈妈真的有事。”武梅挎起包，冲燕子友好地一点头，开门离去了。

婷婷眼看母亲离开，一放筷子："我吃饱了。"一甩头回了自己房间。客厅里只剩下了周旭和燕子两人，呆呆地对视着。

燕子淡淡一笑，极力想化解房间里的窘迫。她低声道："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的家庭晚宴。周旭，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告别的。"周旭一愣："什么意思？"燕子轻轻道："报社有两个出国进修的名额，我申请了一个，下星期就走了。"

"这么快？去多久？"

"两年。"

寒风在屋外呼啸，离情在灯下蔓延。

"周旭，婷婷这次离家出走，让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一直把自己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却从来没想过婷婷的感受，夫妻离异，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婷婷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或许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对武梅姐的爱从来都没有减少。我知道，我不该成为你们一家三口人重新团圆的障碍。到了国外，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你不要为我担心。我衷心祝福你们。"

燕子掏出钥匙，递给了周旭。周旭呆呆看着她，竟忘了伸手去接。燕子一笑，将钥匙放到他的手里。周旭这才如梦初醒，一下拉住燕子的手，颤声说道："在国外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多带点儿钱，一个人在国外要多加注意……"

燕子泪流满面，猛地从后面抱住周旭微躬的身体。周旭一动不动，仿佛是尊雕像，两人的手不知不觉紧握在一起。片刻之后，燕子毫不迟疑地松开手，拭去眼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该忘掉这一段经历。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快乐的记忆。"说罢，转身向屋门走去。

这时，婷婷房间的门突然开了，婷婷站在门口，怔怔地望着燕子。她手里拿着一张 CD，走到正要出门的燕子面前，很真诚地说："燕子姐姐，你以前送我的好多礼物，我嘴上说不喜欢，其实心里都挺喜欢的。今天我也想送你一件礼物……这些音乐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听，以后要是闷了的时候，就可以听这张 CD……"燕子俯下身，拥抱着婷婷："谢谢你，婷婷。姐姐一定会听的！"话刚说完，热泪便抑制不住地滚滚而下。

冰冷洁白的月光洒在冬夜的大地上，一片宁静。婷婷第一次主动跟着周旭把燕子送下楼，挥手告别。燕子的眼角泛着泪光，脸上却依旧微笑着。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在了家属区的道路边，燕子招招手，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出租车尾灯一闪，渐渐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中。

"哎呀，要迟到啦！"婷婷抱着枕头从房间里扑腾出来，"爸，你怎么不叫我！"周旭正迷迷瞪瞪地从卫生间出来，一看钟，已经7点15分了："哟！睡过头了，赶紧赶紧！"父女俩一起手忙脚乱起来，周旭赶忙从冰箱里抓出一盒牛奶放到微波炉里加热："牛奶和面包路上吃啊，不然来不及！"婷婷满嘴牙膏泡沫，含糊不清地答应着。

里里外外地一阵收拾，婷婷背上了书包，周旭正刮着胡子，这时手机一响，周旭也顾不上看："婷婷给我看一眼。"婷婷抓起手机："咦？"屏幕上是一条彩信，一个小人正在跳舞。"谁发的？"一看号码栏，没有存储，是一串陌生的数字，"爸，可能发错了。"周旭"哦"了一声，放下刮胡刀，一边把外套往身上套一边往门外走："走走，赶紧出门了。"婷婷忽然拉住父亲："等等，领子，领子没翻好。"她帮父亲翻着衣领，批评着，"瞧你这么大人了，到了单位，同事准笑话你！"周旭呵呵笑着："小大人！你跟你妈是越来越像了啊！"

父女俩急急忙忙跑步下楼。到了停车场，周旭傻了眼。谁这么缺德，愣是将一辆车挤在他的车旁边，两辆车之间只有很小的一点儿空隙，这怎么倒车啊！他只好钻进车里，倒车、掰轮，试着把车给挪出来。婷婷在外面观察着，敲了敲车窗："出不来，都蹭上了。"周旭探出脑袋："那怎么办？你上学要迟到了啊。"婷婷手一摊："咳！快给钱，我打的去。"周旭摸出一张五十元的钱递到婷婷手里："路上小心，赶快走吧。"婷婷接过钱转身飞快地跑了。

上班高峰期要打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婷婷站在十九院大门路边连连招手，过去的出租车都是载了客的，没一辆停下来。婷婷急得眼里都要冒出火来了。这段时间期末考勤很严，一次迟到扣一分操行，这可直接跟评三好挂钩呀。

忽然，一辆小轿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车里司机钻出脑袋："哟，这

不是婷婷吗,在这儿干吗呢?"婷婷一见那司机真喜出望外:"曹叔叔!"这不正是那次离家出走时开导自己,又将自己及时送到医院的那位曹叔叔吗?他可是个好人!婷婷连忙道:"我爸的车倒不出来了,我想打车上学,老是打不到。"曹叔叔看了一眼手表,说道:"快迟到了,赶紧上来,我送你去学校。"婷婷一点儿也不客气地拉开车门,坐上副驾驶座:"曹叔叔,您可真是我的福星,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曹叔叔微微一笑:"是吗?"车一调头,驶上了主路。

婷婷好奇地观察着轿车里的布置,一眼就看见了方向盘正中的品牌标志:"哇,奔驰耶!"曹叔叔淡淡一笑,专注开车没说话。婷婷又一眼瞟到放在车窗台上的手机,屏幕上也是一个小人在跳舞的画面,她毫不顾忌地拿起手机看了看:"您也收到这条彩信了,跟我爸今早收到的一模一样,真好玩!"曹叔叔笑了笑,方向盘一转,车开上了三环路。婷婷惊讶地叫起来:"哎——错了,曹叔叔,我们学校在那边呀!"曹叔叔点点头:"知道,我抄近道儿。"说话间,顺手从身边的储物箱里摸出一张湿巾:"你脸上有点儿脏,擦一擦。"婷婷听话地接过湿巾,刚往脸上一放,脑子里登时一片迷糊,当即晕了过去。

第三十章

营　救

武梅呆呆地看着照片上女儿惊恐的神情，泪水无声地从脸庞上滑落……

武梅不为银狐的话所动，她依然淡定从容，义正词严地说："你有你一心想要窃取的情报，我有我拼掉性命也要保护的机密。但是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窃取，而我要保护的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安全！"

审讯室里，宋子杰面无表情，头上的创可贴十分显眼，伤很轻，却闭紧了嘴，一句话也不说。

"姓名？国籍？"刘志军问。

宋子杰翻了翻白眼，拒不回答。庞剑冷笑一声："你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不知道了吗？"宋子杰不屑地瞥了庞剑一眼，继续装哑巴。刘志军平静地说："想必你也是个明白人，这么扛着对你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说着，指了指审讯桌上的一沓交代材料，"这是罗兵的口供，你们两年来的所作所为都在上面。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凭这些供词就可以判你的罪。"

宋子杰冷冷一笑，终于开了口："那都是他的犯罪记录，我只是希望他帮我拿些东西，做事的过程我可不清楚。"

"先不说你间谍罪，企图开枪伤人、私藏武器，这些事儿板上钉钉了吧，按中国的刑法，判你二十年没问题。"刘志军语气严厉了起来。

宋子杰依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你既然都知道了我和罗兵的事，我还有什么好交代的？"

庞剑说："那可不一样，他交代的是他的问题，你还有你的问题要交代呢。"说着转过审讯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陈俊的照片正对着宋子杰，"这照片上的人你有印象吗？"

"见过。"

"不止见过吧？"

宋子杰微微一愣。刘志军和庞剑对视一眼，彼此有了默契。刘志军盯着宋子杰，继续瓦解着他的心理防线："有些事情你说出来和我们说出来，性质可不一样。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想必你早就听说过，可有很多人不信。宋先生，跟你说句明白话，我们绝对是照此执行的，特别是对外！"

宋子杰嘴唇嗫嚅了几下，低声道："这组照片是我照的。"

"你怎么知道牛厂长的车出了问题？"

"有人提供消息。"

"谁？"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执行者。"

刘志军和庞剑面面相觑。执行者？那提供消息的又是谁？究竟是宋子杰在说谎，还是案情另有真相？

"你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在控制你们的整个行动？"

"我不知道你说的其他人指谁？"

"那你的上线是谁？"

"我不清楚。"

"银狐！"庞剑出其不意地喊了一声。宋子杰一愣，抬起头来，有些不知所措。刘志军目光犀利："你一直在跟我兜圈子，你就是银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身份吗？"庞剑举起从宋子杰办公室搜到的作案器材照片，火速跟进："这些你都很熟悉吧？你是银狐，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难道你还想狡辩吗？"宋子杰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他笑了笑，耸耸肩，既不辩解，也不承认。

召开简单的工作例会，总结卫星总装工作的情况，又和赵阳一起把卫星数据硬盘送进了密码柜，做完这一切，周旭才回到办公室。

刚一坐下，手机在桌上剧烈地振动起来，他拿起一看，是一条彩信，继续点开，一张照片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婷婷的四肢被胶带牢牢地捆绑着，嘴上也被贴了胶布，大大的眼睛里装满了惊恐和无助……周旭瞪着屏幕，大惊失色，只觉得自己的腿一软，一下子瘫坐在旋转椅上。

手机再次振动起来，直觉让他意识到这个电话一定与婷婷被绑架有关。周旭哆嗦着摁下接听键，听筒里传来一个冷漠的男中音："周总工程师吧，你好！"

"你是谁？"

对方冷冷地笑了一声："我是谁并不重要，照片你收到了吧？"

"你想干什么？"周旭抑制不住提高了嗓门，冲话筒喊道，"我女儿在哪里？"

"周总工程师，别这么激动，这事让别人听见了对你我都没什么好处。"

周旭强压怒火和恐惧，放低声音："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要星讯六号的完整数据。"

"这些东西都是绝密的，我根本拿不到……"

"周总工程师，你以为这个时候我会向你要你拿不到的东西吗？不要浪费时间，按我说的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女儿的安全！"

周旭不等对方说完，咬牙切齿地吼道："如果你敢伤害我的女儿，我就亲手宰了你！"

对方依旧从容不迫："我也不希望你可爱的女儿出事，周总工程师，但这取决于你，给你三十分钟，把数据拿到传给我。不过，我要提醒你，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下。"

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周旭捏着手机，脑子里在急速地转着：怎么办……怎么办？武梅！对……他慌慌张张地拨通武梅的号码，急切地喊道："喂！武梅，婷婷她……"听筒里传来的却依旧是那阴森森的声音："周总工程师，你在给谁打电话呀？"

周旭触电般的浑身一颤，手机差点儿没握住，脸色如纸一般苍白：

“你……你……”

“要我怎么提醒你才能明白，你的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你这个莽撞的行为，几乎要把你可爱的女儿置于死地了。”

周旭一时不敢说话，呆呆地听着。

“周总工程师，还记得早上收到的那条彩信吧？NH木马病毒，你现在无论拨什么电话都只能拨到我这儿，现在你的手机就是我的监控器。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扔掉手机，跟我失去了联系，你就永远别想找到女儿了！”

周旭努力镇定下来：“我要跟我女儿说话！”

对方冷笑着：“别跟我讲条件。现在我要的是卫星数据，不是你女儿的命，想清楚，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交易，越多人插手，对你女儿越不利。时间不多了，抓紧吧！”

“我拿到数据怎么给你？”

“我会给你一个网址，你发过来。”

“不可能！我必须当面给你，而且是看到我女儿安全以后。”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对方的态度轻蔑而傲慢。

此时，周旭也豁出去了：“既然是交易，就要公平。如果不能保证女儿的安全，我就没必要冒这个险！”

对方沉默了片刻，改变了语气：“OK，你先去拿东西，二十分钟后我告诉你见面的地点。最后提醒你一次，别犯同样的错误。”

通话再次中断了。周旭愣了愣神，急急抓起大衣往身上一套，一揣手机，急步走出了办公室。

周旭来到了保密文件室。这里是十九院核心机密资料的储存地，只有他和保密室主任赵阳才拥有最高权限，可以无条件开启。他通过指纹识别，输入密码，打开保险柜，毫不犹豫地取出一块硬盘塞进自己的大衣兜里。离开保密室前，他抬头望了一眼墙角的监控摄像头，随即推门走了出去。

面对拒不交代的宋子杰，刘志军已经失去了耐性，他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怎么，你想零口供结案？这对你有意义吗？今天落在我们手

上，你的间谍生涯就算结束了，你的全部信息将进入国际间谍数据库，从此你就将成为一个任何秘密都没有的透明人，变得毫无价值！你的组织不会在你身上再花费一丝一毫的金钱和精力！”

宋子杰撇撇嘴，一摊手：“我都说了，我不是银狐！可你们信吗？”

这时，武梅平静地走进了审讯室，径直问道：“你见过方瑶吗？”

宋子杰一愣：“方瑶？”

“见过还是没见过？”

“见过。”

“在哪儿见过？什么时候？”

“我在电脑里见过她的照片。”

“什么？！”刘志军和庞剑异口同声地叫道。虽然只是简单的一次会面，甚至连银狐的面孔也没能看清，但方瑶是唯一和银狐有过正面接触的人。宋子杰没见过方瑶，说明他不是银狐本人。看着刘志军、庞剑惊讶的样子，宋子杰面无表情：“我从来没说过我是银狐，不是吗？”

武梅一脸严肃：“你没有说谎吧？”宋子杰一笑：“你们也说了，我已经对组织没有任何用处了，说谎还有意义吗？”

刘志军只觉得自己头皮发麻。武梅一蹙眉，正想说什么，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她接通电话：“喂……朱老师，婷婷今天没去上课？……她爸手机打不通？……哦，我这就问问。”她向刘志军点了点头，示意审讯继续，走了出去。

先打周旭手机，手机果然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武梅心中有些诧异，又转而拨打周旭办公室的座机，足足等了五分钟，电话终于通了，听筒里传来周旭的声音，却显得有些异样，听起来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喂，是武梅啊……”武梅有些莫名其妙：“婷婷怎么了？怎么没去上学？”

“你怎么知道了？”

“刚才朱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她没请假，还说联系不上你，你手机怎么了？一直在通话？”

周旭只觉得自己的喉头一哽，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液：“婷婷她……婷婷昨天晚上就肚子疼，饭都没好好吃，早上还说不舒服……我就让她

在家休息了……你瞧我一忙起来，就忘了跟老师打电话请假了……好了，不跟你细说了，我马上要开会，挂了！”

武梅急得“喂、喂”了好几声，电话已经挂断，她觉得自己脑子里有点儿发蒙，今天这周旭是怎么了，说话怎么听着不对劲儿呢？她一合手机盖，昨晚一家三口和睦吃饭的情形忽然闪过脑海……婷婷昨天晚上就肚子疼？饭都没好好吃？……不对！武梅砰的一声重重推门冲进审讯室，不顾刘志军和庞剑诧异的目光，目不转睛盯着宋子杰：“银狐在哪儿？”

宋子杰也急了：“我真不知道！你想啊，他能让我知道吗？”

“我最后问你一句，你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宋子杰摇摇头：“我哪知道啊！事到如今，我说了我没什么好隐瞒的啊。不过依我的直觉，我落到你们手上，银狐肯定已经知道了，而且可能有了应急方案。反正我已经是被抛弃的棋子了……”武梅不等他说完，一挥手：“带他下去吧。”守在门口的干警把宋子杰带走了。刘志军一愣：“嗯？武处，还没审完……”武梅根本顾不上理他，匆匆摸出手机联系赵阳：“赵处长吗？你现在去趟周旭办公室，如果他要出去，你想办法找个理由拖延一下时间，别跟他说什么，也别说是我的意思……对，我马上就过去……”

刘志军和庞剑是何等精明，在武梅挂电话的同时就觉察出有了新情况，他俩同时问道：“周旭出事了？”武梅蹙着眉，闭上了眼睛：“……婷婷出事了，周旭可能被控制了。”

庞剑留在安全局待命，武梅和刘志军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十九院。一见面，赵阳就报告了一个坏消息：“武处，周旭二十分钟前开车出去了。我问过其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去哪儿！”武梅心急如焚：“调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回放着：父女俩出门，车被夹住，周旭倒车不成功，婷婷接过五十元钱独自离开——看着录像，武梅额头上止不住地渗出汗珠，她尽量让自己保持着镇静：“志军，你联系庞剑，让他从交管局调婷婷上学路上的监控录像。”转头又对赵阳说，“赵处，调周旭上午在办公楼的录像。”

录像接着回放：周旭接电话，脸色怪异，急急地抓大衣，穿过走廊，奔进保密文件室，取硬盘——“停！”武梅大喊一声，呆呆地凝视着显示器画面，监控摄像头拍下的是一张清晰的特写：周旭抬头望着摄像头，眼神无助而无奈——这分明是刻意留下的暗示！武梅身子一软，跌坐在椅子上，心里默念着：出事了，真的出事了……

“武处，交管局的录像切过来了！”刘志军大声说道。

录像显示时间为早上7点50分，一辆车型为奔驰600的小轿车停在了婷婷面前，司机探出头和婷婷交流着，婷婷随后钻上了小轿车。

刘志军对手机那头的庞剑喊道：“放大镜头，放大嫌疑犯的脸！”屏幕上逐格放大奔驰车司机的图像，这是一张圆脸和气的中年男人的脸。庞剑焦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查到了！车主是通海大厦副总经理曹世平！”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银狐。”武梅盯着屏幕看了片刻，转头问赵阳，“赵处，你能确定周旭从保密室拿走的是最终的卫星正样机数据吗？”

赵阳有些迟疑：“这个……”

“您说吧。没关系。”

“那些硬盘存储着不同阶段的实验数据，哪一个盘里是最终的正样机数据，只有周工一个人知道。所以，周工拿走的是不是最终数据，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武梅有些恍惚：“如果周旭拿走的不是最终数据……”

赵阳补充道：“敌人应该能够分析出数据的真假。”

“武处，庞剑已经锁定周旭手机的位置了！在通海大厦！”刘志军大声呼喊道。

武梅紧急下令：“封锁通海大厦各个出口！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

通海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里，周旭接通了对方打来的电话。

“你到通海停车场了没？”

“到了！”

"6号车位后面有一个配电箱，那里有个手机，拿上它从大厦后门离开。记住，大厦后门！我能看到你！"

周旭下了车，走到6号车位，果然见到一个黑色配电箱，伸手一摸，从里面摸出一个塑料口袋。周旭三两下撕开口袋，取出一部银白色的手机，轻轻一摁，开了机。他灵机一动，走回自己的车旁，关了自己那部手机，然后扔进车座，四周望望，确定了后门的方向，快步离去。

周旭刚走出地下停车场，新手机就振动起来。他连忙接通："我现在做什么？"

"打一辆出租车，先到朝阳公园。"

"你在朝阳公园？"

"别问那么多，上车再说。"对方挂断了电话。

几辆警车停在通海大厦门前，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干警火速开始了行动。刘志军手持对讲机不停地指挥部署着。武梅守在电子侦察车里，庞剑紧盯着屏幕，屏幕上一个小红点正在闪烁，他脱口而出："地下三层停车场A区！"武梅毫不犹豫地跳下车，和刘志军等干警一起冲进了通海大厦。

停车场此时已经空无一人。周旭的广本轿车停在零星的车辆之间。耳机中，庞剑正在汇报着："从今天早晨5点起，停车场监控设备就全部失灵了，看来银狐早就做了手脚……"武梅站在车旁，忽然瞥见驾驶座上周旭的那部三星翻盖，她心里猛地一跳，周旭的手机扔在车里，那就意味着银狐已经通过别的方式与周旭取得了联系。"志军，立即给车解锁，把周旭的手机拿出来，别开机，查查里面的内容。"

干警们留在停车场拍照取证。武梅和刘志军已拿着手机赶回电子侦察车，庞剑迅速调出了手机存储卡上的内容，婷婷被绑架的那张照片清晰地呈现在面前。见到这张图像，武梅的手一颤，眼前一阵发黑。庞剑继续检测着手机的情况："今天早上7点21分，手机被植入了NH病毒，然后就被监听了。9点45分，对方向周旭传发了婷婷的这张照片，并开始和周旭通话，直到刚才。周旭一定知道了这种病毒，所以他走之前关机了。"

武梅强打起精神:“我们现在需要做两件事,一、马上把照片传给技术部门进行鉴定,希望能找到有用的信息、时间或地点;二、银狐应该是给周旭更换了新的手机,那么他的手机卡也应该是新的,马上查附近地区这个时段新启动的手机卡!”

出租车驶上了机场高速,周旭瞟着路旁的风景,心中悄悄盘算着。他看到司机座位背后的报纸兜里插着一张报纸和一支圆珠笔,心里一动,顺手撕下报纸的一角,提起笔正要写字,手机又振动起来:“到底在哪儿?……好……”接完电话,他对司机说:“师傅下个出口上辅路。”司机狠狠一打方向盘,出租车迅速靠边下辅路。周旭继续向司机复述着银狐所指的道路:“沿辅路向前,第一个路口右转,到成达液压件加工厂……”司机有些莫名其妙:“成达加工厂?你上那儿干什么?那厂子破产好些年了……”

周旭没再说话,悄悄抓起笔,他不知道绑匪所说的监视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只能加倍小心。写字的时候,手机被他揣在衣兜里,笔在撕下的报纸角上轻轻划动着,留下一行淡淡的字迹:“请立刻报警”。

“武处,过去两个小时内,通海大厦附近共有十五个新号码启动,最接近的四个号码已经排除了,我还在查!”刘志军急切地汇报着。电子侦察车分成两部分,一半归庞剑,一半归刘志军,两人分别进行着鉴定照片和查手机卡的任务。此刻,这辆车已与安全局总部的指挥中心联通,唐正刚亲自坐镇指挥中心,负责协调各方力量向武梅提供一切援助。

“武处,我觉得……假如对方给周旭的不是普通手机,而是铱星手机或者专用的对讲机,那么我们就根本查不到……”庞剑有些焦急。

武梅点了点头,问道:“照片的分析结果出来了吗?”

“没有,也不怪技术部门,这张照片的确什么也看不出来,全是俯拍,背景只有水泥地面……银狐太狡猾了……”

刘志军接过话去:“武处,我整理了一下时间,你们看,从交管局的监控录像看,婷婷上银狐的车是 7 点 50 分,周旭收到照片的时间是 9

点45分，那么，银狐肯定是先把婷婷带到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才会拍照发短信，这一举动不太可能在中途进行。从7点50分到9点45分有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银狐的车应该是在开出至少接近这个时间后，才到达地点的。以北京早上的交通状况来分析，两个小时最远八十公里吧。所以，我们可以以十九院为中心，画定一个大致范围。”

武梅喃喃自语：“这个范围也太大了……”

“武处，十五个号码都查过了，一个都不是……”

“武处，技术部门还是没有从照片里分析出有效信息……”

此情此景，急得刘志军和庞剑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发都揪下来。武梅顾不得理会他俩，只是紧盯婷婷被绑架的那张照片发呆，眼眶已微微发红。

庞剑想说点儿什么劝慰的话，被刘志军制止了。在放大的照片前武梅一点儿一点儿地滑动着鼠标，一声不吭。

鼠标突然在照片的一角定住了。武梅缓缓将照片继续放大，身后的刘志军和庞剑眼前一亮——那是婷婷脚边的一小块玻璃片，玻璃片中折射出被绑架地点的一小片景象，机器、厂房……庞剑扑上前去：“武处！我来！”他迅速地敲击着键盘开始进行地点分析。此时，电子侦察车的车载电话里传来唐正刚浑厚有力的指示：“调集技术部门所有精锐力量，以最快速度分析出这是什么地方！全体特警随时待命！”武梅看着照片上女儿惊恐的神情，泪水无声无息地从脸庞上滑落。

出租车跑进一条土疙瘩小路，高高低低，颠簸不平。周旭紧张地望着窗外，这里是北京的郊区，农闲时节，土地一片灰褐色，也不见什么人在户外行走。出租车忽然嘎地一下刹住车，司机一按计价器，机器哒哒地开始打印发票，司机说：“到了，就前面。”周旭抬头一看，前方是一片废弃的工厂区，破烂生锈的大门支棱着铁丝，被风吹得半开半合。他掏出钱包，摸出几张钞票递给司机，顺势把写了字的报纸角往钱包里一塞，又悄悄把钱包放在了座位上。他接过司机找补的零钱，走了几步，没想到司机却追了上来：“先生，先生，您钱包掉了！”周旭心里一凉，好不容易等来的一个求援机会竟这样被荒废了，他回头无奈地笑笑：“谢

谢！”司机笑道：“甭客气，再见！”周旭呆呆地望着出租车扬尘而去，手里的手机又振动了起来，他一摁接听键，听筒边传来绑匪冷冷的声音：“周总工程师，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请你不要再做这种徒劳的事情！现在向前走，第二间厂房！”

厂房果然已经废弃日久，周旭紧张地四周张望，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棍子，一步一步走进车间，厂房里自己脚步的回音很清晰。这时突然传来一声人语：“在这儿呢！”周旭猛地转头，只见自己右侧角落的一台机器上，坐着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通海大厦曹副总经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间谍银狐。银狐圆圆的脸庞，微笑着正在用手帕擦拭着一支手枪。周旭慢慢走到离他大约一米远的地方，死死盯着他，手里攥紧了铁棍：“我女儿呢？”

银狐冷冷一笑：“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周旭从大衣兜里摸出硬盘一扬：“这儿。”

银狐不紧不慢地把枪往腰间一别，顺手把一副手铐扔到周旭面前。周旭一愣：“干什么？”银狐冷笑道：“对不起，周总工程师，我这人胆小，你那样子吓着我了，麻烦您把自己先铐起来。”

周旭沉声道：“笑话！我还没见到我女儿，凭什么听你摆布！”

银狐故作恍然大悟：“哦，对对，这个简单！”他猛地一下从背后拉出一台小小的显示器，一按开关，屏幕晃了一晃，立即出现了婷婷被胶带绑了四肢躺在另一间厂房的画面。

周旭心里一紧，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情绪，恨恨地说：“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录像，我要和女儿说话！”

银狐阴阴地一笑：“好办！”说着，一按手里的对讲机，哧哧的电流声顿时响起，他故意大声喊着，以便让周旭也听得清楚：“婷婷，婷婷，听见了没？抬起头，你爸爸来看你了！”

画面里的婷婷显然听到了声音，抬起头，眼神直直盯向监视器的方向，嘴被胶布封着，喊不出声音，大大的眼睛里淌下两道无声的泪水。周旭手一松，铁棍当的一声掉到了地上，他不敢冲上前，只能远远地大声冲银狐手里的对讲机喊话：“婷婷，婷婷别怕！爸爸来救你了！”

银狐一笑，啪的一声关掉了对讲机，对周旭说，“看到了吧？她很安

全，而且就在附近。你是行家嘛，这个对讲机功率没多大，不会太远的。周总工程师，别紧张，坐下慢慢说。”

周旭紧紧咬着牙，拉过一旁的一张破椅子，缓缓坐下。银狐又拔出枪，指着周旭：“我数到三，自己戴上手铐。”周旭忍气吞声，从地上拾起手铐，将自己的双手铐住。银狐站起身走到他身旁，一手拿枪指着周旭，一手从周旭衣兜里掏出那块硬盘，迅速连接上了自己的电脑。他忽然皱了一下眉：“指纹识别？”周旭死死地捏着拳头，额角暴着青筋：“对！还有十二位密码保护！没有我你休想打开，放了我女儿，否则一切免谈！”

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闷响，两人一惊，周旭循声向银狐背后望去，银狐却立即转过显示器观看，原来是婷婷在拼命挣脱，碰倒了脚边的一张破椅子。周旭立即反应过来，发声处即是婷婷藏身的地方。银狐冷冷一笑：“听出来了？没错，她就在那儿。”说话间，他又按开对讲机喊道：“婷婷，听话啊，别乱动，你爸办完事就带你回去。”继而把显示器一转又面对着周旭，“来，看着你女儿，这样会有助于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周旭恼怒无比，恨恨地说：“你先放我女儿！”银狐用手枪轻轻一敲周旭的头：“周总工程师，你怎么就不懂了呢？你得先给我东西我才能放人啊。放心，我是做情报工作的，不会随便伤人，等我把数据发出去，硬盘你还带回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周旭低声道：“给我点儿时间，让我考虑一下。”银狐一笑：“时间可不多啊，我怕你老婆很快就能查到这里。顺便说一句，你老婆真是个厉害的角色！”周旭心头一热，武梅……他无意间抬头望着显示器，婷婷还在拼命地挣扎着，一点儿一点儿缩着身子往墙壁上蹭，忽然看见婷婷的一只手从背后伸了出来，周旭心里一紧，也不知道女儿用什么办法松开了绳子，但自己必须抓紧这个机会让女儿赶紧脱身。这样想着，他冲银狐猛一点头：“好，我同意！”银狐把自己的电脑推到周旭面前：“这就对了。”周旭竖起食指，迟疑着，终于伸向了键盘上的指纹识别器。

婷婷继续在墙壁边蠕动着，她不知道那个可恶的曹叔叔是不是能看到自己的动作，却继续用墙角伸出地面的一颗钉子一点一点扎破了绑着自己手脚上的胶带——这是几天前武梅在故事里告诉她的逃生方

法。那个曹叔叔似乎没什么反应，她意识到，一定是爸爸在掩护自己！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她咬了咬牙，蹑手蹑脚地站起来，站在门缝前，悄悄望出去，曹叔叔正背对着自己的方向，她想了想，决定勇敢地搏一次，轻轻拉开了门。

周旭觉得一瞬间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远远地看见银狐背后的小房间缓缓开了门，婷婷的身影赫然出现在视线中——他立即意识到，此时自己不能露出半点儿破绽，于是立即埋头输入密码，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硬盘的文件目录。银狐一笑："对嘛，周总工程师，这样配合就对了嘛！"婷婷趁机溜到了最近的一个楼梯口，远远地向父亲一点头，转瞬消失了身影。

婷婷跌跌撞撞跑下楼梯，惊慌失措地在厂区飞奔，突然，她觉得自己被人使劲拉了一把，她以为那个曹叔叔还有同伙，"啊"的一声刚要大叫，却被拉自己的人轻轻捂上了嘴，她惊恐万状地一抬头——是一名头戴钢盔的特警队员……

"婷婷！"

"妈！"

婷婷一下扑到武梅怀里，哇哇大哭起来。武梅一边给女儿擦着泪水，一边焦急地问着："你爸呢？你爸呢？"婷婷一下回过神来："妈！我爸被那个曹叔叔用枪指着，你们快去救他！曹叔叔是坏人！就是他绑架我的！"刘志军在一旁报告："武处！特警已埋伏完毕，银狐站的位置有墙体掩护，目前无法瞄准狙击，现在怎么办？"武梅当机立断："不能硬闯！我们必须保证周旭的安全！"

硬盘中的数据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无线网络向境外传送。周旭低着头，紧握着双手，心中坦然而轻松。婷婷已安全地逃走，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带来的硬盘里装的根本不是星讯六号的最后数据，不过是去年进行的一次十九院通讯测试的验证结果，一旦到达间谍组织总部，很快就会被验证为假，过一会儿将会有怎样的结局自己非常清楚，不过，他没有遗憾，对于婷婷，对于武梅……周旭不知不觉地微微一笑。银狐从周旭的神情中觉察出了异样，他猛地转过显示器，画面上空空如也，婷婷

早就不见了！他勃然大怒，举枪往周旭头上一顶："你不想活了！"

"银狐，住手！"

银狐一愣，抬头望向厂房门口，脸上露出惊讶而又惶恐的表情："武处长，您怎么亲自上阵了？"

周旭转过头来，呆呆望着站在门口的武梅，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曾经的妻子，原来是如此的英姿飒爽，英勇无畏。

武梅平静地："我在这里意味着什么，相信曹先生你已经明白了吧？"

银狐冷哼一声："你们的人已经包围这里了？"

"没错，十分钟前，我们成功地救出了婷婷，此时，这座厂房附近已埋伏了几十名特警队员。"

"可现在周旭在我手里！"银狐依旧气定神闲，手中的枪顶到了周旭的额头。

武梅冷冷一笑："曹先生，你的目的应该只是数据，而不是杀人吧？只要你一开枪，你就再也走不出这座厂房，就这样为星讯六号搭上自己一条命，你认为值得吗？"

这话似乎戳到了银狐的痛处，他的嘴角轻轻一抽搐："值不值得，这由我来决定。"

银狐的笔记本电脑忽然嘀地一响，数据传输完毕。银狐不动声色，等待总部回应，片刻，MSN 上 Peter 的头像一亮，一行英文显示在对话框中："数据为真，辛苦了。"周旭大惊失色。银狐呵呵一笑："谢谢你，周总工程师。"得意忘形之际，他转头向武梅要挟："武处长，你如果想要你丈夫的生命，就马上为我安排顺利离境的方法，只要我平安到达境外，就立刻放周总工程师回国。"

"我同意你的条件。不过，我希望你能允许我代替周旭做人质，这会更方便你脱身。"

周旭喊道："武梅，不行！"银狐一拳砸在周旭头上："没你说话的份儿。"转而又笑吟吟地望着武梅，"武处长，代替人质就不用了，有周总工程师在我手里，效果也一样嘛，请你立刻为我联系一部直升机过来，五分钟以内，否则……"言语之间，已杀机毕露。

武梅似乎毫无选择，只好点头道："好，我立即向总部请示。"说着，摸出手机，拨通电话，"指挥中心吗？……目前只能接受他的条件，请急调一架直升机过来……直升机……什么？"信号仿佛非常糟糕，她朝窗边走了两步，偷偷向周旭抛去一个眼神。周旭心里一激灵。突然间，银狐脸色骤变，手里的手机显示着来自大洋彼岸的一条短信，上面分明显示着"Net mistake"(网络故障)，周旭不等银狐回过神来，猛地一躬身就向银狐重重地撞去，笔记本电脑啪的一声摔到地上。猝不及防的银狐一个趔趄，身体朝窗口的方向一歪，就在这眨眼之间，只听一声枪响，银狐手里的手枪陡然落地。武梅飞身抢上，一脚就将地上的枪踢出去老远。银狐按着正在滴血的手腕，呆呆望着如同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厂房中的数十名特警队员，刹那间，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一般瘫倒在地。

武梅扶起周旭，替他掸去身上的灰尘。银狐面如死灰，任凭特警队员给他戴上手铐，他心有不甘地抬起头问了一句："武处长，我不明白……"武梅微微一笑，向人群喊了一声："志军，庞剑，你们来给曹先生，也就是银狐解释一下。"

刘志军提着枪，走上前来。庞剑也兴高采烈地围了过来，说："武处，志军的枪法够准吧！"刘志军笑道："哪里哪里，哪有你庞剑厉害。你截获他们的网络信号，冒充组织跟银狐联系，他都没发觉，这还不够厉害吗？"说罢，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了看银狐。此时的银狐脸色铁青，呆若木鸡。

"妈妈！爸爸！"婷婷一路大喊着从厂房外冲了进来，看到平安无事的爸爸、妈妈，哇的一声扑进他们的怀抱："爸，妈！我再也不要和你们分开了！"周旭喉咙一哽，一把将武梅和婷婷拥在怀中，任泪水在脸上纵横。

银狐冷冷地注视着一家三口团聚，忍不住问道："婷婷，曹叔叔现在也没脸跟你说话了，不过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逃出去的？"

婷婷回过头望着银狐，小脸蛋上满是灰尘，她奔进刚才被绑的房间，一手抓出一捆撕落的胶带，一手捏起一颗生锈的铁钉，对银狐说："下次，你要找个没钉子的地方再把我关起来。"武梅看着聪明伶俐的女

儿，露出欣慰的笑容。

夫妻俩拉着婷婷缓缓走出厂房。已经是下午时分，太阳斜斜地从西方的天空照过来，在旧厂房高高低低的楼层间洒下一片金色的光晕。此时，周旭的心中感慨万千，转头凝视着武梅被光芒晕染的脸庞，低声问："你怎么知道我给他的一定是假数据？"武梅一笑："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婷婷不甘寂寞地挤在父母中间："爸，我问一个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啊。"周旭敦厚地一笑："什么？"

"爸，在你心里，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卫星重要？"

周旭一愣，握紧了武梅和婷婷的手："在我心里啊，什么，都比不上你和你妈重要。"

对银狐的审讯，超乎寻常地顺利。"到了你们这儿，干这行的就算到头了。武处长，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姓名？"

"莫仕鹏，对外身份通海酒店副总经理曹世平，1956 年生，代号银狐。1996 年 7 月以外商身份进入中国大陆，负责窃取科技及军事情报。我从境外带过来的以及在国内发展的组织成员，不是死了，就是全部落在了你们手里。至于我本人，我相信，在数据传输中断的那一刻，我的上级就切断了和我的一切联系，我知道的所有秘密，甚至包括我这个人也全部从他们的档案里删除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属于最基本的专业常识。"

武梅平静地看着银狐。一旁的记录员飞快地做着记录。

"武处长，干这行三十年来我没失过手，但这一次，从滨阳到北京，我几乎招招都是先出手，却招招都在你面前败下阵来。我很敬佩你，你确实是一位女中豪杰！"

武梅丝毫不为银狐的话所动，淡定地说："三十年不失手，你干得确实不错。你把自己像尘埃一样藏在这个世界当中，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一粒粒尘埃翻出来。你有你一心想要窃取的情报，我有我牺牲一切也要保护的机密。不同的是，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我，要保护的是国家的利益与安全！莫先生，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银狐不置可否，眼神有些茫然。

“新华社1月23日电：继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和月球探测工程启动之后，中国于昨日18时18分成功地发射了首颗大容量、长寿命、高科技通信卫星——星讯六号。星讯六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又迈出了崭新的步伐……”

周旭微微一笑，关小电视音量，冲厨房里喊了一声：“武梅，明天的表彰大会你也去吧？”武梅的声音传了出来：“去啊，当然去。”婷婷正好放学开门进屋，话听了个半截，便大声嚷着：“去什么去什么？我也要去！我们明天就正式放寒假了！”周旭笑道：“是卫星发射成功的表彰大会，你瞎掺和什么啊？”婷婷一本正经地问：“爸，这次我也表现得不错吧？”武梅端着一盘菜，从厨房里笑吟吟地走出来：“那当然，不愧是我的女儿！唐伯伯都不停地夸你聪明勇敢呢。”

婷婷喜出望外：“真的？连唐伯伯也表扬我？”武梅笑道：“当然是真的，他还说，要奖励你一份礼物呢！”

首都机场的客机升升落落。武梅、周旭和婷婷排队站在候机大厅里办登机手续，刘志军和庞剑在一旁有说有笑，帮忙把行李放上托运传送带。

取到了登机牌，离起飞还有四十多分钟。大家一块儿坐在大厅里聊天。婷婷靠在武梅怀里：“妈，这次你要再半路被唐伯伯招回北京，我也不怕了，因为还有我爸陪我继续玩儿呢！”武梅不免尴尬地笑笑：“说啥呢，这还没出发怎么就想着我被招回来？”

一旁的庞剑笑着对武梅说：“武处，你还不知道吧？沈小涵，就是322所的沈小涵，考上我们公安部了。他开始不是说报保密局吗，保密局今年不招人，他就奔我们公安部来了！”刘志军笑道：“这小子，真还说到做到！这下好了，你们俩可是真正的战友了。”

周旭看着刘志军，微微一笑：“志军，你跟石竹……还在联系吗？”刘志军不曾料到，周旭竟这么直率地当众问他这个问题，脸一下涨得通红：“……没，没有……”周旭笑了笑：“石竹呢，是个好女孩，她知道真相

了，也知道误会你了……你一个大男子汉，应该主动一点儿吗。”刘志军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周旭呵呵一笑，摸出手机：“你不主动，就只有人家女孩子主动了啊！来，我给你念念她发给我的短信——‘周工，不好意思，想问一下，刘志军是不是会送你们一家到机场？想请您帮个忙，问问他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听场音乐会。’”刘志军听了，喜出望外，赶紧掏出手机，嘴里连连道：“周工，您就甭当月老了，我主动，我主动还不成吗！”

这时，武梅的手机忽然响了，翻盖一看，竟然是唐正刚。婷婷凑过头来，撅了撅嘴：“看吧，还没出发呢……”武梅接通了电话，心里也在忐忑：“唐局……嗯，我知道了……”一旁的婷婷，眼圈不由自主地红了。

武梅把手机递给婷婷：“婷婷，唐伯伯说，他想亲自跟你说两句。”婷婷摇着头：“我不听！”周旭劝说道：“婷婷，刚才说什么来着？听妈妈话。”婷婷强忍泪水，慢慢从武梅手里接过手机，声音哽咽着：“唐伯伯……”

唐正刚的声音听上去一如既往地严肃：“婷婷啊，我刚刚给你妈妈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婷婷急得都快哭了：“您还说，您还说……”电话那头，这时传来了唐正刚爽朗的笑声：“婷婷啊，你以为，我又要把你妈妈拉回来工作啊？错啦，我给你妈妈的紧急任务是——假期不陪婷婷玩好，就不准回来上班！”

婷婷愣了愣，回过神来：“哎呀，唐伯伯，我爱死你了！”

“婷婷，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啊，一定要监督你妈，让她好好休息，好好陪陪你和你爸，知道了吗？”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婷婷兴奋不已地挂断电话，忽然间又想起了什么，她随手从兜里拿出一副塔罗牌：“爸、妈，每人抽一张！”

武梅和周旭会意地一笑，幸福在他们心底荡漾开去。

后　记

《密战》的创作，源于2006年秋天一次偶然的思想碰撞。

三年的时间，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密战》走过了从项目策划到剧本创作，从摄制到播出的历程，今天，同名长篇小说又面世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百感交集而又无怨无悔的人生经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沉浸在一个虚构的"现实"当中，这里有信仰的坚守，有道德的沉沦，有智慧的对决，有人性的较量。贯穿其间的，则是我们无休止的阅读涉猎，无数次的激烈争论和推倒重来，还有无数个昼夜静默的思索和书写。国家利益、隐蔽战线、防间反谍、国家安全、保守机密、杀手黑客、跟踪绑架、潜伏窃听……许多我们曾经陌生的术语与领域、人物和故事，交织成一张无限延伸的网，掀开其中一角，既构成了《密战》的世界，也为我们在现实和鲜为人知的世界之间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折射出太平盛世下的波谲云诡和惊心动魄。

从剧本到小说，《密战》融会了许多人的智慧和心血。在这里，我们谨对下列参与策划和创作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感谢——李松、李苋、张燕菊、张艺宰、刘斌、李明、朱洁譞、庞建、管千墨、王亚娜、王林晚。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穆德远导演，对他在剧本创作和前期拍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及所作出的贡献，致以衷心的谢意。

坚持、求索和相互勉励，让我们携手走过了这一段痛并快乐着的创作历程。

感谢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国家保密局音像制作中心提供的大力支持。

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六十华诞。

王雁　梁振华

2009年9月10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密战
作者=王雁，梁振华著
页数=394
SS号=12590486
DX号=
出版日期=2009.10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